

俄罗斯革命的先驱

Russian Revolutionary Pioneers

巴金 译著

安那祺主义文库 R-7

俄罗斯革命的先驱

巴金 译著

安那祺主义文库 R-7

ISBN 国际书号: 978-0-557-22345-9

Publisher & Printer 出版印刷社: Lulu Enterprises,

860 Aviation Parkway, Morristown, NC 27560, USA

Distribution 发行: US-Japan-China Comparative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 <http://cpri.tripod.com>

160 Maidenhair Ct., San Ramon, CA 94582 USA

Language 语言: Chinese 中文

Editor 编辑: Jing Zhao 赵京, jzhao@mail.h-net.msu.edu

China Distributor 中国发行: Ping Wang 王平, wang@dt02.com

Edition 版本: First Edition 第一版

Version 印次: 1st Printing 第1次

Date 日期: January 13, 2010 2010年1月13日

目 录

《俄国社会运动史话》，1935年9月上海生活文化出版社初版

第四章 十二月党与民主主义

第五章 赫尔岑与西欧派

第六章 巧尔尼雪夫斯基与民粹派

第七章 毕沙列夫与旧虚无主义

第八章 巴枯宁与自由社会主义

第九章 拉普洛夫与伦理的社会主义

第十章 奈其亚叶夫与秘密结社

《断头台上》，1929年1月上海自由书店出版

一、断头台上

四、一个英雄中的英雄—麦秀根

五、自由之战士—席米特

六、革命之虎—盖尔书尼

[自由血] 三、俄国虚无党人的故事

《俄罗斯十女杰》，1930年4月上海太平洋书店出版

序言

二、苏菲·包婷娜

七、加塞林·布列斯科夫斯加亚

八、齐奈达·柯洛卜连尼科瓦

九、玛利亚·司皮利多诺华

十、伊林娜·加哈夫斯加亚

[注：以上收集自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 年版《巴金全集》第 21 卷有关俄罗斯的部分的主要内容（有几页脱落，有待补充）。第 21 卷中部分重复的内容收入于本文库《俄罗斯革命的起源》和《一个革命者的狱中二十年》，三书互为补充。]

“利娜”收集自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年版《巴金全集》第 5 卷。



（“俄罗斯革命之祖母”布列斯科夫斯加亚）

第四章 十二月党与民主主义

一 圣以沙克广场底炮声

赫尔岑批评十二月党暴动时说得好：“圣以沙克广场的炮声惊醒了一代的青年。手执军器在圣彼得堡大街上公然地攻击沙皇政治怪物的政治暴动，实自此时始，在此时以前从没有人看出它底可能性来。在宫殿里暗杀了一个彼得（按指彼得三世），或一个保罗（指保罗一世），再换一个同样的暴君，这样的事没有人会当作神秘的，然而在这种秘密的谋杀与那在大街上对于专制政治之公然的反抗，以英雄底鲜血与苦痛所浸染着的反抗二者之间，绝对没有一个共通点。”十二月党暴动底意义便在此。

二 秘密结社

在拉进与蒲加鸠夫底两大叛乱之流血的收场以及洛威科夫与拉狄穴夫两大改革家之悲惨的终局以外，影响于当时俄国知识阶级的，还有一幕惊天动地的活剧——法兰西大革命。

一个大国为着一个伟大的理想，要求人民的权利之理想，

而起了革命。竖起自由、平等、博爱之旗，把专制的君主——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把人问地狱——巴斯底铲成了平地。见着了这样的伟大事业谁能不惊心动魄！

同时伴着法兰西赛纳河畔剑戟之音而响于俄罗斯青年底耳际的，还有那比堕指裂肤的北海寒风更要寒冷的俄国农民底牧谣歌曲。这是诉饥渴的哀调，伸悲愤的怨曲，似乎多年来难堪的苦痛都集中在这里面了。那些多情多感的青年听到了这样的歌曲，怎么能不感奋兴起呢？

在亚历山大一世在位期间(1801—1825)，一个新的强烈的政治运动发展了起来，一般知识阶级以及上级军人受了那法国革命所产生于欧洲的政治理想底影响，也就渐渐地觉醒起来。从这时候起，我们便看不见什么冒充沙皇的事，凡不满意现状想竖起叛旗的人，也不必再假借沙皇底名义，如蒲加鸠夫冒充彼得三世那样。现在的叛乱者是要攻击沙皇本身，打倒他底贵族政治，甚至要推翻君主政体建立一个自由联邦的共和国。这种思想在军队中尤其普遍。

在拿破仑战争时代(1813—1814)留居巴黎的俄国军人受了自由思想底熏陶，看见了法国大革命底遗迹，又熟习了西欧的文明与教化；他们回到俄国后，俄国的社会状况便使得他们生出了不满与怨恨来。一方面，他们看见了专制独断的政府，他方面，他们又看见了被压迫的、贫穷惨苦的民众。于是怨恨之声遍于全军队中，上自将军下至兵士，无不心怀不满。

“我们为国家流了血，我们现在又被迫来替贵族做事了。我们打倒了一个外国的暴君救了祖国，然而我们又受着我们

自己底政府和贵族底暴政之压迫了。”这是军队里的怨言。历史家屠格涅夫说得好：“自俄国军队从西方归来后，自由思想便很快地传布于俄国了。”

这样的情形，那般从外国归来的青年军官是尤其不能忍受下去的。他们深染着人道的思想；他们中有许多人异常憎恨农奴制度，他们希望得着宪法上的保证；而其中有几个如派斯台尔(P. I. Pestel)、芮奈叶夫(K. F. Releieff, 著名诗人)等，甚至反对君主政体，主张回复到旧俄罗斯底共和的联邦主义。抱着这样的见解，他们便建立了一些秘密结社。

最初成立的秘密结社是在德国组织的“修德同盟”，其性质与“修养团体”(Tugendbund)类似，修养个人底品行，终身以反抗压迫和不义为务。抱有进步思想的俄国军人，都加入了这个团体。在一八一七年，在俄国第一个秘密结社便成立了，名称是“祖国忠良之子结社”，后来又改称为“公共福利同盟”。派斯台尔、穆拉维约夫弟兄(A. Mouraviev与N. Mouraviev)、阿波斯脱弟兄(M. and S. Mouraviou-Apostol)、易楚金(Ikouchkin)、格林加(Glinka)、陆林(Lunin)、除伯次奎亲王(Prince Troubetzkoy)等皆是这个结社底社员。他们最初所讨论的全是关于农奴解放的问题，他们预备说服贵族，要贵族去劝沙皇实现这个计划。后来他们明白那般反动的贵族是绝对不会同意的，于是又采用君主立宪国的政策。到了一八一八年这个结社便自行解散了。

一个新的秘密结社又成立起来，它底宗旨是：(一)废除奴隶制度；(二)一切国民在法律上完全平等；(三)国事公开；

(四)取消酒精专卖;(五)改善防卫国家者(指兵士)底命运等等,总之,目的不过在“一般的福利”罢了。这个团体共有社员五十六人,然而也没有什么行动的决心,而且社员底意见也不一致。一八二一年这个团体又分裂为“南部联盟”与“北部联盟”。“北部联盟”还赞成君主立宪,而“南部联盟”则以派斯台尔为领袖,主张民主共和。因为听说政府方面已经知道这个团体底存在,于是在名义上这个团体便宣告自行解散了,而实际上,它底活动仍是继续下去的。“北部联盟”以圣彼得堡为根据地,“南部联盟”底中心则在杜尔奈(Tulchin)第二队军队之驻扎地。“北部联盟”底重要人物为除伯次奎亲王(蒲烈布拉银斯基联队大队长)、穆拉维约夫(参谋部卫队长)、阿波伦斯基亲王(Prince E. Obolensky,芬兰联队官佐)及芮奈叶夫,这一派人主张起初应该专门从事于宣传的工作,而“南部联盟”中派斯台尔等人则极力主张出以决断的积极的行动。

一八二四年派斯台尔到圣彼得堡,宣言他不满意同伴们底工作。他极力主张采用决断的方法如下:将皇族完全杀害;强迫元老院及神圣宗教议会承认秘密结社为临时政府;由此逐渐建立新的秩序。这个主张极为“北部联盟”诸人所不满,穆拉维约夫反对最烈。他们不赞杀害皇族,除伯次奎主张将沙皇送到外国,芮奈叶夫则主张将沙皇囚于席吕塞尔堡。

虽然南北两派底意见不能一致,然而大部分社员渐渐都同意于杀害皇族的主张。最后连芮奈叶夫也承认杀害皇族是最有利于俄国的方法。

一八二四年里尼洛哥诺德骑兵联队队长雅苦波维奇(A.

Jakubovitch)加入“北部联盟”，算给这团体加了一副兴奋剂，他说他已经准备去暗杀沙皇，他又申说这是如何地有利于俄国，芮奈叶夫诸人虽已不反对杀害皇族的主张，但听说有人就要去暗杀沙皇，倒觉得为时过早了。他们极力劝阻雅苦波维奇，雅氏后来答应不做这件事。

于此可见他们还没有行动的决心，然而“南部联盟”的另一个社员阿波斯脱却不能忍耐，想立刻就举起革命之旗。他知道不久沙皇要来检阅第三队军团，他决定乘此机会杀死沙皇，立刻发出两道宣言，一告军队，一告国民，战斗便从此开始。这是“南部联盟”的工作。同时“北部联盟”便占领冬宫，逮捕皇族，把他们送到外国，一面宣告临时政府成立。这是阿波斯脱底见解，他并且派人到圣彼得堡将这个计划告诉“北部联盟”诸人。然而不管他个人是如何热心，这两个联盟底社员还是迟疑不定。

到了一八二五年三月，许多小的秘密结社都联合在南、北两大联盟之下，同时两个重要的团体“波兰爱国者结社”与“斯拉夫人联盟”也和他们联合起来，因此势力就愈见雄厚。

行动的日子一天逼近一天，然而革命党人仍没有充分的准备。究竟在什么时候暴风雨才会来呢？这是谁也不能断定的。但是雷声响了。这就是一八二五年十一月十九日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底暴死。

三 两个沙皇

亚历山大一世一死，便生出了皇位继承问题。亚历山大一世并无子嗣，他有三个兄弟：君士旦丁大公、尼古拉亲王、密海尔亲王。君士旦丁大公五十九岁，其余两个较君士旦丁约小二十岁光景。君士旦丁很早就宣言过，他甘愿放弃皇位继承权；而且他在一八二〇年离弃了他底元配，另和一个波兰女子结婚，这是和他底地位不相合的。因此他曾屡次向尼古拉及密海尔宣言，他决不做俄国皇帝。他并且在一八二二年正月致书亚历山大一世说他不愿做皇帝，因为“我没有做君主的天才、本领和能力”。在这封信发出的十九天以后，亚历山大一世回答他说，他底退让被承认了。然而这件事知道的人极少。

亚历山大一世死在达干诺格，这个消息传到圣彼得堡的时候，尼古拉亲王便最先宣誓承认君士旦丁为新皇。君士旦丁大公这时是在波兰华沙。这个人现在倒有点奇怪了，据说他得到了亚历山大一世逝世消息后，曾经过一个整夜的思索与讨论，然而他还不能决定到底做皇帝好呢，还是不做好！他底回答也是含糊的。

实则奸雄尼古拉一世早已准备即位了，在表面上他虽然口口声声说愿让君士旦丁做皇帝，而实际上他已下了极大的决心，而且已在暗中料理国事了。

然而在一般人民看来，君士旦丁既不来，尼古拉又不出

面，俄国底皇帝到底是谁呢？人心底惊惶自不必说。人们在街中遇着，总要彼此相问道：“明天到底怎样呢？”在这两个新皇底暗斗中，人民知道大祸是要临头了。

这样的一个好机会，革命党人自然不肯放过，于是十二月一党暴动便发生了。

四 暴风雨底前夕

实在说来，革命党人底准备在这时候还差得很远，然而时机既到，他们大有不得不发动之势。芮奈叶夫家成了会议所，他们底忙迫自不消说。

就在十二月十二那一天，尼古拉亲王写信与狄比齐将军说：“后天我将会做沙皇——不然我便会死”的时候，“北部联盟”底领袖除伯次奎还不能决定如何行动。芮奈叶夫从衣袋里取出一张纸来，告诉他说，他们已被一个青年军官罗斯多切夫所出卖，因此只有立刻发动的一条路可走了。芮奈叶夫说：“我们一定失败了，那么让我们手执武器而死。”

“要干就是现在，不然就永不要干了。”芮奈叶夫底话是不错的。实在当时一般人多不满意尼古拉，有些人说尼古拉强迫君士坦丁退让。雅苦波维奇明白宣言他不参加尼古拉底宣誓礼，其他拒绝参加宣誓礼的人也不少。现在是时机了。

固然成败是不可必的，然而芮奈叶夫说得好：“我坚决地相信我们会失败，但是暴动却是必要的。一个革命党底战略只有这几个字：激起扰乱；因此如果我们失败了，我们底失败

也会给一个教训与他人。”

这种铁石般的意志与烈火般的热辩，就把暴动底事定夺了。于是他们又讨论这次反对尼古拉的暴动是否要抄以前的宫廷革命底旧文章，在黑夜里举行呢，还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正大光明地去做呢。最后的决定是采用俄国历史上还不曾有过的新方法：在人民的面前公开暴动；要得着人民底同情，至少也要使他们觉得可以相信得过。当时并举出除伯次奎亲王为革命底领袖。

最后的一次会议是在十二月十三晚上在芮奈叶夫家中举行的。诗人阿多屋斯基亲王(Prince Odоеvsky)在和他底朋友们告别的时候，他拥抱着他们，热诚地叫道：“我们要去死了；然而这是何等光荣的死啊！”

五 一篇未曾发表的宣言

在除伯次奎底文件中，后来有人寻出了一篇宣言书草案，如果十二月党暴动成功了，这篇宣言便会由元老院公布出来，其要点如下：

- (一) 废除旧政府；
- (二) 建立临时政府，然后由人民选出宪法议会，决定新政府底形式；
- (三) 出版自由，废止检察制度；
- (四) 意志自由，一切信仰平等；
- (五) 废除农奴制度；

(六)在法律之前各阶级一律平等。废止军事法庭及一切司法上的委员制。所有未决案件移交民事法庭办理；

(七)所有公民都有任意选择职业的权利，不为阶级及其他障碍所限制；

(八)废止人头税；

(九)取消一切专卖权；

(十)废止军事殖民地，废止现行征兵办法；

(十一)减少兵士服军役的年限，固定军役年限，各阶级皆有服兵役之义务；

(十二)凡兵士在军中服役十五年者，即许其自由离去；

(十三)承认自治区、县、省的行政权；

(十四)司法公开；

(十五)对于刑事及民事案件均采行陪审制度。

十二月党底纲领在此，这就是他们暴动底目标。这种纲领在今日也许是极其平庸，并不能解放民众。不过在当时的俄国，这个纲领却不得不算是很大胆，很进步的了。那五个高贵的领袖为了它，牺牲了性命也是值得的呢！

六 十二月十四日底悲剧

十二月十四日早晨政府下令各军队都应参预新皇尼古拉即位的宣誓礼。革命党人中的洛多斯基亲王 (Prince Shtchepkin Rostovsky 莫斯科联队卫队长)，柏斯吐雪夫 (Bestyoushev) 和其他几个军官在十三晚上就煽动了一部分

莫斯科联队及海军等等，叫他们集合在元老院前的广场，拒绝参加尼古拉宣誓礼。这两个人算是先发出暴动底信号。柏斯吐雪夫本是一队步兵底指挥官，他便向兵士演说，君士旦丁大公已起程赴首都，然而在中途被阻止了，为的是尼古拉要做沙皇，实则尼古拉毫无做沙皇的权利，兵士于是高呼：“我们不要尼古拉！君士旦丁大公万岁！”

联队长弗烈得利男爵及旅团长少将，大队长克福清斯基想来镇抚军队，洛斯多屋斯基就把联队长及旅团长杀害，大队长看见形势不佳就急忙逃走，于是洛斯多屋斯基及柏斯吐雪夫二人便率队向元老院广场出发，并且不久雅苦波维奇又到了。革命党的军队开到元老院广场后，即排开成一列，静待总指挥官除伯次奎底到来。

谁知除伯次奎临时忽然胆怯，不敢到场指挥，反在一个亲戚家里躲藏起来。诗人芮奈叶夫带病到场，充当临时总指挥官，然而过后实在支持不住便回家去了。不久阿波伦斯基亲王及其队伍便开到了。

圣彼得堡总督米洛拉多维奇到这一天的早晨还在他底情妇舞女泰奈雪瓦家里贪欢，听见了军队不稳的消息，便到元老院前广场来抚慰叛军。阿波伦斯基要求他离开，他不听，阿波伦斯基便砍了他一刀，同时加哈屋斯基(Kakhovsky)一枪就把这个彼得堡总督打死了。于是“君士旦丁万岁”的呼声遍于全广场。

尼古拉一世得到彼得堡总督被害的消息，即派阿洛夫将军所指挥的近卫马队去剿灭叛军，然而到了广场，马队并不肯

开枪杀他们底同伴。

忽然尼古拉一世带了一队近卫军出现了，然而他却不敢走近叛军底面前。实在，加哈屋斯基自己在后来也说过他已准备向尼古拉开枪了。这时候，尼古拉不死，也算是微幸！

同时潘洛夫率领了七个中队步兵到冬宫去逮捕皇族，然而可惜迟到了几分钟，一队忠于沙皇的工兵联队已先在冬宫前布防了。尼古拉后来在他底回忆录中说：“要是这个工兵联队来迟了几分钟，革命党人便会占领了冬宫，那么皇族就会为反叛者所害了。”

元老院前广场上的叛军因为没有总指挥官(而且连雅苦波维奇也装头痛跑开了)，不知怎么做才好，所以没有什么动作，只是排在那里，空叫“君士旦丁万岁！”

政府底军队渐次开到，叛乱者仍空叫“君士旦丁万岁！”

不久彼得堡总主教又捧起十字架出现了，他想来劝阻叛军，说什么“上帝给我做见证，证明我所说的是真理，而且我以神圣教会领袖底资格请你们宣誓忠于我们底沙皇”。叛军底回答是：“你是一个叛贼……滚回你底教会去……。”

尼古拉便下了剿灭叛军的决心了。他派苏科查奈将军来下哀的美教书，叛军回答道：“滚回去，另派一个较诚实的人来。”

这一次尼古拉派来的，不再是什么主教或将军，而是炮队底大炮了。第一炮射中元老院，杀死了几个坐在屋顶上的小百姓。叛军立刻回答道：“君士旦丁万岁！”“我们要宪法！”他们想用枪刺来攻击炮队。然而排炮齐发，登时鲜血染红了元

老院广场上的白雪。

叛军失败了，便大队退到涅瓦河底冰上。柏斯吐雪夫预备重整队伍去攻击彼得保罗垒，然而大炮又放了，叛军正预备作最后的一次决战，忽然有人叫了起来：“我们被水淹了！”原来涅瓦河上的冰被炮弹击破了，于是叛军一律落进了水里。这些俄国自由底先驱者，“十二月党人”底尸体在第二年春天冰块溶化的时候，又流到波罗的海里面。

为要求农奴解放，为要求改善国民底境遇的人底结局便是这样！这天晚上尼古拉一世便成为君临全俄的沙皇了。

当第一炮开始射击以后，许多旁观的闲人突然遇着这样的意外，便乱向房屋奔跑，然而广场底各道门都关闭了，在这种惊恐之中被践踏死的人不计其数。尼古拉下令限于晚间将尸体完全移开。死者随便搬去，伤重尚未死者便投掷在涅瓦河里。人民底生命不值一钱，因为这天晚上尼古拉做了君临全俄的沙皇了。

在圣彼得堡流血惨剧发生以前，“南部联盟”底主要人物派斯台尔大队长，和阿波斯脱弟兄及其他几个军官已被捕了。“斯拉夫联盟”底军事领袖便率队劫狱，但只把阿波斯脱弟兄救了出来，而派斯台尔则已先被移到他处去了。阿波斯脱等得着其他暴动的军队底帮助，就占领了瓦西科夫城，又与其他友军联合，向政府军队进逼。在切尔科夫附近一次发生了决战，政府军队大胜，“十二月党”革命就从此告终了。

七 革命党人底审判

这天晚上俄国政府又举行大搜索，自芮奈叶夫以下的许多叛乱者都被逮捕了。

经过一次最高法庭底审判，芮奈叶夫、派斯台尔、阿波斯脱、柏斯吐雪夫、加哈屋斯基五个领袖被判处死刑，其余一百一十六人中，三十一人也得着绞刑底判决，十七人得着终身苦役底判决，剩下的人各处徒刑及流放罪不等。

在法庭上芮奈叶夫慷慨宣言：“我本可以阻止这个密谋，然而我反过来尽力促成它底实现。我是首犯。如果这几个人中间有人应得死刑，那么这个人便是我。我对于俄国同胞的热爱也许会使我走错路，然而我决不是为个人的私利，更不是为个人的野心而行的。因此我将勇敢无畏地就死。”

派斯台尔说：“我底最大错误也许是在未下种前就想收获。”

尼基达·穆拉维约夫说：“我以前所草的宪法草案是为君主国用的，但自我被捕以来，我仔细思索了一番，因此我现在明白地告诉你们，我已经变成一个民主党人了。”

陆林说：“我们底秘密结社决不想谋杀沙皇：它底目的是更要高尚一点。然而你们自己知道得很清楚，谋杀沙皇的思想在俄国并不算是陈旧的了；我们还找得出最近的例子。”陆林指保罗一世之谋杀事件，因为裁判官里面有两个人便参与过这件事情。

八 革命家底最后

最高法院底判决又经尼古拉一世修改，三十一人底绞刑减轻为终身苦役，其余八十五人底罪名也各各减轻了。至于五个领袖底死罪是无可饶恕的。不过尼古拉一世不愿看见他们流血。他便命令法庭想个杀人不见血的办法。于是在一八二六年七月十二到十三的那晚上，这五个高贵的人便被绞死了。

亚历山大·穆拉维约夫(尼基达之弟)在致他底妻子的一封信里描写他底五个同志底最后道：“黑夜是利于作恶的。我们被引到在堡垒前面一个露天坝子里，绞刑台已立好了。我们中间穿着军服的都被人把军服剥了下来：军服被投在火里，我们底军刀也被折断。我们成了人们所共弃，上帝所诅咒的恶人了。当我们被带回到囚室的时候我们底五个同伴已经上了绞刑台。我们底不幸的，高贵的同伴中有两个，芮奈叶夫与阿波斯脱从绞刑台上跌了下来，跌断了手足，然后才被绞死。”

五个人就这样地死去了，然而也曾有不少的人拿眼泪来埋葬他们。一个中尉得着命令去引这五个人上绞刑台，他拒绝了。他指着挂在胸前的圣乔治十字章，一面说：“我已经光荣地尽过我底职务了，现在在我底晚年我不愿做这五个我所诚心敬爱的人底刽子手。”近卫骑兵大队长楚波夫也拒绝率领他底联队去参预死刑底执行。他说：“他们都是我底同伴，我不去。”可见在一般人战栗地匍匐在新统治者面前的时候，还

有些人敢于表白他们自己底良心。权力果然能压倒一切么？
不！

九 社会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者派斯台尔

在这五个高贵的死者中，有两个尤其杰出的人物，这就是派斯台尔与芮奈叶夫。这两个人是全运动底中心，全运动底灵魂。一个是“南部联盟”底领袖，一个是“北部联盟”底主谋者。

派斯台尔一七九〇年生于圣彼得堡，祖先为德国人，幼年即受教育于德国德烈斯敦地方；后来从军，从近卫师团团副一直升到维亚次基步兵联队大队长。他是一个很能干的军队组织者。

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民主主义者，他不仅反对沙皇政治，他还主张采用美国式的宪法，建立一个共和国。他以为立宪政体乃是专制政体底假面具。他被捕后曾致书法官说：

我是希腊黄金时代之憧憬者。希腊黄金时代就是希腊共和国时代。而且我又拿罗马底光辉的共和国时代来和它底悲惨的帝制时代两相比较，我便以为在俄国那个依共和思想而立的洛哥诺德朝代算是俄国人民底幸福时代。至于君主立宪政治乃是对于俄国的一种欺骗政策，如英法两国的宪法皆是。而我们现代的主要的倾向乃是民众与各种门第上或财富上的贵族间的斗争。我国的贵

族也和在英国的一样保持着君主以上的权力。贵族实是国家幸福底最大障碍物。要除去此种障碍物非采行共和制度不可。

他主张解放农奴，而且农奴解放后土地应成为公共的财产，然而一半土地也可归农民私有。

他主张保护工人，他说，在现今富人们可不劳动而生存，然而贫民却不得不靠劳动而生活，因此他们只得顺受一切：这是不对的，“政府必须保护他们，来抵抗有钱人底专擅的勒索，而且必须记着那些不幸的贫民遇着疾病或衰老的时候，便不能作工，甚至连微小的生活费也得不到。”

总之他所最注意的就是土地问题，他说：“土地问题必须先解决；应该解放农奴，把土地分给农民，到那时候革命才能完成。”这样的革命，“至少要十年”才能够完成。因为“宣布一个共和国底成功固然容易，然而这只是名义上的变更而已”。

他底意见散见于他底《俄罗斯的真理》和其他著作中。要之，他底主张缺点甚多，有时他甚至不能完全脱掉专制思想底影响，然而这也不能怪他。赫尔岑说得好：“社会问题在当时还不曾引起人们底注意，被人视为‘疯子与野人’的巴布夫已早被人忘掉了。圣西门虽然写好了他底著作，但是没有许多人读它们。福立叶也被人冷淡，而奥文底论文，爱读者也不多。甚至当时最杰出的自由主义者如公士当(B. Constant)、古利叶(P. L. Courier)之类也会愤愤然不承认派斯台尔底意见呢！……”实在派斯台尔受巴布夫、圣西门、福立叶底影响

颇深，他多少同情于社会主义，赫尔岑说他是“一个社会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者”，倒也不是过誉的话！

一〇 十二月党人中的席勒——诗人芮奈叶夫

赫尔岑拿名剧《威廉退尔》底著者德国诗人席勒来比芮奈叶夫，称芮氏为十二月党中的席勒，这是不错的。

芮奈叶夫生于一七九六年九月十八日，幼年受过完备的教育，一八一四及一五两年在拿破仑战争时代曾两次从军到法国，和约签字后便回到彼得堡，他底最初创作乃是歌咏俄国历史上英雄的一些小曲。在这些小曲里，他以热烈的语调叙述他对于俄国的眷爱，对于自由的渴慕，因此不见容于检察员，这些小曲只能辗转抄录，秘密传布，却也流传甚广。他的名著是长诗《瓦拉洛屋斯基》(Voinatovsky)曾得到他的友人诗人普希金底赞美。这诗叙述小俄罗斯志士瓦拉洛屋斯基为同胞争自由的故事。克鲁泡特金批评它说：“两三代的人读过了这首诗，而且它还要以同样的对于自由的爱和对于压迫的恨鼓舞着每一代的新人。”

一一 十二月党暴动底评价

十二月党暴动，严格地说来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的运动”，更适当一点说，资产阶级中一部分有知识者起来为国民争自由的运动而已。但我们不能因此而看低它底

意义。

兰波(Rimbaud)在他底《俄国史》里面说得好：“十二月党人给我们指示出来在俄国也有能够为自由而死的人们。虽然十二月党底密谋不曾成功，然而它底道德的影响却是异常之大。”《俄国底英雄与女杰》底著者蒲列路克说：“俄国社会中最优秀最有势力的分子得着军队底帮助来公开地，决绝地要求一部宪法，和贵族政治对面血战：在俄国历史上这算是第一次。”

然而不管十二月党人底错误，不管他们底失败，他们这次暴动对于后代的影响却是异常深刻的。这与其说是因为他们底理论和宣传的缘故，毋宁说是因为他们底高贵的牺牲精神，和他们在法庭上，在监狱里，甚至在沙皇底面前，在绞刑台上的英勇气概，以及在冰天雪地中，在矿坑里的那种坚忍的精神——这些都是人所不能忘记的。他们打破了黑夜的沉寂，他们打开了一扇窗户，让自由底空气通进屋子里来，透入人民底心灵里，把他们从麻木的状态中唤醒起来。

从此以后，一层缚带从许多人的眼睛上脱落下来了。十二月党人从绞刑架底高处，从矿坑底深处唤醒了俄罗斯底灵魂。人们底血可以由暴君尽量地吸吮，然而崇高的理想却是永远不能杀灭的。十二月党人底血泪灌溉了自由底种子，而在后代的青年中这种子就发芽，开花以至于结果。“圣以沙克底炮声惊醒了一代的青年”，赫尔岑底这句话果然预报道沙皇底末日之降临了。

第五章 赫尔岑与西欧派

一 虚无主义底先驱

在争自由的殉道者底血泊中，尼古拉一世做了统治全俄的沙皇，从此一个野蛮的反动与专制就开始了。俄罗斯在这个“铁君”底治下呻吟了三十年。而全欧洲的自由之生机也不免受着他底摧残。尼古拉一世一方面尽力压制国内的人民，一方面又助长国外的反动。匈牙利底独立底战争之被摧残，他也出过大力。

贵族政治得胜了，沙皇得胜了，在尼古拉一世底高压的政治之下，一切自由底希望都完全消失了。一八三六年诗人卡代夫(Tchadaieff)在他底《哲学书翰》中曾写道：“俄罗斯底过去是空虚的；它底现在是难堪的；它底将来是无望的。”在一八五一年批评家柏林斯基(Byelinsky)逝世的时候，历史家格拉诺夫斯基(Granovsky)作文悼他说：“柏林斯基得以早死，还是多末幸运的事！那般有力量的人都陷入在绝望里，对于他们周围的事情全然沉默，不作一声了。啊，怎样才能够把这个愁苦的世界化为灰烬啊！到处都听得见怨恨之声，然而力量在哪里？这生存底重担，我们实在担负不起了！”

从上面的两段话里我们就可知道，尼古拉一世在位的三十年中的社会情形是何等地黑暗惨苦了。

总之尼古拉一世时代之一般的社会状态，可以拿三句话来形容无遗：对于人权之极端的压迫，官僚主义之横暴，内外政策中之投机主义。然而生活在这种情形之中的人民呢？

人民底自由完全被剥夺了。书籍之出版须先经过严厉的检阅。普希金、莱芒托夫、果戈理等人底著作都被禁止了。以文字得祸的人在在皆是。青年波尔查夫(Polezhaeff)以一首描写学生生活之讽刺诗而得重罪，遂致绝望而死。拿这一个例子便可以想象当时文字狱之厉害了。

一八四九年又有彼得拉雪夫斯基(Petrashovsky)案件发生。彼得拉雪夫斯基结合了一般年岁相差不远的青年组织一个团体，每星期开会一次讨论社会问题。其中最常讨论的问题是农奴解放与司法改革之问题。他们对于福立叶底乌托邦社会主义，感到非常的共鸣。他们是赞成用和平的方法来使社会主义实现于世界的。他们当时并没有革命的密谋。

然而这个和平的团体也不见容于尼古拉一世，于是这团体底会员三十三人一起被捕了，他们底罪名是：“宣传社会主义的思想，诵读柏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函，煽动一般的革命精神。”

尼古拉一世下令组织了一个特别委员会专门审讯这个案件。委员长在审讯时，控告被告等“翻译利德曼关于社会主义之著作，以便不懂德文的人能够读此书；输入而且在会中诵读昆西太朗、福立叶、蒲鲁东、圣西门、卡白等人底著作。”为了这

个罪名，法庭便判决被告中七个人底死刑，二十一个人底徒刑，或苦役，其余五人无罪释放。这判决书里面说被告“想铲除一切人间的与神的法律，破坏社会底基础”。判决书送到尼古拉一世那里，那个暴君居然把七个被告底死刑减轻为流放罪。他在判决书上批：“死刑判决书应该在军队面前向罪犯宣读；然后，在执行死刑前的应有手续预备完善之后，才宣告皇帝恩放了他们，将他们底死罪减为褫夺公民权，而且按照罪之轻重分别流放在矿坑中作苦役，或因于堡垒内，或编入军队中。”以人命为儿戏的专制君主底残暴于此可见了。这样地徘徊于生死关头间的那七个人底苦痛实非人的感情所能了解的。这七个人中，有一个青年就是后来以名著《罪与罚》轰动了全世界的一代文豪杜思退益夫斯基。这种惨刑在他底一生中留了一个深的影响。

彼得拉雪夫斯基事件算是在俄国法庭上第一次因宣传运动而被定罪的政治案件，也就是黑暗中的一线微光。这就是说在这种严厉专制之时期中，还有敢于来宣传真理的人。从这件事看来，已可知道十二月党人所下的种子在发芽了。

自由种子底生长是很快的。不久果然一代的新青年便露面了。在俄国的社会中又现出了新的力量，要求着一个自由与进步底新生活。在民众陷于困苦的深渊之中，俄国底一切生机正被摧残的时候，一群资产阶级知识阶级的青年居然觉醒起来，公然发表攻击旧势力的言论，要求人民底自由，要求社会底改革。于是莫斯科便成了改革的精神底中心，而黑暗的俄罗斯也有了一线光明了。

在觉醒了的青年中间最卓越的人物而且先后成了俄国青年运动之指导者的有亡命者赫尔岑、阿加列夫、巴枯宁、拉甫洛夫，流放者巧尔尼雪夫斯基，以及早死的都布若留波夫、毕沙列夫等；这些人中有的十二月党人与虚无党人中间之连环，有的是虚无党人之先驱，有的甚至是虚无党人运动之指导者，他们对于当时青年之影响都是很大的。为了便于了解后来虚无党人底运动起见，我在这本论述俄国社会运动的书中也不得不留了一些篇页，奉献与他们。在读了十二月党人底如火如荼的暴动之后再翻开这一些篇页，也可以松一松读者底紧张了的神经。现在我且慢慢地翻开这些篇页，一一展示于读者底眼帘前罢！

二 赫尔岑

亚历山大·赫尔岑(Alexander Herzen 1812—1870)是一个莫斯科贵族底私生儿。他底母亲是德国人，“赫尔岑”是他底父亲给他取的姓，这是从德文底“心”(Herz)字来的，他底父亲说：“因为他是我底心之爱儿。”他幼年受过完备的教育，他底家庭教师有法人、德人及俄人，都抱有自由思想。他并且读过他父亲所藏的十八世纪德、法两国哲学家底著作，受影响甚大。他底俄国教师又曾把十二月党殉道者芮奈叶夫底诗秘密抄给他读；他底法国教师是一个亡命者，也时常向他谈法国革命底故事。十八岁时他就作文颂扬德国诗人席勒，在这篇论文里他并且表示出他自己对于自由之热望，并且愿意

过一种为人类谋幸福而受苦而牺牲自己的生活。同时他又进莫斯科大学。在大学中他便加入同学所组织的研究德国哲学体系而且应用它们来讨论实际的社会问题的团体。批评家柏林斯基、诗人阿加列夫、以及革命家巴枯宁都是这个团体底会会员。

十二月党暴动给与少年赫尔岑的影响也是很深的。他后来在他底《回忆录》中追述他十五岁时的情景道：“这次暴动与领袖底审判，以及莫斯科城内的恐怖等记载给了我以一个深的印象：一个渐次变成了我底道德的生存之中心的新世界便显示于我底眼前了。我不知道这是怎样来的，但是虽然我还不能完全了解(或是含糊地了解一点)它底意义，我总觉得我不是站在枪弹，胜利，监狱，铁链这一边的。派斯台尔及其同伴底处刑打碎了我底心灵中的孩子般的梦境。”在这种影响之下，他和他底表弟阿加列夫：这两个小孩便宣誓要替这般自由底先驱者复仇了。

一八三三年赫尔岑毕业于莫斯科大学。这时候在西欧发生的革命风潮激动了他们莫斯科大学的青年团体，这些青年学生常常在秘密集会中高唱革命歌。有一次在集会中有些学生公然地捣毁了尼古拉一世底半身像，惊动了警察，于是许多学生被捕了，一个政治的审判又开始了。一八三四年阿加列夫与赫尔岑先后被捕，在他们底家里搜出了法国社会主义者，尤其是圣西门底著作。赫尔岑与阿加列夫虽然辩明与毁像事件无关，然而圣西门底著作已足以用来作定罪的证据了。

判决底结果是：一部份人得着囚禁在席吕塞尔堡的无期

徒刑，阿加列夫被流放到彭查，赫尔岑被流放到拍尔门。后来赫尔岑又被移到乌拉岭斜坡上的一个小城凡特加，在那里他整整地度过了六年的苦痛生活。

一八四〇年赫尔岑得着许可回到了莫斯科。那时俄国青年正患着黑格儿热狂，完全醉心于黑格儿底玄学的抽象。当时斯坦克微奇(1813—1840)一派的青年黑格儿信徒迷信黑格儿底名言“一切存在的东西都是合理的”，因此演绎出奇怪的推论，说专制政治也是“合理的”。赫尔岑自然不能相信这样的话，然而他却不得不把黑格儿底学说研究一番，其结果他仍是法国大革命原理底赞美者。

然而在这年赫尔岑又被流放到了洛哥诺德。一八四二年他才得回莫斯科。一八四七年他便离开了俄国，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三 西欧的亡命生活

赫尔岑在意大利停留了一些时候，便到了巴黎。正是一八四八年革命底前夕。赫尔岑眼见着这次活剧底开始，又看见了以后的失败以及六月底可怕的日子中巴黎无产阶级底流血。他和小说家屠格涅夫居住的那条街也被军警围住了。军警是知道他们两个人的。因此他们只能在屋子里咆哮着，听那排枪底连珠般的响声，知道胜利的资产阶级在屠杀他们所捕获的暴动的工人。看见这种伤心惨日的悲剧以及继之而起的欧洲底反动，便使得赫尔岑对于西欧底文明深深地感到失

望了。他写道：“凡是见着这样的瞬间的人，在十年以内他底憎恶是不能消灭的，他底复仇心一生也不能消灭。”

他在巴黎结识了不少有进步思想的人物，他底住所成了各国自由思想家和革命的亡命者之中心。蒲鲁东和屠格涅夫都是他底亲密的友人，总之他底影响在当时确是很大的。一个奥国的新闻记者拉席(G. Rasch)描写当时的情形道：

我认识赫尔岑，是在诗人黑尔威格家里，正是一八四八年十二月。他是一个面目秀雅，举止愉快，具有丰富的科学知识的，三十五岁光景的人。他那时有很大的家产。他底家屋对于各国的亡命者都是开放的，在那里我们可以遇到德国人、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匈牙利人、塞尔维亚人等等。每天吃饭时总有二十多个人。要到赫尔岑家里，并不需要什么人底推荐或介绍。他花了不少的钱帮助亡命者。……著名德国著作家加朴(F. Kapp)亡命到巴黎来时无法生活。赫尔岑知道这种情形，但又不便直接送钱给加朴，只好说请加朴做他底儿子底教师，加朴答应了，其实这只是一个名义，因为他底儿子已经有了教师。这类的事情是很多的！

四 赫尔岑与蒲鲁东

蒲鲁东对于赫尔岑的影响很大，赫尔岑自己说：“蒲鲁东对于我底智的发达有很大的帮助。”他又极爱读蒲鲁东底著

作，他说：“读蒲鲁东底著作和读黑格儿底著作一样，启发人底特别的能力，磨练人底武器，而且只把方法，而不把结果供给人。”

蒲鲁东当时正是国民议会底议员，一个革命报纸《人民代表》底主笔，这份报后来改名为《人民》。一八四九年“这个顽强的力士”（赫尔岑称蒲鲁东）从病床起来，看见当时情势严重，路易·拿破仑怀着准备政变的野心，他便公然猛烈地攻击那个刚得到五百万选举票做总统的人。他底文章虽为赫尔岑所赞美，然而蒲鲁东竟因此获罪。一八四九年蒲氏被判处三年徒刑，罚款一万法郎。

蒲鲁东在囚室里又办了一个《民声报》，然而这个报出版，应缴纳二万四千法郎的保证金给官厅，这笔款子全是赫尔岑一个人付出的。蒲鲁东一八四九年八月二十九日致赫尔岑的信中曾说：“我们底观念是相合的，只有推论不同罢了；至于外国事件底批评，我们完全让你来做。你我都是同一个思想底宣传者。你不久便会知道我们在一般的讨论中的意见，你一定会赞同的……”赫尔岑答覆道：“……我很高兴地知道旧世界快要崩坏了，而且相信我们底使命就是宣告它底迅速的终局。你底同国人并不具有同样的观念。我只知道一个自由的法国人——那就是你。你们法国的革命家是保守派。他们是基督教徒，然而自己又不明白。他们是保皇党，却要来建立共和国。只有你一个人把革命与否定之问题提高到一个科学水平线上，你又是第一个人来告诉法国人说，一个内部朽坏了的建筑是无法挽救的，而且是值不得挽救的；就是它底自由与革命

之概念也是充满了保守主义与反动。实际上政治的共和党只是基左、巴洛等人所唱的宪法的调了底变形而已。有了这个见解,我们便应该分析欧洲的近事,不仅攻击我们敌人底队伍中的反动,天主教,与君政主义,而且还要攻击我们自己底阵营中的反动,天主教与君政主义。我们必须把民主党与执政者间存在的那种相互的保证揭穿。我们既然不怕攻击胜利者,那么我们也不必因虚伪的温情而怕去攻击失败者。我深信如果共和国底异教裁判所不杀死我们底报纸,它便会成为欧洲底最好的报纸的。……”

蒲鲁东底回信中又说:“你关于所谓共和党的意见,我完全同意;……我也以为那般政治的经济学家或哲学的历史家所说的,不可测的变化底和平的、循环的前进,对于革命不再是可能的了;我们必须大大地跳一下才行。”

这报纸得着意外的成功。赫尔岑说得很好,蒲鲁东底“论文富于新意,富于热情,富于刺戟性”。有一次批评路易·拿破仑时,曾有这样的话:“总统先生,告诉我,你是什么东西呢?——男人,女人,禽兽,鱼?”另一篇论文《皇帝万岁!》又是一篇对拿破仑的极厉害的冷嘲热骂。一八五〇年五月十四日《民声报》便被封禁了,同年六月赫尔岑也被驱逐出法国。

赫尔岑离开法国先到瑞士,过后就住在尼斯(尼斯当时还不是法国底领土)。

一八五一年十一月赫尔岑底母亲与儿子航海遇险,淹死在海里。关于这件事他写了一篇极其动人的文章,屠格涅夫说“这是用血和泪写的。”蒲鲁东听见了这个不幸的消息便写

信给他道：“难道命运竟从那方面来打击我们？我是不能受这个可怖的意外底打击的。我爱你。在我这个被许多人称为铁石一般的心中，我还深深地留着你的影像。”为什么蒲鲁东要这样说呢？我们看赫尔岑底回忆录就可知道了：

我听了不少关于蒲鲁东底粗鲁和狭量的话；我却从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情形。一般温良的人所说的他底严厉乃是战士底紧张肌肉。他底蹙着的额正表示出他底精神在猛烈地工作；他在愤怒的时候，又使我忆起了一个盛怒的路得或克林威尔在讥笑他底反对者了。他知道我了解他，而且又知道了解他的人是如此之少，因此他也很宝贵着我底了解。他又知道别人以为他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

五 活动与死亡

赫尔岑在一八三二年秋定居伦敦。这年十一月路易·拿破仑做了皇帝，法国又变成君主国了。赫尔岑对于西欧文明深感到失望，他很想回俄国去。然而尼古拉一世治下的俄国比西欧更坏，结果他还是决定留在英国。

他在伦敦设了一个俄文印刷所，出版了《北辰》杂志，后来在一八五七年又改出《钟》。这两份杂志对于俄国青年都有很大的影响。我只举出克鲁泡特金底当时的印象，就足以看到它们底力量是何等地大了：

伟大的亡命者赫尔岑在伦敦开始发行了他底杂志《北辰》^①，大有震荡全俄之势，甚至宫廷里也有它底读者，而尤以圣彼得堡秘密购读者为最多……我常常以差不多到了崇拜的程度的感情，来看印在这杂志封面上的被尼古拉一世绞死的五个十二月党人底高贵的头颅……赫尔岑底文体之优美（屠格涅夫说他是用血和泪写文章，俄国人从没有像他那样地写文章的），思想之奔放，以及他爱俄国之深切，使我受着无限的感动，我再三诵读，不忍释手，甚至以全副心神去领会，而不加以理智的判断了。

一八六一年农奴解放令下来后，赫尔岑在《钟》里面发表了一篇《加利利人，你战胜了》，赞美亚历山大二世。他当时的快乐，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然而亚历山大二世解放农奴不给以充分的田地，而向之征收极高的赎金，反使农民沦落于更惨苦的深渊。而且在两年以后，亚历山大二世又以火与剑压服了波兰叛乱。赫尔岑当沙皇沉溺在波兰叛乱者血泊中的时候又写道：“亚历山大，你为什么不死在那一天？否则，你将被视作一个英雄而名垂万世了。”

波兰叛乱被压服后，反动势力底气焰真有万丈高。赫尔岑底恶运也来了，因为他在《钟》上面赞助波兰叛乱的缘故，在俄国渐渐失却了一般上流阶级底同情，而政府对《钟》的取缔尤其厉害，运入俄国，更加困难，同时俄国青年也和他起了隔

① 这里应作《钟》。

阔,《钟》底销路便一落千丈。

在他底晚年,一代新的青年出现了,这就是巴扎洛夫式的民众主义者的青年,虽然实际上果如克鲁泡特金所说他们是“他自己底智的儿女”,然而他不能够了解他们。连加拉考左夫一八八六年刺杀俄皇的事也被他严厉地攻击了,因此俄国青年更不满意他。他晚年感到异常的孤寂。一八七〇年正月二十九日他死在巴黎。后来他底朋友们依他生前的意志把他葬在尼斯。

六 赫尔岑与巴枯宁

赫尔岑在临死前不久给巴枯宁的一封信中有一段话可表现出他和新式的革命青年间的隔膜来,现在我把它译在下面:

我承认有一天我曾在死尸堆里,在枪炮所毁坏了的
房屋堆中,狂热地听着被捕的二人被枪杀,我以全心灵全
智性呼吁狂暴的复仇力量快来毁灭这个罪恶的旧世界,
我也并不想用什么东西来代替它。从那时候到现在已有
二十多年了;复仇来了,然而这是从别一方面来的,并且
还是人民忍受着的,因为他们在那时候以及从那时以来
依旧不了解什么。一个长久的,苦痛的时间使得激情可
以平静,思想可以深入了;它给了人以反省与观察的机
会。你我都不曾卖掉自己底信仰。你总是把破坏底激情
当作创造底激情,而以这个激情急忙地向前跑;你踏碎

一切的障碍：你只重视未来的历史。至于我呢，我却不相信旧的革命方法，我努力想了解过去和现在人们底进行，以求知道怎样与他们一同前进，不致落后，然而也不像你那样走在前头那么远，因为他们不会追随我——他们也不能追随我！

然而事实上走在前头的巴枯宁在俄国倒得了不少的追随者，赫尔岑却被人抛到后面去了。因为俄国的青年也是要“急忙地向前跑”呢！就是从一封信函里我们也可以了解赫尔岑晚年的悲剧的生活之原因了。

巴枯宁是赫尔岑底一个亲密的朋友，巴枯宁对于赫尔岑的影响比任何人对赫尔岑的影响都大。赫尔岑自己说过，巴枯宁对于他有一种魔力。他们底关系知道的人较多，所以我在这里便不详说了。

七 赫尔岑与马志尼及加里波的

要了解一个人不仅应该从正面来观察他底生涯底大概，而且还应该从侧面来就他与别人间的个人的关系而判断。我写这本书，并不想专门来解释某一个人底学说，只拿事实作主干，借此来略略说明他底学说对于当时的社会以及革命运动有影响之点而已。那么现在我再来说起赫尔岑与这两个伟大的意大利革命者间的关系。

赫尔岑在日内瓦第一次见马志尼，这时正是一八四九年，

自此以后，他们底交谊日渐亲密，后来两个人同亡命英国，更成了生死不渝的好友了。他们两个底意见是不相同的。赫尔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社会主义者，而且是一个差不多带着宗教的狂热的自由思想家，而马志尼却反对社会主义。不过这两个人都是真理、正义以及人类底自由之追求者，他们为着一个共通目的，便在一起合作，而且互相尊敬亲爱，马志尼在赫尔岑底妻子死后曾寄了一封很美丽的信与赫尔岑：

我底弟兄：我刚从报纸上知道你底巨大的损失。我写这封信的目的也不是在安慰你。只有上帝和你自己底儿子才能把你所需要的慰安给与。我只想告诉你：我是在为你苦痛而且同你苦痛，因为我能够了解你底悲哀，实在，我觉得你底生涯底这个不可填补的缺陷，而且我也能看见那个暗影，它把你底灵魂放逐了，好像沙皇放逐你底身体那样。……勇敢些！你要忍痛，不要叫你底精神破碎了。我常常以为我们底亲爱的人底死会使得我们变成更好的人。……你底义务乃是去做一切她所欢喜的事，而不去做任何她所反对的事。当我以尊敬与友爱之感情来握你底手时，我所要使你记着的话就是这些。我这样做，我像一个熟识生活及其悲哀的人，我自己也常常寻求爱和同情，然而总是看着爱和同情被毁坏了。我自己受过很多的苦痛，因而我也能感到他人底受苦。你现在预备做什么事？我听说，依你底意思如果恶运再降临你身，你便移居到美洲。不要这样做！请仍留在欧洲与我们这一般老战

士一起。你在美洲能够寻到什么？自由？你不已经有了她么？问题是在要在没有自由的地方制造自由。帮助我来做这件工作，因为你和我都追求着同一个伟大的理想，都在一个欧洲式的积极的，持久的道路中去追求她，一直走到实现我们底胜利底末端，我们都不是在静观的东方的道路中追求这伟大的理想的。来，并且定居瑞士，在那里你会有好处，我们也可相会。别了我友，请爱我，像我爱你那样。

赫尔岑与马志尼确实曾积极地合作了几年，从事意大利与俄国底解放运动。有一次赫尔岑曾将他底进款十分之一交给马志尼，捐与意大利独立运动，并且说“意大利底事也就是我自己底事”。马志尼也帮了赫尔岑不少的忙，又给赫尔岑介绍匈牙利独立运动底领袖柯苏士，柯氏曾帮忙散布赫尔岑在克里米战争前告俄国军队的宣言。

马志尼给赫尔岑的最后一封信不曾注明日期，大概是在一八六九年写的，在那封信里这个意大利独立运动者说：

……不管他们怎样做，我们一天一天地和一个意大利共和国接近了，我必须尽我底全力来使机器上铁轨，只要它一旦上了路线，便会有充分的工人来推它前进的。我底健康坏了。我好像一株空心的树，虽然依旧站着，然而一股微风都会把我吹倒的。如果我活着看见在意大利做成了一些事，一星期底工作就会杀死了我。每一年都要带走一两个我底朋友，我常常记起沙查洛特翻译的阿

西安底一句诗：

“我听见许多的年岁走去时，悄声私语，
为什么依然唱着这同样的一句？”

我俩底宗教的甚至一部分政治的见解并不同，然而我知道而且也从不曾怀疑过你底个人的性格。……你只看到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也不减于你，能够看出基本的问题乃是劳工解放。然而目的是不能与达到它的手段相等的。谢谢上帝，单是社会问题还不曾激起过什么大革命。我说“谢谢上帝”，因为在这样的运动中，主要的刺激物只是物质上的获得，结果一定会产生出一个穿粗布工衣的资产阶级。自马拉顿战争时代以来，一切伟大的事件都是以民族的或宗教的观念之名义而发生的，例如英国革命、北美独立、尼特兰反抗西班牙，希腊革命等等。然而我们且抛开这些意见底差异而以自由底名义互相拥抱罢。

请时常写信给我，我好知道你底漂流底踪迹。我永远渴望读你底著作。

一八六四年加里波的到英国的时候，他去访赫尔岑，在他底家里会着了马志尼。这两个意大利独立运动底领袖因为意见不同的缘故，以前便十分疏远，现在由赫尔岑从中斡旋，他们又和好起来。赫尔岑在伦敦的住宅又成了当时全世界优秀的人物底会所。

加里波的认识赫尔岑是一八五四年事，那时他正从南美战场归来，此后就和赫尔岑成了亲密的朋友。一八六一年

亚历山大二世解放农奴，以及其后俄国军队在华沙枪杀波兰的游行群众的消息传到西欧的时候，加里波的在这年四月十三日写了一封信给赫尔岑：

……只有最近沙皇解放农奴的事得到了全欧洲底赞许和欢颂。那个做了这件伟大的事的君主由此得以置身于人类底最大的恩人之中了。然而，我带着忧愁来说，这个良好的工作已染上了无辜者底鲜血了。凡是曾赞美过农奴解放的人，现在都应该起来攻击那些凶恶的犯罪者！你底杂志深得俄国人底欢迎，所以我请你把意大利国民底同情转达给那不幸的然而又是英勇的波兰人，而且也把我们底感谢转达给那些勇敢的俄国兵士，他们如波坡夫那样，折断了他们底军刀，不愿使它们为人民底血所染红。同时扬起所有欧洲国民底愤怒之声，反对那屠杀叛乱者的刽子手。

在一八六三年之末，当俄国远征惩罚队在波兰整批地屠杀波兰人的举动达到最高度的时候，赫尔岑写了一封长信向加里波的叙述俄国政府如何散布流言，说波兰暴动是波兰贵族与罗马教僧侣底工作，是来反对波兰农民及工人的，只有俄国政府才是贫民与希腊正教底保护者，俄国政府如何拿这样的话来激起人民对波兰暴动的恶感。加里波的十二月二十三日回信说：

……你底可宝贵的信收到了，在我底眼里看来，它是

一份重要的文件。赫尔岑，我相信你，我也知道……俄国人民对于维尔诺底拷打，以及华沙底绞刑都是无关系的，知道在你底本国也充满着自由底精神，未来底精神。我记着许多军官宁愿死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而不愿做杀波兰人底刽子手。波坡夫与亚伦何特底神圣名字深印在我底记忆里，历史也会时常把他们底名字和他们底殉道的同志底名字列在一起而告诉后人。然而在我看来，波兰，它底妇女是如此地被凌辱，它底青年这样地被送在刽子手底手里，它该会激起俄国人民底哀怜罢，至少也总会激起你们那一般高贵的人底哀怜罢，那么一个比单纯文字上的抗议更要严重的抗议是应该发出来了。

赫尔岑把这封信发表在一八六四年二月一日底《钟》上。并且注释说，他读到这封信时不能不流出了他底苦痛的眼泪，而且替他底同国人羞愧。实在加里波的责备俄国人对于波兰人要求独立的斗争之抱着冷淡的态度的话，是极其公正的。

赫尔岑底其他的亲密朋友有雨果、路易布朗、加奈尔、柯苏士、米席勒等。

八 基本思想

赫尔岑在一八五一年致马志尼的信里叙述他自十三岁以来就献身于一个单纯的理想——尽力反对任何压制的力量，来谋个性之绝对的独立。这单纯的理想就是他底学说之出

发点。他从不曾参加过实际革命运动，而且有时他也反对革命，他底见解也常因环境而变迁，然而上述的理想依旧是他底中心思想。所以马沙列克说：“赫尔岑和蒲鲁东一样是个人主义者，联合主义者，自由社会主义者，”然而他自己却喜欢称为社会主义者，而陈加也说赫尔岑已有自由社会主义底基本思想了。

赫尔岑是唯物论者，他在唯物论中找到他底个人主义之支持。然而他底唯物论并不是经济的唯物论，而是哲学的。因此他也反对马克思底主张。赫尔岑以为社会的及历史的改革都是脑筋变化之结果。他完全从物质的一方面把思想解释作脑筋的活动。所以他有时希望进步可由脑筋之改善而得到。

他又是社会主义者，但他以为俄国并不必走西欧各国所走的道路，他说俄国可不经资本主义而跳到社会主义的。他承认新俄国底基础便是“密尔”(mir)。他说“密尔”有三个极可宝贵的要素，就是：(一)各个人有土地权；(二)土地共有；(三)乡村共同社会之自治。然而“密尔”却有一大缺点，就是把各人底个性吸收入“密尔”中，不能让它自由发展。不过也有解救的方法，若能使它和个人之自由相调和就得了，因此农奴解放便是必要的。在这一点他底社会主义就替后来的民众主义开了路，他叫出了“土地与自由”的口号(实则蒲加姆夫叛乱时代就有这个口号了，这是俄国农民底要求)，就为后来“土地与自由社”的先驱，他鼓吹知识阶级到农民中去，又为后来“到民间去”运动底引路人。

赫尔岑底社会主义可说是哲学的；他很少注意到经济问题，在这方面蒲鲁东便是指导的权威。同样在政治见解上他底个人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联合主义也是受着蒲鲁东底影响。在前面所举出的他与蒲氏的通信里，他们常说彼此底意见在大体上都是一致。

巴枯宁给赫尔岑的影响也不为不大。他底自由社会主义全是由巴氏底影响而来的。在一八六九年《寄一个老同志的信》^①中，他说他和巴氏底目的是相同的，就是把资产阶级国家改变为平民社会（他从前也曾在一篇文章里攻击共和政体的政府，说这是“旧世界底最后一场春梦”）。他把废除国家当作一个目标，然而他说要等大多数人达到精神之完全发展才能实行废除国家，因为这是国家之废除底本质的初步。在这封信里蒲鲁东底联合主义与自由社会主义又得到重复的表现了。因此在战略上他便和巴枯宁及俄国青年不同。他以为国家不能立刻废除，而一次政变或暴动又不能教育人民向着平民社会进行，那么国家虽是暂时的，即是说要变动的形式，但它底功用在现今尚未消失净尽。因此他甚至梦想拿国家做教育人民向着自由进行的工具了。

在他看来，社会是逐渐进化渐次前进的，我们应该一步一步地达到理想社会。因此他便不赞成武力革命，以及巴枯宁底煽动方法。他反对当时渐露头角的恐怖主义，对于加拉考左夫暗杀俄皇的行动也极反对。他说人们内部不曾得着自由，

① 老同志：指巴枯宁。

外部也不能解放的。大概就因为这个缘故他便不参加实际运动，专门从事于宣传工作。他说“宣传是人类所必需的……我们需要使徒，他要向同情者与敌人作同样的宣传。……这些站在悬崖上背负着那拚命把他们抛下深渊的财富之重担的人引起了我的哀怜。……我们必须打开他们底眼睛，我们不能够单把他们打出我们底道路之外；如果他们愿意自救，我们应该给他们一个自救的机会。”

九 结 论

赫尔岑底一生在俄国解放运动史上完成了新的一章。他从西欧把自由之精神吹入俄罗斯之平原。在几十年中他不断地眷爱地在尸体一般的俄罗斯身体底伤痕上涂满了香膏，一直到他看见它苏生了，而且产生了新生活。从他所下的种子中一代新的改革的青年起来，他们以他们底奋斗之热诚与牺牲之精神惊动了全世界，而且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光荣的迹印，这一代的青年曾得着一个光荣的尊号：虚无主义者。

一〇 诗人阿加列夫

赫尔岑底许多亲密的友人中，有一个人是和他底一生，他底事业分不开的。这个人就是他底表弟诗人阿加列夫(1813—1877)。

阿加列夫底作品并不能说是十分伟大，然而他对当时的

革命党人及俄国青年的影响却也是不小的。赫尔岑刊行《钟》时也得他底帮助不少。赫尔岑说阿加列夫底一生的主要事业乃是完成像他自己那样的一个理想的人格。这一点就可看见他底伟大了。他底生活是最不幸的，他极端爱自由。他在俄国时曾被政府流放到西伯利亚。后来他在出国之前便把他底农奴完全解放了，无条件地把土地交还与他们。他在外国所过的生活中，没有一件事违背过他底理想的，他依然忠于他幼年所宝爱的自由与平等之理想。他为人又很谦和可亲。论到他底主张，他是和他底亲密的友人赫尔岑一致的，但他底晚年的思想更接近于巴枯宁底思想。

克鲁泡特金说：“如果在俄国，进步的思想永远忠于被沙皇暴政或奥国所压制的各民族（波兰、芬兰、小俄罗斯、高加索等）之目的，那么阿加列夫与巴枯宁底功劳也就不小了。”他是真能懂得阿加列夫的人！

赫尔岑与阿加列夫都被人称为西欧派，而同时有大影响于俄国青年而为虚无党之前驱的又有所谓民粹派的巧尔尼雪夫斯基等人，我们且另辟一章来论述他们罢！

第六章 巧尔尼雪夫斯基 与民粹派

一 虚无主义之创始者巧尔尼雪夫斯基

屠格涅夫一八五九年在他底小说《父与子》中第一次用了“虚无主义者”(nihilist)这字眼。他借阿加狄·彼得洛维奇底口解释道：“一个虚无主义者是一个不在任何权威下面低头的人，他未经过考验一个原理以前，不管这个原理是如何可信，他都不承认。”屠格涅夫所描写的虚无主义之典型就是巴扎洛夫。

然而我们要知道在俄国“虚无主义”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运动，一种是一八六〇至七〇年间的旧虚无主义，一种是一八七一年以后的新虚无主义。屠格涅夫底虚无主义者虽可以代表一代的青年，但是他对于当时的青年终有些隔阂，一般人都承认他用这个字时含得有轻蔑的意思（实则屠氏深爱巴扎洛夫）。能够描写出真正的虚无主义者是什么样的人，而且给俄国青年指出了一条道路，提出了他们底纲领的人乃是巧尔尼雪夫斯基(Chernyshevsky, 1828—1889)。他底小说《何为》对于当时的青年真算得是一个启示。

巧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贫穷的僧侣(司祭)之子。早年受教育于家庭,后来进萨拉托夫神学校,一八四四年他离开神学校,两年后进圣彼得堡大学。在一八五七年到六二年之间,《现代人》杂志在俄国极有势力,与赫尔岑底《钟》相等。巧氏底名字是和这个杂志分不开的,他底主要著作都是在这四年间写成,而发表于《现代人》杂志之上,鼓吹解放农奴甚力。

一八六一年是巧氏底声名极大的时代,他已成了知识界和青年界底权威。然而他底被捕也就在这一年。在这年中,他看见农民底小暴动,看出了俄国革命之可能性。所以草了一篇《告农民》的宣言。他说:“在其他地方尚无准备叛乱之时,只有一个地方底叛乱是完全没有用处的。现在应该组织起联络的团体准备好无论何时都有可能发生叛乱,这才是上策!”为了这篇宣言,便有人写信到“第三区”告密,还说他是“青年底领袖”,“狡猾的社会主义者”,因此他便被逮捕了。

元老院的裁判官控告他犯了三个罪名:(一)和那个“力谋推倒俄国现在政府”的赫尔岑发生关系;(二)草《告农民》的宣言;(三)煽动暴动。

法庭除了一封匿名的信而外,并没有证据可以证实巧氏底罪名,不过它也就胡乱地判处巧氏终身流放西伯利亚,而且作苦工十四年。巧氏在庭上泰然自若,并不抗辩。一八六四年五月二十日巧氏在圣彼得堡底一个广场里听了放逐的宣告。这时候他才知道沙皇把他底苦役期减为七年。这一天落着绵绵的春雨,天色甚是阴暗,旁观的人塞满了路途。官吏把

宣告文读完以后，听众争投花环于巧氏底面前，表示敬爱之意。从此这个“青年底领袖”便走向西伯利亚的荒原去了。

巧氏未去西伯利亚时，在监狱中备尝艰苦，他都一一忍受了。有一次因为反抗狱吏底无礼，曾绝食八日。又有一次，他在给他底妻子的信里，写了下面的几句话：“我俩底生活是属于历史的。许多的世纪会过去了，而我们底名字依然会存在着，为人们所宝贵，他们要感恩地纪念着我们底名字。”因此人们就不许他和妻子相见。

一八六三年巧氏在监狱中写了一本小说《何为》。巧氏写了这部小说算是对专制制度复了仇。这部小说一出，就成了俄国青年底纲领。克鲁泡特金深知道六十年代青年底精神，他说：“它对于当时俄国青年算得是一个天启”，真是不错。实在果如克氏所说，此书在俄国销数之多，读者之众，影响之大，诚为任何著作家底作品所不能及。

就文学上的价值而论，巧氏底小说实在平常得很。乐卜何夫帮助薇娜逃出家庭，两人成了夫妇。薇娜高兴来组织缝衣女底生产合作社。她底丈夫尽力帮助她做这一类的事。当他明白他底妻子和他底友人哲学家奇尔沙诺夫有了相互的爱情的时候，他便甘愿退出他们底生活环境。他假装自杀而避居美洲。他底妻子后来也明白了他底踪迹和他底计划，她和奇尔沙诺夫结了婚。最后他镇静了对于薇娜的爱情，便回到圣彼得堡，和薇娜底女友结了婚，两家往来十分亲密。

由此可见这部小说底结构是极平庸的了。巧氏在自序上说：“这小说底大功绩就在‘它是真的’。”然而究竟他根据什么

样的事实，我们可不能知道了。不过他解决了一个妇女问题。他主张自由恋爱。而且创造出了新妇女底典型，同时又指出真正虚无主义者应该走的道路。

巧氏又是福立叶底祖述者。就在这小说里，他也热心地主张共同的行动与共同的要求是何等有利的事，并且说明在社会主义的社会里，人类底将来是异常幸福的。

在这小说里他又指示出了虚无主义者底理想之三位一体——“意志底自由”，“有知识的同伴”与“适合于主义的职业”。这正是当时的俄国青年所希求的。马沙列克说得好：“此书一出就成为一代激进的青年底纲领，儿子反抗父亲的纲领。屠格涅夫在《父与子》中只分析了当时才开端的虚无主义，巧尔尼雪夫斯基就写了已经在活动的虚无主义之福音了。”而且这部小说是著者在监狱中写成的，出版的时候著者仍旧在人间地狱里面。因此在以后的数年中每一个青年一读到此书，再想到著者在冰天雪地上的困苦的放逐生活，未有不被感动的。著了这小说，那位不朽的囚徒确实做了一件伟大的工作，这事实甚至反对巧氏的人也不能否认。“这指示与你们：我所愿望的是什么！”巧氏底话实在不错，而且从这里面一代的青年也看出了他们自己所愿望的是什么了。对于他底迫害者们，巧氏所能给与的回答再没有比这小说更厉害，更有力的！

巧氏到了西伯利亚在奈尔秦斯克的矿坑中作了七年的苦役，此后便被关闭在雅苦次克的一个小村里，过着极其孤独的生活。许多革命党人曾几次设法救他出来，都没有成功。麦秀根也曾计划在西伯利亚去救他出来，但费了几个月的功夫，

到底失败了。乐巴丁(Lopatin)本是一个亡命者,他竟不顾被捕的危险,从伦敦回到俄国去营救巧氏。然而他底计划尚未实行,他本人就被逮捕了。

巧氏在两伯利亚差不多住了二十年,一八七四年政府曾设法引诱他哀求特赦,然而他以极骄傲的态度和最坚决的言辞拒绝了。一八八二年亚历山大二世才许可他回到俄国,住在阿斯多拉罕;一八八八年他得着政府底允许回到故乡萨拉托夫,第二年十月便长辞此世了。

我们知道巧尔尼雪夫斯基是和赫尔岑立在反对地位的。巧氏曾到伦敦去见赫尔岑,打算讲和,然而没有效果。后来巧氏得着俄国青年底信仰,而赫尔岑底《钟》在俄国,就差不多到了无人过问的地步了。巧氏这一派攻击赫尔岑底西欧派的自由主义很厉害,说赫尔岑太空泛,他底政策是保守的。实则这两个人底主张都是立在同一的哲学基础上而。最大的原因是一个忽略了经济的问题,一个很重视它,还解说历史中的经济影响。赫尔岑带贵族底气味颇重,而巧尔尼雪夫斯基却是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者。

巧氏底学说带有自由社会主义的色彩,他很轻视国家。他受蒲鲁东底影响很深,因此时常表示他对于政府的憎恨,他也从不提什么“条文”。他异常憎恨专制政治,他以为专制的君主政治只是贵族的阶级政治之完成,因此自由只有由民主主义自下而上地建立起来。他说民主主义与贵族政治之对立是以社会之政治的组织为基本的,君主政治只不过是贵族政治之一个形式而已。而农奴制度乃是贵族的专制政治之基础。这

样无怪乎他对于当时高呼“加利利人你战胜了”的赫尔岑深觉不满了。

然而，实在说，巧氏与赫尔岑在主张上相似之点甚多。他与赫尔岑一样，主张俄国可不经资本主义而达到社会主义。他以为俄国可由“密尔”底原始共产主义而直接变到未来社会底共产主义。他重视农民，而忽略了城市无产阶级。他也把“密尔”看得很重。他在给赫尔岑的信中向青年说道：“拿你们底生命来力争土地之权利平等，拿你们底生命来维持乡村共同社会底原理。”他并且比赫尔岑更进一步反对一切私有制度。

巧尔尼雪夫斯基底社会主义与赫尔岑底社会主义一样是伦理的。巧氏不仅反对阶级争斗，而且还从道德的观点来反对达尔文底生存竞争说。他并且把社会主义看作一种“诚实之无上命令”。他又重视个性与知识，曾说“我们知道地球上没有比人类人格更高的东西”，而“知识是本质的能力，凡政治、工业及人类生活中之其他一切东西皆附属于它”，因此他便相信有知识的伟大的个人为改造社会之原动力，他甚至说群众无力来了解与尊重别人为它底利益所做的工作。

这就是巧尔尼雪夫斯基学说之要点，也就是民粹派思想之精义，而后来又为新虚无主义的“民意社”所修改而承认了。

阿尔芒多在他底论虚无主义的书中说：“巧尔尼雪夫斯基底肖像是麦丢撒^①之头。虚无主义者把它插在他们反对沙皇

^① 麦丢撒：希腊神话中的妖女，有发如蛇，见者立化为石。

的一切反叛里。被监禁在西伯利亚狱中，孤独的，无力的巧尔尼雪夫斯基对于俄国贵族政治所下的打击，较赫尔岑、巴枯宁一般人在欧洲的亡命中以他们底秘密结社，他们底宣传与行动之自由所给的打击还要厉害得多。俄国社会主义者揭开巧氏底这个面网，重说着丹东^①向刽子手说的话：‘你把我底头拿给人民看罢。我底头是值得这样的。’”

二 都布若留波夫

巧尔尼雪夫斯基弟子与青年友人都布若留波夫(Dubrojubov, 1836—1861)，对于当时的俄国青年也有很大的影响。他底父亲是里尼洛哥诺德底牧师。他幼年受教育于本地的神学校，离开神学校他就进圣彼得堡师范学校，因为他底父亲不能供给他到大学去读书。第二年他底父母都死了，他虽然还是一个青年学生，也不得不负担了养活兄弟姊妹的责任，他便靠译书与作家庭教师来养活他们。一八五五年他认识了巧氏，巧氏退回了他底小说稿，劝他不要从事于文学创作，他以后便专致力于批评的工作。一八五六年他进了《现代人》底编辑部，因为工作过度，在二十六岁时就死了，留下了四卷批评的论文。

都布若留波夫确如司特普尼克所说，“是一个天才的批评家，他底不朽的名著曾震动了俄国底全社会。”据说屠格涅夫

① 丹东(C. J. Danton, 1759--1794)，法国革命党人。

底《父与子》中的巴扎洛夫就是都氏底化身，可是我们也不能承认巴扎洛夫就是都氏底直接的写照。都氏底主张与他底先生巧尔尼雪夫斯基大体一致，所以在这里我便不多说了。

懂得了巧尔尼雪夫斯基与都布若留波夫，便对于旧虚无主义有了一个概念，于是我们再进而深入到旧虚无主义中，而且举出一个代表的人物来，这就是毕沙列夫了。

第七章 毕沙列夫与旧虚无主义

旧虚无主义乃是真正的虚无主义，这是哲学的和文学的运动，在农奴解放后的十年间即六十年代中最发达。巧尔尼雪夫斯基可算虚无主义之创始者，然而在有些地方，他底主张和虚无主义还是不同。在毕沙列夫(Pisareff, 1841—1868)，虚无主义才找到一个真正的代表人物了。

国人常常把虚无主义视作厌世主义，认作是什么“虚空破碎大地平沉”的主义，其实虚无主义完全不是这样，就是最初用这个字的屠格涅夫底解释也是很容易明白的。司特普尼克说得好：“虚无主义底基本原理，一言以蔽之曰，绝对的个人主义而已。”虚无主义以脱离一切的羁绊，获取意志之自由为出发点。凡所谓社会、国家、宗教、家庭所强加于个人身上的一切义务责任之负担，它都藉口于个人底自由对之一概否定。所以虚无主义者不仅反抗政治的专制，而且还极其猛烈地反抗那束缚个人心意自由之道德的专制。毕沙列夫就是这样一个人。

毕沙列夫绝对否定而且破坏一切过去的遗留物，以及和传统有关的东西，他除了服从自己底理性外不服从任何权威。他是一个绝对的个人主义者。他大胆宣言：“每个生物对于他

自己乃是宇宙底中心，宇宙底意义。甚至对于一个最平庸的庶民，他底个人的苦乐与愿望，也是比较他所未参加而且对于他底个性之命运毫无影响的宇宙革命重要得多。”他相信他底个人主义之最坚固的基础是在“合理的利己主义”之中，这“合理的”三个字是应该注意的，因为毕沙列夫底同志，又是他底杂志《俄语》底投稿人沙热夫在致新虚无主义者的公开信里说：“我以至诚向你们宣言，我们并不是如你们所称的利己主义者。”

毕沙列夫，像一个尼采底先驱者，他对于一切已经有了答案的问题要重新来答复一次。他说，要创造新的，必须先把旧的完全毁坏。他最爱说的话就是：“凡能够毁掉的东西，就必须毁掉它。凡受得起打击的东西就适宜于生存。凡破碎成片的东西只配抛在垃圾堆里。你且勇猛无畏地冲开你底道路，因为你不会做出害处来的。”

毕沙列夫是赞美巴扎洛夫，而且以他为模范的。他曾写过一篇《巴扎洛夫》，以青年俄罗斯之名义承认这种典型。当《现代人》杂志上发表了安多洛维奇攻击《巴扎洛夫》说它是一种毫无价值的粗鲁的人的文字后，毕沙列夫在监狱中又写了一篇更详细的文章。这篇文章底标题是《实在论者》。而且就是它底“献辞”也就足以寒敌人之胆了：“献给我底最好的友人，我底母亲。”于此毕沙列夫又在巴扎洛夫中找到他底“最好的友人”，他底“母亲”。而且实在论者的毕沙列夫也找到一个同志了。在这篇文章底结尾，著者把实在论底性质概括在下面一句格言之下：“爱情，知识，工作。”

虚无主义并不是唯心论的与玄学的。虚无主义是唯物论的，实证论的，进化论的，功利论的，而且果如毕沙列夫所说，虚无主义与实在论是二而一者。所以毕沙列夫又称虚无主义者实在论者。

我们知道巴扎洛夫曾从事于蛙之生理学的观察，并且把这种观察推荐与别人。毕沙列夫竟热狂地写道：“在蛙中你可寻到俄国人民之救济与复兴来。”他又说：“必须彻底地去思考事物……我们对于自己应该忠实”。实在论者应该忠于自己，忠于一切同胞，尤其忠于女人；他与别人的关系，应该是坦白的，忠实的。他应该有一个合理的目标，而且必须达到它。然而只有受过科学的训练的人才能明白这个目的，因此现在最重要的工作乃是在俄国散布科学而且使科学通俗化。一切工作，一切实习，都是基础在知识上面；俄国需要知识，需要科学，需要自然科学。

巴扎洛夫说过：“自然不是一座庙宇，它是一个实验室，在其中，人只是一个劳动者而已。”在虚无主义者看来，自然本身只是为化学工艺供给材料的东西罢了。毕沙列夫又说：“实在论者是一个深思的劳动者，是一个爱他底工作的人。”

真正的个人主义者无论趋于何种极端，也只在个性之发展，以及一切权威之否认而已。个人主义者不做奴隶，不受人压制，同时他也不做主人，不去压制人。所以绝对个人主义者的毕沙列夫也承认在普遍的人类连带性中寻出社会的和一般的利益，而实在论者必须用手与脑把这个连带性建立在一个坚固的基础上（这基础就是自然科学）。个人主义者巧尔尼雪

夫斯基也说：“真正的实证论者除了爱和高贵的心灵外什么也没有了。”沙热夫更宣言是“为人类幸福而奋斗的”。

从功利论者底见地，毕沙列夫又否认了普希金底著作。虚无主义的诗人奈克拉索夫更说：“读普希金全集，不及食干酪一片。”另一个热狂者又留下一句名言：“一个鞋匠是要比较拉斐耳^①高贵得多，因为鞋匠制造出有用的物品，而拉斐耳所造出的东西全没有用处。”因此他们更趋于极端，把艺术认为唯心论的表现之一而加以排斥，并且凡足以刺戟起美感的一切事物都为他们所否认了。

虚无主义者又是达尔文主义者，毕沙列夫曾著过以《植物与动物界中之进化》作为标题的一系列的论文。沙热夫在他底“公开信”里面也说：“我们相信我们是为人类幸福而奋斗的，而且我们任何人都预备登绞刑台身殉莫列旭特和达尔文底学说的。”

实在毕沙列夫自己差不多可说是身殉主义的。他生于一个大地主之家，受过完备的教育。在圣彼得堡大学读书的时候，他就觉得富家生活之罪恶，脱离了家庭，抛弃了财富，和一个贫苦的同学住在一间房子里，有时又和许多同学住在一院房子里，在他们底喧闹中作文。他异常勤勉地工作。一八六二年他底一篇批评一本反动的政治小册子的论文被一个同志秘密印了出来。这个二十二岁的青年因此获罪，被囚禁在彼得保罗垒中过了四年。他底有名的论文都是在狱中写成的。

① 拉斐耳(Raffaello Sanzio, 1483—1520)，意大利名画家。

出狱后他底健康完全毁坏了，一八六八年的夏天在海滨洗澡时，溺死于海中。

毕沙列夫死后不久旧虚无主义也就死了。在一八七一年另有一代新的青年起来，这一代青年在西欧也得着了“虚无主义者”这个尊号。

旧虚无主义底生存期虽然不久，然而他底生存却是极其光荣的。旧虚无主义底第一战是对于宗教的，“没有经过丝毫困难没有费过大力便绝对地确定地得胜了。”在当时的俄国，果如司特普尼克所说，“只要受过教育的人，若说他现在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唯物论者，这真是奇怪的事了。”在这第一战后，旧虚无主义就把绝对的无神论当作遗产而传给后代了。

旧虚无主义底第二战是对于家庭与一切传统习俗的，其结果也获胜了。许多的青年男女被唤醒起来，脱离了家庭，去求比生命还宝贵的知识，创造出了一种新的生活。妇女解放之问题也就解决了。虚无主义的妇女不仅要求恋爱自由之权利，而且还要追求自由本身。所以她们便要求高等教育和职业之开放。“靠了那些热烈的妇女底努力，战争终于奏凯。最后的胜利仍归于她们，便是野蛮的政府也不得不屈服了。”司特普尼克这样告诉我们。

毕沙列夫所讥笑的“人体模型”现在渐渐地减少了。许多的女郎读了毕沙列夫底小说后都异口同声说：“不，我决不要做那样可怜的‘人体模型’。我要征服知识；我要思想；我要为我自己创造一个更好的前途。”然而俄国大学校和专门学校当时是不收女生的，因此无数不甘困处在无知的状态中的青年

妇女，为了要追求那比生命还要宝贵的知识的缘故，便不得不离开自己底家因而远适异乡。在她们看来，瑞士是自由的国土，它底学校对于任何人不会以闭门羹的。从此那山明水秀之乡便成了这一群历尽千辛万难从冰天雪地中出来的“进香的女郎”底天国；瑞士底名城苏黎世就是她们底圣地耶路撒冷。这种风气遍于全俄。在平静的凡尔加一带的平原，在高加索，在极其辽远的西伯利亚，在其他各处都有无数十六岁上下的少女带了单薄的行李和有限的旅费，只身跑到未知的国土去，为的是要一心一意去求得那能够保证她们所渴望的自由的知识来。而留在俄国的虚无主义的妇女也抛弃了锦衣玉食，穿上最朴素的黑绒衣服，剪了头发，挂上眼镜，这种装束竟成了一种风气。这些女子常常离开她们底丈夫和家庭，不愿过无恋爱的结婚生活。总之家庭底羁绊与习俗底束缚皆被打破了。虚无主义已大获全胜了。

“那么以后又怎样呢？”

旧虚无主义者至此已心满意足，不再前进了。巧尔尼雪夫斯基底小说《何为》或毕沙列夫底论文对于这问题是没有回答的。

“那么以后又怎样呢？”

有一天从远方来了一个充满热情的青年客人，他来拜访他底先生。他以热烈的语调问那旧虚无主义者道：“那么以后又怎样做呢？”

老主人底答复是这样：“我自己是幸福的了。”

充满了热血的青年客人听了这样的答复，不禁愤激起来

了，又说出比刀剑还要锋利的話：

“自然你是幸福的，我也知道。然而要是你晓得你底乡土底同胞究竟处在什么样的境地，你还能够是幸福的么？他们快要饿死了，人家夺去了他们所有的钱，强迫他们在街上去乞求一点面包皮。他们底苦痛诉之于人，人不顾，诉之于天，天也不闻。号寒没人给之以衣；啼饥无人给之以食。人生并非无情的，但在他们看来却不得不说是无情的了。也许你不知道这个罢；不然，你怎么能享乐呢？怎么能够不去替他们做点事呢？你不是在数年前曾说过你愿意‘为人类幸福而奋斗’么？”

巴扎洛夫式的旧虚无主义者毕沙列夫、沙热夫等对于这个青年底质问是无法答覆的。所以旧虚无主义便不得不走上死亡之路了。而那个青年呢，他将抱着满腔悲愤而去了，从此他要用失望的语调来反覆地自问道：“我们应该怎样做呢？”

然而时节来了。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革命发生了。在这个俄国青年底眼前现出了一幅图画：一个大城市为着一个伟大的理想，要求人民底权利之理想而起了革命。这个青年用全副精神注视着赛纳河岸上演着的惊天动地的活剧。他看见洪水一般流着的血潮；他听见在大路上被屠杀的妇人、小孩底沉痛的哭声。然而他们是为什么而死的呢？为着什么而哭泣的呢？为的是工人底解放；为的是伟大的社会理想！

同时他又回头来看俄国。好像有一个洪亮的声音在向他说：“把你底眼光转到田塍上罢，你且看这个人。这是一个农夫，一个自由的人，因为据说在现今的俄国内，已再没有奴隶了。你再看清楚一点！这个自由的人并不是在劳动，或播种。

他在干什么呢？他在吞食土块。固然人把田地给他了，但是他没有耕田的耒耜和锄锹，他也没有牛马，因此他无法使土地肥腴。他没有吃的东西，饿得急了，只得吞食土块！要是他在土里寻出了树根，他还要留下来带回家去给那在破屋中等待着的妻儿们。

“看看农民们罢：他们底全生活充满了忧愁，受苦和虐待。他们苦于饥饿，疲于劳动，永为特权阶级底奴隶，终日无休息，无希望，无慰安，无快乐地劳苦着；政府使他们永远生活在无知的状态之下，所有的人都掠夺他们，践踏他们，没有一个人援手救他们的。”

热泪从这个青年底眼里流了出来，他底心苦痛着：“要是我真受着苦，要是我真在痛哭，这是由于那个苦痛着的俄罗斯老母亲底缘故，她眼看着她底孩子们饥寒困苦地死在她底枯瘦了的怀中。俄罗斯啊，我在哀悼你！”

然而徒然哀悼是无用的，于是这个青年便起来了。他现在得到了“我们应该怎样做呢”这个问题底解答。他所下的断案是：“要建设和平的理想乡，不得不靠着刀剑底力量。”他找到了他应做的工作——“到民间去”。他便向农民伸出了援助之手。他告诉农民们怎样才能够解放他们自己，怎样才可以使他们得着幸福。为着这可怜的受苦者——只能痛哭的受苦的农民们，这青年底心像烈火一般地燃烧起来了。他底额上现出了红光，他底眼里喷出了烈焰。他于是在心里立下了庄严的誓愿：愿牺牲他底生命，他底精力，他底一切，来解放那般匍匐在特权阶级之下受着束缚和虐待的奴隶们；他知道那

一类人曾流了生命之血来使得他——一个特权阶级的后代过着安乐的生活，能够安心读书增长知识。

于是这青年抱着不屈不挠的决心，抛掉那烧灼他底身体的锦衣，弃却那梗塞他底咽喉的美食，身着槛褛的衣服，足穿农民底木鞋，离开了华丽的家庭，辞别了亲爱的父母，走上了“到民间去”的旅途。在那里他以一个贵族的后裔而加入农民底队伍，或入山间的僻地，或到田畔风暖之区，和农民把锄推犁，共尝甘苦，在偷闲吸烟的瞬间便把现代的福音——社会主义来宣传。

同时那般在瑞士留学的女学生，在那里除了医药学校之外，也看到了一个大的社会主义运动，她们不久便明白了俄国旧虚无主义与近代社会主义二者间底异点，于是疑问又起来了：“我们要求的知识是什么？难道那仅仅是要我们在特权阶级中求得一个更有利的工具么？我们已经是特权阶级中的人了。除了我们自身而外还有谁能享到这种利益呢？如果只是我们独享着这种利益，那么，我们又和那般靠着贫苦同胞底血汗而生活的吸血者有什么分别呢？”她们便抛弃了医学的研究，而开始常去参加“第一国际”底集会，研究近代社会主义，诵读蒲鲁东、巴枯宁、马克思等人底著作。不久苏黎世便由研究学问的名都而变成了社会主义之永久的俱乐部了。俄国底男女“进香客”更是络绎不绝。昏庸的俄国政府大为震恐，便有一八七三年之愚笨而可笑的“勅令”，命令全体俄国男女学生立刻回俄。

本来在瑞士的俄国留学生已决定好了回国宣传的计划，

乘此机会便成群结队而归。他们带回来的是宣传之热诚与牺牲之决心，在国内受着青年同胞底欢迎，从此国际社会主义底种子便一帆风顺地播遍全俄了。

旧虚无主义就如此死亡，新虚无主义就如此诞生。从此俄国社会运动史上又翻开了新的一章了。

第八章 巴枯宁与自由社会主义

一 新虚无主义者底两个导师

新虚无主义者既然不能够以巧尔尼雪夫斯基与毕沙列夫满足，他们便另外找到了两个导师。新虚无主义者司特普尼克说得好：“这两人底力量是很大的。一个是‘安那其主义的，联合主义的国际’之建设者，破坏的天才密海尔·巴枯宁；另一个是以一管横扫千人的笔鼓吹新思想，对于我们的运动有绝大贡献的哲学家彼得·拉甫洛夫。前者又是一个热情的演说家，大胆的思想家，曾著有《革命与联合主义》一书，以非凡的头脑，伟大的能力，鼓吹直接的民众革命；后者乃是著名的《前进报》之主笔，以淹博的学识和不断的勤勉来维持着《前进报》底荣名。在这两个人之间自然有若干不同之点。巴枯宁是‘第一国际’中激烈派之拥护者，而拉甫洛夫却倾向于温和一方面。然而他们两个都承认只有民众革命才是可以根本改革俄国底悲惨情形之唯一方法。”

巴枯宁所处的时代虽然较早于巧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然而他对于俄国青年的影响却在后，而且支持得最久以至于现今。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几个思想家如赫尔岑、巧尔尼雪夫

斯基、毕沙列夫诸人都只是学者，而非革命家；都只是理论家，而非实际家。只有在巴枯宁身上，俄国革命青年才寻出了他们底真正导师，才寻到了一个真正的革命家。所以新虚无主义者一出，巴枯宁底影响就遍于全俄了。

二 少年时代

巴枯宁于一八一四年五月八日生于俄国特威尔省(Tver)·普利安姆秦诺县一个贵族底家庭。他底父亲共有子女十一人，密海尔·巴枯宁居长。据巴枯宁本人后来在他底断片的自传《我底生涯之故事》里所描写，他底父亲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一个具有大量的同情和宽厚的精神之真正慈善家。他底父亲曾参加过“北部联盟”，但并不十分热心，所以十二月党失败后，居然逃脱了多数同党底“悲壮光荣的命运”。

他底父亲是一个极其富有的地主，共有一千个农奴。巴枯宁底幼年就是在故乡中度过的。他底父亲和叔父教授他以各国语言、历史、算学等。他底父亲是一个自由思想家，所以他也得免掉了宗教教育底束缚。这个青年从小就有一种反抗精神，憎恨一切不义之事，因此他在早年，对于农奴制度就生了厌恨之心，认为这是极其不义的了。

巴枯宁十五岁入圣彼得堡炮兵学校，一八三二年毕业，被派到明斯克炮队里做一个军官。那时正是在一八三〇年波兰叛乱被压服之后，俄政府压制残害波兰人民的情形燃起了巴枯宁心里的反抗不义之火，他开始判定了专制之死刑而厌弃

军人生活了。据赫尔岑所述，他在军中的生活是异常无聊，每天总有大半天的时间是完全浪费掉的；他不脱寝衣睁开眼睛躺在床上，一事不做。到了一八三四年他终于违背了父亲底意志，脱离了军籍。

巴枯宁离开军队后，就到莫斯科去研究哲学。他一共在莫斯科住了六年，在夏天有时回家乡去住几天。这时正是黑格儿哲学风靡俄国的时候，他便加入了斯坦克微奇底团体，研究黑格儿哲学。在一八三八年他就成了一个热烈的黑格儿信徒，和斯坦克微奇、柏林斯基一样承认“一切存在的东西都是合理的”了。一八四〇年赫尔岑回到莫斯科时，他已是斯坦克微奇团中的主要人物。据赫尔岑说在莫斯科时“巴枯宁底亲族什么也不给他”，他在那时的生活是异常贫苦的。

一八四〇年他得了赫尔岑、阿加列夫两人底帮助，经过圣彼得堡而后到德京柏林。

三 欧洲的生活

巴枯宁在柏林时和屠格涅夫同住，友谊甚笃。那时在德国也是黑格儿学说底极盛时代。柏林底青年学生大半都是黑格儿信徒，他们鼓吹革新，主张自由主义。本来黑格儿学说具有保守与革命两方面底要素。唯物派哲学家费尔巴赫已从黑格儿哲学中引申出无神论，巴枯宁也开始从黑氏哲学中找出他底政治的和社会的革命之结论了。

一八四二年巴枯宁由柏林到德列斯敦，在那里和当时黑

格儿派底一个首领，怀有自由社会主义的思想的安诺特·路格(Arnold Ruge)往来甚密，又常在路格主办的《德国年报》上发表文章，《德意志底反动》一文便是在这上面发表的。

这篇文章题为《德意志底反动：一个法国人之断片》，下面的几句话开始：“自由，自由之实现——谁敢否认说在历史上这个字不是最时髦的么？它底仇敌也和它底朋友一样地承认它，没有人敢公开宣言他是自由底敌人，然而自由之实现却是——革命。”结尼的几句话更有名：“我们且确信这永久的精神罢！它只有破坏与毁灭，因为它是一切生命之不可测度的，而且永久创造的源泉。破坏之欲望也就是建设之欲望。”《德国年报》攻击政府甚力，不免遭政府底嫉恨，巴氏便于一八四三年赴瑞士。巴氏受路格底影响颇深，以后他之所以成为一个自由社会主义者，与此时的生活有极大的关系。

到了瑞士后，他仍然常和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往来，又和德国唯物派哲学家瓦黑特相识。还有德国淮特灵被捕的事情也曾牵连到他，因此瑞士政府与俄国政府颇注意他。而且俄政府又下令要他回国，他便离开了瑞士，往当时全欧洲革命思想发源地——巴黎去。

在巴黎他会着了蒲鲁东。他和蒲鲁东的交道甚厚，常读蒲氏底著作，与蒲氏作竟夕之谈，受蒲氏影响很大，日后思想之根基已坚固于此时了。他虽敬爱蒲氏，但他对于蒲氏底缺点也异常明白。他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是在此地。他常常和他们研究集产主义，讨论革命；因为他们主张的不同，所以常常发生激烈的辩论。巴氏和亡命巴黎的波兰的革命党人也很

接近，他很赞助波兰底独立。一八四七年十一月他在一八三〇年波兰暴动纪念会上演说赞颂波兰底起义，俄国公使请求法政府驱逐他出境。俄国元老院并判决将他底家产全部充公，若本人一旦回国被捕，则终身流放于西伯利亚。

巴氏被迫去法后，到了比京布鲁塞，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后他又回到巴黎。同年巴氏又赴布拉格参加斯拉夫民族大会，提倡斯拉夫革命，但没有得着什么效果。巴氏又在这年尾做了一篇《告斯拉夫夫人书》，叫他们和别国的革命党人联合起来扫灭那三个专制君主国——俄、普、奥。

第二年正月，巴氏秘密赶来比锡，帮助波希米亚人反抗普鲁士政府，并且成了这运动底中心人物。五月德列斯敦底革命爆发，革命党人把城市占据了五天。巴氏虽热烈地奋斗，但这次革命运动终于失败，到后来他也被捕了。

四 人间地狱中的革命家

自此以后，巴氏履历各国底监狱，受着长期的监禁。一八五〇年一月十四日被判处死刑，问他愿意向国王请求减刑否，他说“宁愿被枪毙”。但五月后，又得着减刑的宣告。奥政府要求引渡，遂移至奥。奥政府又于一八五一年五月把他判处死刑，旋又改为终身监禁。他在奥国监狱内，手足均上镣铐，有时狱卒们竟用绳索把他缚在墙上。

因为俄政府要求引渡，巴枯宁又转到了沙皇尼古拉一世底手中。巴氏在俄国监狱彼得保罗垒中共住了六年，得了坏

血病，全副牙齿都脱落了，健康也完全丧失，一切的食物都不能消化。然而他底精神的痛苦更胜于物质上的痛苦。他在写给赫尔岑的信中说：“所谓无期徒刑是怎样的可怕啊！无目的，无希望，更无生活底兴趣。只是一天一天地变傻了，数周间不断的可怖的牙痛，昼夜不能安睡的失眠症，读什么书，做什么事，片刻之间，所谓你不过是奴隶罢了，死骸罢了。……”从这几句话我们很可看出他心中的苦闷。然而这时他底勇气并没有失掉，他那百折不挠的精神仍是和从前一样的。他自己接着又说：“我但有一事，即是决不陷于妥协，无论如何不变初衷；若自欺而求安，实在是卑劣的事。”这样地过了六年，他最后得着终身放逐到西伯利亚的刑罚。

五 西伯利亚的流放和逃至伦敦

在西伯利亚底风雪之中埋了四年，巴枯宁底精神反而一天一天地强健起来。这四年中间，他无时无地不想到逃走的事。以他那样身体衰弱的人，攀越深山，跋涉幽谷，入霜深之平原，寝于布满了白雪的旷野。备尝了苦楚辛酸，到后来，逃走的计划终于实现了。一八六一年他由西伯利亚逃到日本，经过美洲到了伦敦。

他离开了这冰天雪地，望见了暖热的太阳升到天空，世界革命的雄图在他底胸中跳跃，这时间巴枯宁底感情真不是言语所能形容出来的。

猛虎出山了。巴枯宁突然在伦敦出现了。当时赫尔岑正

在伦敦发行杂志《钟》，对于俄国底革命运动继续不断地作有力的指导。巴氏也常在《钟》上发表文章。

一八六三年波兰暴动发生，巴枯宁很努力地去帮助波兰人，然而这次的暴动终于失败了。自此以后，巴氏渐渐地把眼光放到西方去。在一八六四年他竟明显地鼓吹世界的革命主义。

六 意大利之行与瑞士之行

从一八六四年到六八年，这四年之中他完全住在意大利。在那里他建立了“国际友爱会”（即“社会革命党同盟”），这个会一直支持到一八六九年。

一八六七年所谓平和自由协会在日内瓦开大会，巴枯宁和友人邵可伯等都去参加。他们主张废止中央集权的国家，而以独立自治体的自由联合来代替。第二年又在柏林开会，会长便是法国小说家雨果（V. Hugo）。巴枯宁主张加入“国际工人协会”。不得大众同意，他们便退出，另组织“国际社会民主同盟”。其纲领中有“主张无神，废除阶级，土地资本及生产机关归社会全体所有，消灭国家，建设自由团体的世界联合”（大意）等语。这同盟仅存在了六个月便自行解散了。

七 国际工人协会

现在才说到国际工人协会。国际工人协会是一八六四年

在伦敦创立的，马克思并非它底创立者，但其规章和党纲均出自马克思之手。后来在各国发展得异常之速，不久成了传导社会党思想的一个有力的机关。一八六八年九月在布鲁塞开会，遂完全变成社会党的了。巴枯宁以前并未加入，至是便同着许多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讲法语的瑞士一部分地区等各处底同志实行加入。

一八六九年在伯勒(Bale)开第四次会，两派底争执便有坚强的表示。德人和英人倾向于马克思，且相信私产废除之后，仍允许国家存在；而别一方面，拉丁民族大半信仰巴枯宁，反对国家，不相信代议制，两派底争执愈演愈烈，终于在一八七二年的海牙大会里决裂。巴枯宁被大会开除。同时巴枯宁派底犹拉、西班牙、意大利、东比利时等联盟，完全与马克思派底总评议会分离，在圣地米会议后，成立了联合的同盟，打起自由联合主义的旗帜继续“第一国际”底工作，直到一八七八年，因政府迫害过甚，无法开会，也就慢慢地消灭了。自圣地米会议起，近代自由社会主义才以完全的体系出现。

八 里昂底革命

一八七〇年普法战争起了，巴枯宁很关心这次战局，他以为俾士麦底铁血主义如果成功，世界底文明和一般社会主义都会遭摧残的惨祸，反动的势力更要扩张了，他于八月十一日给阿加列夫的信说：“重大事件就要发生了，你还研究什么杂志底图案和论文？你真是一个哲学家！你原来不过是一个俄

国人，而我是一个世界人，现在欧洲所发生的事真使我热血沸腾。”

九月四日法兰西帝国崩坏，第三共和国成立了。他决意到里昂去。他寄瓦黑特信说：“里昂底革命社会主义者叫我到那边去，我决意带着这朽骨前往，也许这是我最末次的事了。”巴枯宁派当时在里昂颇有势力，而且巴氏自身本来就决定无论什么地方起了民众暴动，他都要参加的，因此他便往里昂去了。

十二日到了日内瓦后，便和俄斯诺夫及波兰青年革命党人兰克维支同去里昂，可惜迟了。

在九月四日里昂便成立了保安委员会，委员中除了少数第一国际底战士外，大半都不是社会主义者。巴氏底亲密友人布朗(Gaspard Blanc)、利夏尔(Albert Richard)都不是委员。九月八日利夏尔曾提议派人到巴黎去和巴黎底国防政府接洽，经众公推利夏尔等三人为代表。然而其他二人便在巴黎做了官，利夏尔虽也曾受一命之荣，但他唾弃不顾，愤而返里昂。

这时里昂完全在急进共和党及政客阴谋家底势力之下，巴黎政府又令急进共和党某做里昂知事，把保安委员会解散了，里昂底情形真正使巴枯宁失望。

然而他是一个革命的天才，他对于暴动底方法很熟悉。他便在一所小小的屋子里同他底友人计划新的暴动，于是民众会议又风起云涌般的起来了。十七日在市政厅举行的大会议决组织“教法中央委员会”。巴枯宁这时确实忙极了。他寄阿

加列夫信说：“真的革命尚未发生，但快要来了。”

二十四日的大会确是民众的集合，由画工舍尼主席，当场议决取消一切官吏及军职，强迫富人纳税等议案。二十五日“教法中央委员会”散布传单，揭示革命纲领，由全体委员署名，巴枯宁也署名的。巴枯宁此时很高兴，他寄阿加列夫信说：“请看我们底宣言，我们向民众宣言扫荡阻碍进行的一切权力，我们今晚要除尽我们底敌人，明天是我们最后的战斗！等着：我们底胜利来了。”但那天晚上的大计划又延期到二十八日，这不知什么缘故。

二十六日的大会通过了“法兰西自由市革命联合”底宣言，第一条便是“国家底执行机关即统治机关均无实力，今废之，法兰西完全为民众所有。”

当时里昂市会把官立工厂职工底工资由三佛郎减到二佛郎半，因此劳动者便表同情于革命党，二十七夜在市政厅举行官立工场劳动者大会，预定在次日举行大示威运动。二十八日正午数千工人集于德罗街，举代表十六人向市会要求恢复三佛郎旧制，市会惧而闭会，舍尼便领了数百工人闯入议场，巴枯宁等跟随着，舍尼上讲坛高呼，强迫市会采用教法委员底宣言。

教法委员占据市会底会议室，颁布布告，就花费了两三个小时，巴枯宁警告他们说：“快点做罢，国防军就要来了。你们非先捕知事、市长和马斯由将军不可。”但他们不听。

兵队到了，官吏也能自由活动召集他们底国防军来攻击市议会。革命委员会竟同地方委员会妥协，从议会撤退。

巴枯宁被市长爱罗擒住了。他在的一封信中描写当时的情形说：“有些人用种种残酷的手段对待我，笑骂我，推我，扭我底手和臂。也有人说：‘不要伤害他。’实在，到处都是残酷的胆小的中产阶级……我底记事册和钱袋都被那些绅士拿去了。”俄斯诺夫听见这个消息便带领义勇队去救他出险。到了这个地步，巴枯宁也没有办法，在友人处住了一夜，听说下了逮捕他的命令，他便同兰克维支往马赛去了。

九 西班牙意大利底革命

这次的失败并不足以使他灰心。一八七三年夏西班牙革命爆发，他觉得他有参加的必要，他说：“我常常觉得我应该死在大革命底暴风雨里面。”这次机会来了，然而他没有路费，他写信向加费罗(Cafiero)去要，加费罗一时也没有钱，只允许在他死后养他底妻子，居乐美也只能筹到一笔很小的数目。巴枯宁赴西班牙的计划便完全不能实现了。

西班牙革命失败后，巴枯宁底希望又向着意大利。意大利饥饿农民底暴动果然起来了。

“朋友们，那里所留与我的只有死。别了。”巴枯宁和他底朋友们告别后，便向意大利出发，在路途中，他寄信与居乐美告别，并说他要去参预意大利底运动，恐怕不能生还了。他到了意大利，行踪很秘密，除他底同志外，更没有人知道。

他们议定在八月七、八两夜起事，约定几个地方底民众武装地联合起来强迫兵士服从，然而到了约定的时候和地点，罗

马纳(Romagna)底同志不来,伊模拉(Imola)底同志被军队压服了,并捕去多人。那些集于城墙下的波伦亚(Bologna)同志等到天明也就散去了。巴枯宁晓得这次革命又失败了。他预备自杀,恰恰那时他底友人西尔魏赶到了,他说还有希望,劝巴枯宁图谋再举。然而再举也没有成功。

一〇 革命家底最后

自此以后,巴枯宁便住在意大利,他极想牺牲他底生命来殉他底主义,他想在意大利做出殉道的事业,然而也没有成功。

他是一个“需要着暴风雨和生命”(他自己底话)的人,到了此时全然遇不到暴风雨了。晚年的生活便是如此的苦痛和寂寞,身体日衰,疾病益重。到了一八七六年六月他实在不能支持下去了,跑到瑞士底伯伦去,他底老友瓦黑特在那里,他向瓦黑特说:“我来此地,请你为我医疗,不然就死在此处……”果然在七月一日就死去了。

巴枯宁不是一个理论家。他底著作虽是断片的,无系统的,然而却也是很有价值的,很有力量的。现在他底全集已有法、德、俄、意、西班牙五国文字的刊本了,《上帝与国家》一书几乎全世界都有译本,传播甚为普遍。奈特劳有一部极详细的《巴枯宁传》,凡三大册,这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书。

—— 巴枯宁论

克鲁泡特金说：“‘密海尔’这个名字，在他们（巴枯宁底同志）底言谈之间常常被提起。他们并不把他当作那意见便是法律的首领，只是当作一个亲爱的友人。”

赫尔岑在其遗稿中论巴枯宁道：“他虽则五十岁了，却依然是莫斯科的书生，巴黎的放浪儿。从不忧虑明天底事情。对于金钱也是毫无关心的：有了钱，则如流水般散给周围的人，没有钱，又好像天真烂漫的小孩向父母要钱似地去向他人要钱；得到了，从不偿还。同样即使自己连烟草和茶都不能买，也把自己底所有全给与旁人。”

巴氏一生完全在穷苦中过活的。他底穷困真是我们所想不到的。有一次他底妻子寄阿加列夫的信里末句说：“请你原谅，此信未贴邮票，即行付邮，因我们现在真如这信内所说，不名一钱了。”他并不因此感觉到什么痛苦。模克利维奇(Debagori Mokrievitch)在他底回忆录中说：“我要出发的前晚，巴枯宁以旅行指南计算归国费用。他叫我把钱袋拿与他看，我说钱够用。他还是要看，我只得打开，恰恰不足三十佛郎，我便向他说：‘波希米亚有个朋友，到那里，可向他们借钱。’巴枯宁说：‘好，好，你说笑话，’随手打开抽屉，取出一个小木匣，从匣中取出三十佛郎给我。我说，‘到了俄国就奉还。’巴枯宁便说：‘说什么还呢？这不是我底钱。’‘哈，给谁也好罢，’我说。‘什么，唉！这个私有财产底主张者。……总之，无论如何，你

若一定要还，那么，你捐给俄国底运动罢。’这样的人真可爱极了。”

赫尔岑更说得好：“他底性质从各方面看来都是儿童似的直率和单纯；这种性质给他以特别的魔力，使所有的人（不论强者弱者）都和他接近；和他相远的，只有那些负气的傲慢的人。”

巴枯宁不仅可爱，而且他底人格也是极伟大的。他出身贵族阶级，然而却能舍弃历来相传的习惯、成见，和阶级的利益，来鼓吹革命。什么财富、品位、荣誉、快乐等等现社会中人们所重视的东西，他都完全唾弃不顾。他底思想力是很伟大的，他底感情是极热烈的，他底意志是极坚强的，他底精力也是能够支持永久的。穷困的生活，残酷的刑罚，孤独的监禁，以及死的危险都不能使他灰心失望。他是为革命而生的，他所知道的只是革命，他无时无地不想念到革命。所以人称他为革命底化身。以他底勇气而论，全世界的革命党人没有一个人能赶得上他。

伯林斯基说巴枯宁“自身之中有一种能消灭其一切个人缺点之力而且有在其心灵深处活动的永远之动力”。不错。波勒尔夫人在她底回忆录中也说，巴枯宁有一种征服人们的精神的力量。“凡是听他谈话的人，就是一两句话也会使你觉得非做一点事不可。”克鲁泡特金在自传上更说：“他帮助犹拉地方底友人阐明他们底思想，表示出他们底渴望；他更以他底有力的，火一般的，不可抗的革命的热诚鼓舞他们。”

克鲁泡特金深以没有见过巴枯宁为憾，他说：“我只有一

次听见别人提到巴枯宁底名字，把他当作一个权威。……有几个青年在一处谈论，他们说了许多对于女性不很尊敬的话，座中一个女子忽然叫道：‘可惜密海尔不在此地，他若在此，一定不会让你们说这样的话。’……”克鲁泡特金接着说：“那个为革命底缘故牺牲了一切，而且怀着从他底革命的观念得来的人生最高尚最纯洁的见解，专为革命而生活的伟大的革命家底风貌至今还鼓舞着他们。”

巴枯宁底影响是很大的。邵可倡、加费罗二人在《上帝与国家》底序文上说：“俄国的学生，德国德列斯敦的暴动者，西伯利亚的流放的同胞，以及美国、英国、法国、瑞士、意大利各国里一切诚恳热心的人，没有不受巴枯宁底直接的影响的。”

波勒尔夫人述她底经验说，对于群众和对于个人，巴枯宁底感化力是一样的。她接着又问道：“究竟巴枯宁底魔力是什么东西构成的呢？”我且引克鲁泡特金底话来回答：“是他底道德的人格之感化超过于其知识的权威之感化。”我说他底魔力只是两件东西：热情和可爱。路格也说过：“巴枯宁和许多人发生关系，以其才智及其可爱的性格，便得了众人底敬爱。”惟其他富于热情，所以我们觉得他是一个最活泼的人，是我们中间的一个，是我们底亲密的友人，而不是什么超人的英雄，因此我们不得不爱他，受他底感化。

一二 基本思想

巴枯宁底思想，可以从他所起草的日内瓦“社会民主同盟

盟”底纲领里看出来，现在节译在下面：

(一)本同盟主张无神论，志在废除一切宗教的服役；以知识代替信仰，以人的正义代替神的正义；废止现在那种政治的、宗教的、法律的与市民的布置之婚姻制度。

(二)本同盟第一志在将一切阶级完全地决然地废除；各个人，不论男女都有政治的、经济的与社会的平等；……而且赞同最近布鲁塞工人大会底决议，主张土地、生产工具以及资本只能由工人即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使用。

(三)本同盟主张所有的儿童不论男女都应受平等的教育。……

(四)本同盟为一切专制政治之大敌……凡不以劳工反对资本的主义之胜利为直接目的之一切政治行动，本同盟一概排斥。

(五)本同盟以为……一切现存的政治国家皆将消灭，而代之以农业的与工业的自由联合之普遍的结合。

(六)因为社会问题只有在万国工人之普遍的，国际的休戚相关这个基础上面才能够决断地，有效地解决，所以本同盟排斥一切以所谓爱国主义与国民间的敌对为根据的政策。

(七)本同盟希望一切地方联合以自由为媒介而普遍地联合起来。

第九章 拉甫洛夫与伦理 的社会主义

巴枯宁与拉甫洛夫被称为七十年代俄国社会思想界底双璧，但二人底性格在各方面都是不相同的。巴枯宁是一个感情之人，是实行之人，是积极的战斗者，而拉甫洛夫却是一个理智之人，是理论之人，是冷静的思想家。巴枯宁是猛勇的战士，拉甫洛夫是平和的学者。然而正因为这种不同，他们才相辅相成地鼓励起了一全代底青年，引他们到争自由的战场上去。在当时的俄国青年中，他们二人底影响都是很大的，激烈派便跑到巴枯宁底旗帜之下，而温和派就奉拉甫洛夫为精神上的指导者。所以在俄国革命青年中就有所谓巴枯宁派与拉甫洛夫派之分了。

所谓拉甫洛夫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

彼得·拉甫洛夫 (Peter Lavroff) 在一八二三年生于蒲司科夫省一个村落里。他底父亲在那里有一所祖传的田产。这个沙皇底未来的敌人也是出身于压迫阶级的。他底父亲是一个性情专制的人，不过也曾受过当时的完备的教育。彼得在幼年就深通俄、德、法三国语言，读了不少书籍。服尔泰，狄岱禄，达南倍尔诸人底著作便是他底幼年时代底好友。他一

八三七年进炮兵学校，十六岁时就从事于诗歌底创作。在学校的时候，他尤爱读狄叶(Thiers)底《法国革命史》，过后他就接触了十九世纪上半期社会主义著作家底著作。一八四二年出校，四四年被任为炮兵学校底数学教师，一八五二年又做公士坦丁军事学校底讲师。他在这两个学校里教书，一直到他被逮捕的时候。

这时他已写了一些关于数学的和其他科学问题的论文，然而他底文字上的活动却开始于亚历山大二世朝代底初期。

他底第一篇引起公众注意的论文就是一八五六年写的《黑格儿哲学论》。后来他底论“个性”的一系列的论文更得着读书界底赞扬，这一系列的论文于一八六〇年印成单行本，在书内第一页上写着这书是献与赫尔岑和蒲鲁东的，在这书里我们可找出作者一生中的主要行动和根本学说底钥匙来。他主张每个人都不应该盲目地去服从传统及习俗底见解，各人应该把各种流行的思想严格地批判一番，拿实证科学底原理来做他底指导，为他自己创造出他自己底信仰，然后根据这信仰而行动于实际生活之中。“像我们底父亲和祖先们那样”而思想而生活，这不能够形成一个“道德人”，然而那些独立地思想，形成了自己底信仰，但却不能为实行这信仰之故而努力，而牺牲，这种人也是一个“不道德人”。

这些原理便是美学派的初期虚无主义之根柢，然而就为了阐明这种纯学理的见解，拉甫洛夫后来便不得不离开了他至爱的俄国。但是他在最后的三十年中却无一刻不以思想家之深沉，信仰者之热情，真正先知者之勇敢来阐扬发展这个

学理。

亚历山大二世一天天从自由主义走到专制政治，而拉甫洛夫也就以同样的比例从改良主义变到革命主义了。恰在一八六三年政府决定用武力镇压波兰叛乱的时候，拉甫洛夫便加入了革命团体“土地与自由社”，和巧尔尼雪夫斯基结了亲密的友谊。

一八六六年四月四日加拉考左夫暗杀沙皇的事件发生后，政府方面立刻采行了恐怖政策；逮捕、流放的事接踵而起。拉甫洛夫在一八六六年八月也就被逮捕，受着军事法庭底审判。他底罪名是写了四首“渎犯尼古拉一世和亚历山大二世底尊严”的诗，又和那些有犯罪“倾向”的人交往甚密，而且办报宣传“捣乱的思想”。结果被拘留了九个月之后，在一八六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拉甫洛夫便被流放到乌拉岭的一个小城去了。

在这半野蛮的地方，拉甫洛夫居然征服寂寞和困苦，把他那“个性论”著者底道德力很光荣地表现了出来。他一到那里就开始了他底文字工作，在各种俄文杂志上发表了許多长篇论文。其中最重要的是《文明与野蛮部族》与《道德》等篇。

他底名著是一本小书，《历史书简》，这也是在流放地中写成的。这部书后来便成了七十年代上半期“到民间去”的青年底福音书，是那时候革命青年底圣经，除了巧尔尼雪夫斯基底《何为》外，当时销行最广的书籍就要算《历史书简》了。在这些“书简”中拉甫洛夫便成了一代青年底导师，他教导青年说他们对于人民所应尽的义务是很重的，他们在受教育时代，在大

学读书的年岁里的生活是完全靠着贫苦阶级来维持的，所以他们现在应该来帮助人民，报答人民。总之在本书中他是以一个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主义者底见地来讨论“个性”在历史中的任务，道德之目标，以及一个智性地道德地发展了的人对于人民应尽的义务。此书对于俄国青年影响之大可从路沙诺夫(Roussanoff)底《拉甫洛夫传》中看出来：“啊！要明白《历史书简》对于我们周围的人之绝大的影响，要感到《历史书简》对于我们自己之绝大的影响，非重新生活在七十年代的‘到民间去’时代中不可。我们中的许多人（有的是成年，有的还是小孩）都不肯和这本读得又破又旧的小书分离，我们把它放在床头，每晚拿出来读，一面读，一面拿眼泪来润湿它。一种热诚占有了我们，使我们底灵魂中充满了一种愿为崇高的理想而生活而死亡之渴望。我们底幼稚的心，何等快乐地跳动着；同时我们底大师底影象又十分伟大地出现在我们底眼前。这位大师虽是我们不认识的，然而他在精神上却是和我们非常接近，他叫我们前去为理想而奋斗。……”

一八七〇年二月拉甫洛夫得着青年革命党人乐巴丁底帮助，居然从流放地逃了出来，在这年三月他就已安抵巴黎了。从此他便开始了亡命客底生涯，为他底理想而工作，在科学与革命两方面努力，支持了三十年之久。

拉甫洛夫到巴黎不久就被聘为著名《人类学杂志》底编辑员之一。同时他又结识了后来巴黎公社革命的殉道者瓦尔南(Varlin)，由瓦尔南底介绍加入了“第一国际”。次年巴黎公社

革命爆发，拉甫洛夫用全力帮助革命政府来组织学校的事务。但当时革命政府本身底存在都是很危险的，所以没有余力来实现拉甫洛夫底计划。拉甫洛夫又决意去运动各国革命党起来援助巴黎公社，抱着这个目的他便到布鲁塞与伦敦去，但都未得着好结果，而巴黎公社也被凡尔赛军队镇压了，拉甫洛夫便写了一本关于巴黎公社的小册子，这是巴黎公社文献中的一部重要的著作。

在一八七三年他在瑞士苏黎世办了一份俄文的无定期刊，报名就叫做《前进》(Vpered)，次年《前进》移在伦敦出版，改为半月刊。拉甫洛夫编辑该报一直到一八七六年。一八七六年后他便脱离了《前进》，因为那时俄国革命党人从和平的宣传运动进到了恐怖主义运动，拉甫洛夫是不赞成用暴力的，他底主张便为在俄国的巴枯宁派所反对，而他自己也以为关于革命方法之选择应由在俄国内的战士来决定，他只是个脱离了实际运动的国外亡命者，是无权过问的。不过他自己底意见不是如此，所以决定脱离《前进》，暂时采取旁观的态度。

一八八〇年二月哈杜林炸毁冬宫事件发生，民意社员哈尔特曼被捕于巴黎，俄政府要求引渡。这件事激起很大的风潮，拉甫洛夫营救哈尔特曼最力，结果哈尔特曼被释放了。

亚历山大二世被刺后拉甫洛夫又再参加革命活动，组织“民意社红十字会”国外部，因此在一八八二年二月被法国政府驱逐。于是他便移居伦敦，他底法国朋友们对法国政府驱逐拉甫洛夫的事极力抗议，结果法国政府答应把驱逐令取消。

一八八三年到一八八六年之间民意社在国外出版机关

报，拉甫洛夫也是编辑人之一，在这时候他攻击专制政治最为猛烈。一八九二年他又编辑了一种亡命者底秘密出版物《俄国革命运动史料》，自己写了不少有价值的论文。他底晚年的著作《思想史》两册共一千六百六十页的未完成的大书，这是他一生学说之集大成的著作。这部书是世界底进化之天文学的、地质学的、人类学的、历史的研究，作者从生活与思想之过去的进化中看见现在那般合理的社会改造家之最大的梦是一定可以得着胜利的，因此对于一般为正义、真理以及人类之更好的前途而奋斗的人带来了无穷的希望。但可惜书未完成，而作者于一九〇〇年二月就死在巴黎了。

拉甫洛夫是一个实在论者，像旧虚无主义的思想家一样，他底社会主义是伦理的、个人主义的，他的出发点是一个人，所以他否认了一切束缚个人自由的强权，甚至也否定了国家。

他底学说底要点在个人底进步与发展。进步是在于个人底身体的、智的、道德的发展，又在于个人由当时的社会组织而认识真理与正义。社会的幸福不过是那般构成社会集团的个人底幸福，因此各个人有权利来改善现存的社会底形式。能够自己思考而具有信仰的知识分子是历史之真实的制造者；别的人（那般盲目地信从习惯传统的人）只是被动的东西。在后一种人里面，拉甫洛夫以为有两类：一类是统治阶级，他们极力把持着特权，信从那些历史的传统，他们顽固地坚持着不肯思考，批判；另一类是贫苦的劳动者，他们整日家忙着做工，被生存竞争耗费了全部精力，既没有功夫也没有心肠来思

考，批判。他们都是文明的牺牲者，因此有思想的少数人就应该负起责任来启发这般的牺牲者，使他们明白他们受苦的原因，使他们觉醒，以便来参加创造历史的工作，使他们经过个人的自觉与社会的团结二者底发展向着进步的道路前进。

他说：“我们现在逼近一个时代了，那时候人道的理想是可以实现的；那时候个人底有利益的倾向便会和集体的福利调和。人们和谐地组织起来，被集体的工作底共同利益连结在一起，而且共同为着寻求正义而活动，只有这种组织才能够造成个人底幸福。”

然而，孤立的知识分子并不能够做出多大的事情，他必须得到那般受苦的劳工群众底支持。倘使少数的知识分子永远孤立，那么文明也就会灭亡了。所以知识分子假若真正关心着个人底发展和社会底福利，他们应该离开他们底宝座走到民众中间，牵起那般劳苦同胞底手，把他们引到希望的国土去。一个优越的文明，要是想维持下去，它必须基础在民主主义上面，因为没有群众底支持，它一定会灭亡，再不然就会落在侵入的种族或少数野心家底手里。

现存的社会制度是“不道德的”。真正的道德的社会应该基础在正义上面，使全体人员可以合作来增加他们底幸福，而且努力使人类底受苦减少以至完全消灭。“利他主义将成为我们底新道德底基础，但这并不是神学的，或玄学的，它只是社会的。”

拉甫洛夫所要求的并不是部分的改良，而是社会底彻底的变革。但暴动的方法却是他所不赞成的。所以他主张不要

人为地去煽动人民反抗。他说：“革命是民众底历史的发展之结果，自然地起来的东西。不等待这个自然的勃发，而去人为地动摇社会，反会得着使民众苦痛的结果。”因此唯一的方法便在于启发民众。只有到后来他才赞成使用武力。

拉甫洛夫底渊博的学识和崇高的人格对于七十年代的俄国青年是有着很大的影响的，而且他成了他们底精神的支柱，对那般“到民间去”的和平的宣传者，拉甫洛夫底《历史书简》是他们底鼓舞底泉源。他底完美的人格恰像一颗金星挂在黄昏的天际，给那些在昏暗中走路的青年一点慰安。而他底伦理的社会主义，更给那般怀着献身的利他渴望的青年们燃起了圣火。

现在我们再揭开一页，看看另一种和拉甫洛夫完全相反的典型。一个非道德的阴谋家，虽然他给了青年以坏的影响，虽然受着当时人们底非难，但他却意外地在俄国社会运动史上踏下了深的脚印，这个人底姓名是赛尔该·奈其亚叶夫；杜思退益夫斯基还为他写了一部小说：《恶灵》。

第十章 奈其亚叶夫与秘密结社

巴枯宁一八六九年致居乐美的信说：“我们俄国青年也许是全世界中在理论上与在实际上最革命的青年，现在他们激动起来了，以致政府不得不把圣彼得堡、莫斯科和喀山的各大学各专门学校以及几个中学关了门。我这里有一个这一类毫无顾忌，不畏一切的青年热狂家底标本，他们是没有上帝的信仰者，没有空话的英雄。”这所谓俄国革命底标本就是奈其亚叶夫(Sergei Netchayeff)。

这奈其亚叶夫是怎么样一个人呢？巴枯宁后来在另一封信里批评他道：

诚然奈其亚叶夫是我所遇见的最活动最有精力的人中之一个。说到为着他所谓的主义做事时，他毫无顾忌，决不踌躇，对于自己与对于别人是一样地严格。这种主要的性质便使我倾心于他，而且在一个长时期中想与他合作。有人说他不过是一个骗子，这是不可靠的。他是一个忠诚的热狂家，但同时又是一个危险的热狂家。……他最初属于一个秘密结社，这个结社在某个时期里确实存在于俄国。但后来就消灭了；所有的社员都被

捕了，只有奈其亚叶夫一个人还留存至今，他一个人就组织成现在他所说的“委员会”。在俄国的团体被毁灭了，他便不得不到外国创造一个新的。这都是很自然，很平常，很有用的事——然而他进行这事所用的方法却是可恨的。……对于他，什么真理，互相信任，真实的严格的休戚相关只存在于那构成这团体底“干部”的十二个人中间。其余的社员都只是一个盲目的工具，这一打真正联成一体的人底手里所掠夺的东西罢了。这一打人有欺骗，陷害，偷窃，甚至消灭他们的义务。……他要侦探你，极力想知道你底一切秘密，等你不在家的时候他一个人就在你底屋里侦察你底秘密，他要打开你底抽屉，读你底往来信件，如果他发现了一封有关系的信件，就是说在某一点上可以陷害你或你底朋友的信件，他便偷了去，小心地收藏起，作为一封可以要挟你或你底朋友的文件。他对于O（阿加列夫）与达达（赫尔岑的女儿）以及其他的朋友就这样做过了，而且当我们在一个大会里证明出来时，他公然回答道：“好，这正是我们底制度，凡不是完全赞同我们的人，我们都应该视为敌人，我们底责任正是去欺骗他们，陷害他们。”这所谓“他们”就是指那些不相信这种制度而且更不愿自己去实行的人。如果你介绍一个朋友给他，他底第一件事就是散布谣言，乱生是非来离间你们，总之激起你们争闹。你底朋友若有一个妻子或女儿，他要设法诱奸了她，使她生下一个小孩，为的是逼迫她不得不破坏现在公认的道德，投身在对于现社会之革

命的反抗运动里面。……不要以为这是夸张的话，这一切都是有很好证明的。奈其亚叶夫看见他底面具被揭穿了，他还是如此直率像小孩子似的，他还相信会把我底意见改变过来。他甚至要求我答应把这种理论在他预备出版的俄文杂志上阐明出来。他卖掉了我们大家对于他的信心，他偷去了我们底信件，他极厉害地陷害了我们——总之他做了一个恶人。他底唯一可原谅的理由，就是他底热狂。他是一个野心到了极点的人，然而自己并不知道，因为他后来竟把他自己本人认作革命的目的。不过他也不是一个最坏的利己主义者，因为他也常常拿自己来冒极大的危险，过着殉道者般的生活，过着贫困的，寂寂无闻的生活。他是一个热狂家，他底热狂竟使得他成了一个完全的狡诈者；有时他也变成了一个蠢虫。他底谎话大部分都是很难使人相信的。……不管这种比较的直率，他却是一个很危险的人物，他每天都做坏事，弃信背盟，阴谋陷害，人们很难防备他，因为这样的事差不多使人疑为是不可能的了。有了这一切，奈其亚叶夫就是一个力量，因为他是一个绝大的精力。我要和他分离，很感困难，因为我们底运动正需要着许多的精力，而发展到这种地步的精力更是少见的了。然而我用尽了一切方法都不能说服他，我只得决意和他分离，而且一经分离之后，就应该和他拼命相战了。（一八七〇年七月二十四日致达南第尔信）

这样的人确实是稀有的。不管我们憎恨他也好，讨厌他
也好，然而我们总不能轻易视之，多少总要受他一点影响。依
他底行为看来，他乃是现社会中所谓最坏的恶人。项脱说：
“他是一个说谎者，一个小贼，一个谋杀犯，他是憎恨、恶意与
复仇三者之化身，只要有利于他所说的革命，他可以犯任何的
罪恶来对付朋友和仇敌。”比洋司托克在他底《俄国革命运动
史》中也说巴枯宁对于奈其亚叶夫的批评是最公正的。“他把
所有的人甚至他底朋友都视作象棋的兵卒，随时可以把他们
牺牲”。自然我们现在反对这种战略，因为正如一个俄国革命
党人所说“他把那些致革命的死命的概念与习惯介绍到了革
命活动底中间”，这就是说他底战略非但不能有利于革命，反
而危害着革命的。然而奈其亚叶夫并非理论家，他想得到他
就做得到。他确实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实行家。他底生涯是和
他底理论一致的。

奈其亚叶夫生于一八四六年，出身贫家，十六岁入莫斯科
大学，深恨贵族底专横，而怜悯贫民底苦痛的境遇。一八六五
年加入奈费得夫团。我们从该团另一个团员底《回忆录》中，
可得到一段描写青年奈其亚叶夫的叙述：“在一八六五年秋天
奈费得夫介绍了一个青年加入团体，这是却列麦既夫伯爵底
农奴底儿子。他有十八岁，面貌柔弱；眼里放射光辉，表示出
非常的精神，举止笨拙。他打算做小学教师。他常到大学去
自由听讲，在我们底集会里，他很少发言。我和他交情还好。
他在试验过后就到彼得堡去，在那里得到了一个市立小学教
师的位置。三年后这个谦逊的沉静的少年就成了轰动俄国和

全世界的一幕悲剧之主人翁了。奈费得夫所介绍入我们底团体的新团员就是奈其亚叶夫。”

一八六八年正是大学生闹风潮的时代。教育总长托儿斯太采行极端专制的手段来压迫学生。学生底一切集会皆被禁止，而且他们底一切行动都要受着警察底监视。许多的大学生因为一点小小的事就得着开除的处分。这样一来，无异火上加油，非但不能平静风潮，反把风潮扩大，驱使青年学生加入到革命党底队伍里。这时候奈其亚叶夫在彼得堡的青年学生中间很活动，他底目的在使学生风潮多含政治的性质，他以为这可引起社会上一般人对于学生的同情。他说：“革命是免不掉的；看起来革命是唯一的结局，因为政府拿一只手来开学校，又拿那一只手来阻止大学生在学校中读书。”他已草成了他底革命的纲领，而且很广地散布于学生中间和社会里面。在这纲领内他把学生运动和全俄人民底伟大的革命目标连在一起，他以为“应该尽量地创造出许多革命的典型人物，又要在社会中培养革命底必然性与可能性之意识，革命才是达到较好的生活情形之秩序的唯一方法。”

一八六八年三月彼得堡军医学校起了风潮，随后工业专门学校和大学也都起了风潮。学生向政府提出要求，允许学生有集会结社的权利，并改善教育的设施等。政府不收学生底呈文，反把那些最热心的学生逮捕了，先开除他们底学籍，然后把他们驱逐出首都。在这时候学生们散发了许多篇宣言，大部分都是抄写的；其中有一篇《告公众》却是印刷品，是出自一个青年学生特加焦夫(Tkatchov)底手笔。这篇宣言激

动了秘密警察，因为这证明出来在彼得堡有一家秘密印刷所存在着，其结果大批的逮捕发生了。奈其亚叶夫底许多同志们也被逮捕了。在这时候，他确实成了风潮里面的一个重要分子，他已屡屡宣传“到民间去”，他说所有诚实的人都应该离开书斋，“到民间去”，而且差不多在每次学生集会中他都要拿他底雄辩来煽起同学底革命精神。总之他已经不再是“谦逊的，沉静的少年”了。他这时还有一种习惯，爱啃自己底指甲，常常啃出血来他也不顾。这样的人自然逃不掉秘密警察底注意的，不久，在一八六八年尾奈其亚叶夫也被逮捕了。

有一天奈其亚叶夫底姊姊接到两张纸条，一张上面写着：“我走桥上经过，遇着了一辆载囚犯的马车，有人从车里向我掷出一张纸条来，我听见了一个我所敬爱的人底声音，他说：‘如果你是一个诚实的人，就把这纸条转送到目的地。’我就急忙送来了，并且我又转面请求你：如果你是一个诚实的人，请你毁掉我底纸条，免得有人认出我底笔迹来。——一个产生。”在奈其亚叶夫底一片破纸上胡乱地涂抹着几个字：“人们把我带到堡垒里去了，不要失掉勇气，而且要设法救我。如果上帝还愿意我们再见呢！”转送这两张纸条的人，是一个十三岁的女郎。这个女子在十年后就闻名全世界了。她底名字是：薇娜·沙苏丽奇。

奈其亚叶夫底姊姊和她底女友柯尔利诺瓦到处奔走打听消息，也没法知道他究竟被囚禁在什么地方。后来消息传遍了俄国青年中间：奈其亚叶夫脱逃了。

实在奈其亚叶夫是被囚禁在彼得保罗垒内。有一天他把

将官底外套偷到手，装成一个军官从堡垒底便所里逃脱了。在阿德沙再被擒又再逃脱，步行了五十俄里走到莫斯科。他在莫斯科借了一个朋友底护照，假名尼科奈叶夫向伦敦出发了。

奈其亚叶夫在伦敦会见了赫尔岑，给了赫尔岑以一个很坏的印象。他这样的人自然是赫尔岑所讨厌的。但他后来（一八六九年三月）在日内瓦会见巴枯宁时，却深得巴枯宁底赞美，这我们可从巴氏当时致居乐美的信^①中看出来。在这一年里，他和巴枯宁往来甚密，共同讨论和应付俄国革命运动的事。巴枯宁受了他底感动，在他底影响之下写了著名的《革命问答》和其他的小册子，皆由奈其亚叶夫秘密输入俄国，散布于俄国青年中间。《革命问答》一书没有印本，原稿存在奈其亚叶夫手边，在俄国的秘密结社中留了一份暗号底本，后来在法庭宣读之后才得为世人所知。奈氏又和巴枯宁联名发了一篇《告俄国学生》的宣言，劝他们抛弃“空疏的知识”，离开大学到民间去。他们说，俄国人民现在处在与亚历克西斯治下司顿加·拉进现身于一个可怕的叛乱之首的时代相同的情形里面了。青年人应该离开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过着平民底生活，他们应该成为一个集合的拉进，置身于解放战争之首，使这场大战得着全胜。他们应该煽起农民发生叛乱。

同年九月他负着组织“人民法庭”这个秘密团体的使命回到莫斯科。他底一切行动都假借着“中央委员会”底名义，实际上“中央委员会”就是他一个人。不过他带回了阿加列夫献

① 见本章开始处。

与他的一首诗,和巴枯宁亲笔写的证书,承认他是“第一国际”底一个会员。加以奈其亚叶夫又有光荣的历史和热烈的辩才,所以俄国革命青年都跑到他底身边来了,奈其亚叶夫差不多成了俄国革命运动底独裁者。他立刻成立了“五人团”,这“五人团”指挥着所有其他的革命团体,这些团体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法庭”。他很快地组织了不少的团体,并且从学生,甚至于资产阶级、小商人、军官、贵族妇女中找到不少的社员。不到一月他找到了一百五六十个社员。他底假名很多,有时就叫做“二六六四号”。他底面貌装束也是时常改换的。他同时又在彼得堡设立了九个区部,又在俄国三十七省内成立了不少的团体,我们可以说他是把俄国革命团体底基础建立起来的人。

奈其亚叶夫这时确实实行了他以前的主张,他自己做了革命团体底“君主”,把其余的党员当作他一个人底盲目的工具。“五人团”中的伊凡诺夫(一个农业专门学校的学生)在一八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忽然被奈其亚叶夫谋杀了。据说伊凡诺夫要求退出这个“五人团”,奈其亚叶夫恐怕他以后泄漏团体底秘密,便决定杀之以灭口。一天晚上奈其亚叶夫把伊凡诺夫诱到了一个花园里,得到了两个“五人团”同志蒲利约夫与尼科奈约夫底帮助,一枪打死了伊凡诺夫,把他底尸体抛在池子里面。

后来在这个农业学校花园底池子里,伊凡诺夫底尸体浮到了水面上来,给人看见了。政府方面发现了真相,开始搜索革命党人。在彼得堡与莫斯科两处逮捕了八十七个革命党

人。两年后，直到一八七一年七月一日才在彼得堡开庭审判。其中蒲利约夫等四人受苦役的处分，其余的人，有的被判终身流放西伯利亚，有的被监禁在堡垒。而奈其亚叶夫呢，他在事发后就逃到瑞士去了。一八七一年的审判就叫做奈其亚叶夫团审判，对于当时的青年有绝大的影响。

究竟奈其亚叶夫为什么要杀死伊凡诺夫呢？真正原因，我们很难知道。俄国革命运动历史家中有的说伊凡诺夫是一个野心家，想离开奈其亚叶夫另组织团体；也有人说伊凡诺夫是一个很好的人，他宁肯自己受饿而去开设廉价的饮食店，然而奈其亚叶夫在那里张贴了许多革命党宣言，以致警察把这些饮食店统统封闭，伊凡诺夫因此灰心，要求脱离团体。到底这两种说法，谁是对的呢？我们不能确实断定，不过承认第一种说法的人较多。奈其亚叶夫说伊凡诺夫是侦探，这不一定靠得住，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主张说谎话的人。总之这件事发生后，奈其亚叶夫底声名在俄国也就开始扫地了。

他到了日内瓦又和巴枯宁等发生关系，他假借着俄国革命党委员会底名义，居然使得阿加列夫在赫尔岑死后把一笔巨款交付与他，要他转到委员会去。其实所谓委员会只是他一个人而已。阿加列夫后来问他要委员会底收条，他不答应，于是阿加列夫、巴枯宁对于他的信心便渐渐消失了。在七月中旬奈其亚叶夫忽然不见了，过后巴枯宁和其他的俄国亡命者便发觉出来奈其亚叶夫偷去了他们底文件和重要信函。巴枯宁便开始和他决裂。前而所引的巴枯宁致伦敦友人达南第尔的信就是决裂后写的。巴枯宁在五月里写给达氏的信里还极

力赞美奈其亚叶夫，然而两月以后，奈氏底面具已被揭穿了，他还到伦敦去会达氏，所以巴枯宁便有那样的信。

奈其亚叶夫在伦敦出了两期《公社》，攻击巴枯宁、阿加列夫非常厉害，然而这时候奈其亚叶夫底言论已引不起人们底注意了。

奈其亚叶夫后来又由伦敦到瑞士苏黎世，在一八七二年尼，俄国政府以杀人犯的罪名要求苏黎世当局将奈氏逮捕，引渡回俄。在奈氏未被捕之时，俄国亡命者中已有人得到了这种风声。巴枯宁等在他被捕以前十几天曾找人间接去警告他，他说：“这一定是巴枯宁派设法骗我离开此地。……这和一八七〇年的情形不同了；现在我有朋友在柏尔勒的联邦政务会里；如果有危险我一定会先接到报告，”然而他终于被逮捕押送回了俄国。

奈其亚叶夫被捕后，旅居瑞士的俄国亡命者曾发出宣言反对他底引渡，他们说伊凡诺夫只是一个侦探，因此这件谋杀案便是政治上的谋杀，政治犯是不能引渡的。然而他们底反对并没有效果。

这次的被捕倒算救了奈其亚叶夫。因为如果奈其亚叶夫就长此在外国住下去，也不能恢复他底信用，革命党人已经完全离开他了，那么他晚年的生活也一定会是寂寞苦痛的。然而这次的逮捕以及其后的监狱生活却表现出他底坚强的意志，他底牺牲的精神和他底铁石般的心，这样使得他又把伊凡诺夫底血迹洗涤净尽了。

奈其亚叶夫被押送回俄国以后，这年十一月二日巴枯宁

自洛加诺写信给阿加列夫说：“这共和国把不幸的奈其亚叶夫引渡到俄国去了。……他将像一个英雄底样子而牺牲了，这一次他不会背叛任何人，也不会背叛主义的。……我不知道你底感想怎样，然而至于我呢，我却十分怜惜他。在我一生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对于我做了许多的坏事，他从各方面陷害我，然而我却也很怜惜他。这是一个具有稀有的精力的人，我们第一次和他见面时，他底心里还燃烧着对于那不幸的俄国人民的爱；他底灵魂里还留着对于我们俄国历史的和人民的灾祸之真正的苦痛。……”

奈其亚叶夫审判于一八七三年一月十二日在莫斯科刑事法庭开始，他不要一个律师，在受审的时候他底态度始终是异常傲慢的。裁判长问他是否承认犯了谋杀伊凡诺夫的罪，他依然坐着，回答道：“我是一个侨居外国的人，我已经不是俄国底臣民了；我轻视你们底一切诉讼手续；我若让你们来裁判我底行为，真是我底奇耻大辱。我已经不是你们底专制之奴隶了。”

这样他就被驱逐出法庭，然而在走廊上他又和卫兵起了冲突，于是又被引回法庭里。检察官提起公诉，详细地叙述了奈其亚叶夫底罪名以后，审判长问他有无辩护的话，他回答道，“我觉得要来辩护这尽人皆知的诬陷我的流言，实是我底大辱。全俄国的人民都知道我是一个政治犯。我现在重复地说我曾向奈瓦雪夫伯爵说过的话：‘政府可以拿去我底生命，然而我底荣誉是它所不能拿去的。’”

审判结果，奈其亚叶夫得着二十年的苦役和放逐到西伯

利亚的刑罚。判词读毕后，奈其亚叶夫答以“打倒专制政治！”之呼声。

这一次的审判和一八七一年奈其亚叶夫团审判一样是绝对公开的。政府底本意想借这两次审判来毁坏革命党人底名誉，引起社会对于革命党人的恶感。然而结果正如拉坡颇尔特在他底《俄国革命之先驱》中所说，是适得其反。“社会反对奈其亚叶夫底战略，然而它不能不赞同并且称许他底理论。我们可以憎恨在一个运动之首的那些人，然而我们却要尊重这运动中的基本思想。这审判证明出来是一个关于反抗精神的优美的宣传，因为它雄辩地解说出革命党人底理论，而且传播政府所正急欲压制的思想。所有的被告在裁判官前而的行为都是极其勇敢的，因此得到了旁听者底全心灵的同情，他们不能不把这些被告视为着一个崇高的伟大的目的之殉道者。学生们特别为各被告底高贵的行为与崇高的目的所感动了。他们反对奈其亚叶夫这个人，然而他们却赞美他底思想。对于实行之渴望，以及在许多人心灵中的睡眠着的革命之倾向突然醒起来了。”拉氏底话是根据模克利维奇底《回忆录》来的。

事实上奈其亚叶夫并未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他被囚禁在彼得保罗垒内的阿奈克西斯半月堡里面，他被活埋在这里整整过了十年，一直到死。就拿他底监狱生活，他也足以使专制者胆寒了。在监狱中的奈其亚叶夫，在俄国革命运动史上傲慢地直立着。

他入狱时，他底邻近的囚室里住着一个近卫将校。这个

近卫将校因和长官冲突得罪，后来忍受不下监狱的苦，便发了狂。每天晚上在别人睡眠的时间，他时而哭泣，时而狂笑，时而叫骂，时而怒吼。奈其亚叶夫对于这种搅乱神经的骚动一点也不动心，他安静地读书，而且设法与外界通消息筹划革命的事，他一进狱里就上书于司法总长和沙皇，说他在瑞士如何被捕，如何被引渡到俄国，政府对付他的办法都是极其卑鄙，而且审判又全不合法。实则政府曾经和他交涉过两次，第一次奈瓦雪夫伯爵代表“第三区”（秘密警察署），要他供出革命党人底姓名，革命党底内容，计划等等，他愤怒地拒绝了。三年后宪兵司令官波达颇夫将军又来向他提出这个条件，他这一次的回答是更粗暴：他突然伸出手来在波达颇夫将军底脸上用力打了一下，打得他口鼻流血。这件事过后，奈其亚叶夫就被加上了镣铐，用重铁的锁把他锁在石壁上，晚间便横在冰冷的石床上。读书写字的权利都被剥夺了。然而奈其亚叶夫横在石床，身带重铁的镣铐，听着邻室狂人底骚动，这样的过了两年，一点也不动心，一点也不颓丧，一点也不屈服。没有了墨水，他用了他底血写了许多封信。他底意志力量坚强到这地步，这样的人，古从来能有几个！

两年过后当权的人又换了许多，奈其亚叶夫底名字已渐渐被政府忘记了。因此人们除掉了他底镣铐，打开了铁锁。后来他又用绝食的方法要求写信、读书及收受新刊书籍之权利，不进饮食者凡七日，终于得胜了。这时候正是奈其亚叶夫底得意的时期，他把囚室当作大本营，开始了他底革命的宣传。他用了种种方法来催眠狱吏，研究禁卒底心理状态，刺

探各种秘密，巧妙地欺骗他们。按监狱里的规则，他是不许和禁卒谈话的，所以他每每当着禁卒在他身边的时候一人高声独语，他说他是为他们（禁卒们），为农民，为人民而牺牲的。他又说他在宫廷里有很重要的关系，皇太子是帮助他的，他之所以得除掉了镣铐，也就是靠着这般人底力量。他自从打了波达颇夫将军以后就得到了禁卒底尊敬，渐渐地，他们不仅敬他，而且爱他，甚至有他而骄傲，他们提起他时，称他为“我们底老鹰”。

一八七九年梭洛维也夫暗杀沙皇的事件发生后，在禁卒们底眼里，奈其亚叶夫底身分更抬高了。他欺骗他们说这是皇太子想推倒亚历山大二世的阴谋。禁卒们由是更相信他，而且忠心于他了。他得了禁卒们底帮助，把这堡垒内的地理形势和守备状态知道得清清楚楚。他同时又明白他已经得着了大部分守兵底信任，所以他决定了一个计划：某一天全皇族要到堡垒内的礼拜堂来，那时候他便占领全堡垒，把沙皇和皇族一起囚在堡垒中，同时宣布皇太子即位。

然而两个同囚的政治犯西利亚叶夫与米尔斯基反对这种计划，他们设法和民意社执行委员会底重要人物热利亚博夫通消息，据说热利亚博夫居然化装亲身到堡垒来见奈其亚叶夫，说执行委员会认为这个计划不可实行；执行委员会以为可以设法使半月堡中的囚犯全体逃狱。奈其亚叶夫同意了执行委员会底建议，然而要进行他底逃狱计划，需要着钱来做运动费，这时候执行委员会正在进行暗杀亚历山大二世的事，缺乏金钱。所以执行委员会便叫奈其亚叶夫自己决定究竟在他

底逃狱与暗杀沙皇这两件事中，应该先做哪一件。奈其亚叶夫毫不迟疑地选择了“暗杀沙皇”。

奈其亚叶夫常和民意社多数社员通信，苏菲亚也是他底通信者之一，他在监狱里的十年中也曾制定了不少的革命计划。其中有一个计划是在迷信沙皇很深的省里假造了一道沙皇底诏令，说应允了贵族底要求，将农民还与原来的主人，延长军役年限，毁灭一切异教教堂等。这样自然会激起人民底暴动。同时又假造圣议会（宗教议会）底“密令”给各僧侣，说：“万能上帝降祸俄国。新皇亚历山大二世患疯狂之疾。各僧侣为不致泄漏国家秘密起见，应该秘密祷告上帝，早使新皇痊愈。”奈其亚叶夫以为僧侣底口是闭不住的，他们一定要向人说，社会因此会起恐慌，那时候再用所谓“全俄国”（大俄、小俄、白俄）主教会议底名义发表宣言给农民和军队，说：已决定分配土地，取消军役，凡有反对此宣言之实行者应被逮捕而受裁判。

这个计划是早年制定的，被当时的革命团体所否决了，但司特范诺维奇在一八七七年煽动齐基林县叛乱时却曾采行了这个计划。

民意社执行委员会虽专心去做暗杀沙皇的事，但同时也并没有忘记帮助奈其亚叶夫逃狱的事。亚历山大二世被杀后不久，苏菲亚被捕了，在她那里，警察搜出了几个堡垒守兵底妻子和情妇底地址。这件事又暴露了，奈其亚叶夫底逃狱阴谋终归失败。政府举行大搜查，堡垒管理者波哥若德次基等也因此被捕。以后奈其亚叶夫便又受严酷的待遇，到后来他究

竟被囚在何处也无人知道了。一八八二年五月八日的晚上奈其亚叶夫和平地死在囚室之中，据说是得肺病而死的。当时谣传奈其亚叶夫是被绞死的，不过至今尚未证实。

前次搜查的结果，证实了堡垒底守兵曾受了奈其亚叶夫底革命的宣传。审判后被定罪者二十五人。其中一部分被判作苦工，一部分被送到纪律严厉的军队里去。从此果如陈加所说，这个“虚无主义诗篇之使徒与圣哲”奈其亚叶夫“像哑剧里的一个魔鬼一样地下去不见了。”

然而格林斯基 (Glinsky) 更说得好：“奈其亚叶夫从天边下去了，但是他底影子在此后很久还长留在俄国革命运动上面；他拿他底一个热狂的精力，他底以为政府与社会间的战斗必然有流血的终局之信仰做一个实际的例子，不断地鼓舞着俄国底革命运动。”

奈其亚叶夫不是一个理论的人，而是一个实行的人。他之感动人，全在他底行为。他早年虽然犯了不少的过失，但他底最后十年监狱生活却把他底一切罪恶洗涤净尽了。世人称巴枯宁为奈其亚叶夫底先生，底主人。巴枯宁确是深知奈其亚叶夫的一个人，奈其亚叶夫果如巴枯宁所说，像一个英雄，一个殉道者底样子而消失了。最后一次他确实不曾卖掉任何人，也不曾背叛主义的。在理论上奈其亚叶夫是巴枯宁底学生，他是巴枯宁一八七二年以前的学说之信奉者；然而在战略上，他确实是一个独创的人。他底战略虽然为后来的革命党人所否定，但在恐怖主义者中间我们仍然看出强大的影响来。巴枯宁被某一些人误认为恐怖主义之父，其实可称为

恐怖主义之父的应该是奈其亚叶夫，他在一八七〇年曾作出一个被他判决死刑的官僚底姓名表，在表上头一排有两个人，就是特列颇夫与麦孙采夫将军，在一八七八年这两个人都被恐怖主义者刺杀。第一个被沙苏丽奇暗杀未死，第二个就被司特普尼克杀死了。这也是一件巧合的事。

奈其亚叶夫在黑暗的牢狱里消失了，他底名字早已被人忘记，但是他底影响虽然有一部分是不好的，却多活了许多年代。他可以说是秘密结社的阴谋家底最完全的标本。在地底下的运动中他是一个卓越的人。他好像是一个连环，把旧虚无主义和恐怖主义连结起来的。他好像是一道桥，是从宣传通到实行的。所以到了他，我底这部运动史话底第一卷才得完成。这第一卷只是一个序幕，以后才是热闹的正戏。

从第二卷起我们将不再叙述少数卓越的个人底生涯与活动，等到新的帘幕揭开时，显现在我们底眼帘前的将是团体底活动与无数男女青年底牺牲底壮剧了。

第一部 断头台上

一 断头台上

一八九二年在丕芝波格刺杀美国资本家福利克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柏克曼后来在他的《狱中记》内这样的写着：

真正的革命者一生，除了把他的生命拿来为着人民牺牲而外，更无其他的目的。

他是人类的战士，他把他的生命贡献与人民，帮助人民斗争。他愿意牺牲自己的性命来使“自由的胜利”早日实现。他的生命是属于人民的，当他人受苦的时候，他没有来生活与享乐的权利。

柏克曼虽然不曾在断头台上贡献了他的生命，但却也被活埋在“人间地狱”内整整过了十四年，受尽了无限的苦痛。这几句话是他的极诚恳的呼声，我们谁能不为之感动呢？

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俄国青年革命党人恰是这样：

热心于改革事业的青年的眼前，自然会显现出那些苦于饥饿，疲于劳动，尚不能立足的农民，以及那匍匐于阶级的特权之下受着束缚和虐待的奴隶们的面影了。他

们见着那无数无慰安，无休息，无快乐的，死于劳动的人们的苦痛，便不得不拔剑而起。他们现在得到了对于“应当怎样做呢？”这个问题的解答。他们所下的断案即是要建设平和的理想乡，不得不靠着刀剑的力量。青年们以火一般的热诚，高唱着自由的福音，讴歌着劳动阶级的救济。

这些青年抱着不屈不挠的决心，抛锦衣，弃玉食，身着褴褛的衣服，足穿木皮的旧鞋，离开了生身的故乡，辞别了慈爱的父母，走上了农民游说的旅途，一路去宣传他们的主义。或入山间的僻地和樵夫猎人共谈大义，或到田畔风暖之地与农民为伍，把锄推犁，共尝甘苦，在偷闲吸烟的一瞬间，把社会的同胞主义的福音传与农民。

他们的意志比铁石还要坚固。什么死刑的宣告，什么西伯利亚的流罪，在他们看来是微不足畏的。……

他们恰如初世纪的耶稣的使徒，不恨仇敌不憎他人，以至诚博爱之心和严格的态度走上革命的祭坛，和断头台上的露一同消失去了。（见司特普尼克的《地下的俄罗斯》）

俄国虚无党人某曾有一首题为《断头台上》的诗，很能表示出革命的殉道者在断头台上一刹那间的心情，又是为上面所引的司特普尼克的记载的印证。虽然我的译文异常拙劣，但多少总能把原文的意思表现出来。

再见罢，不幸的乡土哟！

再见罢，我的亲友们哟！

我的末日快要到临。
看呀，绞绳已在动摇，
刽子手已在旁等候。
要是说我生前不能为你们的幸福
充分地贡献了我的生命，
那么，请原谅我，朋友们哟！
我无限地爱你们，
我的爱是无限的。
再见罢，请原谅我，绞绳已在动摇了。
周围虽是无穷的黑暗，
我的心地却是异常光明。
这是去到民众中的我的最后呼声，
为着自由，真理，爱的缘故哟，
不断地向前猛进！

我自己早已在心灵中筑就了一个祭坛，供奉着一切为人民的缘故在断头台上牺牲了生命的殉道者，而且在这个祭坛前立下了一个誓愿：就是，只要我的生命存在一日，便要一面宣扬殉道者的伟大崇高的行为，一面继续着他们的壮志前进。从那时起我便尽力搜集关于此类的材料，这几年来的搜集也有了微小的成绩了。在寂寞得忍受不住的时候，便写下一点东西，现在把它们整理了一下，编辑成这样的一本书呈献给读者们，想来对于那些伟大的殉道者，大家总愿意认识的。

以上的话不过是个引子，现在才说到正文。

四 一个英雄中的英雄——麦秀根

(Hypolyte Muishkin)

一个英雄中的英雄。

蒲列路克在他底名著《俄国之英雄与女杰》中称麦秀根为“一个英雄中的英雄”，这是不错的。

麦秀根是一个农奴底儿子。相貌堂皇，有一个雄伟的头，美丽而聪明的相貌；面部的表情使人相信他是一个很能镇静，又有决心的男儿。他底精神力是如此坚强，而且十分纯洁。他不畏一切，对于为人民谋幸福的工作异常热心，对革命之信仰差不多到了迷信的程度。他是一个天生的雄辩家，他在法庭的演说甚至把沙皇底元老院员、警察、僧侣都感动了，其中有的人竟哭起来，甚至昏倒了。这一切都是麦秀根底特性，居然使得一个农奴底儿子成了名满全俄的人物，屠格涅夫在他底晚年也曾想拿麦秀根做主人翁写一部小说，不过死阻止了他，这部小说便没有出现于我们眼前的机会。但从这件事也可证明麦秀根底人格感人至深。

—

麦秀根出身农奴家庭，父亲被征为兵卒，得不着一切的公民权利，而且在当时情形之下，所有这一类的兵卒不仅自己

底身子属于沙皇，就是自己底儿子也是属于沙皇的。在七岁的时候，这类人家的小孩就被政府派人领去，安放在一种特别国家机关即所谓“营寨”内，从这时起就受着兵士的训练。他们底教师都是退伍军人或老弱残兵。这帮人都是性情暴躁，不懂得教育的人，他们底唯一办法就是打。因此在这些“营寨”的小孩们竟死得像苍蝇一般，其中身体强壮的，才得活着受完这种教育，而长成为正式兵卒。

麦秀根也是在这种环境中发育起来的，幸好他底身体有铁一般的坚实，所以能够忍受一切的苦痛，受完了这种军人教育。毕业后，因为他底天资惊人，居然被派送到莫斯科测量学校读书。在那里毕了业，就做了一个住在圣彼得堡的将军底秘书和传令官。

这时候正是亚历山大二世治理的初期，沙皇很有意实行各种改革计划。这将军发明了一种俄文速记术，使麦秀根学到了。有一次沙皇叫将军当面去试验他底新发明。将军把麦秀根带进冬宫去，试验结果，成绩很好，而这个未来的革命党人居然得了他底死敌（沙皇）底奖金二十五个卢布。

这件事发生后，麦秀根就被任命为政府速记员，他因此又做过许多事，获利不少。后来自己便在莫斯科开设了一家印刷所。

二

一八七三年有四个青年女郎从阿尔张该尔到了莫斯科，

她们由一个老妇领着到莫斯科来寻找工作，她们都愿意做印刷工人，其中有两个已经学到了排字的手艺。她们都是一个政治流放人家庭底女儿，幼年即受着福利洛斯基(Bervi Flirosky, 著名俄国著作家)与华拿拉斯基(Woinarasky, 彭沙省治安判事兼地主)二人底照应和教育, 这两人都是因有了自由思想而被流放到阿尔张该尔的, 所以这四个女子也染了自由思想, 她们偶然走过麦秀根底印刷所, 便走进去要求工作。麦秀根立刻答应了。他很同情她们。

麦秀根底思想有许多地方和这四个女子底相同。因此他们五个好像是一家人, 并没有什么店主与工人之分。她们又劝麦秀根印刷当时被检查官所禁止的以及革命党的书籍, 他也答应了。从此麦秀根便在印刷所中设了一个秘密印刷部, 专门由这四个女子负责。这就是麦秀根从事革命运动底开始。

在一八七四年春, 华拿拉斯基从阿尔张该尔回到萨拉托夫, 在那里开设了一家鞋店。这鞋店就成了秘密出版物底中央贮藏所, 凡麦秀根所印刷的革命书报都用大箱盛着, 外面贴上签条, 标明为皮靴、皮革等。这年整个夏天他们异常热心地从事宣传工作, 把这些书报广布于凡尔加流域各省。

然而在同年七月, 萨拉托夫的鞋店底“阴谋”被警察发现了, 由此警察又知道这鞋店和麦秀根底印刷所间的关系。于是宪兵去麦秀根底印刷所实行搜查, 发现了大批革命书报, 全体工人被捕。而麦秀根本人因事未在莫斯科, 得免于难。但几年来的心血至此完全付诸流水了。

三

现在麦秀根真是“一钱莫名”，而且也没有朋友，但他决定无论如何总得和专制政治继续奋斗。他极力思索想找出一个散布革命种子之最好方法，他后来得着结论道：最先应该找出一个极得人心的革命领袖来，这个人要所有的革命党员都能信任，而且他也能够鼓舞起所有党员底热诚。麦秀根到底寻到了这样的一个人，这就是当时被活埋在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中的政治流放人巧尔尼雪夫斯基(Tchernishevsky)。

巧尔尼雪夫斯基本是一个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因一篇《告农民》的宣言被判决终身流放西伯利亚。一八六四年五月巧氏在圣彼得堡的一个广场中听放逐之宣告，旁观者塞满了路途。官吏读毕宣告文后，听众争投花环于巧氏底面前，表示敬爱之意。从此这个“青年底领袖”便走向西伯利亚的荒原去了。

巧氏未去西伯利亚前，一八六三年曾在监狱中写了一本小说《我们应该怎样做？》。此书一出，就成了一代急进青年底纲领，儿子反抗父亲的纲领，而且是当时正活动的虚无主义之福音。每一个青年读到这本在监狱中写成的小说，再想到著者在冰天雪地上的困苦的放逐生活，未有不被感动的，巧尔尼雪夫斯基确实成了当时革命青年底领袖了。巧氏到西伯利亚时，沿途曾有革命党人几次计划营救，但都失败了。

麦秀根觉得救出巧尔尼雪夫斯基确实是振兴革命运动之

惟一善法。因此他最后便决定一个人去实行这计划。

巧氏当时被囚禁在亚洲东北部最荒凉的小城威留斯克。麦秀根便乔装为宪兵队官，假造政府命令，说叫他把巧氏迁移到一个新地点。这样的事在当时的俄国本是很平常的，似乎没有大的困难。然而西伯利亚既是冰天雪地，又少有人烟，交通更是不便，加以威留斯克属于一个极大的省份雅苦次克，面积很广。麦秀根一个人以有限的金钱来担任这种工作，走这样的路程，差不多是不可能的事。但在麦秀根，世间并无不可能的事，主意既定，就只有奋勇地向前做去了。

麦秀根经过了艰难的路程之后，终于到了伊尔苦次克。在那里他结识了几个宪兵官佐，他以他底辩才和举止，得到了那般人底信任。不久居然在宪兵队中得到了一个副官的缺。做了副官以后，他很能尽心职务，更得上官底欢心。

在几个月内麦秀根就达到了他底目的，他把宪兵队里的一切秘密文件以及秘密印信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他便伪造了一个命令给威留斯克知事齐科夫，说内务大臣决定把巧尔尼雪夫斯基移到黑龙江畔B城，归麦秀根押送。命令造好后，麦秀根就在宪兵队里辞了职，离开了伊尔苦次克，向威留斯克出发了。

四

威留斯克位置在雅苦次克西部几百英里，是一个人迹罕到的小城，大部分的居民都是半野蛮人，俄国居民甚少，还有

些政府官吏，每月从雅苦次克通邮信一次，当时更没有电报和电话。麦秀根假装为一个宪兵队长，骑着驿马，装出重要军官底架子，一直跑到齐科夫底家里，把假造的命令交给齐科夫看，叙说他底来意，问齐科夫索人。齐科夫一点也不怀疑，便很客气地接待政府的钦差。

齐科夫走到监狱里去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巧尔尼雪夫斯基。看来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了。然而不知怎么齐科夫又忽然起了疑心。据说是因为他看见麦秀根只身来此，并不带一兵一卒。本来一个钦差到西伯利亚时，决不会不带卫兵，况且麦秀根又负着重大的使命。这一层麦秀根在事先也曾想到，但他受着经济的限制，实在找不到人来冒充卫兵，所以只得冒险。

齐科夫对于麦秀根既有了疑心，便不肯让他把巧尔尼雪夫斯基立刻带走，当天随便找了几句托辞支吾了过去，答应第二天交人。

这晚上齐科夫又变了主意，他决定把这个消息通知住在雅苦次克省城的总监。麦秀根知道这消息到了总监那里，便会发生意外。他自己决不能够留在威留斯克待捕。所以他说他也愿意直接到总监那里去。齐科夫又派了两个哥萨克兵保卫他，说钦差是不能没有护卫的。

麦秀根现在是处在进退两难的地位了，但他无法拒绝，只得带了两个哥萨克兵向雅苦次克省城出发了。

三个人都带着刀和枪。那两个哥萨克兵很强壮，而且一路上十分严厉地监视着麦秀根，显然是齐科夫命令他们这样

做的。麦秀根知道形势严重。然而他还是异常镇静，安静地筹划着怎样能够从这两个猎狗底爪中脱逃出来。

他们三个人是在七月七日离开威留斯克的。一路上穿过原始的森林，越过崇山峻岭，见过各种自然的美景，流览过威吕河与利娜河挟巨浸以入北冰洋之壮观。这些地方都是人迹所罕到的。高的山岭回响着熊、狼、狐以及他种野兽底叫号。就在这里麦秀根不得不实行脱逃了。虽然他明知道要在几百里以外才有人烟，然而此时不脱逃，以后还有脱逃的时候么？

还有一件事更使麦秀根不得不早早实行他底逃走之计划。原来在他们出发后几点钟，忽然另一个哥萨克兵追了上来，那个人停了几分钟，和保护麦秀根的两个兵士谈了几句话，又向雅苦次克飞驰去了。麦秀根听见那第三个兵士说他带着重要文件应该在他们三人抵省之前交与总监。这件事显然表示麦秀根这一次失败了。若不及时逃走，自己将会陷入罗网。

他们三人走入利娜河畔大树林中的时候，他便钻入树林底深处。那两个兵士立刻追上去，并且放了几枪，然而并没有打中他。一个兵几乎把他捉住了，幸好他一转身，放了一枪打伤了那人，最后居然逃掉了。

麦秀根整整在树林中过了一个礼拜。他以为总可以逃出罗网了，然而忍受了一个礼拜的种种苦痛之后，他依然落在政府底手里。这七天中他所受的苦是不能用言语形容出来的。在白日里树林倒很暖热，而在晚间，潮湿和冷气却是异常难受了。终日终夜听不见人声，只有狐啸狼号来打破自然界底

岑寂。

齐科夫知道了麦秀根逃走的消息，大为震怒，立刻派遣了远征队四处搜索，到后来终于把麦秀根发现了。然而那时候的麦秀根因为饥饿、寒冷、力尽的缘故，已差不多变成了一具死尸。

麦秀根被监禁在伊尔苦次克过了几月，然后才被解送到欺俄，囚于彼得保罗垒内，等候审判。

五

麦秀根在彼得保罗垒中差不多过了三年，常常被锁在床上，他不断地叫号，邻室的同志们都听见了他底声音。一八七七年十月十八日所谓“一九三人案件”开审了，一直继续到第二年正月。本案中共有九百多个证人，是从俄国各处召来的。被告共二百六十八名，但未开审时已有七十五人毙于狱中了。

麦秀根在法庭上发表了一篇动人的演说。当裁判长问他有什么话要说，他便开始演说道：

“我想，我们底最近的目的并不是在创造革命，乃是在保证革命能得着幸福的结果。因为并不一定要做预言家，才能预先料到人民底绝望的与困苦的情形之不可避免的结果便是人民大暴动，这是谁都知道的。我们底职务只是在尽力使革命能给人民带来可能的最大幸福，使人民不要被西欧资产阶级底狡计所骗，西欧人民在战垒上流了腥血争得来的利益，全被那般人利用去谋他们个人的利益去了。俄国人民是不能受

他们底欺骗的。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底实际活动便应该含着统一与融合革命的力量及热望，坚守着两个基本的革命潮流：一个潮流是近来出现的，而且在知识阶级中已经有了大的势力；第二个潮流是更广、更深，决不会竭尽的，这就是民众的潮流。一八七四年到七五年的一切运动都是志在结合此等革命的要素，志在决定地组织起社会革命党。不管社会革命的战士对于某种问题，各人底意见是不同的，然而他们却也能在一个重要共同点上结合起来。这一个共同点就是：革命只能由人民自己来完成，革命是为人民底福利而起的，因此非得着人民底赞助不可，换言之，现存政府底秩序只有在人民自己不愿意它的时候，才能够被推翻……”

麦秀根底演说几次被裁判长打断，而且被禁止发言。但麦秀根仍努力继续说下去：

“……现在我完全相信我底同志们预先声明不肯在法庭上答辩的事是很对的。……现在谁都明白在这里是不能够说真理了，在这里一说到每一句真实的话，别人就不准被告开口了。我现在有绝对的权利来说这不是审判，只是一幕简单的喜剧或者更坏一点的东西。……”

他又叫道：“如果我这个因政治上犯罪而受审判的人，在这里竟不得着允许来批评政府，那么，我要说你们所表演的不是一个公正的法庭而是一幕毫无内容的喜剧，而且还是更可耻的东西。”

裁判长听见这样的话便叫宪兵把麦秀根带出去。然而他底旁边的两个被告便站起来，保护着他，不让宪兵近前。麦秀

根又叫道：

“不错，这法庭是比一个妓院还要坏些。在那里不幸的女人为了免得饿死的缘故卖掉了自己底身子；而在这里那般元老院员，以及贵重堂堂的高级官吏，为了巨大的薪俸的缘故，竟像娼妓卖身一样卖掉了荣誉、真理、正义与法律，卖掉了他们自己底灵魂以及别人底生命，卖掉人类心灵所最宝贵的一切。”

这时候一幕可怕景象发生了。很多的宪兵与警察向着被告扑去，拳打他们，把他们拖出法庭去。裁判官和律师都站起来了。妇女们也昏倒了。有许多人大叫道：“野蛮人，谋杀犯！他们要杀死被告们了！”

审判就这样终结了。结果麦秀根“罪”最重，处十年惩役，褫夺去一切公民权利。麦秀根先被囚禁在哈可夫监狱。哈可夫监狱是出名的人间地狱。政府特派的卫生监察者都布洛斯拉文教授在一个正式报告中曾说，这不是活人所宜居住的地方。然而麦秀根有极其坚强的意志力，他是不畏一切的。他又准备实行逃狱的计划。

麦秀根决定了逃狱的计划后，便开始用一块木板在他底囚室里墙角下掘一个地道。在夜间他脱了服装成一个人形睡在床上，而自己偷偷在墙角下掘地道，狱吏走他底囚室门前经过，看见有人睡在床上，也就毫不疑惑，麦秀根底工作在费了几个月的苦工之后居然完成了。有一天他正钻入地道打算逃走，谁知恰巧一个狱卒跑了进来。于是麦秀根又被拖了出来，改禁在另一个更“安全”的囚室里。

麦秀根知道一切逃狱的计划都是没有用的了。他恐怕自己也会像许多的同志那样发狂，便决定要设法死掉。然而在监狱里就是自杀也不是容易的事。他最后就决定犯一件侮辱狱中长官的事，因为根据俄国法律这是该处死刑的。他具着这个目的，就向狱吏要求礼拜日到狱中的教堂里去祷告，这个要求自然得到了允许。他利用这机会在礼拜日那一天便当着大众在教堂里打了典狱长几下耳光。他自己以为因此就可以被处死刑了。但事实上别人已把他当做了疯人，并不去管他。

不久麦秀根和一部份政治犯一起被遣送到东西伯利亚的加拉矿山去了。这一次的长途旅行对于麦秀根倒有好处，他底精力和健康就因此恢复了。在伊尔苦次克他又做了一件惊人的事。原来一个名叫德莫科夫斯基的政治犯在途中病死了，到了伊尔苦次克时大家便举行那人底葬礼。麦秀根走近棺材底前面举起他底手像一个预言家那样，作了一篇极其动人极其雄辩的演说，所有参加这葬礼的人都被他底演说感动了，甚至于牧师和狱吏也惊得目瞪口呆，不敢前来干涉他。麦秀根在猛烈地判决了专制政治的死刑以后，便以这样的话来收场：

“然而，同志们哟，千万不要畏缩，也不要失望。从这个崇高而英勇的人（以及许多像他那样的人）底死灰中将要生长出为俄国的自由之树来！”

在麦秀根演说完毕之后，牧师似乎才醒了转来，便开始来诅咒这个人。而狱卒就把麦秀根拖出教堂去了。从此他又被带进监狱里，而且因此又被判了十年惩役罪。

加拉政治犯监狱也是一个极其凶恶的人间地狱，麦秀根

被囚于其中，受尽了各种苦痛，但他决不灰心。他又筹划着逃狱的方法。这监狱里面有几座不相连靠的楼房，中间还有一个小工场。这工场是和那围绕着全监狱的木栅相邻近的。犯人在工场里作工，白天可以在天井中散步。晚饭后犯人便被锁在各人底囚室里，一个狱吏照例查狱一次，在每一个囚室门口略一张望。只要看见犯人是睡在床上不作声，就算了事。麦秀根底逃狱计划，就是在工作完毕后躲藏在工场里，等到晚间便爬上工场底屋顶，再达到木栅，爬过去就可逃走了。然而困难也是有的。第一，木栅底尖头比工场底屋顶高；第二，监狱外面四角和大门前都各有一个站岗的守兵，是全武装的。这五个全武装的守兵日夜不息地轮流守望着，犯人逃狱后很难逃过他们底眼睛；第三，犯人既然躲藏在工场里，那么狱吏查夜时看见囚室里无人，岂不会立刻发现他们底逃狱计划么？

然而麦秀根和其他的七个同志居然克服了一切的困难。在囚室里装好了假人睡在床上，逃避在微光之下查夜的狱吏底眼睛，他们四对人在两礼拜之内相继逃了出去。然而最后的一对人不留心，一爬出墙便落入一团污泥中，因此引起了守兵底注意。守兵便向逃亡者放枪，然而因在夜间，很难命中。于是全监狱都被扰动了，检查结果才发现共有八个囚犯逃走了。显然逃狱者是预备向太平洋岸走去的，以便乘船去美洲。政府方面立刻组织远征队四处搜寻，各方追赶。

这八个人底逃走发生于一八八二年四月，然而在几个月之内，政府居然把他们都寻到了。麦秀根和另一个同伴已走了二千英里以上的路，但终于在海参崴，快要上船去日本的时候

候被捕了。

麦秀根和其他几个同志一起被认为“最危险的人物”，囚在最著名的人间地狱亚历克西半月堡内，有几个民意社的党员还被活埋在那里等死。在半月堡内麦秀根又曾几次想法煽动起囚犯底暴动，但均未成功。后来所有半月堡内的囚犯都被移到号称“俄国巴斯底狱”的席吕塞尔堡，麦秀根自然也在其中。

至此麦秀根一切希望都断绝了，生活成了难受的苦刑。他便决定死。在一八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他故意打了典狱长底脸，立刻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就在堡内卫城中被枪毙了。

五 自由之战士——席米特

(Peter Petrovitch Schmidt)

一九〇五年十月三十一日，即沙皇底“宪法宣言”公布后之次日，塞瓦斯多颇居民也和其他俄国城市居民一样举行庆祝，欢迎俄国革新的新纪元之到来。他们同时又要求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在塞瓦斯多颇地方监狱门前聚集了数千人，这算是一个和平的请愿运动，要求狱长把狱中的政治犯释放出来。到场的群众中也有不少的女人和小孩，而且大家都没有携带武器。

狱长回答说他自己希望在几分钟以内，宪兵队大队长就会到狱，下令释放囚犯。群众静候了几点钟，仍没有得着一点消息，渐渐有些人不能忍耐了。在晚上九点钟左右就有人想打进狱门，然而站在狱内天井中的一队兵士已开始向他们放枪了。事先一点警告也没有，出其不意的，群众中死伤多人，于是大家便如鸟兽般逃散了，但枪弹还从背后来追他们，结果死伤数在四十以上。

沙皇底“宪法宣言”被人民底血染红了。这算是血祭！塞瓦斯多颇居民底怒潮沸腾起来了，市公会便议决将此役死难者举行公葬，全城各学校各机关都关门一日，表示纪念。这一

天参加葬礼者除本城全体居民外，还有从附近各区来的人。

在死难者底墓前，有人作了几篇动人的演说，其中尤以席米特底演说为最沉痛。他底最后的几句话是：

“这些死难者以及其他无数专制政治下之死难者底灵魂，从他们底坟墓中起来诉之于我们，而且问我们道：‘这新预约下的自由，我们是永远享受不到了，你们要拿它来做什么呢？你们知道怎样才能够得着自由之利益呢？我们是否就是压迫之最后的死难者呢？’

“同胞们，我们现在应该来安静那些死去了的人底苦恼的灵魂，把他们所愿望的约言带给他们。让我们现在宣誓罢！我们苦斗了多年，作了无数的牺牲而争得来的人权是决不能损失丝毫的，是决不能甘愿放弃丝毫的，至于我，我愿这样宣誓。”

群众深受感动，一致地答覆道：

“我们宣誓！”

这是十一月五日的事，就在这天晚上席米特被捕了。他底罪名就是在墓地上作了那样激烈的演说。谁知道在几天以前，沙皇曾发布“宪法宣言”承认人民底言论自由权这一回事呢？

二

现在我们且来略略考察席米特之为人。

席米特曾在俄国志愿军舰队中服务多年，在最近几年间

又是巡洋舰“Diana”底司令官。他曾受过高等教育，办事极有才干，但并未失掉人性。性情豪爽，度量宽大，待人又十分诚恳，所以很得同事底尊敬。他对于部下，并无长官气概，全舰的水兵都忠心于他。他底亲密的友人们常说席米特和他们谈起现存制度之专制时，每每拊膺叹息。他是何等地渴慕自由时代之到来。

三

席米特被捕之消息传遍全城后，海陆军人大为愤怒，其中有革命信仰的军人便乘机猛烈宣传，渐渐得到多数人底同情。大家议决在十一月十一日起事，果然在那一天就把席米特救了出来。席米特出狱后便被叛乱的军人推举为领袖。叛军把巡洋舰“O.”占领了，升起革命党的旗帜，拥戴席米特为该舰底司令官。一艘驱逐舰、两艘鱼雷艇也加入了革命舰队。港内还有几艘战舰，上面也有不少军官和水兵同情于叛乱者，但他们还不敢公然附和。

海军既然举起了叛旗，城市的陆军也起而响应，同时也有不少的市民出来附和。游行示威的事是常发生的。民众都同情革命党，然而实际上的活动者却只是少数人。席米特发出几次宣言敬告人民，要求人民底援助。在几天之内席米特本人真正成了塞瓦斯多颇全城和舰队底主人。

在十一月十五日，最后的悲剧发生了。这天天气很好，十分暖和，好像在春季一样，海水异常平静，群众聚集在大街上

望着港湾里的革命舰队，向叛乱者欢呼，鼓起他们底勇气。舰队底一切动作，岸上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

席米特本人乘着一艘水雷艇，带了一队武装水兵开到各战舰旁边，向各战舰的官佐宣传他底主张，并要他们与他联合。著名的一艘战舰“P.”本名为“波顿金亲王”，曾在这年七月暴动，在罗马尼亚被征服，因改名为“P.”。这艘战舰上的官佐欢呼响应席米特，决定加入他底舰队。席米特又去到运输舰“P.”上，把被囚在那上面的前“波顿金亲王”号的叛兵完全释放了，又把他们带到“O.”舰上去。岸上的群众看见这样的情形不禁热情欢呼，庆祝席米特的胜利。

席米特又带了五十个水兵再到“P.”战舰去。他们未受着何等抵抗就登了“P.”舰，逮捕了舰长和不服从的官佐。他把这些俘虏立刻送到“O.”舰上，他底意思是拿这一般人来作“人质”，有了他们在“O.”舰上，那么一旦开战时，岸上的兵就不会向该舰开炮了。这些俘虏共有一百多人，上级军医安多洛夫亦在其中。据安多洛夫自述，席米特曾向他们演说他底政治主张，想感化他们，使他们也加入革命党。席米特又告诉他们，他不久会得着全俄工人总同盟罢工底支持，而且他已经得到从俄国各地方来的七百多封祝贺与鼓励的函电。

然而这时候城里当局正在预备战争。圣彼得堡政府底命令下来了。在这一天以前席米特还和城里当局通消息，但这一天他底三个使者都被逮捕了。而且席米特亲眼见着米海尔炮台上安了枪炮对着“O.”舰，预备开放。炮台与“O.”舰间的距离仅有四百码光景。

在午后三点钟时分，岸上的政府军队开始向城内反叛的军民射击，政府军队用来复枪机关枪。同时炮台上也预备向“O.”舰开炮了。席米特看见形势险恶，便发出信号通知炮台说“O.”舰上有俘虏多人。俘虏们也派代表到炮台去要求炮台司令官暂不开炮。但炮台方面并不回答，而从堡棚、炮台、战舰三方面大炮同时并发，齐向“O.”舰射击。于是“O.”舰便只得用大口径的枪来回击了。

“O.”舰受了五十多弹便焚烧了。这时候正是晚上，大部分俘虏从“O.”舰逃了出来，居然被政府方面的战舰援救了。至于“O.”舰上的叛兵呢，也都逃入水中，有的得救，有的淹死，有的中弹而亡。席米特本人和他底一个十六岁的儿子泅水到了一个友舰上去，但后来这艘战舰也被征服，他们父子二人就被擒囚于战舰“P.”中。

“P.”舰上的官佐曾用种种酷刑拷打席米特，后来席米特被移到堡垒中时，一位太太去见过他。她出来以后曾将访问的情形函告俄国自由党首领米林科夫教授。我们现在从她底信中录出一节如下：

席米特自己敬献地向我叙说那些官佐施于他的种种残酷的苦刑。……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他们父子被剥尽了衣服，一丝不挂，立于甲板，又有极其强烈的电光烧灼他们底眼睛。他们得不着食物，又冷又饿。父子两个后来便睡在一起，紧紧抱着使彼此底身体暖热。所有走过他们身旁的人都辱骂他们。有一次席米特要求人给他们父

于一点水喝，但那高级军官向他叫道：“闭嘴，不然，我要用拳头来堵住你底咽喉”；……

四

席米特和其他三个水兵卡斯尼克、格拉可夫、安记伦科受着军事法庭底审判，结果四个被告都得着死刑底判决。

在一九〇六年三月十九日他们就被枪毙了。刑场是在一个叫做贝勒残的小岛上。情形是这样的：

前一天午后三点钟在运输舰“P.”上，有人向席米特等四人宣读了海军大将底最后决定。席米特面色苍白，但异常镇静。其他三个水兵底态度倒也很安闲。席米特底律师温倍尔君来“P.”舰上和席米特诀别，谈了四个小时。席米特含着眼泪，向温倍尔说起那三个水兵底判决，他说他十分希望政府能宽恕那三个人：“他们还很年轻，很忠心；他们在那次叛乱中并没有做什么事。如果我能一个人死，我便是很快乐的了。”

温倍尔很受感动，找出了许多话来安慰他，但他还继续说：“另一个思想使得我苦恼的，就是有人诬我说是我先下令放枪。我不抗议这个诬陷是不能够安心死去的。我请求你代表我声明我并不曾杀过任何人。”

席米特在最后时间中写了许多封信，其中有两封是寄给他底妹妹和他底儿子的。同时人们在预备他们底后事。在第二天早晨三点钟这四个死囚上了一只小船，到了贝勒残小岛。海里波平浪静。天初破晓，预报着一个晴朗暖热的日子之到

面临。小岛上已驻满了军队，六十个兵士立在死囚前面五十步远的地方。这六十个兵士要开枪来杀那四个死囚。

席米特很快地走进刑场。他最先请求那三个和他同死的水兵原谅他。然后他又向兵士们演说，他请他们不要忘记席米特副将，“那个人是为俄国人民，为你们——我底弟兄们而牺牲掉自己底性命的！像我这样的人还多着呢！将来还有更多的这类人出现呢！”他又和他底同事们（“P.”舰的官佐们）说了告别的话，又拥抱了“P.”舰底司令官。最后他要求兵士们不要缚他，不要盖着他底头。水兵卡斯尼克叫道：“别了，同志们！死就来了。原谅我底过错罢！”其余两个水兵哭起来了，不肯忏悔。席米特昂头直立着。鼓响了。席米特张大眼睛，叫道：“别了，放枪罢！”于是司令官发下命令“开枪”，一排枪打死了两个水兵，又放了两排枪打死了第三个水兵；席米特依然直立着，第三排枪就把他打死了。

太阳一出来的时候，工兵们把那四具还有热气的尸体放进棺材，然后放进土里，很快地就掩埋好了。太阳底光线射在他们底坟墓上，好像要把他们镀金似的。

席米特底处刑对于俄国给了一个很大的印象。很多爱自由的人都来到这个伟大的自由之战士底墓前徘徊凭吊，献上各种鲜花，各种花圈。后来海军大将知道了这个消息，便下令把那四具尸体掘了出来，抛在海里去了。

六 革命之虎——盖尔书尼

(Gregory Andreilvitch Gershuni)

—

号称为“革命之虎”的盖尔书尼和其他许多俄国左派社会革命党一样，也是从一个和平的改革家转变为最激烈的革命党人。他生于一八七〇年，是一个化学家。他除了服务的时间外，其余的暇时完全花费在教育民众的工作上面。但后来他渐渐明白在当时的现状下和平的教育工作是没有用的，因为他如果稍微把真理拿来向人民宣传，就算犯了法，而且官吏就要来干涉了。他常常和官吏们冲突，后来实在不能忍受下去了，结果他便受着政府方面底压迫，不得不改换姓名做一个非法的“亡命者”，常受着警察侦探底追捕。从此盖尔书尼之名就没有听见人说了。

到了一九〇三年盖尔书尼被捕的时候，他已成了社会革命党内的“战斗团”底首领。一九〇二年四月二日内务大臣西皮雅金暗杀事件就是他主谋的。这“战斗团”就是专门组织来实行暗杀的。较后的乌发省总督波达洛维奇暗杀事件也是盖尔书尼在暗中筹划的。但在一九〇三年五月十三日盖尔书尼

被捕了。他此次被捕是被奸细出卖，这奸细就是大名鼎鼎的社会革命党首领之一，而且是盖尔书尼本人所极相信的同志亚柴夫。

在审判中他底举止异常勇敢，他底应对异常雄辩。他在法庭中的演说把旁听席中的全体听众都感动了。甚至裁判员也被感动了。审判结果，被告中有三个人判处死刑，就是盖尔书尼、格利哥列夫与麦尼可夫。在判决宣读后，一个裁判员指着盖尔书尼向他底同事高声说：“不错，这真正算是堂堂的一个人。”旁听席中一个公爵也不禁高叫：“这个犹太人确是一个英雄！”

盖尔书尼底法庭演说真正十分有力，十分动人，他安静地，有条理地，然而同时又是很有力，很雄辩地批评俄国的现状，到后来甚至裁判员们也表同情于他了。他底演说之结尾的话是：

“我底一切活动都只是受着我底义务观念与劳工阶级底利益二者之指导的，我相信我已经很忠诚地尽过我底义务了。我一点也不责备自己，而且我坚决地相信将来人民一旦真正了解了我底活动，他们也不会责骂我的。然而你们，我底裁判员哟，你们把那般牺牲了自己底性命来谋众人底幸福的人送进监狱，送到西伯利亚，送上绞刑台，将来你们是不能辞其咎的。我很知道从这法庭我们就会被引到刑场去，但我一点也不悔，我更不求你们底宽仁与饶恕。”

死刑的判决宣读后，盖尔书尼回到囚室里又本着这无畏的精神写了一封给同志们的信：

我底亲爱的，永不能忘掉的朋友们和同志们：

我很久就何等地渴望来向你们作最后的告别，表明我对于你们的无限的爱与无限的感激！我确信你们会十分明白在这种暴风雨时代被迫着离开了战场这件事对我是何等地苦痛；然而我却也是很安静的，我一点也不焦急地忍受着这种被强迫的偷闲，因为我曾相信过，而且至今还相信我们所为之奋斗多年的主义已有了坚实的基础，我们这般不能再应革命之召的人所留下的空位不久就会有人来填补上的。不过命运也究竟把我所不曾料到的打击带给我了，这是我不应该得着的。你们要知道对于我，我们底事件之结局在我被捕以前就已是明如白日，而且到了在基辅我被人加上脚镣手铐的时候，一切疑惑都完全消失了。我当时也曾感到一种真正的幸福，我走向在圣彼得堡等着我的恶运如同会赴一个庆祝会。我想象着我是去和我底同志们一同去受一次大审判。这次大审判会把俄国社会从长时代的甜梦中惊醒起来的。可是，呀！他们把我和那些与我合作了多年的同志们分开了，而留着一些叛徒、无耻的诬告人和我在一起。宪兵无法再牵连许多人到我们“战斗团”案件中，便靠着格利哥列夫底帮助创出种种的诬告来；他们又骗了加屈拉，在他们底口供上捏造出一个全案来。我觉得我不得不解释，而且防卫我们底主张来驳斥一切的造谣中伤。然而要在这堆满了宪兵的法庭上向那般什么都不懂的人们说话，又是低

等的苦刑啊！在审判中我明白了一件事，就是：政府预备和各政党讲和，但却坚决地决定用一切方法来毁灭社会革命党。所以在法庭中，国家律师便要求对于所有社会革命党党员皆处以死刑。

朋友们，你们要继续进行那决死的苦战，自然还要遇着更大，更苦痛的损失，但是俄国革命党人是不怕死的。死是不能够使他们退缩的！这个坚决的信仰使得我们以极其安静的态度来接受死刑之判决。朋友们哟，我必须说，我从来没有想到一个人能如此容易地去就死！

宪兵现在又开始采用了一件新武器来攻击我们，他们极力设法引起我们党内各派间的内讧。无论谁，只要看见宪兵们对于我们党内各派意见之争执是何等满意，何等高兴，他就不得不相信我们党内各派间的争执会生出非常重大的弊害了。在狱中的同志们和我请求你们尽力消灭党的内讧，使敌人无使用这恶毒的武器之余地，而且在这个我们底历史之大转机的现在，不仅不应该引起活动的革命党人中间的不和，并且对于反对的人也不应该那样做的。

我自始至终就是很安静很快乐的。我常常想到你们，我底朋友们哟，我可以确切地告诉你们说，你们对我的好意，你们对我的信心给了我许多幸福的时刻。请不要责备我，因为我不曾听从你们叫我离开俄国的劝告（O同志在五月里转达与我的）。我底逃避会给别人留下一个坏

的例子，所以我不肯做。我知道我底死会给你们一个悲哀的打击，然而我自己却坚决地相信这对于我们底主义并不是没有益处的。

一八七〇年到一八八〇年间的革命党人不曾得着人们底同情，完全孤独地去就死，自然是苦事。然而我们现在已经得到了工农底同意和欢迎，那么在我们底时代中去就死倒是更容易的事了。我也许会错误的，但我确实坚决地相信，在最近的将来自由是到底会胜利，为人民谋幸福的主义也是会胜利的。只有人民才会为着权利与正义来完成伟大的事业！一想到那伟大的光荣的将来，谁能够说一个人底生命是过大的牺牲么？至于我自己，我觉得我底生活已是很快活的了，我没有一点理由来责备我底命运。

别了，我底所有的在伟大战斗中的同志们哟！我底最后的最热烈的愿望就是在你们底成功。我诚心诚意地拥抱我底朋友 B、C、I、L、V 与 N。我爱你们大家，我无限地爱你们。我和你们的交往永远是我底力量之一个泉源，就在这最后的时刻中，它还给了我以莫大的安慰。

我以全个心灵来祝福你们，祝福我们底主义。

你们底格列那里。

然而盖尔书尼并没有被杀，因为舆论不满意法庭底判决的缘故。他们三人底死刑又被减轻为终身刑罚。

盖尔书尼先被囚禁在席吕塞尔堡。一九〇五年十月沙皇

底“立宪宣言”公布后，政府实行对所谓政治犯底特赦。被活埋在席吕塞尔堡中的老囚犯都相继出了狱。但盖尔书尼还被囚禁在那里，直到一九〇六年二月他才被移到西伯利亚东部的阿加土监狱中。

二

逃狱本是每个政治犯底唯一生路。盖尔书尼一到了阿加土监狱，一个思想便来到他底脑里：逃狱。在那死城席吕塞尔堡是无法逃狱的。但在西伯利亚各监狱中逃狱就不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了。盖尔书尼先细心研究他底新环境、监狱的规则，狱吏、禁卒们底性格等等。

最初看来，逃狱的计划似乎是不可能的，但后来经过长时间的思索，又和同志们商量许多次，盖尔书尼终于决定了逃狱的计划，而且这一次居然成功了。要明白盖尔书尼之逃狱，非先知道西伯利亚各大监狱里的内部生活不可，所以我现在先来叙说阿加土监狱的内部生活。

在阿加土监狱内和在其他西伯利亚大监狱内一样，政治犯和普通犯一起组织成了一个小的“共和国”，选出一个“Sarasta”^①和许多“议员”，这些人便是全体囚犯底代表。凡关于公众的事须得和管狱的官吏交涉者，皆由这些人（“长者”和“议员”）负责去办理。囚犯自己洗衣服，烘面包，做菜蔬，制造

① “Sarasta”：“长者”的意思。

其他必需的日用品。“长者”从政府方面领得众人底薪金，处置一切事物，而且对于政府与囚犯两方面都有详细的出纳报告。囚犯的图书管理员专辖书籍之收入与分配，医药管理员专门看护病人；有的囚犯被举出做工场底监察员做其他的职司。在这里的囚犯是过着自由的共同生活。监狱底墙垣以内就是他们底世界，只要他们不犯狱规，他们可以自由处理自己底日常生活，政府方面很少干涉。他们底饮食问题完全归自己一手解决，厨房是属于他们的，菜单可由他们任意改换。所以每年暮秋时分囚犯们便不得不备办大批食物，度过全个长的冬季。因为监狱附近并无店铺或人家，最近的店铺也是在几百英里之外，一到冬天就霜雪满途，道路阻塞，不能通过行人了。

俄国人每天吃饭时，总爱喝一种菜汤，这是用腌卷心菜煮在肉和亚麻仁油（或向日葵子油或平常的脂肪，以家庭之贫富而定）的很浓的汤内做成的。要备办全国冬季做菜汤用的腌卷心菜，自然需要很多的桶，在阿加土，这样的桶是贮藏在典狱长底家中天井里的一个地窖内。典狱长家在监狱外面。所以常常有囚犯到这地窖里取食物，囚犯进出自然都是禁卒追随着的，而且走过狱门时所有带出或携入之物都得由守兵详细检查。

盖尔书尼底逃狱计划，就是这样把自己藏在盛腌菜的桶内，先由囚犯运出狱门，到了典狱长家的地窖内然后设法逃走。这自然是很难的事，地窖内并不比监狱舒服一点，而且如果逃不出来，岂不就会闷死在桶中或地窖内？然而除此而

外便无别的逃狱方法。不自由勿宁死，为了求自由的缘故，盖尔书尼也不惜拿自己底生命来冒险了。

第一个难题就是须得去找一个极大的桶，里面应该容得下一个人和一套逃走时换装用的衣服，而且还要留下三分之一的地位来盛卷心菜和盐汁，以避开守兵底注意。同时还须在桶里安一个呼吸器，把外面的空气引入桶内。这些东西预备好后又应在地窖里掘一条地道通到街上，并且还要安置信号，免得逃狱者出地道时为街中过往行人所见。逃狱成功后，又应预备在附近迎接逃亡者的马车，同时又应在狱中设法布置遮掩狱吏的耳目，使他们不致立刻发现盖尔书尼逃狱的事实。

总之，为了盖尔书尼底逃狱，外面和狱中的同志真是煞费苦心，但到底预备齐全了。地道就在实行逃狱的前夜掘好，第二天即十月十三日早晨，盖尔书尼便演了一幕惊人的活剧，逃出冰天雪地中的监狱了。

到了固定的时候，外面的同志先放了一个信号，通知狱中的同志说，一切都预备妥当了。恰在几分钟以前，盖尔书尼还去见禁卒长。盖尔书尼本是图书管理员，他带了一本“非常有趣的”书借给禁卒长，并且请他“明天”叫裁缝来给他（盖尔书尼）量身材尺寸，做一套新衣服。这样的举动用意明明是使禁卒长不疑惑他在这天会逃狱。

三

盖尔书尼逃狱的经过情形，他曾在他底《狱中记》内详述过，现在我们且引用他自己底话：

我偷偷地进了房屋，我底同志已早在那里等着我了。一刻钟以后我就进了桶里，拼命弯曲着我底身体。他们在我底头上盖了一张皮子，桶中就完全黑暗了。忽然有人叫道：“碟子，碟子。你们这些蠢东西，你们把碟子忘掉了！”原来桶经过狱门时，狱吏常用军刀刺进桶内菜中，防备里面藏得有人。我底同志们恐怕他们用刀刺过皮子刺伤了我，所以特别用铁制造了一个像碟子那样的盖子来保护我底头，然而那时却忘记放进去。

碟子立刻带来了，有人和我握手，有人吻我底头，又有人温和地安慰我说：“别了，亲爱的同志，什么事都弄好了；安静罢！”他们铺好了皮子，用钉子把边丝钉住。我听见卷心菜落在上面了，不久盐汁从皮子底四周不断地滴了下来，我就浸在盐汁中了。我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调和我底呼吸这件事上。我由桶底的一个小管呼气，另有一个小管吐气。我握着这两个小管，使它们不致于破裂或弯曲。我应该略为阻止心之跳击，防止昏晕，为了这个缘故，同志们便给我预备得有醇精、酒、冰水。落下的卷心菜底同声还是继续下去。有时候我惊奇我是否真正被

活埋在这里面，永无再起来之日了。

第二幕又开始了。我完全不觉得他们怎么把桶从房子里搬下几级石梯，再搬到雪车上去。我只听见有人叫：“喂，开门！”觉得雪车停了，于是交涉开始了。过后我听见一个声音：“喂！孩子们，快点！”我觉得雪车轻快地溜下狱外的山下去了。……谢谢天，我们算走过去了！……

典狱长家天井中的地窖有两层，第一层房屋刚刚与地相平，而下一层房屋则深在地底下，很脏，很暗。盖尔书尼底同志们决定把桶放在下一层房子里，因为第一层房屋是一个危险的地方，官吏太太们常常进这里来，于是他们就向押送的兵士说第一层房屋不太热，恐怕新鲜的卷心菜会冻坏了。

要把桶放进第二层地窖里也不是容易的事，两个兵士跑来帮忙，到底算把桶安放好了。在几分钟之内有人在桶边敲了三下，算放信号给盖尔书尼说，各事都弄得妥当了。第二层地窖底门盖又掩放上了。过后在第一层地窖上面又发出大的响声和喧闹，第一层地窖底门被锁上了。这些声音都是有意做出来的，用意在告诉桶中人说，一切都弄妥当了。

当时的计划中曾有一项是，恐怕盖尔书尼在桶中发生什么意外，不能自己启盖而出，便派定了一个外面的同志藏在第一层地窖附近的地道中，只要他听见门再上了锁，便走入第二层地窖里，打开桶盖救出盖尔书尼来。

然而这一天等了一些时候还不见有人来，盖尔书尼等不得了，便自己动起手来。他怀里有一把小刀，他拿这把刀来割

开皮子，然而他处的地位是异常困难的，他缩成了一团，没有空余的地方，而且又得用一只下来握着两个通气的小管。他费了很大的力才割开了一个洞，立刻一堆卷心菜底盐汁落了下来，把他手里的两个小管打走了。

这是生死的关头，他若不能伸出头，几分钟以内就会闷死了。他这时只得拚命挣扎，结果到底把全皮子弄松（因为事先钉得并不稳固），从桶中逃出来了。

我不能记忆着我第一次来到世界时是费了何等的劳力。然而这第二次出世，我却是不得不拚命地劳动着；而且同时不像其他新生的小孩那样，我尽力使我不发一声。我热烈地呼吸着这潮湿的冷空气，喝我带来的醇精与酒。我带着新生的孩子底好奇心努力向四周看，但绝对看不见什么，黑暗太浓了。突然我听见脚步声，看见地窖底门盖开了。有人伸了腿下来，当时我想藏入桶中，因为我不知来的是什么人，正在踌躇之际，而且在从门隙里射进的微光之下也看不出那是什么人底腿，忽然听见一个人在低语说：“这是我。”

这是一个朋友底声音……我一手执刀一手拿酒瓶来欢迎他。

“一切都妥当么？”我问他道。

“是，是；快点来，跟随我走。”这是他底回答。

我们从桶里取出了衣服，它已为盐汁所浸透了。我们又用一块布捆着桶，免得别人一进来就看出形迹。走

了几步，我们就到了上一层地窖，把下一层底门盖关好了。我们到了那地方，木板已被割开。我在前面走，我底朋友在后面走，他把木板放回原处，好像并没有发生过什么事，“向左走，”他说。我看见在地窖底顶和土地之间有一个小洞。我颤抖了一会，过后便开始爬行了。不幸我犯了一个大错，我爬入地道时身子是俯着的，如果身子仰着倒好了，地道有二十多步长，我走到中间，忽然不能够动了。我拚命挣扎着，向各方面转身，到底最后达到离出口只有几步的一个地方了。

我们就在这里停了脚步，我看表，知道这正是九点钟，从狱中出发到现在共去了半点钟的时间。自然我应该立刻出去，因为我底缺席随时都会引起狱吏底注意的。我们听过往行人底声音，其实他们只要注意到地道口，就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我们。我们便躺下等候外面的信号。第一个信号是：“路上有人”，第二个信号也是如此。我便回头看我的衣服。我本来带着一面小镜子，但是现在已经打成碎片了。幸好我还有几方手巾，我把脸上、手上的血通通拭去了。我们听见脚步声，我们又看见皮靴，而且我们还认出来有一个行人是狱卒。如果他偶然向他底脚边看一下，那么对于他底这个发现，他将会得着何等的报酬，然而他过去了。另一个信号叫我们仍躺在原处。

十分钟过得如此之慢，周围的一切似乎都是很安静的。那么为什么不许我们出去呢？我底同志向我低声说：

“信号最不会错的。静候着罢！”

脚步声又起了，从对面来，是和刚才的脚步声不同方向的。两个狱中护送兵走过去了，一点也不曾注意到。

忽然我们听见了小孩们底声音：“捉住它！捉住它！”几秒钟后，一条小狗（我认得这是监督底孩子底狗）走过来，恰恰停在洞边，惶惑地看着我们，这真是一件很坏的意外事。它也许会叫起来，或者小孩们会自己跑过来的。我以强烈的眼光注视着那条小狗，因为我们听见故事里说过这样的注视可以使得动物不发声。果然那狗看了几秒钟，嗅了一阵，嘘了一口气，好像在说：“先生，这是你底事；与我完全没有关系。”于是又转过身向小孩们跑去了。

我平常很爱听小孩们底清脆的声音和笑语，然而这时候听见这样的声音渐渐消失去了，心中却又感到说不出的欢喜！

一切又安静了，但几分钟后脚步声又起了。一个挑水的人挑着两个空水桶走过了。突然一个思想使我战抖起来了：我想他不久回来时挑着两桶水，头一定会埋下，眼光一定会注视地上，那么一定会看见地洞的！……

四

不久挑水的人回来了，并不曾看见我们。我们算放了心，一切又安静了。然而那信号还是无慈悲地继续着，“不要动。”

我看我底表。我们躺着，又等了二十或二十五分钟的光景，这在我们确实太长久了！

突然信号变了。我们几乎不相信我们底耳朵！这真是可能的么？不错，那信号无误地说：“一切都妥当了。出来！”

我们立刻跳出地道；出了地道后我们就慢慢儿走着，装出没有一点事的样子，走不数步就到了和同志们约定的地点。果然一个同志来迎接我们，把钱、护照、手枪交给我……

盖尔书尼现在得到自由了，但也不能说是十分安全的，随时都有重新被捕之虞。他应该走过两英里长的积满了白雪的平原，这平原底四周并无一点树木遮拦住，而且从山上的监狱和典狱长住宅底窗户里，人们正可以看见平原上的一切。幸好这一次他并未遇着什么事变。不久这两个革命党人就越过山岭不见了。

他们越过山岭后又走了一些路程，才遇着预先雇定的雪车。车夫也是一个同志，这天从大清早他就在那里等着了。这时候盖尔书尼便和同来的那个同志告了别，坐上雪车走了。

盖尔书尼到了一个城市，便遇着那些迎接他的同志们。他们替他找到了一个安全的躲藏处。过了一些时候，他便改装为一个乞丐，搭车到一个东部港口，然后再到日本。他底伪装是非常成功的。在车站时一个宪兵见着他竟大声叱骂道：“你这脏东西，滚开！”

在火车上过了五天，除了有时听到一两句叱骂的话语外（这在当时的盖尔书尼，叫做“天堂的音乐”），倒没有遇着什么意外事。不过去搭俄国开往日本长崎的船，就是危险的事了。一八八二年麦秀根和另一个同志从加拉监狱逃出走了两千多英里后，终于在搭船的时候被查出来逮捕了。天幸这一次盖尔书尼又不曾遇着危险。

五

盖尔书尼算逃出监狱了。然而狱中的同志们底滑稽戏还没有闭幕。他们请了狱中一个会雕刻的同志制出一个盖尔书尼底半身像，给它穿上衣服，放它躺在盖尔书尼底床上。原来盖尔书尼是和几个政治犯一起住在一个囚室里。他们在闲暇时间总爱高声辩论科学、文学、哲学上的种种问题。狱吏也习惯了，并不来干涉他们，有时候还来旁听，因为政治犯大都是极其雄辩的演说家。

这一天晚上狱吏前来点名，他刚打开门，看见一个政治犯坐在盖尔书尼底床边激烈地争辩道：“我亲爱的格列郭里，你难道不晓得日蚀会如此影响到星云，以致……”还有几个政治犯站在床前注意地听着。狱吏不高兴听这天文学上的争论，站在门口把房屋的犯人数了一下，然后开始点名。当他叫到盖尔书尼底名字时，一个政治犯代答应了，声音很像，狱吏也不曾起一点疑惑，就锁了门去了。大家以为这一晚上是没有事了。

一点钟以后忽然另一个狱吏跑进来了。他平日和盖尔书尼间的感情还不坏，他常常爱找盖尔书尼闲谈。这晚上他也是怀着这心思来找盖尔书尼。于是这个大秘密就被他发现了。

“革命之虎”出山了。最能干，最活动，最勇敢，最危险的革命党人，“战斗团”底首领盖尔书尼逃出监狱了。这一晚上全监狱都闹翻了。附近的“自由民殖民地”（流放人民居住的地方）的各所小屋都被搜查了。本地不通电报，典狱长立刻派人乘车到亚历山德洛夫斯基电报局打电报报告本省总督。但卷心菜桶和地窖底事情当时还没有人梦想到。

圣彼得堡中央警察厅得到盖尔书尼逃狱底消息后，立刻通电全俄各省总督、宪兵队长、俄国边境上的国防军，并把盖尔书尼底面貌举止，甚至他底微跛的足等等都详细描写出来了。结果同时在四个地方捉了四个盖尔书尼。而真正的盖尔书尼却已安居在长崎了。

盖尔书尼从日本到美国，后来又到瑞士，一九〇八年病歿于瑞士。

在他病得厉害的时候，他得到蒲尔切夫告发亚柴夫的消息立刻气得昏死了。他醒过来时还大叫说：“只要我底身体恢复了健康，我便去圣彼得堡和亚柴夫共同组织执行沙皇底死刑的计划，来消灭这一切愚笨的谣言。”可见盖尔书尼临死还相信那个把他出卖的人。但后来亚柴夫底奸状到底被发觉了。

三 俄国虚无党人的故事

一 革命的俄罗斯

俄国虚无党人的暗杀史是世界革命史中最动人最光荣的一页。

谁都知道俄罗斯是革命思想和行动最富饶的园地，在这些土地上生满了最美丽的花，这便是“爱自由重于生命”的俄国革命青年。

最初的“虚无党人”（属于七十年代及八十年代的“土地与自由”及“民意社”两团体）都是极高尚的纯洁的青年。他们富于自己牺牲的精神；他们完全轻视自己身体的快乐；他们不重视自己的生命；为了理想，为了救济他人的困苦，他们抛弃了一切，甚至爱情和婚姻。他们不顾危险，视死如归，因为他们相信他们的死便是达到他们革命的目的的方法。那个“革命的化身”巴枯宁曾说：“……与其蜚伏于淫威之下苟延残喘而生，苟若……与恶魔破釜沉舟一战而亡！”那个因一篇《告新时代的青年》的文章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甚至死在那里的诗人米海洛夫(Mihailov)也说：“死在家里并不比死在战场上容易些。”这些经典，他们终身奉守着。

“我们需要着暴风雨和生命”，巴枯宁曾这样写过，也可算是“虚无党人”的心理。不错，暴风雨果然来了。

二 沙皇亚历山大第二的最后

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暗杀俄皇亚历山大第二的事件，参与者有许多青年男女，并且失败过多少次，然而由于革命党百折不回的精神，坚强的意志，终于能够完成伟大的事业。这是何等可感人的事！在克鲁泡特金的《自叙传·一个革命家的追忆》上有一幅图画描写亚历山大被刺的情景：

一个炸弹掷在他的马车下。几个卫兵受了伤。利沙可夫(Rysakoff)就是掷炸弹的人当场被捕。御者恳切地劝沙皇不要出去，并且说他能够驾驶这辆稍微损坏了的马车。但他(亚历山大)一定要下来，他觉得他的高贵的身分要他来看那受伤的卫兵，安慰他们如像他在俄土战争中安慰伤兵一样。……他走近利沙可夫，问了他几句话；当他走过另一个青年格利奈夫次基(Grinevetsky)的身旁时，格利奈夫次基抛了一个炸弹。炸弹在他们两人中间爆炸了，两人仅仅活了几小时。

亚历山大第二睡在雪上，一身染满了雪。他的随从者都抛弃了他，所有的人都不见了。侍从武官团回转身来。他们从雪中抬起沙皇的身体，把他放入一架雪车内，脱了一件制服盖着他的战抖着的身体，又拿了一顶制帽

放在他的光头上。一个虚无党人伊美利安诺夫(Emelianoff)臂下挟着一个用纸包着的炸弹,竟不顾生命危险,跑到侍从武官团旁边,去救护那受伤的人。人类的的天性每每是这样矛盾的。(原本四三二页)

三 驯服的羔羊会变成残暴的猛虎

在亚历山大第二被刺死的前一年(一八八〇年)民意社的团员加可屋斯基(Kvjatkovski)因参加暗杀运动被捕。在法庭审判的时候他这样地宣言:“我并不愿说我们的纲领是和恐怖主义无关的,我承认这是我们的活动之一。但这是次要的而非主要的。我们采用这手段是为着保卫我们团员的缘故,并非想以此实现我们的目的。这是不必最初就做一只老虎来表示残暴的性质。但现在社会的情形存在下去,会使驯服的羔羊变成残暴的猛虎。政治的暗杀是由政府对革命实行的可怕的残暴手段激起来的。”

这样的解说他们采用暗杀手段的原因,是很清楚的。他们的暴行并非由他们的主义造成的,而是政府的暴行所激起的。“他们是受着内心的驱使的。这样暗杀工作便是由于道德感情的奋发,使他们不忍看见人民的痛苦和治人者的卑劣行为,而不立刻起来报复。”(见《俄国革命之灵魂·战斗者与梦幻者》)

这可见他们的动机是为人类的,他们确是为人民自由和幸福奋斗的勇士。在下面我再介绍几个勇士与中国的同志们。

四 要誓死地去铲除恶魔

在一八八九年虚无党人伯痕司坦(L. Cohan-Bernstein)和若托夫(Zotov)等三人在伊尔库次克被绞死了。他们本来是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囚犯。管理处要把他们和其他囚犯迁移到一处更寂寞孤独的流放地。他们不答应，实行拒绝。禁卒向他们开枪，杀死了六个，伤了许多。其余的人重新受着审判，于是他们三人便被处死刑。

伯痕司坦在死囚狱中于临刑的前一日，写了下面的一封信：

我亲爱的，亲爱的朋友们和同志们：

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来和你们告别。现在差不多已是没有希望了。然而在我的心里，我已向你们大家说过告别的话了。我没有一刻不深深地想到你们对我的同情和热诚。我在世的时间已快要完结了。

亲爱的朋友们和同志们啊，我们现在互相撒手罢！让我们所悬望着的痛苦的世界的较好的前途的希望来照耀着我们的告别辞！现在的世界还是一个强权的世界，没有一个人的生命能够无益地牺牲的。不是悲伤的人类生命罢！让死者自己来爱护死者——你们有完全的生命，——道德的艰苦的生命要与那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世界共同前进！千万不要说，也不要想你们的生命是失去了

的，他会在无益的受苦受刑中或在监狱和流放中消失的，那是不对的。要为痛苦的世界受苦，要誓死去铲除黑暗的恶魔，这才是一件伟大的工作。甚至假若这就是你最后的服役，又怎么办呢？我们已把我们的贡献品带到“为人民自由而奋斗的祭坛”了。谁知道，也许你们会活到这样一个伟大的时候：那时我们这强权的世界会变成自由的世界了，它并且要以慈爱的手欢迎它的忠实的可爱的孩子投入它的怀抱，和你们共同来庆祝那伟大的纪念日。

假若到了这个时候，请不要忘却了我们啊。

这就是我们牺牲的最大的报酬！我愿这伟大的希望永远伴随着你们，如像它伴随着我上断头台那样。

我以我纯洁的灵魂热烈地和你们接吻。

你们的伯痕司坦 一八八九年八月六日于伊尔库次克

再说一句罢，别了，亲爱的朋友们啊。我恳切地吻你们。

这封信是在近代俄国史的最黑暗的时期写的。在亚历山大第三的暴政之下，一切俄国较好前途的希望似乎都消灭了。在临刑的日子，伯痕司坦仍然病在床上，因为他前次与禁卒格斗时受了重伤。禁卒连着床一起把他抬上断头台，他无力地卧在枕上，他们把他的头放进活结里，一脚踢翻了床，于是伯痕司坦便被绞死了。

五 我和一颗光明纯洁的心同死

随着伯痕司坦上绞首台的便是若托夫。在他临刑前的几分钟，他也写了一封信：

在后面天井里，离挂灯处不远，他们已经把柱竿竖好了。我们已经看见我们的断头台是怎样的筑起来了。一切都是很简单的！昨晚八时左右牧师曾来探望过我。我委婉地谢绝了他，我向他说，我既然要死了，我还希望什么身外的利益呢！

银耶^①刚才来看我，这是我与她会面的最后一次了。她要守着我到死，她会把我临终时的情形告诉你们，我现在不能自己把它写出来。我觉得我是很快乐的，我的态度很光明，然而我很疲倦，身心两方面都是很疲倦的。最近两天来我的神经不知受了多大的刺激！产生了不少敏锐的感觉！

现在，我亲爱的朋友们，我心爱的人儿啊，现在就是
我挂念你们的最后一瞬间了！转瞬间我要失去了知觉。
我死——我和一颗纯洁的光明的心同死，我觉得我是不错的。我的心很强健。只有当我想到那些生存着的，我的心爱的人儿的命运的时候，我的心才受着重大的打击。

^① 银耶(Genya)：若托夫的新婚的妻子。

我的痛苦是什么？这只是几点钟的事罢了。但他们生者的痛苦便需要绝大的精力来忍受了。当我看见银耶的时候，什么我都不想起了。

看守的兵士来了；他们把囚服带来了；我已经把它穿上了。这衣服是雨打湿了的，我穿着，禁不住冻得发抖，连写字的手也不由得战栗起来了，你们千万不要误会说我是受了刺激啊。再会罢，我心爱的人儿！

你们到坟墓中去的朋友柯立亚(Kolya)八月七日午前一时

六 反抗武力的利器便是武力

在一九〇二年四月二日一个二十一岁的青年学生巴尔马雪夫(Balmashov)把内务大臣西皮雅金(Sipyagin)暗杀了。在受审判的时候，法官问他的同谋者，他回答说，他唯一的助手便是政府。“我承认我在中学和大学读书的时候，我曾从事于反政府的宣传，但是我从不曾主张过用暗杀手段和武力。然而俄国的大官僚使我相信在这国内已没有什么正义和公道存在了；不公道和蛮横的武力的制度代替了正义公道的地位。反抗武力的唯一利器便是武力。”

巴尔马雪夫于五月三日被处死刑，在他被捕的第二天便写一封信给与他的双亲：

我亲爱的双亲！我现在得到了一个愉快的机会。我只与你们写几行，希望能够入你们的眼帘。四月二日的

事情以及我参加这次运动，你们若知道了，一定要惊惧到万分，并且要感觉到莫大的痛苦。但请你们不要完全责备我！这是俄国人民生活情形的痛苦驱使我来做这运动，逼迫我来流血，并且还累了你们，使你们在老年为丧失了独子而痛苦！

在我做了这件工作，尽了我应尽的义务以后，假若不曾想起你们的哀痛，你们的悲伤，那么我现在一定会感到无限的快乐。

我顺从我良心的不可逃避的命令，而感到愉快的感情与光明的心境。固然这光明的心境和愉快的感情被念及你们的痛苦的思想所扰乱了，然而我决不后悔我所做的事情。

为什么我要和那专制政治的最显著最凶恶的代表战斗呢？并且在这场战斗中牺牲是不免的呢？这是可以不必向你们解说的。俄国人民生活的困苦情形，不仅需要物质的牺牲，并且还要向父母把他们的独子领去。我牺牲了我的生命来救济那被压迫的同胞们。这件事在道德上可以辩护我忍心抛弃了你们的举动。你们，我亲爱的，我最爱的双亲啊！

愿你们想到我的行动的重要，我希望这种观念能够安慰你们的天性的父母疼爱儿子的悲伤。我寄这封信时，同时要求你们一件事，虽然我知道对于你们是很难实行的。以后我无论遇着怎样的变故，总请你们像我现在一样地镇定和安静。或者你们的镇定和安静会透过坚厚的

狱墙，而达到我的心境；并且还可以减少我对于你们的焦急的忧虑了。

你们的儿子司太朴(Stepa)

七 我昂然地走那死之大道

一九〇五年二月四日加利亚叶夫(Kalyayev)暗杀亚历山大第二的叔父大公爵亚力山杜洛维支(S.Alexandrovitch)这件事成功了，然而加利亚叶夫也被捕处以死刑。在监狱中他写了两封信：一封给同志们，一封给他的母亲。

在他给同志们的信上写着：

亲爱的朋友们与同志们：

二月四日的事已经得到胜利了，这是你们知道的。我现在很快乐。我已尽了应尽的责任了，这是在流血的俄罗斯内人人应做的事。

你们知道我素来信仰坚强，感情热烈，那么，你们不要因我的死而悲伤罢。

我已牺牲了我的一切来为工人阶级奋斗；我决不向专制政治屈服。假若由于我一生努力的结果，能够做一个为人道，为正义，反抗压迫，反抗强权的真正斗士，那么我便昂然地走那死之大道。我的死会以我理想的纯洁来装饰我的工作。一个人为信仰而死，便是要叫其他的同志继续奋斗。无论推翻专制政治要付多大的代价，我坚

信我们的后代会把它永久推翻的。当俄国人民得着自由的时候，那么，在这数百年来匍匐于沙皇暴政的人民之前，社会主义会得到绝大的胜利了。

我亲爱的，最亲爱的朋友们，我的精神永远和你们同在。在我艰难困苦的时候，你们都帮助过我；我们也曾分享过快乐和愁苦；倘若将来有一天人民庆祝胜利的时候，还望你们纪念着我的名字，把我的革命工作当作我爱人民的表示，把它当作我献身于我们的党应尽的义务。这个党才是真正的“人民的自由”^①。

我看生命好像是神话一样；以前经过的一切事，在我幼年梦幻中存在着的，以及藏在我的心灵深处的，都会突然地变成一阵为一切人们报复的火焰出来四散了。

我应当提起那些永久藏在我心中的亲爱的人的名字。让我在我生命的最后一瞬间向他们诚恳地致告别的祝福，望他们为自由而继续向前奋斗。

我拥抱你们，并且吻你们。

你们的加利亚叶夫

八 我要保持我良心的纯洁， 信仰的完成

在他母亲的信上，加利亚叶夫写着：

^① “人民的自由”：Narodnaja Volja，即民意社。

我亲爱的母亲：

我的心情是没有变动的。我服从我义务的命令，做了这件工作，我是很快乐的。我要保持我良心的纯洁，我要保持我信仰的完成。你总知道我以前的一切行为都是公正无私的；假若我生前受了苦，这是为着他人的苦痛而受苦啊。

我的最后使我异常快乐，假若现在还想来救我的生命，这便可算得是可笑的举动了。我拒绝了在罪人请求赦免书上签名，这是什么缘故，你当然知道的，也不用我来解说了。这并不是因为我已耗尽了我身心的力量，而且相反的，在得着最后胜利的死时，我依然保全着生命所给与的一切。我在童年时代便觉得我的命运是断定了的；我对于我个人的生命是一点都不能爱惜的。我万不能要求他们的赦免，因为这是和我的信仰相抵触的啊。现在我也请你以绝大的勇气来答应我罢。请你切莫为我而哭泣；望你自慰自解，自寻快乐罢，好像我仍时时在你身旁一样。实际上我是永远不离你左右的。

恐怕我以后不能再和你见面了。——那么，我亲爱的母亲啊，别了。

我生平没有做过什么错事，所以我用不着去求人家的原谅，这是敢自信的。

华沙生活的景象，街市异常喧闹，阳光正照在头上，这些景象一一呈现于我的眼帘。

华沙啊，再会罢。

你的忠诚的儿子伊凡

九 预备着来死的乌克托姆斯基

这几个视死如归的斗士的言行，无论何人听见都不能不感动的。现在再述一件虚无党人乌克托姆斯基(E. Ukhtomski)临刑的故事，这是屋拉底米若夫(Vladimirov)的通信。乌克托姆斯基是在一九〇五年十二月被枪毙的。

我在塞米翁诺夫斯基联队中，听见了不少关于乌克托姆斯基的故事，他在他的最后时刻表现出英雄的气概。塞米翁诺夫斯基联队在卢伯尔次(Lubertsy)把他和其他三个工人枪毙了。下面的纪事一部分便是联队的队长告诉我的。那个队长目击他临死的情形，很受他的人格感动；全队兵士对于他也表示深刻的敬意。……

他的面貌并不惊人，中等身材，有一双明亮而活泼的眼睛。初次见他，好像他是一个谦和的人呢！

他之被捕是偶然的事，他坐马车旅行，停在一所旅店内，他完全不知道那店里有兵士。他受着检查，在他的衣袋里搜出了一支手枪，兵士就把他逮捕了。于是他被带去审讯了。

执法官问他名字，他不说话。执法官便翻阅革命党人的照片簿，一一和他对照。最后惊讶道：

“你是乌克托姆斯基！你要受着枪毙的刑罚！”

“我也是这样想。”乌克托姆斯基冷冷地回答。

是日午后三点钟左右，刑期到了。他同其他三个工人被带到刑场。他向执法官作这样的演说：

“我知道一旦被你们捉住，我是要被枪毙的。我早已预备着死，这便是我现在如此安静的缘故。现在我要死了，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件事罢：你们知道那个使装运革命党人的火车从莫斯科安然逃出的人是谁？——那辆火车载着武装的团体及莫斯科暴动的领袖，并有罢工委员会的职员。

“那个司机的人便是我，在那时，各处都布满了军队，在车站不远的地方，你们架着机关枪来恐吓我们。

“这是危险的地方，到处都是荒芜的土地，各方面都空敞的，没有东西遮拦。火车是一个绝好的枪靶；然而我加快了速度，每点钟可到七十俄丈。

“我增加了汽锅中的蒸汽压力到十五个大汽压力。锅几乎爆炸了。现在我们的最大危险是恐怕龙头会炸成粉碎，而不是你们枪弹的伤害了。

“当我的火车这样疯狂地前进的时候，你们的机关枪开放了。但我们是不怕枪弹的，我们已经身临绝境，在数分钟便会到粉身碎骨或跌入万丈悬崖的地步。

“我这个司机人的熟练的手腕居然把你们所欲得而甘心的人的生命保全了。你们的枪弹伤了我们中的六个人，但无一死者。他们都逃脱了。现在他们是很安全的。

你们绝对不能到他们身边。”

在刑场上他们要把乌克托姆斯基的眼睛蒙着。但他不愿，他要坦然地就死。他不愿以背向着放枪的兵士，他要面对着兵士的枪而死。

他的赴死之路上的同伴要求执法官保全着乌克托姆斯基。他们跪下，甚至哭起来。

乌克托姆斯基寂然无声地守着兵士装枪，等到预备停当的时候，他便向兵士说：

“你们现在要实行依你们的信仰而行动的义务了。忠实地做去罢，如像我忠实地尽我依我的信仰而行的义务那样。我们的信仰是不同的，什么都包括在这里面了。……队长，请下命令罢。”

兵士于是开枪。那三个工人都倒了。乌克托姆斯基没有受伤。他直立着，手放在胸上。

兵士又放枪，他倒在雪上，然而他仍没有死，神志很清明的。他向周围看了一眼，眼里充满了悲痛。

队长对着他的头又放了一枪，他便死了。

一〇 继续他们的壮志前进

这类的事实本来很多，现在我也不必多引了。对于他们这样的人，我们除了表示极端的敬意外还能够做什么？我们且读马沙利克(Masaryk)的话罢：

他们热烈地爱护着精神的和物质的自由；他们为着人民的缘故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他们完全不顾他们个人的利益，个人的生活；他们对于同志也是很忠实的——这些都是极光荣的特性，也就是最有价值的品质；这些一定会使人对于他们革命者个人和他们所自出的俄国人民表无限的敬意和同情。

所谓同情就是说要继续他们的壮志前进。加利亚叶夫不是明白地说过：“一个人为了信仰而死，就是要叫其他的同志继续向前奋斗”吗？

绪 言

我在无数的俄国女革命党人中选出十个代表的人物，写了十篇评传，又把司特普尼克底《地下的俄罗斯》书中的《圣彼得堡旅行记》一章节译出来，附在后面，^①编成了这一部书。

现在我两个多月来的心血和眼泪结晶的这部书呈献在读者诸君面前了。我说这是我两个多月来的心血和眼泪底结晶，并不含有一点夸张的意味。我确实是一面流着泪，一面来写这书的。在我尚未以这部书来感动读者之先，我自己就被感动了。英国蒲列路克在他底《俄罗斯之英雄与女杰》中曾叙述过一个故事：有一天一个名叫薇娜的十五岁的英国少女来访他，他把他所搜集的俄国革命党人底照片册拿给她看，并把各人底生平行事告诉了她。小小的薇娜一面听着解释，一面看着照片；看完后默默地掩了照片册，后来红着脸说：“在这样的人面前，我们大家都一定觉得自己是何等地渺小呵！”我自己也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来写这书的。所以我流下来的眼泪是感动之泪，也是惭愧之泪，忏悔之泪。

我不是一个“英雄崇拜者”，虽然我在本书里也常用“女

^① 现附于本书第四章后。

杰”这个名词。我之所以只替这十个“女杰”作传，并不是因为我以为在无数的俄国女革命党人中，只有这十个人才是不朽的，只有这十个人对于革命运动才尽大力的；反之，我却认为那无数无名的死于贫困，死于监狱，死于流放地，死于非命的少女与这十个人在革命史上是同样不朽的，有同样的重要。我写这十个人，是拿她们来做一种（或可说十种）典型，从这十个人底生涯与性格中，我们可以看出她们无数的姊妹们底面影来。我敬爱这十个“女杰”，但我也同样地敬爱那无数无名的“女杰”！

俄国文豪屠格纳夫在临死前数月写了 he 最后的一首散文诗，标题是：《在门槛上》。

我看见一所很大的建筑。它底正面开着一扇窄小的门。门内是浓密的黑暗。在门槛上站着一个年轻的姑娘，一个俄国的青年姑娘。黑暗里送出了一股股的冷气，一阵阵的雪风又带出来屋中人底沉闷的言语。

“啊，你愿意踏进这门槛来，你可曾知道在里面等着你的的是什么？”

“我知道，”这是姑娘底回答。

“寒冷，饥饿，憎恨，嘲笑，轻蔑，侮辱，监狱，疾病，甚至至于死亡。”

“我知道。我预备好了。我要忍受一切的痛苦，一切的打击。”

“这痛苦，这打击，是不仅来自敌人，而且还来自父母

和亲友！”

“就是来自他们，也不要紧。”

“好，你预备好来牺牲，你将灭亡，而且没有人来纪念你。”

“我不需要人认识，我不需要人尊敬。我也不需要荣名。”

“你还预备好了去犯罪？”

年轻姑娘低着头，说：“是，就是犯罪我也预备去。”

里面的人声沉默了，最后又问道：“你知道，你将来会失掉你现在相信的信仰；你会明白你犯了错误，而且白白地耗费了你底青春么？”

“那我也知道。”

“进来。”

姑娘踏进了门槛，一重厚的门帘立刻放了下来。

“一个蠢物！”有人在诅骂。

“一位圣人，”另一个声音这样地回答。

屠格纳夫所描写的不是仅仅一两个的女杰，而是全俄罗斯几代的革命女青年。屠格纳夫不仅描写了他当时的俄国女革命党人，而且也描写了在他底时代以前和以后的俄国女郎。

不错，从十二月党暴动失败以来，我们就可找出这种典型的女子了。一八二六年十二月党人大批地被遣送到西伯利亚矿坑中作苦工，他们都是些亲王和贵爵，然而他们底妻子都肯以金枝玉叶之身抛弃了荣华富贵，跟着囚徒们去到冰天雪地，

安慰她们底为高贵的理想而受苦的丈夫。赫尔岑在他底名著《回忆录》中赞美这样的女子道：“这些流放人底妻子们失掉了她们底公民权，抛弃了她们的尊荣富贵，甘愿在那西伯利亚东部底可怕的气候之下，在那警察底压迫更要严厉的情形之中度过她们底一生。至于囚人底姊妹们，她们是没有权利跟着她们底弟兄到西伯利亚去的，她们大半便离开俄国，每人底心中都深埋着对于那些流放人的爱情。然而说到男子们呢，他们是没有这种爱情的，他们底心里充满了恐怖，恐怖心征服了爱之心，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敢提起那些不幸的流放人底姓名来。”他又说：“除了女子而外，没有一个人敢于对他底不幸的亲友们表同情，说几句辩护或安慰的话语，然而在那些人晚间被警察捉去之前，他昨天还明明和他们握过手的。……只有妇女们不曾像这样无耻地抛弃掉自己底亲近而笃爱的人。”诗人奈克拉索夫在他底名诗《俄罗斯妇女》中也曾以动人的笔调描画出那般到西伯利亚去寻找丈夫的十二月党人底妻子之高贵的面影来，最后一节写福尔恭斯基亲王夫妇在西伯利亚矿坑中相会的情形，真使人万分感动。

十二月党人底妻子之后，过了一个长久的时期，一代的新女性又出现了。我现在从我底《俄国革命运动史》第七章中引出下面的一段话：

旧虚无主义^①底第二战是对于家庭与一切传统习

^① 旧虚无主义即真正的虚无主义，这是哲学的和文学的运动，在农奴解放后的十年间即六十年代中最为发达。

俗的，其结果也获胜了。许多青手男女被唤醒起来，脱离了家庭去求比生命还要宝贵的知识，创造出了一种新的生活。妇女解放问题也解决了。虚无主义的妇女不仅要恋爱自由之权利，而且也还要追求自由之本身。所以她们便要求高等教育和职业之开放。“赖着热烈的妇女们之努力，战争终于奏凯。最后的胜利仍归于妇女，便是最野蛮的政府也不得不屈服了。”——司特普尼克这样告诉我们。然而为了这个成功，妇女们也作了很大的牺牲，因失败于专制的家庭而自杀的女郎为数也不少呢！

毕沙列夫所讥笑的“千金小姐”，现在渐渐地减少了。许多女郎读了毕沙列夫底小说后，都异口同声地说：“不，我决不愿做那种可怜的‘千金小姐’。我要征服知识，我要思想；我要为我自己创造出更好的前途。”然而俄国大学校和专门学校当时是不收女生的。因此无数不甘困处在无知状态中的青年妇女，为了要追求知识的缘故，便不得不离开自己底家因而远遁异邦。在她们看来，瑞士是自由之国土。它底学校对任何人都会以闭门羹的。从此这山明水秀之乡便成了这一群历尽千辛万难从冰天雪地中出来的“进香女郎”底天国。瑞士名城苏黎世便成了她们底圣地。这风气遍于全俄。在平静的凡尔加一带的平原，在高加索，在辽远的西伯利亚，在其他各处，都有无数十六岁上下的少女，带了单薄的行李和有限的旅费，只身跑到未知的国土去，为的是一心一意去求得那能够保证她们所渴望的自由之知识来。而留在俄国

的虚无主义的妇女也抛弃了锦衣玉食，穿上最朴素的黑绒衣服，剪了头发，挂上眼镜，这种装束竟成了一种风气。这些女子常离开她们底丈夫和家庭，不愿过无恋爱的结婚生活。总之家庭底羁绊与习俗底束缚皆被打破了。

妇女们打破家庭羁绊时所用的武器有下列几种：第一是“力争”和“要求”，如果专制的父亲不允许她们求学，她们便采用“逃走”或“假婚”的办法，如果没有使用这种办法的机会，则实行自杀。有了这样大的牺牲，无怪乎俄国妇女会“大获全胜”了。

然而得到了知识后又怎么办呢？司特普尼克叙述道：“这一般女郎自问：‘我们要求的知识是什么？难道那仅仅是要在特权阶级中求得一个更有利的地位之工具么？我们已经是特权阶级中人了。除了我们自身而外，还有谁能享得此种利益呢？假若只有我们独享着这种利益，那么我们又和那般靠着贫困的同胞底血汗而生活的吸血者有什么分别呢？’……”

于是她们除了研究医学之外，还去参加“第一国际”底集会，研究近代社会主义，诵读蒲鲁东、巴枯宁、马克思等人底著作。不久苏黎世便由研究学问的名都，而变成了社会主义之永久的俱乐部了。一八七三年俄政府下了糊涂的“诏书”，命令留学瑞士的男女青年全体立即回俄，于是一八七三——七五年“到民间去”的大运动发生了。

“许多富有资财的贵族少女竟跑到了工厂中作苦工，做一个普通的工女，如苏波丁姊妹、路巴妥维奇、包婷娜等，这类人从

前在贵族的舞会中大都是最时髦的美人。她们居然舍弃了一切，‘到民间去’，为的什么，为的是救济人民！为的是教导人民！”狄可密若夫在他底名著《政治的和社会的俄罗斯》中曾如此告诉我们。

同时在妃格念尔、苏菲亚、松尼亚等人中，我们又找出了到乡村里做医生、做看护、做教员的女子；在加塞林等人中我们又看出游历传道，靠自己底手艺而生活的女郎。

这类牺牲——已来救济人民的高贵的少女底结局是怎样的呢？我们且读俄国诗人波龙斯基献给包婷娜的一首诗：

她是我底什么？不是妻子，也不是我底情人，
她更也不是我底爱女，或孙女。
那么，为什么这个痛苦的幻象要使我夜间睡不安宁？
为什么每夜每夜都有这不断的可怕的梦景？

她还是在那富有生机的青着，
就被囚在这无空气的窄小囚室里做一个囚人；
她静悄悄地躺在那铁石般冷硬的床上，度过这潮湿
的黄昏，
她不在思想，不在流泪，眼里只充满了无限的热情。

啊，黄澄澄，快垂散在地上的，她底长发如云，
她默默无言地把她底嘴唇深深闭紧；
她底瘦弱的双手放在那瘦弱的胸腹之上，
她无力地压着那没有了前途的希望而又不会衰弱的

一颗心。……

我们再读司特普尼克底名著《沙皇治下之俄罗斯》中所引证的一封信：

……第五个囚人是奈伯德瓦，她底死刑（一八八二年二月十五日）被减轻为终身惩罚。然而监禁不论长期也好，短期也好，对于她早已失掉了恐怖。她底敌人所能给与她的最大恩典便是使她爽快地立刻死去！她底肺病已到了末期，咳嗽甚剧。她又患着厉害的坏血病，牙齿几乎完全落了，肉也失去了，只剩下颧骨。她看起来倒和一具骷髅差不多，不过还包着一层像羊皮纸似的皮肤。只有她底一对发光的黑眼睛还有生气。第六个囚人是雅基莫瓦^①，怀抱着一个十八个月的孩子，这是她在除伯次奎半月堡中生下的。便是最无情的人也不忍看那个不动的可怜的孩子。看起来似乎每一刻都是他底最后时间。至于雅基莫瓦，她并不像曾受过多大的苦，身心两方面都似乎很好。虽然终身苦役在等着她，她也是十分镇静，十分坚强。

这是那些直接参加革命运动，宣传运动的女子底命运，而那些未具有革命之信仰的女子呢？我们再来看罢！

狄可米若夫曾说：“根据统计，每年总有二千多个女子自愿跟随她们底被流放的丈夫到西伯利亚去，甚至跟随他们去作苦工。其中有一个曾向她底至爱的罪人说：

^① 奈伯德瓦与雅基莫瓦二人都是民意社执行委员会委员，本书第四第五篇中曾提到过她们。

‘全世界都弃绝了你，
你底灵魂因此而变成了幽暗。
全世界都弃绝了你，
然而我，我决不，我是决不离开你的……’……”

但是如果她们底丈夫是被囚在著名的人间地狱席吕塞尔堡或彼得保罗垒内又怎么办呢？司特普尼克底《沙皇治下之俄罗斯》便说：“囚人底亲友们居然能够感动天地使他得以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最先着手于这种企图的自然是他底父母，（特别是母亲，在这种事业中最有成功之希望的便是她。）如果父母是穷人，便由他底同志们集款使他们能够到圣彼得堡去，如果父母不知道这样做，而且在官场中没有熟人，那么同志们就教他们，劝他们去哀求那素来比较有一点好心的官吏，他也许会答应他们底哀求，为他们底儿子设法的。他们也去找某一些有仁慈心肠的女子，她们在官场中暗暗地有很大的势力，她们也常常帮助一个不幸的囚人。

“母亲之下，最好的营救者便是妻子，她底企图也是很有成功之望的，如果囚人没有妻子（政治犯大都是青年未娶者），这职务便由他底情人来代替。情人是决不会缺乏的。假若一个囚人没有父母，又没有兄弟姊妹，也没有一个更亲爱的来看他，想他，营救他，他底朋友们便立刻替他找到一个‘未婚妻’。在这种情形中很少有青年女郎会不肯担任这种又劳苦又危险的做情人之职务（因为一旦承认和囚人有关系，就会被警察疑为多少同情于革命党人与革命思想，因此引起警察底注意，将来便有危险的结局）。如果囚人底罪名较轻，下级狱吏（这种

情形中权是在他底手里)看不出这一对假情人底破绽,他便允许这临时的未婚妻去会她底假定的情人,给他送书去,有时候还可以送一瓶酒。她一个人或者再伴着母亲去哀求当局减轻他底刑罚,或者把他移到较好的监狱或放逐地。……”

在“一九三人案”中,有一部分被牵连在内的人被释放的时候,俄国的女子又表现了一次她们底高贵的感情。这是在夜里,很早便有一大群富家女子(因为只有她们才先得着消息)在监狱门前等着囚人之出狱。最后一群政治犯出来了,站在门前不知道去哪里才好。他们没有钱,没有朋友。从前的朋友已经分别了三年,现在连住处也不知道了。“先生们,你们中有人需要住处么?”说话的人是一位坐在自己底马车中的漂亮的太太。这种对于受苦之同情心真使人感泣!

我们再看俄罗斯母亲底心:一个青年政治犯底母亲看见了她底爱儿受苦后,便在一群检察官面前叫道:“在这一点钟以前我还爱沙皇,我还尊敬沙皇,但现在我却恨他,轻视他了。”在佐治·克伦底名著《西伯利亚与流放制度》中,他曾描写一个疯狂的政治犯和他底母亲会面之悲惨的情形,使人不忍重读。加塞林·布列斯科夫斯基底《回忆录》中也说:“我们过K地时一个学生底老母远道来看她底爱儿,押送的军官不许儿子和她接吻。她只看见他一眼,宪兵就把他驱回车里,马车慢慢走了。我走过时看见她底白发憔悴的老脸。过后她便倒在路旁。”这类的例子是举不胜举!全世界中母亲底心固然都是一样的,然而“母亲底心是记不起任何悲哀的”,妃格念尔底母亲在病榻上写给她底在监狱中的女儿信中的这一句话,可

以使得俄罗斯母亲底心高出于全世界母亲底心之上而明照万古了。

罗曼·罗兰在他底名剧《爱与死之激斗》中曾有一句很使人感动的話：“为了使得所爱的人幸福，这不算是自己牺牲。”我想真正能懂得这句话的，只有俄国女子。她们是无时无地不甘愿牺牲自己以谋她们所爱之人之幸福的。我们且看独意奇在他底《西伯利亚之十六年》中所告诉我们的加拉监狱之悲剧。

一八八九年有一天加拉总督忽然去参观监狱，他走过一个女政治犯科瓦尔斯加亚底面前，她坐在一个凳子上，并不站起来，总督便叱骂她。科瓦尔斯加亚依然端坐不动，冷淡地回答道：“我并不曾选举你出来居高位。”总督勃然大怒，下令把科瓦尔斯加亚移到另一个地方的中央监狱里。

在这一天的中夜，全监狱的人都睡熟了，这时候典狱长带了狱卒冲进科瓦尔斯加亚底囚室，从床上把她拖下来，拖出囚室押送到另一个监狱去了。她底叫声惊动了她底女同志们，第二天全狱的女政治犯议决举行同盟绝食，反抗狱吏底暴行。

典狱长慌忙起来了，因为饿死一监狱的女政治犯，在俄国会引起大风潮的。他便设法和她们讲和，她们一定要他呈请上司把他调到别的监狱去，他也答应了，于是女政治犯们便开始进食，但约定典狱长若不更换，她们还要再举行同盟绝食。

她们给典狱长指定的调期已满，而典狱长依然恋栈不舍。于是她们又开始绝食，同时在十二里外的男监狱里的政治犯

也实行绝食来帮助她们。典狱长又着忙了，在第三天他便和绝食者说，他已经接到了调迁的命令，不久就要离开加拉监狱了。听了这个好消息，第八天她们又进食了。然而典狱长依然不走，女政治犯又预备举行第三次绝食。

这时候，一个女政治犯西基达夫人看见这情形，知道典狱长是安心不走的，然而她底同志们又非绝食不可。她思索了许久，决心牺牲自己一人底生命来救同志们。旧俄监狱例规，凡狱囚侮辱官长就该被判处死刑，而被侮辱之官长也当立刻调迁他处。西基达夫人便要求和典狱长谈话，她当着宪兵与狱吏们之前打了典狱长一个耳光，说：“这是对于你做典狱长之报酬！”

这天过后，她们又开始第三次绝食了。一连过了十六天，她们不曾进过一点饮食。最后高级官吏出来调停，答应把她们迁移到另一个监狱去，而典狱长仍留在这里。女政治犯们第三次终止了同盟绝食。

刚刚把秩序恢复之后，总督忽然来了一个命令，说以后政治犯如有犯规之事，应以笞刑处罚。西基达夫人就做了笞刑之第一个牺牲者。她在绝食了十六日之后，身体尚未恢复原状，便受了笞刑。典狱长算报了一耳光之仇，而那个为同志舍身的青年女子西基达夫人在笞刑之后就立刻死了。于是女政治犯们便决定举行同盟自杀，以一死来报答她们底高贵的同志。科瓦列夫斯加亚、加留席拉亚、司米尼次加亚三人服毒自杀，差不多在同时绝命。

男监狱中的政治犯得着这个消息，也发起一个同盟自杀，

以酬他们底女同志们，参加者共十七人。独意奇写道：

我并未服毒，然而在这普遍的自杀开始后倒觉得自杀是比较旁观还容易些。……

然而我们底同志并未完全达到目的，他们用的鸦片烟太坏不能致命；不幸的人在第二天早晨醒来，感到很大的痛苦。但这次失败并不曾减少他们底决心。只有三个人放弃了自杀计划；其余的人决定又吞食吗啡。

第二晚诀别之后景象又重演了。……吗啡也不行。吞食了吗啡的人虽然病得很厉害，然而还可时时恢复知觉。波波何夫与加留席利二人各吞食了三倍之多，很快地就失了知觉。在夜间波波何夫还醒了一次。他听见加留席利底喉鸣，他想唤醒他；抱着他，在他底脸上狂吻了许久。后来他看见他底朋友决不会再醒了，他又抓了一把鸦片烟吞食下去，睡在加留席利底身旁，永远闭着眼了。

等到第二天早晨狱吏来时，这两个人已经快死了。加留席利这晚上绝命，波波何夫直到第三天早晨才气绝，死尸移往墓地，葬在那四个殉道的女杰底墓旁！

俄国革命运动由和平的宣传而进于恐怖主义的暗杀和暴动。这时候俄国妇女又带了她底绝大的贡献于革命之祭坛。我在本书第四章中曾引司特普尼克批评苏菲亚的话道：“……她在我们底阵营中过了十一年，她经历过了不少绝大的损失，全盘的失败，但她却永不困倦地准备新的工作。她知道如何

把她底心里的神圣的火星保持得完完全全。……她是一个充满浩然之气的鼓舞人间的天使。在她底武装的甲冑之下，仍有一个女性底优美的心在鼓动着。我们应该承认女人是比男子更赋得这种神火的。俄国革命运动之所以有宗教般的热心，大半应归功于她们；只要她们加入革命运动中，革命运动便是难克服的了。”

沙苏丽奇底一枪唤醒了一代的革命青年，苏菲亚是一个最伟大的“弑君者”，也是第一个死于断头台上的俄国女子。此后数十年间舍身为同胞复仇雪恨的“天女”更是屡见不鲜，如一八八三年古地童斯加亚为加拉政治犯复仇，刺杀赤塔总督伊利雪维奇（她放枪时口称“这是对于五月十一日事件之回答”），以及二十世纪初十年代碧陈科之刺杀沙拉托夫总督沙科洛夫；爱热斯基之刺杀莫西列夫总督；席科尼克之刺杀切利哥夫总督；伊热麦洛维奇之刺杀明斯克总督；司皮利多诺华之刺杀谭波夫总督；齐奈达之刺杀冈将军；拉哥秦诺科瓦之刺杀莫斯科惩戒所所长等。爱热斯基被判处十三年半的惩罚罪；古地童斯加亚、碧陈科、席科尼克、伊热麦洛维奇、司皮利多诺华五人皆被判处死刑，后减为终身惩罚；齐奈达与拉哥秦诺科瓦被处绞刑。又如两个青年女子因为预备刺杀军事法庭底法官，事未行而被捕，也被绞死了。这两个女子是玛吗爱瓦与斐利波瓦。另外加美叶夫夫人与威奈狄多瓦女士预备去炸毁一个军事法庭，为同党亚柴夫（著名的奸细）出卖，被捕于克龙士达脱，两个人都被处死刑。威奈狄多瓦是一个出名的美人，当时且怀着孕，然而也得不着赦免，终于和她底同志死在枪弹

下了。

拉哥秦诺科瓦在上绞刑台之前写了一封信给她底母亲和家人道：

妈妈，婆婆^①，我亲爱的，我至爱的，把你们底手伸给我，我愿意紧紧地握着它们。你们应该觉得你们底安娜是在你们底身边，在你们底心里，你们应该完全快乐，完全放心。……妈妈！婆婆！我底“白发老人”哟，原谅我，原谅我使你们受到一切的痛苦！我十分爱你们，我无时不愿意使你们有一个快活的与美丽的生活。……然而我却先给你们带来了悲哀与痛苦……不过你们该知道这也并非我底本意啊！……

我至爱的，我底好人！你们一想到（然而这不是一个思想，这是一个事实）你们底安娜杀了一个人，你们一定会骇坏的，凡人说到一个“人”的时候，他便会觉得他底心灵中生出了一一种宽舒与博爱之感情……然而这里却不是如此！这不是一个“人”！这是杀人害命的器械之一部分罢了！

我们愈毁掉这些器械，那么全部机器之毁灭也愈速，或者至少机器之动作会因此而缓慢的。……妈妈，我亲爱的！而且你，婆婆哟！你们是有好心肠的，你们说：难道那般冷眼看着人们被拷打，被杀，甚至他也听了别人底命

① 婆婆：即祖母。

令来这样做的人，这种人配叫做“人”么？那么，告诉我，这种人应该被叫做什么呢？我，我说这是一个野兽，这个野兽和其他的野兽一样都是应该杀灭的。既然应该把它杀掉，那么我便到那里去，杀了它。……

告诉我，我底“白发老人”哟，我是值得你们来哭的么？我纵然不死，我也不能够给你们带来幸福了，——虽然我是何等热烈地愿意啊！至于我，且看我底双眼，它们充满了如许多的光辉！它们是何等地快乐。那么我们微笑罢，我们抱吻罢，原谅你们底妥娜！她很爱你们，不过因为她又爱一切的人，她便为他们而牺牲她自己了。

这种“崇高的灵魂与多情的美丽”居然使得像法国狄吕孟那样的反动派大为感动，而不得不发出深深的赞美了！

一九一七年的革命起来了，二月革命之后又继之以十月革命。在这个时期中，俄国妇女确实享受到了一种自由之幸福。十万个西伯利亚流放人居然被革命救了出来。“本为自由来，今同它去；与民贼战，毕竟谁输？”这十万人中自然有不少的革命女子，其中如玛利亚（司皮利多诺华）、加塞林（布列斯科夫斯加亚）、伊林娜（加哈夫斯加亚）、亚历山德娜（伊热麦洛维奇）等都受着民众之热烈的欢迎。

然而后来布党与社会革命党左派决裂，毅然决然地实行一党专政后，俄国女革命党人又遭厄运了。前年（一九二六年）高德曼寄了我一张在赤俄流放地和监狱中的著名女革命党人姓名表，内共有七十九人：社会民主党三十五人；无政府党

二十人；社会革命党右派十六人；社会革命党左派八人。其中大多数都是二十几岁的女子。可见至今俄国女子底殉道事业还未终止呢！

“寒冷，饥饿，憎恨，嘲笑，轻蔑，侮辱，监狱，疾病，甚至于死亡。”屠格纳夫底名句至今还鲜明的在人们底心中，过去的俄国少女是不朽的了，因为她们在这一切之前，丝毫也不战抖，她们昂然地踏进那门槛里去了。现在呢，今日之俄国少女也怀着她底姊姊所有过的同样的心情昂然地站“在门槛上”了。她们曾有过一点迟疑或悔恨么？没有！这一点，我们且读下面的一首诗便知道了。

一八七七年“五十人案件”中的一个被告患着厉害的肺病又受着监狱中的种种痛苦，病死了。病死之前寄了一首散文诗给她底裁判官：

裁判官们，请你们快点把我裁判了，请照你们底意思来裁判我；我知道我底罪又是重大，又是可怕。

我不该穿着粗布衣裳！我又不该赤着双足！我置身在我底悲叹呻吟的弟兄之旁，我又去到那不息的苦工与贫困之乡。

什么语句，什么演说，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处？难道我不就是被认为做了一个罪人？难道我不就是罪恶之化身？

我底两肩还披着农妇底衣裳，我底足赤着，双手也成了粗鲁的模样，这一个微弱的工作使得我疲惫非常；而你

们控告我的最重大的证据便是我爱我底人民，我爱我底故乡！

不过，虽然我犯了何等的重罪，但是你们却无力来反对我，啊，你们这些裁判官们！不，没有一种刑罚能够降临到我身上，因为我有了一个信仰，而你们却没有它，我底信仰就是理想。它终于会战胜。纵然你们要压制它，你们也是不能。

我底生日无多。你们所能处刑的只是那些短少的日子，而我底“恶”，就是你们所以为的我底“恶”，会减轻我底苦刑。我死，我底心里充满着这伟大的爱情，我将怀着这样的心情去见我底命运之神。而那般刽子手，就是他们也会把监狱的钥匙抛在地上跪倒在我底枕边，为我祈祷，为我哀哭。

俄罗斯的女儿哟，我祝福你！

著 者 一九二九年十月。

二 苏菲·包婷娜^①

我们知道在一块穷瘦的土地上生长不出鲜美的果实来，然而人类精神之发育成长却每每发生于极不如意的环境中。实在我们时常可以看见许多精神之花偏偏绚烂于上无雨露和阳光，下无腴土与肥料的地方。这又是什么缘故呢？这样的例证我们可以随便举出几千几百来，这一章所述的一个青年女子底生涯只是一个光荣的例子而已。

包婷娜生于一八五二年。她底父亲是谭波夫省莫尔先斯克城的警官。他为人冷酷无情，甚至对家人儿女也是异常残暴。他底妻子在他底眼里只不过是个卑下的女仆罢了。我们不知道包婷娜底幼年生活之详情，但只从她底父亲之残暴这一点，也就可以想象她底生活是何等苦痛的了。她曾进过省立的女学校并且得过最高的奖品。一八七一年她到莫斯科继续求学，在那里便传染上了社会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思想。加

^① 苏菲·包婷娜：Софья Имарионовна Бардина(1852—1883)。

入了大学生组织的团体。

她在莫斯科又结识了路巴妥维奇姊妹两个，这两个女郎后来便和她同往瑞士苏黎世求学，本来瑞士已经成了俄国青年女子的进香地了。在她们看来这山明水秀之乡便是全世界上唯一的自由国土，在那里，女子是有机会求得高等学识的。

包婷娜到了苏黎世，不久便开始在俄国女同学底团体中宣传社会主义，并说知识阶级应该服务于人民，尽力开导人民，救助人民，因为那些在贫困、无知、黑暗之中受苦的人民曾流了血汗拚命劳动，才使得知识阶级能够安心读书增加知识。她们团体中大部分的女郎都很热心，有的竟恨不得立刻回到俄国，往农民和工人中间去做教育的和宣传的工作。然而有的却以为应该先学得一门职业，然后才可以过独立的生活，包婷娜也是这样主张。她希望做一个女医生，因为她认为那是一种比较最自由的职业。

包婷娜果然离了百艺学校，考进了大学医科。但是这时候苏黎世底声名遍于全俄，而俄国的男女进香者更是络绎不绝，昏庸的俄政府因此大为震恐，遂有一八七三年底愚笨而可耻的“诏书”，说出国留学本是不法行为，而瑞士又是可怕之地，命令在瑞士的俄国男女学生全体归国。

其实俄国留学生中早已决定了归国宣传的计划，未及实行，俄政府底“诏书”已下。结果使大部分学生在一个极短的时期中成群结队而归。他们带了热诚回来，在国内开始了宣传的工作，同时又得着青年同伴底热烈的欢迎，革命的种子就这样播遍全俄了。

然而包婷娜和一些女友当时却不曾回国，她们跑到巴黎预备去进巴黎大学，但因为俄国大使阿诺夫伯爵在暗中捣鬼的缘故，巴黎大学不肯收这般女生，于是这些女子也只得回到俄国去了。包婷娜并不灰心，她想既然不能够做女医生，那么做一个产婆也可以。经过很多困难，她跑到日内瓦，在那里费了几个月的功夫苦心研究一番，终于完成了产科底课程。

二

一八七四年包婷娜便回到俄国了。这时候从瑞士回来的留学生已遍布全俄，就是穷乡僻壤也有了他们底足迹，而在圣彼得堡却成立了他们底秘密机关，传递消息，讨论计划。这种运动在人类争自由的历史上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那般年轻学生既无经验，又少能力，更乏资财；人数不多，又不曾得着他们所欲解放的被压迫的无知的人民底一点同情，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们居然敢于和那有军队，有警察，有监狱的政府为敌，而且具有对于最后胜利之坚强的信仰，说起来很难使人相信，然而事实上确是如此。那么谁能不把这样的青年视为人类中最优美的精神呢？包婷娜就是这精神中之一个。

她以一个从摇篮里就过惯了奢华生活的千金小姐之身，为了要救济人民的缘故，竟到工厂里去做一个普通的工女。照例工人是在工厂里寄食寄宿的，每一个星期中只可以出去一次。饮食坏到不可以言语来形容。黑面包是用小麦粉混合着麦梗树皮等等东西做成的，又黑又硬，既不曾烘熟，又含有砂

粒,并且发酸了,时常还找得出虫来。汤和菜是只有其名而无其实的。肉更不是常有。至于住房倒和中国的一种穷人住的客店差不多,床是一格一层的钉在墙壁上,不过是木板架子而已,并且每层距离很近,一个人要挺直地坐在床上也是不可能的事。一袋稻梗兼有了枕头与床褥底功用。屋子里虫虱跳蚤更是多得怕人。空气不流通是不消说的。在严寒的冬季一旦闭了房门和窗户,又闷得人要死。

然而这一切苦,包婷娜和她底同伴们都完全忍受了。对于她,可悲的是工人们在作了十六小时的苦工以后,再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和她谈论社会的和政治的事件了。她们下工回来便立刻酣睡,直到第二天早晨五点钟铃声大响,又勉强打起精神去作那繁重的磨人的工作。啊,这样无休息,无快乐,无慰安的日子怎么能够过得下去!然而为了保持自己底良心之纯洁与信仰之完成的缘故,包婷娜和她底无数的同志们却甘愿过着这样的日子。

包婷娜进的是拉查列夫公司底大工厂。她自然不能够用真姓名,便编造了一个:“安娜蔡泽瓦”。在工厂里,男女工人是严格地分开的,包婷娜只能向女工宣传,她确实曾试过了,但是没有一点效果,纵然她说到口干声嘶,她们还像没有听见一般。对于她们,改善困苦环境的好梦从来不曾做过一个,也无法做的。因为她们所受的压迫是比男子更多一种,所以要使她们觉醒,实在不易。

于是包婷娜便改变方针,她决定去向男工宣传。她最先便去结识了在宿舍里住的一个工人家庭,以后她时常到那里

去，也就没有人起疑心了，有时她向他们诵读一篇通俗小说，听的人自然不多；多了，那个工人家里也容不下。听众中有老的，也有小的，都是带着庄重的样子静听着。包婷娜算是成功了。本来不认识字的人看见别人能读能写，当然觉得是一件天大的奇事，何况这能读能写的人又是一个年轻的女子，并且书里面的话又是多末好！这是一个奇迹，在那般诚实无知的工人看来，这确实是一个奇迹。不久便有人来要求她解释这个奇迹。

她便捏造出一段故事。说她自己是一个正教分离派教徒底女儿，从前在一个贵族家庭里当侍婢，在那里学到了读书写字的本领。众人都相信她底话，从那时候起她就成了众人所敬爱的人物了。

包婷娜得到了男工们底信任以后，便开始利用机会宣传革命思想，成绩也并不坏。所以她虽然每天作十五小时的苦工，也还有精力来做宣传工作，有时甚至设法秘密到别家工厂去参观和宣传。一切的苦她都忘掉了，因为她知道她所宣传的自由、平等、博爱之福音已经开始打动了那些人底心，她底苦痛生活居然得到了这样的代价，她也满意了。

然而人间的罪恶连她底如此微小的幸福也夺去了。有一天工厂管理人（是一个英国人）看见她在男工宿舍里，以为这是一个极不自爱的女子，立刻申斥了她一顿，并不准她以后再回到男工宿舍来；不久他又在男工宿舍里，发见几个人在读小册子，这的确不是寻常的事，小册子当然被没收了，而且这还是鼓吹革命的刊物呢！工厂里起了大的恐慌，包婷娜也就在这

时期离开工厂了。

三

出了工厂，包婷娜便到圣彼得堡去。在圣彼得堡她又进行宣传的工作。当时革命党人已经成立了许多秘密机关，包婷娜也成立了一个，但不久她便被捕了。她之被捕是由于一个多少熟悉一点党中秘密的女子底告发。那个女子有一个情人被警厅捉去了，她为了要救出她底情人，竟出卖我们底高贵的女儿。包婷娜被捕后在监狱里住了两年，为的是等候审判。在这两年中她底同志们被捕的也不少，一八七七年她才开始受审。这是一次大的审判。被告共有五十人之多，犯的罪名是宣传革命。这案件，后人称为“五十人案件”。

“五十人案件”自一八七七年二月二十一日（俄历）开始审判，到三月十四日终结，其结果是出乎政府意料之外的。本来在从前政治犯底审判是完全秘密，不要旁听的。但这次经过内阁长期讨论之后，政府决定将此次审判完全公开，并且允许报纸尽量登载。政府底本意乃是：社会对于这种逐渐发达日趋激烈的革命运动之所以漠不关心，其重要原因便是不明瞭这种情形，不知道潜伏着的危机，一般官吏也是如此，所以现在应该公开地审判革命党人，使社会知道这般人之可畏。

然而事实上所得的结果恰恰相反。便是那般从前把革命党人当作仇敌，视为蛇蝎的人，一旦亲眼见着他们底那种高贵的牺牲精神和感人的献身态度，也不得不—掬同情之泪，而抛

弃从前那种愚妄的偏见了。“他们是圣人！”这样的从感动了的口里出来的呼声逐渐地响遍了全俄。

在这五十个“圣人”之中还有两个“英杰”，这便是一般人所称呼的“五十人案件中的英杰”。一个是工人亚历楷叶夫，还有一个便是包婷娜。亚历楷叶夫底演说是惊人的。至于包婷娜呢，这个二十三岁的女郎答应了庭长底要求起来说明她底政治理想。她先把俄国人民底痛苦描写得活灵活现，说到沉痛的地方不觉声泪俱下。然后又以热烈的语调叙说俄国如何需要正义与自由。最后又极清楚极扼要地解释革命党底党纲。她底演说是如此雄辩，竟把裁判官惊骇着了。

有一节话是：“你们控告我煽惑暴动，其实我从没有煽惑过人民作立刻的暴动。……那些屠杀，那些接连着的屠杀使得我憎恨，使得我恐怖了。……我仅承认在某种固定的情形之下武力的革命是不可免的。”

这时候很多人说俄国的革命党人是无政府主义者。包婷娜对这问题也说了几句话：“检察官说我们要实行无政府……然而据我所知道的以及在近代文学中这个字底意义，完全没有扰乱与专横的意思。无政府决不是个人底专横，因为无政府承认个人底自由是以不妨碍他人底自由为界限的。无政府是对于压制社会之自由发展的一切强权之否认而已。……”

最后她用了下面的话来结束她底长篇演说，

“然而我并不为自己的缘故来求你们开恩。我确信那伟大的日子会来的，在那时候便是我们这个怠惰的，酣睡的国民也会从冷淡的长梦中起来，觉得他们这种长期任人践踏的举

动是可耻的了，而且知道看见那般青年为着有了扶助同胞的理想而受迫害的事也是罪恶的了。……你们现在可以迫害我们，你们有的是实力，然而我们底运动却有精神的力量，历史的进步之力量，理想之力量，这些力量终于会征服你们底枪刺，这样的事在历史上也是常有的。”

审判结束，包婷娜被判处在西伯利亚矿坑中作苦役九年，然而因为她底身体已经衰弱到不能忍受这种刑罚，判决又改变了，把她流放到西伯利亚一个最苦寒的地方伊希门去。

远离了人间，隔绝了世界，被囚禁在一个冷僻的寒村中，被活埋在冰天雪地里过着度日如年的生活，这样的环境对于一个怀着热烈的人类爱的心的少女简直是难堪的苦刑。然而她竟这样地过了四年，在这四年中物质和精神上的饥荒她已受够了。她底家属对她的帮助也很微弱。到后来她实在不能忍受下去了，便决定逃出西伯利亚，甚至拿生命来作孤注一掷，她也甘愿。在一八八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这个病弱的少女居然逃出了西伯利亚的流放地向欧俄出发了。

她先到了喀山，在那里遇着了那般焦急地等待着她的友人们。他们见着她，欢喜自不必说，然而她底憔悴的容貌和病弱的身体又使他们感到难受。谁知道这少女在几年前也曾是一朵鲜艳的花呢？可是现在正在青春时期就走到衰老的路上去了，而且在前面等着的也许就是死亡。精神固然没有变更，而且是和以前一样的活泼，可是惟其如此，他们一想到这样优美的精神不久就会和那衰弱的身躯一同走到死亡的路上去，他们底悲哀的心情真是笔墨所不能形容出来的。

她在俄国游历了十八个月，继续宣传的工作，后来才听从友人底劝告到了瑞士，定居在日内瓦，她底友人们尽力看护她，可是她底健康已没有恢复底希望了，对于运动，她也只是有心无力，不能做什么工作了。虽然她底友人还是尽心地看护她，但她自己觉得已成了无用的人，那么，她底生存只不过是她在她友人们底肩上加了一个重担罢了，而且还分去了他们对运动可以尽的力量。她便有了自杀的念头，因为她以为这对于运动是有好处的。贫血病一天天地加重了，心身底衰弱又是有加无已，后来就是要集中精力在书报上也是一件难事了。有时候她想宽一宽心，极力装出笑容来和友人们谈笑，可是并不能够，眼泪常常不听她底命令夺眶而出，酸了的心也不能不悲哀了。“生活到了不能忍受的时候不如用暴力来把它毁掉”，她想到这里便决定实行自杀了。

在一八八三年四月十三日黄昏时分她拿着手枪对自己开放，衰弱的手两次背叛了她，第三次她向着胸膛开了一枪，她没有死，只受了伤。这个病弱的少女在地板上痛苦挣扎了两个钟头，没有发出一声呻吟或求救的呼声。在九点钟的光景，女房东知道了，立刻找人来把她送到医院里去，在那里她活了十二天，四月二十六日晚上十点钟，她底纯洁的、高贵的生活就完结了。一个充满了热烈的人类爱的女杰为了人们底憎恨，就这样地死去了！然而一直到死，她底心里仍然深深刻着那一个字：“爱”。

七 加塞林·布列斯科夫斯加亚^①

今年正月三十一日巴黎“L'oeuvre”报上载了一节莫斯科电讯如下：

莫斯科，正月二十九日——此间准备今年庆祝俄国革命之祖母布列斯科夫斯加亚夫人底八十五岁生辰。布列斯科夫斯加亚夫人现居布拉格。

我预料布列斯科夫斯加亚底八十五寿辰的庆祝会上定有一番盛况，可惜我无法“躬逢其盛”了。那么我就拿这一篇短文献与她，做一个祝寿的礼物罢！

—

这号称“俄国革命之祖母”的布列斯科夫斯加亚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且听我道来。

一八八五年乔治·凯伦受《世纪杂志》的委派，去考察西伯利亚底荒僻的部分，并研究流放制度。后来他写了两册《西

^① 加塞林·布列斯科夫斯加亚，Екатерин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Брешко-вская(1814--1934)。

伯利亚与流放制度》。这是一部极有名的著作。在这部书第二卷第一二一至一二二页中，有一节动人的文章，描写他这年十月在外贝加尔区的塞伦金斯克和一位女政治犯会见的情形：

当夏马林和我谈话之际，布列斯科夫斯加亚进房里来了，我被介绍给她。她是一位约有三十五岁的太太，面貌强健聪明但并不美丽，态度直爽坦白，还有热烈的、大量的、鼓励人的同情。她底面容带着无穷的受苦之痕迹，她底丰富的暗黑色的、飘飘的头发已到处染上了灰色，不过这在矿山的监狱中被剪短了。然而任她困苦也好，流放也好，怨役也好，这一切都不能够摧毁她底勇敢的、锻炼得很好的精神，也不能动摇她底对于尊严与义务之信仰。她是一个受过完备教育的女人，起初在本国女学校读书。她能说法、德、英、俄四国语言，又是一个优秀的音乐家，她给我的最深印象，就是她在各方面是一个动人的、有趣味的女人。她曾两度被送到加拉矿山里，而且在第二次刑期满后又被强迫住在这个苦寒的、少人迹的塞伦金斯克的博牙特人殖民地，并受着地方警察首领底严厉的监视。据我所知，在这一百英里以内，再没有第二个受过教育的女人。政府每星期给她一元又四分之一的美金做她底生活费；她底通信也要由警察检查。她永远和她底家属、她底友人分离了。在我看来，她底前途只是多多少少的几年的贫穷和艰苦，到后来塞伦加河边的寂寞的坟场便是她

葬身之所，在那里一个不曾油漆的木十字架简略地记载着她底生与死，没有一滴同情的眼泪会落在这十字架上的。然而那无可动摇的勇气（这不幸的女人靠了它便轻视了她底可怕的将来），以及她所表示出来的对于在她本国内自由底最终的胜利之信仰都令人万分感动，也是异常英勇的。她向我说过的最后的话大意是：“克伦先生，我们会死在流放中，我们底儿女会死在流放中，我们底儿女底儿女也会死在流放中，然而到底会从此生出一点结果来。”从那天以来我便不曾再看见布列斯科夫斯加亚夫人了。她从我底生活中完全消失了，好像在我和她告别的时候她就死去了一样。然而我每一想起她对我说的最后的话，我未有不确实地感觉到所有我底勇敢、毅力与英勇的自我牺牲之旗帜都被举起来了，而且被一个女人底手举起来了。

凯伦君一八八五年在西伯利亚荒原上所分别的那个女人，被抛在穷困与隐晦中，似乎“死去了一样”的女人，就是今年要在莫斯科被庆祝八十五岁生辰的“俄国革命之祖母”。多年的监狱和放逐生活也不曾把她底身体损坏丝毫。就在这八十五岁的高龄她的身心两方面还是异常强健。她和妃格念尔两人算是民粹派老将中之仅存者了。我想她在八十五岁生辰的那一天，抚着她底稀少的银发，回想到过去几十年的岁月和她所经过的六十余年的革命运动，一定会感到满意而微笑了。以一个身体病弱的女子，为俄国人民底自由奋斗了六

十多年，受尽了种种残酷的压迫，却能够保持自己底信仰，完成了自己底人格之一致。她底敌人亚历山大二世被革命党人底炸弹炸死了，亚历山大三世病死了，尼古拉二世也死于革命党人底枪弹之下，俄国的专制独夫——沙皇就这样地灭亡了。然而以赤手空拳和那般专制独夫战斗的她到今天还是活泼地生存着，光荣地生存着。她现在是退隐了，光荣地退隐了；回来了，光荣地从革命的战场上回来了。虽然她所宝爱的理想在俄国依然未曾实现，可是现在她已经是精力竭尽了。难道这一个八十五岁的老妇现在还有力量来和那统治全俄的大党战斗么？从她侨居捷克斯拉夫京城布拉格这件事看来，就可以知道至今她还是一个亡命者，还不能够回到俄国，因为她是反对布党政府的人。

二

加塞林是一个贵族家女儿，于一八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生于小俄罗斯维特布司克县别墅中。她幸而有贤良慈爱的父母。她每一次对人提起她底父母，她底脸上便发出光辉，她说：“我真有奇异的父母，如果我有一点好处，这都是从我底父母那里来的。”她底父亲是一个具有自由思想的人，常常教他底小女儿读科学与旅行的书。她有德法两国的保姆，所以在幼年她就可说德、法两国语言了。加塞林底母亲对于宗教信仰很深，但她不赞成希腊正教底繁重的仪式；她所注重的是行善的精神，所以她常常教她底女儿要待仆婢如待自己底姊

妹兄弟一般，要把自己多余的东西分给邻人。

她底父母是能够互相了解的，他们夫妇间恩爱甚笃，从没有争吵的事。她底母亲是个很有礼貌的人，对人从没有粗暴的举动。她从不曾鞭打小孩，母亲时时告诉儿女们说：“人生中最好的东西就是‘金言’。”如果小孩犯了过失，母亲就用“金言”谆谆地向他们劝导几小时。家庭里充满了和乐的空气，加塞林就在这种空气中长大的。

在加塞林四岁的时候，她底父亲在切尼哥夫县置了很大的田产。他们便移到那边去，她底儿时就是在切尼哥夫县度过去的。

加塞林从小就感到现社会制度底不平等，每当她拿她底家庭和父亲底几百个农奴底生活情形比较起来，小小的心就感到大的痛苦。有时候她和一个衣服破烂不堪的农家孩子手牵手地走进母亲底华丽的客厅来，请她底母亲看这个瘦弱可怜的小孩子，他底脸是如此的瘦，如此的脏，腿瘦得和木棒差不多，肚腹又是那么大，然而在母亲看来，这种举动是不对的，因为富家小姐不应该和贫家孩子玩耍。

在八岁的时候，寻求正义的问题就开始来烦恼加塞林了，我们且读她底自述：

我们住在一所装饰得极其华丽、陈设得极其精美的大屋，在大屋底周围有许多花园和菜园……

然而对于一个有活泼的想象、温暖的心情与活动的精神的小孩，引起她注意的不仅是府邸中的生活。在我底

父亲底别墅四围,和在其他地主底住宅周围一样,都有所谓“乡村”者围绕着,这就是立满了破漏的茅屋的长街,在那里居住的尽是些穿着粗布衣服、头不梳、脸不洗的壮健的生物,这些人看见他们底地主或地主家庭中的一个人走来的时候,就会快快地摘下头布来,而且把头俯下,差不多俯在地上了。他们是耕种土地的农夫。他们在日出之前就起身,直到深夜才能上床,因为他们不得不把所有的时间花费在田间、草地上、树林里、仓廩里、马房里、花园里、牧场上作工。他们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在作工。只要犯了一点小过失,遇着主人不高兴的时候,他们就要被骂、被鞭笞,甚至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他们底妻女都被拿去做主人或小主人底小老婆;他们底儿子不得他们底同意就被主人带去训练来做奴隶,或在主人家中做贱役。男子们跑来主人处哀求点面包,因为他们家里的人饿得快死了;妇女们也跑来哭告主人,要回她们底被夺去的孩子们。我亲眼见着这样屈辱、堕落、惨痛的事而受感动,甚至失了知觉,也不知有多少次了!我投身在父亲底脚下恳求他饶恕那些为了在牧羊时睡觉而被认为犯罪的人们,这也不知有多少次了!我看见几百个农夫在天井中等候主人底吩咐。光着头,赤着足,冷得浑身打战。而那主人叫他们等候了一天,一句话也不说就遣他们回去,因为他自己在和别的地主打纸牌,这些地主也是一样,自己玩得很舒服,叫他们底车夫寒天里在车厢上等候着,把手都冻坏了。我看见这样的事气坏了我底肚皮,也不知有多

少次了！

这些事情苦恼着我底孩子的心，甚至当我睡在床上的时候，它们还未折磨我。我睁着眼在床上躺了几个小时，因为想着我底周围的这一切可怕的事情，我实在不能熟睡了。

我有很多的机会来观察农民底生活，因为他们时常成群结队地跑来我家，和我底父亲讨论关系着他们底共同生活的每一件事，在这些时候我总是在他底旁边，可以听得见那些农民要说些什么话。这尽是些关于田地、牧场、树林、茅屋之建造，他们应缴纳的租税，应修筑的道路，应排泄的沼泽等等的事。然后再说当兵的问题；因为在当时的俄国只有农民底儿子才被征去当兵。我虽然还是一个小孩子，我也已经不能明白为什么这些忠厚的人应该把工作和租税底全个负担放在自己底肩上。我又看见，我底父亲虽是一个好人，但他总是重视他自己底利益过于他底农奴底利益，我于是痛苦地感到贫富间的不平等。

我常常从家里逃出来，一个人跑到邻近的村庄去，拜访我们底农奴底茅屋；在那里我会看见老年人躺在干草上，饿得异常之瘦，又没有人来理他，因为在那夏天的长日子里，只要能作工的强壮的农人都是在田地上作工，一直到夜间才能够休息。那些污秽瘦弱的孩子们便在污泥或尘埃里争吵，吃着猪狗底饮食。每逢礼拜日我看见许多农民走进教堂虔诚热心地祈祷，为了上帝的缘故施舍出他们底最后的铜子，为的是想在来生过着一个较好的生活，

因为他们底幸福之希望除此而外，便再也不能有什么了。

从八岁以来，“如何寻得正义”便成了苦逼着我的问题了。

平常人在小孩时代总有一种攫取任何物件之欲望，然而加塞林却不是如此。凡到她手里的东西，她都愿给别人。如果有人把新从火炉里出来的又鲜又脆的点心给了她，她便会立刻把它送给一个仆人。如果她得着一个新玩具，不等这一天过完，她就给了农民底小孩。她常常在回家时，没有了外套或大衣，因为她已经给了一个穿着破布冷得发抖的人。她底母亲自然会责备她，她便回答说：“妈妈，你给我们读的《福音书》上不是说过么，一个人若有两件衣服，就应该给一件与穷人。我正是照你给我们读的话而行的，为什么你要动怒呢？”

有一次她看见一群蓬发赤足、带着重镣的人被宪兵赶着在街上走。这悲惨的景象给了她很深的印象，她便问母亲这是什么人。“他们是不幸的人——在生活道上走了错路的堕落者。”这就是母亲底回答。这个回答自然不能释去她心中的疑惑。她以后常拿这个问题来问自己。

她在小孩时代的唯一梦想，就是怎样可以使农民得着幸福。她常常想象自己做了一个大田产底主妇，在她底田庄上，全世界的不幸的农民都可以舒舒服服地住着，穿得好，吃得好，又不受束缚。

在平静的夏天的午后，她在露天里躺卧着，高高的碧草围绕着她，浅蓝的天空中点缀着数朵纯白的飞云。远处又有一

座山，山上偶尔有一辆马车走过。飘浮的白云似乎聚成了各种物件，什么山啦、谷啦、溪啦、河啦、花啦、树啦、巨人啦、城市啦、动物啦，应有尽有——只要她在书上读过，或听见别人说过的东西，都在云上现出来了。拿这些云做背景，她便建筑起她底空中楼阁，极乐世界。

她又常常听见人说美洲是富有金子的地方，她便想到加利福尼亚州去，打算带回不少的金子给农奴买田置地，让他们自由地生活，自由地耕种，自由地享乐。每当她望见天空的彩云，她就看见她所欲创造的世界了。她常常把到加州去的计划告诉别人，家里的人就拿这话传为笑柄，然而在别人笑她的时候，她总是直率地回答道：“但是许多人已从那地方带了金子回来过了！”

三

在十六岁的时候，加塞林已经读了不少服尔泰、卢骚、狄岱洛诸人底著作，熟悉了法国革命底历史。她受着新思想底鼓舞，怀着青年的热诚在别墅附近开设了一所学校，居然找到二十个成年的农民做学生，她一个人做教员，教他们读书写字。不久一八六一年解放农奴的事就发生了，然而实际上解放后的农民底生活状况更变坏了。因为许多年以来，在旧制度之下，农奴除了耕种他底主人底田地外，他自己还有一块土地是为着供养他底全家的。他知道他本人和这块地都是属于主人的，然而他也知道主人要卖掉他时也必须把那块小地同

时卖掉。所以他们常对主人说：“我们是属于你们的，然而土地却是属于我们的。”这样，农民便满心希望，在他们被解放了以后，那块地也会分给他们。但是沙皇底意思却不是如此。我们且听十七岁的少女加塞林底自述罢：

农民是自由的了。他不再被束缚于土地上了，他底地主便吩咐他走开。他得了一小块晓土，在那里他是自由的，他会饿死。他昏迷着了：他万想不到他没有他底原来的一块地会能生活……在渗澹的，却是逐渐增加的愤怒之际，他不肯离开他底那块地到晓土上去。他哭叫道：“主人啊！我怎么养活我底小孩们度过一个俄国的冬天呢？那样的晓土，对于我，就是等于死。”这种哭叫声已响遍全俄国了。

政府在每一县中派了一个新语“公证人”，来劝导农民。“公证人”一点事都没有做出来。于是政府调遣了军队去，驻扎在农民底茅屋里。农民底家人饿得快死了，老年人被醉兵打伤，女儿们也被兵士强奸了。然而农民更变成狂暴了，于是军队就用笞刑来对付他们。在我们乡村附近的一个村落里，农奴不肯离开他们底土地，军队便把他们成行排队地驱赶到街上去。从每十个人中叫出那第十个来，用鞭子打他；有些人就当场被打死了。过了两个星期农民还是不屈服，那么军队又用笞刑，但这一次是在每五个人中叫出第五个来鞭打。那般可怜的无知识的生物还是要绝望地保持着他们所视为他们底权利的东西；于

是他们又成行地被拖了出来，这一次每个人都挨打了。在五年之间，这样的事行遍于全俄，到后来血流尽了，精力也竭尽了，农民也只得屈服。

我在我底小学校里听到这些伤心的故事，我底父亲和我们县里的“公证人”更告诉了我不少。农民们成群地日夜来到我们底家。有许多是被家人抬进来的，因为被鞭子打成残废人了。呜咽着的妇女们垂着泪，诉说在她们底眼前被杀害了的她们底丈夫的事。这般可怜的苦人常常爬行着，拉着我底父亲底膝盖请他给他们重读“上谕”，查出那是“错误的”，又哀请在法庭上为他们求救。父亲接待过了那般苦人们后，来到我这里，他很疲倦，很憔悴了。

我现在才明白我底从前的计划没有用了；我觉得应该有大的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变革才行。然而我这时还是一个自由党，只想到改革，不曾想到革命呢。

在十九岁的时候，加塞林就伴着她底母亲和姊姊到圣彼得堡去了。到了圣彼得堡，她就结交了不少自由党，这都是出身贵族、受过大学教育的男女青年。因为这时候在俄国国内，女子是无法受高等教育的，这一般人就在暗中为女子开设了许多讲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班次。这样的课程，加塞林是完全听了的。

后来她底母亲病了，不得不回家去。母亲要把加塞林带回去，但加塞林不愿意，她要做一个独立的人；她以为应该靠

自己生活。在当时许多贵族青年都有这同样的主张。克鲁泡特金在他底“自传”中曾引用了诗人奈克拉索夫底话：“奴隶所做出来的面包是苦味的。”他又附加说：“青年人确实不肯吃那种面包，也不肯享受靠着奴隶的劳动而积聚在他们底父亲底家里的资财，不管那般劳动者是真正农奴，或是现代工业制度底奴隶。”

加塞林底母亲到底顺从了女儿底意志，让她在一个贵族家里做家庭教师，得了钱就作她留在圣彼得堡继续求学的费用。母亲回家去了。她做了两年半的家庭教师，她底品行极好，很得那一家人底敬爱。

但她底父亲后来一定要叫她回去，他允许她回家后有完全的自由，可以过着独立的生活。果然她回到故乡后，她底父亲帮助她开设了一所女子膳宿学校，她居然得着许多富家女子做她底学生，她就靠她们缴的学费维持生活。她底父亲又为她修造了一所茅舍来教育农家小孩，不收一个钱。她从那女学校所得的钱如果维持简朴的生活之外还有余，她便把剩余的钱尽拿出来帮助农民。有时买一头牛送给这一家，有时又买一匹马送与那一家，想尽她底力量来减少她周围的贫苦。她说：“我现在与人民更接近了，我现在开始明白了每个农民对于从那记不清楚的时代以来的笞刑和苦役之惨痛的回忆。我觉得他们之爱慕自由是潜意识的，然而却又极其深切的。”

又过了三年，在二十五岁的时候，加塞林和一位心胸开放的贵族青年布列斯科夫斯基结了婚。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心地很良善，又是一个自由党。他在本处县会里很活动，对于农

民底苦况也很关心。他和加塞林共同设立了一所合作银行，一所专为农民而设的农业学校。

然而加塞林还觉得应该做点较大较急进的事才行。她又到基辅去，为的是想寻几个帮手。在基辅时正遇着她底一个姊夫死了，她又不得不参加葬礼，安慰她底姊姊。过后她底一个儿时的好友科法利克来信，叙说他和几个朋友不满意俄国的现状，决定到美洲去建立一个“新村”，在那里人人可以自由地用脑力和手力工作。他约她同到美洲去。她答覆道：

我决不去。在俄国正有许多重要的事应该做，然而差不多还没有动手做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离开俄国呢？在美洲多了我们，对于人民并没有什么好处，而俄国人民却正需要着我们哩！

在基辅城内，大学学生设立了一所饮食店，每月膳费共六个卢布，对于不是本校学生的人也并不加价。加塞林先付了一个月的膳费，每天到这里用餐，借此可以观察一切。这是一所木头的建筑，最下的一层全被这所饮食店占据了。制得粗糙的长木桌子上面盖着洗得不干净的桌布。每个屋角里堆着一叠又厚又重的白色碟子，在用餐的时候，照例发出一阵响声，这一叠碟子就被倒放在地板上。于是用餐的时间开始了，学生们高谈阔论地争辩着各种问题，她静听着，想考察出他们底性格。后来她拿了一些小纸条把她底姓名和住址写上，第二天她就选择几个给了她以好印象的学生，把纸条分散与他们说：“请来看我，我们可以随便谈论谈论。”

这天晚上就有五个学生来看她。他们都是富于同情心的诚实的青年。她便问他们道：“为什么你们不做一点事？在俄国群众正饥饿着，颈项上挂着铁链，门口站着狼群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不做一点事？为什么你们要做‘闲人’呢？为什么你们要用学校来遮蔽你们底眼睛，不去看看现实呢？”

“我们是‘闲人’；然而应该做什么呢？我们怎么能够使情形变好一点呢？”这几个学生中也有和革命党人认识的，不过他们还没有做革命党人的心思。

这一次谈话自然没有什么大的结果，不过从此加塞林便和他们结下了亲密的友谊，又由他们底介绍得和革命党人认识。

但不久她底丈夫和友人又把她叫回故乡去了。在那里她和他们极力想由政治行动来改善农民底状况。加塞林这时候已表现出她底演说的本领。她底声音是又洪亮又清晰。她能说农民所能懂的语言。而且她有伟大的心灵和伟大的人格，所以更能感动人。

选举地方法官的时期到了。这时候科法利克因为去美不成，跑来看加塞林一家人。加塞林便劝他做一个候选人，他答应了，不过因为他不是本地方的居民，没有被选举权，所以她底父亲就造了一个假的租佃契约，算把田地租一部分给了科法利克，科法利克就有了被选权，而且果然被选出来了。他本是一个极其能干的人，又是一个天生的领袖。其余的法官举他们为首领。他办事果然不错，在三个月之内就把八百多件陈年的积案断得清清楚楚。他断案完全依着公道，极力

维护农民底权利，很得农民底欢心，然而却也得罪了地主们。那般贵族便去报告内务大臣，说这一群自由党将有反抗政府的阴谋。

于是科法利克被免了职，加塞林底父亲受着连累，也被免了职，他们底同志们中有几个未受审判就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了。加塞林夫妇自此便受着警察底严厉监视，他们为农民开设的银行和学校都被封闭了。这离科法利克做法官的时期还不到一年！

政府方面又去侦察加塞林向农民所作的演说是何种性质的，本省总督并把她底父亲叫去，要他说明加塞林为什么要做那样的事。加塞林底父亲回答说，他底女儿以为应该把新法律向农民解释明白，为的是使他们懂得自己底权利，总督听了这样的话，便冷笑道：“我们这里用不着传道的使徒。”并且还告诉加塞林底父亲说，他一家人愈少干预农民的问题愈好。

这个惨苦的经验便使加塞林从和平的自由党变成革命党了。她明白要想得着大的进步的改革，非先把现存的政府底形式改变过不可。贵族专制的政府实在是农民幸福底一大障碍。所以要为农民谋幸福，就应推翻现在的政府。

然而要去做推翻现政府的事，同时就是去找监狱、苦刑、拷打、流放、死刑。加塞林现在有二十六岁了。她底丈夫也是在青春时期。她便把她底心事告诉她底丈夫，并且问他是否甘愿去冒大险、去坐监、去死，他回答说，不。加塞林便说“我是甘愿的”。于是就和她底丈夫分开了。

四

加塞林又到基辅去，加入了一个革命团体。这正是奈其亚叶夫案件开庭审判的时期，审判结果大批的革命党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了。这件事惊动了俄国社会，而革命风潮也就更厉害了。

这时候的俄国革命党人大体分为两派，一是拉甫洛夫派，一是巴枯宁派。拉甫洛夫派主缓进，以为农民要受到相当的教育后才能得着自由，所以应该先从事于慢慢儿教育农民的工作，而巴枯宁派则不然，他们主急进，以为目前的急务就是把农民组织起来实行革命，愈快愈好。他们说农民底反抗不久就会成熟的，因为那种普遍的困苦使得农民不能再忍受下去了。“饥寒便是最有力的教师，去告诉农民：为什么他要受寒挨饿，向他说明他如何才能够养活自己，那么，很快地他就会懂得的。”

这两派虽有不少的分歧，却也有一个共同点。两派都承认只有民众革命才是根本改革俄国悲惨情形的唯一方法。这两派底领袖拉甫洛夫和巴枯宁都是侨居瑞士的亡命者，而且是好朋友，所以这两派的人也是互相敬爱的。他们中间大部分都是出身贵族家庭。他们以为做贵族的人安富处优，坐享农民底血汗之利，已经有无数的年代了；只有靠着压迫农民，掠夺农民，他们才能够过着奢侈享乐的生活。因此这帮青年人便以为他们应该来替农民服务，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把自由

与幸福交还给农民，为的是替他们底祖先赎罪。

加塞林是属于巴枯宁派的。不久在基辅城内她就找到不少的男女同志，他们都很敬爱她。在加塞林底亲密友人中有一个年纪较她小九岁的女郎马霞·加林金娜，这个少女因她底信仰坚定、行为勇敢，后来在革命党中成了著名的人物。她因为读了奈克拉索夫底关于农民的诗歌就变成了热心的革命党人，后来便到基辅汲收当时最进步的革命思想。她进了基辅产科学校，在那里结识了加塞林底姊姊阿尔加，又由阿尔加底介绍和加塞林相识。马霞是一个极其美丽的少女，有柔嫩的皮肤和容颜，平日沉默寡言、性情温柔、作事勤勉。凡遇危险艰难的事，她总是比众人都勇敢有为。说得少，做得多，若有人把秘密托给她，她从不泄漏一句的。许多青年对她产生了爱情，而她自己对男子总是很冷淡。加塞林问她，这是什么缘故，她回答说：“我爱运动。”加塞林批评马霞为“温顺时像一只小羊，勇敢时就像一只母狮”。

在一八七三年“到民间去”的运动开始了。同年俄政府下了“诏书”，命令侨居瑞士的俄国男女学生立刻归国。于是在短时间内大队的革命青年便回到俄罗斯来了。“到民间去”的运动加了这一支生力军后更兴盛起来了。基辅这时候就成了一座沸腾着的火山，在那里聚集着不少的革命党人，加塞林也是其中的一个。他们完全抛弃了贵族底身分，去做农民中的一个，衣食住和农民底一样。每天也像农民那样劳苦。因为和农民过着同样的生活，便能够体贴他们底苦痛，了解他们底需要，才好向他们宣传革命思想。加塞林更说：“我们要变成。

和他们同样的人，我们才有权利来煽动他们。”

既然这样地决心去参加煽动农民革命的工作，加塞林便和家人告别。因为一旦做了反抗政府的革命党人，就应该把生命置之度外，随时都会被捕、被监禁、被流放、被处死刑。所以她在去就牺牲之先，要和她底亲爱的家属见见面，作最后的诀别。她先到科夫诺省的一个县里去见她底长姊，然后到路歌威次去见她底父母和丈夫。他们都劝她不要去革命工作，不要无益地去送命，她本可以过着安静幸福的生活。他们又说她已是快要做母亲的人了，不应该去冒万险、历万难。这时候她似乎站在歧路上了。一边是充满了富裕、奢侈、繁华、慈爱的家庭幸福；一边是监狱、流放、死刑。然而为了求得良心上的安慰，她却毅然决然地选取了后一条路。她深感到那个最重大的责任叫她到战场上去，她是不得不去的。怀着痛苦的心情，含着满眼纯洁的泪水，她和她一生最亲爱的人们告别。从这时以后她就不曾再和他们见过一面了。在她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后不久，她底丈夫就死去了；等到她从西伯利亚回来时，她底父母也早已成了过去的人了。她底积蓄了多年的辛酸泪也只能洒向他们底墓前。

她本来决心立刻到农民中间去，但她底同志们劝她暂时等待一下。等革命党人在农民中间的组织稍微有点力量的时候再去不迟。她听从了他们底话，便留在基辅城内。然而她要靠自己底力量谋生活，她便剪了许多小方块纸写上她底姓名和住址，又写道她愿意担任家庭教师，并且指定某几个科目。她拿了这些小纸块走到一个女学校附近的街角，等着女

学生下课回家便散与她们或她们底家属，她底朋友们觉得这样的举动是很滑稽的，便时常嗤笑她。然而事实上这样的方法却很有效果，居然有不少的家属请她去教他们底女孩们。她每月平均可得一百四十个卢布。晚上她又忙着做革命党的工作，整日整夜地忙着，她底身体反而强健起来了，比从前过闲散生活的时候还强健得多。

不久加塞林又得着一个表姊底信，劝她到维特布司克她（表姊）底田庄上去，帮忙做点有利于农民的事。那表姊是一个爱做慈善事业的妇人。她果然去看了，她很满意表姊对于农民所做的事。表姊留她在那里住下去，但她一时不能决定，便先到彼得堡去和重要的同志们商量进行方法，她曾把她表姊底计划告诉科法利克。他回答说：“加丁加^①，你已经做够这种社会的改良工作了。现在你正应该投身激烈的战场中。为什么你不加入战线呢？”

他底意思是叫她不要再去做不彻底的慈善事业。他劝她立刻穿起农妇底衣服到民间去宣传革命。

她在彼得堡的生活也是异常活动的，不久就成了革命团体底中坚分子。她底刚毅、朴实的性格，她底不怕一切的勇气，她底坦白的、热心的、中肯的谈话，以及她底不屈不挠的精神，很得革命党人底敬爱。

但不久，她底小孩出世了。产后的身体恢复了健康后，她回到了基辅，和她底嫂嫂威娜同住。她底嫂嫂和她友爱甚笃，

① 加丁加：加塞林的昵称。

她答应把加塞林底孩子当作自己底孩子般养育。

这时候一件不幸的事来了。她底姊姊阿尔加得病死了，临终时还频频叫着加塞林底名字。加塞林经过这个打击后，威娜又患了病，她尽心竭力地把嫂嫂底病看护好了。威娜病愈后不久，加塞林底哥哥就来接他底妻子回家去。加塞林不得不和她底小孩分别了。临别的情景是很悲惨的。

马车停在门前，两匹终日奔波的马把鼻子抵着地，吼着。威娜和她底丈夫坐在车内。加塞林从房里抱出小孩来交给威娜，大家都沉静了，没有一个人说话。过了一会，加塞林底眼里流出泪，哭起来了。她哭得像一个无人慰藉的小孩一般。威娜便叫道：“加卡，加卡！你怎么了？”她仍伤心地哭着，不答应。威娜在她底额上亲了一下，马蹄得得声一响，马车就立刻在石头道上驰起走了。加塞林迷惘地望着驰去的车轮和马车底后影，直到缩小到不见为止。但她底双眼还朝那个方向痴痴地望着。这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但在她底心里似乎一个寒冷的秋天来到了。她觉得自己是被人抛弃了。她说：

我底心似乎裂成了千万块了。我底脚跛了，我底手臂硬了。我不能够从那地方移动了。这时我想起当我最初说起自己愿为农民服务的愿望时，别人所给我的劝告。我还是一个女孩的时候，别人说：“等着罢。你将来结了婚，就会被束缚住了；你底青年的血也就会安静下去了，你底急流着的小河也就会变成平静的小湖了。”那个时代果然来了，但我觉得我底精神并没有一点改变。我觉得我

为人民谋幸福的理想还是和从前一样强烈，而且似乎更强烈了。那时友人们又向我说：“等着罢。只要你有了一处田产归你管理的时候，你底全时间、全思想就要完全耗费在那上面了。”然而我底丈夫和我果然买了一处田产，却也没有产生这样的结果。因为我决不能把这微小的田产来和全俄国的大平原比较，而不看重后者的。我底精神和信仰还是和从前一样，并没有改变。然而从友人方面新的劝告又来了。他们现在却说：“是的，丈夫和家庭并不曾使你变化，但你是要屈服于自然之命令下的。你底小孩一生，你底革命思想就会死的。你曾经用来飞翔在天空中、白云间的双翼，你将来会用来庇护你底小孩了。”我生了一个小孩。我觉得我底青春便埋葬在他底身体中了，当他离开我底身体的时候，我底精神之火似乎也同他一道去了。然而事实也并不就是这样。我对孩子的爱情与对革命和俄国人民底自由的爱情，时时在战斗着。这种心理底交战使我许多夜不能安睡。我明白我要做一个贤母，便不能再做一个革命党人。这不是两件可以同时并做的工作。只要一件就可以把人底全副精神吸收干净了。因此我便把孩子交给威娜和我底哥哥，让他们当作亲生的孩子养去。

作了这种牺牲的并不只有我一个。在那为俄国人民底自由奋斗的无数妇女中，我知道有不少人在做争正义的战士和做在暴政下受害者底母亲两者之间，都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前一条路。

五

一切都安排妥善了，加塞林便决定出发到民间去宣传革命之大道。她约定了两个同伴，一个是司特范诺维奇，我在关于沙苏丽奇的一章里曾提到他底名字。他后来成了一个极其著名的革命党人，因在齐基林县组织农民革命，功败于垂成的时候被捕；但又逃了狱出来。然而这时候他还只是个二十岁的孩子，一个沉静寡言、异常诚恳的青年革命党人；还有一个同伴就是她底女友马霞。司特范诺维奇装做鞋匠，马霞也学成了染色和油漆的手艺，她又教给了加塞林。

在一八七四年七月里一个晴明的早晨，这三个人动身向那不可知的前途进行了。大家都穿着农家衣服，背上的包袱里尽是一些粗布衣服和他们各人手艺底用具，各人都带着假护照。她只有三十岁，然而她却找到一个四十岁妇人底护照。因此她须得把自己打扮得老一点。她穿着大的树皮鞋，厚帆布的衬衣，一件粗麻布的裙，一件黑色短衫，腰间再束上一根宽松的红带。他们假称说是堂兄妹，自然据年龄看来，加塞林居长，司特范诺维奇居次，马霞是最小的妹妹。

这是一个明媚的日子。加塞林三人异常快乐。他们底心中充满了对于全人类的善意，而且在他们对于被压迫阶级的爱中他们也找到了一种宗教的快乐。他们先到尼比河口岸上，搭船到切尔加司。船里的乘客都是农民和工人。大家都在进饮食，加塞林三人也从包袱里取出黑面包、干鱼、苹果酒

来吃喝。别人问他们到什么地方去，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从阿洛夫省来的。我们在寻找工作。我们听见说某某城内正需着我们这一行的手艺人。”不过加塞林和马霞底手都是异常白嫩，不带一点做过苦工的痕迹，因此又引起了工农们底好奇心。加塞林解释道，她们以前是贵族家里的侍婢，只做过轻便的工作。

在切尔加司登岸后，他们不得不走上一个沙石的高山。小小的马霞背不动地底重包袱，她底身子更渐渐地俯下了。她底两个同伴说要把她包袱里的东西取出一点，放在他们底包袱里，她起先不肯答应，动怒说：“如果我不能负重，那么我还算什么样的农妇呢？”但后来她实在背不起了，便答应从她底包袱里取出些东西分给他们。

他们三人穿过城市，又走到乡下。一边是无垠的大平原，一边是浓密的大树林。有时一辆马车驰过，掀起了地上的尘土，似云雾一般，把他们底眼睛迷住了。有时又遇着了湿地，这实在难走了，何况又背着重的包袱！于是这两个女子就不得不常常坐在道旁休息一会儿，歇歇她们底疼痛的足。司徒菴诺维奇是惯于在湿地和尘土中走长路的人，看见这样子，便嘲笑她们底娇柔。但站在她们底前面说，“走罢，你们现在已经坐得够了！”她们实在没有力气了；然而她们知道在黄昏以前她们必须走到邻村去，否则这晚上她们便不能在农家中找到寄宿处了，因为农民素来不愿留那些深夜来借宿的生客。于是她们只得又站起来向前走了。

在六点钟的光景，他们三人到了B村。大家都疲倦了，就

坐在一家茅屋底门前歇歇。过往的农夫们问他们从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去，他们仍然回答说从阿洛夫省来找工作的。一会儿县书吏来了，傲慢地问他们道：“你们有护照么？”他们心里很惊惶，但表面上并不动声色，就把假护照拿出来给他看了。司特范诺维奇还问书吏，他们能够在哪里找到一个过夜的地方。那书吏不屑于回答这问题，只是昂然地把护照看了一眼就交还给他们。

然而他们总得找到一个宿处。县吏去后，司特范诺维奇说：“我们必须到一家酒店去，在那里总会有更多的人。”不过这天是星期三，酒店里几乎全没有生意。那犹太人店主坐在柜台后面，还有一个高大的、衣服破烂的、酩酊的农民伸着四肢睡在桌上。他是一个退伍兵士，曾参加过克里米战争，现在正在夸耀他底战绩。他底话起初还引起他们底兴趣，但不久就使得他们讨厌了。他们催促那位农民把他们引到一个可以寄宿的地方去，然而他还继续说他底故事，舍不得走。司特范诺维奇后来请他喝了几杯谷酒，他才中断了他底故事，说他底一个朋友（是个鳏夫）有一间房屋出租，但离此并不近，还在那边村头上。他把路线告诉了他们，他们就向着到那边去的路上了。

他们问着那个鳏夫底住家，他答应把房子租给他们，不过他警告他们说，房子还没有打扫出来，这晚上睡在里面是很苦的。幸而旁边一位老妇慷慨地请他们到她家去暂住一夜，并请他们进饮食。他们吃了几块饼干，但那个和拳头一般大小的大麦面馒头确实太难下咽了。不过他们一想到自己为人民

服务的义务，也就勉力把馒头吃了。那馒头底臭味后来追想起还使加塞林颤抖。

进饮食的时候，他们和主妇谈起找工作的艰苦。她回答他们说：“不要烦恼。将来会有不少的女孩来找你们给她们染手中、漆皮鞋的。你们会有很多的工作做。”

第二天早餐之后，他们三人就去看他们底新居。墙壁已颓败、动摇了。地板是破的，生满了恶虫。到处都有鼠洞，还悬着蜘蛛网。他们无力无助地立在污秽丛中。也许这时他们想到了各人已离开了的家庭寝室中的温软床褥和几盆蔷薇与朝颜，但他们甘愿抛弃了这一切，并无一点悔恨。那主妇又向他们提议说：“你们最好从田间取些新鲜温暖的粪来，和石灰掺杂在一起，好好地把地板刷洗一下。那么你们就可以拿新稿草来铺床了。”

把粪和石灰掺杂在一起，在农家乃是妇女们底专门工作。司特范诺维奇不能够帮助她们。加塞林和马霞勇敢地劳动着。不过把粪和石灰调和起做成浆糊来涂那虫蛀的地板，这样的事是那两个出身贵族家庭的千金小姐不曾学过的。她们极力忍耐着，不要呕吐。司特范诺维奇抄手望着她们笑。他无意地说了一句：“真是女子底事！”

“你为什么不帮助我们呢？你晓得说空话是太不公道的。”加塞林回答道。

“这倒是一件很好的工作！怎么？难道我竟要做村夫村妇们底笑柄！”这是司特范诺维奇底回答。

房屋到底整理完竣了，在可能的范围内总算弄得很清洁

了。床铺也算安置好了。然而夜间加塞林和马霞两人却不能安睡，因为她们刚吹熄了蜡烛，各种虫鼠都跑出来了，一群群地发出各种叫声来袭击她们。至于司特范诺维奇呢，他睡得像一条黄牛一样，一点也不觉得。这一夜可苦了加塞林和马霞，她们极力和这群恶虫战斗，从这边滚到那边，从床上搬到地板上；然而恶虫到处追随着她们，而且老鼠也出来了。一直闹到天明，虫和鼠都逃走了，她们才得安静地睡几个小时。

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们一面靠着他们的手艺来维持生活，一面又借此来结识农民，开始他们底宣传工作。但后来他们发现在这里是不能煽起暴动了。三人又到 S. 城去。

在 S. 城内他们租了一间屋子，主人是一个身材高大、肩膀宽阔的老年人，年纪有八十多岁了，长着飘飘的白须的脸上还带着光辉勇敢的色彩。他在青年时代就同着许多人一起来 S. 城的 B. 伯爵底田庄上作工。B. 伯爵待他们极为残酷，有许多农民常常被鞭打到半死。因此农民便起来反抗伯爵，这老人便是反抗的农民底领袖。到后来几排枪和许多根皮鞭就把暴动压服了。他受着极厉害的笞刑，在床上躺了几个星期。

那时他们底宣传工作进行得很好，但不久本地的官吏听到了风声，说要逮捕这三个传道者。幸好他们三人听从了同情者底劝告先后离开了 S. 城在切尔加司集合。司特范诺维奇先走，加塞林与马霞同道。临行时凡认识她们的人无不落泪。那老人更是感动得厉害，他向加塞林说：

“我和我底妻子很快活地过了许多年了，然而我对于你所产生的感情，从不曾对其他的女人产生过。你是一千个妇女

中的一个。愿上帝帮助你所做的一切事业！”

六

马霞回基辅去了。加塞林在切尔加司住了一些时候，就和司特范诺维奇同赴 Y. 县，后来又游历宣传到 Z. 地。

这时候他们有了大批的革命书报。加塞林白天做苦工，晚上便进行宣传工作。后来她自述当时的经验道：

我底会总是在夜间举行的。一间低屋子，墙壁和地板都是泥土的。梁木可与我们底头相齐，再上去一点，就是茅草。屋子里挤满了许多人，男女老少都有。两个大人坐在高的砖炉上，摇摆着双脚，有时敲着表示喝采。这些人都是我底房主找来的。我底房主是我挑选出来的一个勇敢的农民，而他又去挑选了那般不怕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人。我使他们记起他们所受的笞刑；我指出那些终身残废的人，我又指出那些丈夫死于鞭笞下的女人。当我问，是否人应该永远受鞭笞的时候，他们就极其猛烈地叫号起来了，他们底叫号声是如此猛烈，以致隔壁的三四条牛都吼起来，需要人过去镇静它们。我又问他们孩子底生活情形，有几个农妇回答说她们底孩子在去年冬天就死了。我问：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一家只有最硠薄的土地。要得自由，要能生活，人民非有土地不行。我从大衣里取出寓言书，这些寓言是写来宣传我们底主义，激起

人民对自由之爱慕的。于是在深夜里，一盏微弱的灯光，照耀着那一堆圆睁着眼睛的农人底宽大的脸，他们带着敬畏的眼光望着那神秘的东西——一本书。

这些书是花了重价秘密印刷出来的，它们底效力比口头宣传要大两三倍。印书底费用虽大，然而我们中间许多人都有图书、珠宝，值价的衣服和毛皮出卖，可以卖大批的钱；而且随时有同志加入又可捐助经费，我们又没有个人的耗费。

我时常因为被侦探认识了，便不得不在工作未完的时候很快地离开了我定居的村庄。那么，我底会场里的听众就会跑到一个能够诵读这些奇异的寓言的农民处去集合。他们还想着我，直到几个星期之后，别一个人又乔装到他们中间来了。

在一八七四年有两千多个受过教育的男女青年到民间来了。你们说，这是令人厌倦的工作。不错，如果农民是粗笨、迟缓的，自由的精神就似乎只是幻影了。然而只要自由的精神一旦发展成为实在的东西时，我们就不会觉得厌倦了。我们有时又得和同志们把握。我们常能互相勉励，因为大家都看见农民已经接受我们底主张了。要占有土地本来就是他们祖先们底梦想。他们底热望起来了。坚决的鼓舞的话语从一个团体传到别的团体。秘密的组织成立了，通信的暗号发明出来了。运动广布了俄国的三十六个大省份，而且一天一天地组织得更好。人民底党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九月，加塞林又同司特范诺维奇到工地去从事宣传工作，但她后来就在那里被捕了。情形是这样的：

在工地时，她和司特范诺维奇寄宿在一个农民家里。房东底妻子病了，他雇了一个婢女。司特范诺维奇不久就因事到基辅去了，把他底行李留交加塞林照管。加塞林每天早晨要到市场上去买食物。有一天她买了两个苹果、一小片猪肉向家里走去的时候，路过那旧王府底断井颓垣，心里正想着将来有一天沙皇底宝座会像这样让给虫蛀的，忽然一辆马车从后面飞驰过来，她先听见了车声便掉过头，一个高大的警官坐在车上。他向她粗暴地叫道：“站住！”

她知道事情不妙了。

“过来！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从阿洛夫省。”

“你底护照在哪里？”

“在我家里。”

“好，坐上车来。如果你有护照，我们不久就会看见的。”

一阵马蹄声中马车飞驰走了。警官并不曾问她底住处，但车子却是向她底家去的。加塞林知道警官一定到她家里去过，而且还发现出什么来了。

这是一个酷热的日子，茅屋底窗户都被取下来了，为的是透进更多的空气。那个婢女站在一株老树底旁边。她底面孔成了死白色，而且昏迷得像痴呆了一般。原来事情就坏在她底手里。有一天她偶然在加塞林底行李中发现了文件和地图，这在农家是很不寻常的。她把这件奇事告诉了朋友们，后来

就传到警察底耳里了。`

“护照!”警官咆哮道。

车夫跑进屋去把房东叫了出来。

“护照!”警官又狂叫道。房东跑进去把护照取了出来,挥舞着给警官看。

警官便讯问加塞林,又伸手去捉她下颌,这本是上官习惯对农民的样子;加塞林觉得被侮辱了,便发了怒。这一来就使警官知道她不是一个农妇了。警官底眼里射出了恶意的闪光。他转身向那战抖着的的房东问道:“她底东西在哪里?”房东以为警官疑心加塞林做了贼,问的是贼赃。他知道她是清白的人,便答道:“老爷,她没有东西啊。”

“没有东西!那却又是什么呢?”他指着房角里重的行李说。

“啊,那都是她自己底东西。”

“好,好。我正要那些东西。带到这来。”

于是房东把那些包袱拖到房子底中央,打开给警官看。

“呀!”警察抽出了一些革命小册子,高兴地叫起来了。“那么,你还能读书写字?”加塞林并不答话。她坐在一个大木柜上吃着她刚买回来的苹果,态度是异常冷淡,异常安静,好像她自己只是一个旁观者,并没有一点关系。那警官自然十分高兴,因为他自从做了警官以来,办过的最重要的案件就是去寻回一口走散了的猪,或追回几只被偷去的小鸡。现在居然捉到一个革命党,在他不可不说是一个非常的凯旋了。这时在窗外、在天井里、在房子内聚集了一大群人,男女老幼都有,

大家都怀着恐惧与好奇心。

警官鼓出两只眼睛高声向群众宣读革命党底宣言。凡是激烈的地方使他发了怒，他更大声读出来。他又叫人把县吏请来，县吏又高声把宣言朗诵一遍，他们又把牧师请了来，牧师也把革命党底宣言重念了一遍。在他们，以为这些话是大逆不道的，而在场的听众底心理都正相反。因为这里面所说的都是农民渴望的东西。听的人就越加多了。忽然警察署长到了。他问加塞林道：“这是什么？”

“宣传品，你们底县吏刚才曾拿它来煽动人民。”

“搜她，”警察署长说。

于是几个农妇便把加塞林带进一间小屋里，关上了门。然而她们不肯搜她。她们都哭了，一面又称赞她底镇静。她身边只有两个卢布，一个白信封和几根燃过的火柴。

这时加塞林就被押送到那个旧王府中，囚在黑洞里。她告诉我们第一次的经验道：

当我走下去的时候，发现了两个昏迷着的可怜人。我是被推进来的，那重门就被用力关闭了，门闷在黑暗中响着。我向前走了一步，脚滑了一下，因为地板上积满了屎尿。……我倒在一堆干草与破布上面。一分钟后我又恢复了知觉，连忙跳了起来，满身爬着虫虱。我靠着墙壁，然而墙壁又是湿的。所以我整夜里都站在“黑洞”底中央。这就是西伯利亚的开始了。

就在这时候她所焦虑的还不是她自己底事，乃是怕司特

范诺维奇回到此地后被捕。她被移入监狱之后，有十二个全武装兵士看守着她，但她居然设法给基辅通了一个消息去。

不久她就被移送到彼得堡监狱去了。在那里她等候审判，共候了两年，终日就在那个九尺长，五尺宽，七尺高的囚室里，这真是一个禁锢自由的铁笼了。她又说：

在第一晚上我躺在黑暗中自语道，不管这个灾祸，我们底战斗是必须继续下去的，不过我有点为这战斗而恐惧，好像我们为自己所爱的东西而恐惧一样。我躺着不动，那单独禁锢果然有了效果，使得我底心不安宁了。忽然我坐了起来。我听不见什么声音。我又躺下去了，我底耳又靠近那根支着我底床的铁管。滴答、滴答、滴、滴滴滴答、滴答！我曾听见说过在莫斯科一次会议中所计划出的叩壁底方法，但我现在记不起了。到后来我有了一个观念。俄文中共有三十五个字母。我急敲着壁。一下，两下，三下，一直到最后一个字母我便敲三十五下。没有回答。我又敲着，这一次敲得很慢，很清楚。我底心在跳动。从走廊上传来一阵脚步声。狱卒走近，而且从我底门口走过了。他底脚步声渐渐消失了。突然——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最后一次也接连敲了三十五下。于是我们便慢慢拼出字，拼出话句来。靠着这笨拙的方法，别人又把轻便的方法教授给我了。此后两年中间那铁管差不多无一刻不在谈话的。我们谈得多么快啊！……

一八七八年我们底审判开始了。在三百多名被囚者中，有一百多人已死亡或疯狂了，我们这一百九十三个生存者拥挤在一个小的厅堂里。其中有大半数的人都是属于我们这个团体的，从前我和他们差不多无日不见面；现在我见着他们，我底脑筋异常震动。他们在相貌上好象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面色灰白，形容枯瘦，举止迟钝，然而他们却依然保持着那个强健的心。我们底审判，简直是一幕滑稽剧，裁判官是由“沙皇”特别委派的，另外有特别陪审员七人，其中只有一个是属于农民阶级的。他们把我们分成许多小组，十个一组；或十五个一组。这次审判继续了半年之久。当我底轮值到了的时候，我在法庭上宣言反对这种滑稽剧。我向裁判官说：“我幸而得为俄国社会党和革命党之一员，我也以此自豪；因此我不承认‘沙皇’底法庭有权威来裁判我。”为了这一段话，我便立刻被逐出法庭，而且因此我底判决又加上惩役五年。俄国妇女因政治犯罪而被判处惩役者以我为第一人。我底刑期一满，又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过了若干年。

在一个夜里，我们中十个人被秘密地押出监狱（以后每晚押出十个）。下面街中有十一辆运货马车，每辆车驾着三匹马。我被放进了一辆车，两个强壮的宪兵在我底两边坐着，监守着我，车夫就坐在我底膝前，我要在车里住两个整月。车夫在马背上一鞭，在一阵马蹄声中，我们底五千里的旅程就开始了。

七

从欧俄到西伯利亚去的路程可算是一条死路。政治犯一旦走上了这条路，很少能够活着回来。关于西伯利亚旅途中政治流放人底情形，已经有不少的诗人文士描写过了，因此我们一听见西伯利亚四个字便觉得不寒而栗。加塞林也曾将流放路途中的恐怖告诉过人，睡觉的驿站小屋里墙壁上全是虫虱底血迹，又充满着难闻的恶臭，并且还是传染坏血病、肺病、伤寒病的地方。“不断的脚镣手铐底响声，妇人底哭泣，病小孩底叫号常常穿过墙壁来到我们底耳里。”最后她到了加拉监狱，在那里住了十个月后又移送到巴古金。这是近北极圈的一个荒野的小地方。她到巴古金时，正是二月，天气异常寒冷，甚至到寒暑表（摄氏）零下四十五度。

加塞林在巴古金过了两年极其困苦的生活以后，就借着一个机会偕同三个青年学生（都是政治犯）逃走了。四个人在荒凉的野地上走了六百多里，在饥寒交迫之际到底被捉回了。加塞林被带回加拉监狱，被判受皮鞭四十下，但这次判决并未付诸实行。

为了惩罚我底脱逃起见，我又被判决在加拉监狱做苦工四年，并且受四十下笞刑。一个医生到我底囚室里来，看我底身体能否受得住那四十下笞刑。我明白他们底用意。因为对于女政治犯从未不曾用过笞刑，他们现

在不敢鞭打我，故意说我患病甚重不堪受罚，这样开了一个先例，将来他们就可以对女犯采用笞刑了。我坚持说我是十分强壮，如果他们不立刻鞭打我，他们就没有权利来通过这样的判决。这判决到底没有实行。

这四年的惩役也是十分难堪的。她自述道：

整整有三年多我们不曾呼吸到户外的空气了。我们还不得不时时和那加之于我们的恶劣待遇奋斗。有一次在受了虐待之后，我们绝食了九天，终日躺着恰像一排死人。后来狱卒让了步，我们才开始进饮食。我们常常采用“同盟绝食”的方法，因此我们常被狱卒把手足捆起，由强健的哥萨克兵把食物灌入我们底喉中。

四年的惩役期一满，加塞林就被流放到塞伦金斯克去。从加拉到塞伦金斯克有一千多英里的路程，犯人完全步行，同行者有百余人，其中只有加塞林等两个女犯，佐洽·克伦就是在塞伦金斯克会见加塞林的，克伦底文章我已译在本章第一节中了。

她在塞伦金斯克住了八年，这八年的生活可算是她底流放生活中最困苦的时期。她时常找不到一个谈话的人。在冬天，寒暑表降到零下二十度至五十度，她冷得没有办法，常常把她底椅子放在砖炉顶上坐着，头达到屋顶的茸草。这时候她底心情可从下面的话中看出来：

我底心里燃烧着一个热烈的欲望，我极欲脱逃，再未开始我们底战斗。我悲哀着，像一只鹰被囚在狭小的笼

里一样。没有一天我不想到脱逃，我预备着冒万险、历万难来实行脱逃。然而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塞伦金斯克的八年留了一个忧暗的空穴在我底记忆之中。

然而这并不仅是为着她个人底困苦底缘故。“一想到我底同志们底受苦，我就把自己底苦痛完全忘掉了。我一天忙着劳动以便能够把所得的钱送到黑暗的监狱去，送给那些在冰天雪地上受冻挨饿的被忘掉的我底同志们。”

八年期满，她便得着了护照可以旅行全西伯利亚了。她又西伯利亚各城市中住了四年，在一八九六年九月，她底流放罪完结了。她便离开了西伯利亚走向欧俄，回到自己底家中去了。

八

加塞林回到欧俄后，先花费了三个月功夫去拜访她底亲戚和老友。出乎意料之外的，她看见她底姊姊比她老得多了，这时她便知道坚强的信仰是保持健康最有效的东西，所以只要有坚强信仰的人即使处在最大的困苦中，也要比较那些过安慰与奢侈生活的人更能保持着健康。她说起她底姊姊底家庭：“他们天天挂虑着咖啡，挂虑着菜园，挂虑着一切事情。我三十年来没有一件行李，什么都不挂虑。”

加塞林现在恢复自由了。俄国警察从此可以得着一个大教训：要毁坏“人的身体”是容易的，然而要毁坏那个被正义、

自由以及同胞爱之崇高理想所鼓励起来的，铁一般的“人的意志”却是很难的事。所以加塞林得着自由后就毫不迟疑地再投身在革命底漩涡之中，而且以更大的热心与忠诚来做革命的工作。自然这时候她看见俄国一般情形以及革命运动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她以前的同志们中有许多已入了坟墓，有许多至今还憔悴在西伯利亚监狱中。另一代的青年又起来了，新兴的革命党人一半继承了前辈的工作，一半自己发现了新的道路，完成了新的理想，采用了新的战略。从前的民意社已不复存在，而是现在的社会革命党了。加塞林自然加入了这个新党。她根据她底丰富的经验来从事组织与宣传工作，旅行各地，帮助同志组织地方团体，帮助新加入的同志，组织秘密通讯的办法，在秘密会议中演说，总之凡是她可以做的事，她都不辞劳苦地一一去做了。

这六年来火车就做了我底家。我们夜间常常在河里船上开会，或者白天在城里租屋中、在农家茅舍中、在树林中开会，但从前不同的，就是现在常常有人保护我。

在一九〇〇年俄国政府秘密通令全国警察，逮捕三大革命党领袖。第一个就是加塞林，还有两个是她底同志盖尔书尼和麦尼可夫。盖尔书尼等二人于一九〇三年被捕，次年被判处死刑，但后来死刑又被减为终身惩罚。

一九〇三年社会革命党遇着很大的灾祸。大批的逮捕与搜查夺去了党中指导的工作者，夺去了最好的秘密

印刷所。夺去了大批的书报。这是应该立刻补救的。这时候党的工作在国外倒很发展起来了，这要归功于我们底又热心又有才干的亡命者，他们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出版党的机关报和通俗丛书以及小册子上。为了叫这些青年立刻回国来活动，我便第一次出发到国外去。一九〇三年五月我在阿德沙上了船，取道罗马尼亚、匈牙利、维也纳到日内瓦，当时党的中心人物散布在巴黎、伦敦、瑞士各处。

加塞林此行底结果甚好，果然有不少的男女带着许多书报和那本题为《在战斗中你才会得着你底权利》的小册子，回到俄国的革命战场去了。

九

一九〇四年秋天加塞林为了要求经济上的援助，便出发到美国去，在美国很受美国人民与俄国侨民底欢迎。这年十二月十四日俄国自由之友社欢迎她的大会特别热烈，据当时《妇女杂志》所载，波士顿F. 厅很少有那样多的听众。“当那位伟大的老太太站起来演说的时候，听众也全体站起来了。有许多人挥舞着手巾，有许多人把帽子抛掷在空中，无数的人从各方面向她吐出五国语言的敬爱之语，喝采底声音震得人耳聋。……”

俄国侨民对于她的欢迎更是热烈。在费拉得非亚时她在

一次演说完毕后,被听众胜利地举在肩上在会场内四周巡行,群众大声唱着俄国革命歌,直到把声音叫哑才闭了口。所有的人都跑上前来争着拥抱她。她底衣服几乎被扯破了。她底美国朋友恐怕这一次的欢迎会断送了这个老太太底性命,所以当群众抬着她走近讲坛时,他们便把她夺下了来。她力竭了,坐在一把椅子上,还热心地请求她底朋友们允许她再让俄国人抬起走。

谈起个人的印象,一个美国新闻记者曾写道:“看见这个银发飘飘的圣徒好像受着了一次祝福。她底外表的与内心的安静是非常惊人的。不管多年的西伯利亚流放生活,她底双手还保持着柔嫩与洁白之美丽。她底声音不高,却是极其温柔。她底微笑很动人,很天真。只有她底眼睛泄露出来她多年的受苦。她底脸是钢铁一般地强壮。她底双眼又说出了最深的热情。我们^①一天早晨同坐在布列斯科夫斯加亚夫人底小屋里,她向我们叙述她底奇异的故事。她安静地说着,然而她所叙说的事却是非常可怕,使得我们底心弦不禁颤动了。忽然一声尖锐的敲门声,一个暗黑眼的中年人在门口出现了。他看着布列斯科夫斯加亚夫人时,他底一双黑眼睛像明珠一般地发亮了。他说了几句俄国话提起他们两个人生涯中的一件旧事。她立刻现出很大的快乐抱着他,吻他底双颊。他们两个底最近一次会面是在西伯利亚一个监狱中,那时候两人都是政治流放犯。

^① 这里原有人名,现略。

一九〇五年三月华特夫人在芝加哥一家报纸上写道：

不多天以前我走进了一所育儿室。四个从两岁到九岁的小孩子坐着，眼望着一个服装朴实的美丽的妇人。她底灰白色头发是向后面梳的，还飘舞在她底大的头上。她叙述一个木偶底奇遇，她底眼睛里充满了快乐。那四个小孩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只记得那个可爱的故事叙述者和她底迷人的故事。故事说完后，她坐在一把矮椅上，四个小孩围着她，她继续不断地谈着，谈得十分有趣，她一面又剪纸折成各种好看的东西——雄鸡、船、篮子、木偶等等，折得异常之快。几分钟后那个三岁的孩子便坐在她底膝上了，她对于小孩们的征服完成了。

那叙述故事的人就是俄国亡命者布列斯科夫斯加亚夫人。

她怎么能够在她底可怕的一生经验之中还保持着这颗新鲜的赤子心呢？她在监狱内和流放地中的同伴们死的死了，疯的疯了，病的病了。然而她一个人还健在。不仅是她底强健的体格救了她，救了她的还是这颗赤子心，再伴着一个活泼的想象力，一个诙谐的性情，一个对于未来之崇高的信仰。

“亲爱的夫人，经过了这许多年残酷的生活以后。你怎么不曾留着一点苦痛的遗迹呢？”

“啊，这是因为我相信进化的缘故。我知道他们是依他们之所信而行，而我呢，我也是依照我底信仰做去的。”

“那么你是被一个大的希望所支持着的么？”

“是，许多大的希望！”她这样回答。……

黄昏时分她坐在火炉旁，她底光辉的眼睛，她底高贵的面貌，她底和谐的音调，这一切使得她像一个光荣的女先知，她给我们带来了质朴、诗意，以及含着原始的美德与先知的灵感之伟大生活底献身。

加塞林底美国朋友们劝她不要回俄国去，但她觉得她底义务是战斗，而不是休息。所以在1905年三月她就乘船回俄国去了。同行者有著名老革命党柴可夫斯基和一个青年女子。她在美国募得了一万元美金做革命运动的经费。

她在美国三个月的宣传工作很使她满意。她觉得当时俄国的一个宣传者在被捕、被囚禁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前所能做的工作，结果也不过得着这样的成绩。有人问她道：“你愿意为了这三个月的活动，就牺牲你底二十年或一生的自由么？”

“不错，”她安静地回答道。“只有靠着许多人都来做这件事，我们底可怜的人民才会终于觉悟，才会得着自由。我们还能做其他的什么事？许多人都走到西伯利亚去了，为什么我不去？”

一〇

1908年加塞林被同党亚柴夫所出卖，与老同志柴可夫斯基同时被捕。这两个老革命党都被囚禁在彼得保罗堡中

候审。柴可夫斯基得着朋友们(特别是美国友人巴洛夫妇)底营救,准许保释出狱;而加塞林呢,政府方面却因为她底案情重大不准保释。巴洛夫妇决定在一九〇九年春季赴欧洲到巴黎去和国际监狱委员会交涉。有人提议巴洛夫人先到俄国去一次,将加塞林保释出狱再说。巴洛君向他底妻子说道:“只要你能够帮助‘小祖母’,那么就去罢!我也愿意为她牺牲自己底生命,并且觉得这也是值得的。”

巴洛夫人在三月里便动身了。她刚刚到了圣彼得堡,便接到海底电报报告她底丈夫病重的消息。她连忙赶回美国。她回到家里,她底丈夫已经死去了。一月后她又出发到俄国去,并且携带不少美国名人底信件,她以为这一次总可以把加塞林救出来了。

巴洛夫人差不多要给俄国首相斯脱利宾跪下了,要求他允许她和加塞林见一面!然而那官僚是没有人心的。他不但允许巴洛夫人去见加塞林,甚至不许她和加塞林通消息。所以到两年以后,加塞林才知道她底忠实的友人为了她底缘故,曾两次远渡重洋。

巴洛夫人最后预备向俄政府上请求保释状时,觉得应该找加塞林底一个血族的亲人签名。加塞林底儿子尼可拉这时已成了成功的小小说家,但他自幼即由加塞林底嫂子威娜养育成人,对母亲并没有大的感情,并且又不同情她底主义。所以他不愿签名。一个俄国亲王(柴可夫斯基底友人)便把尼可拉请来用午餐,在席上他向尼可拉说:“今天你底母亲老了,这里还有另一位老太太,为了你底母亲的缘故,她曾两渡重洋;而

你，你是她自己底儿子，你甚至不肯伸出一只手来援助她！”尼可拉被感动了，他签了名。然而这个请求状竟遭政府批驳了。

审判终于开始了。审判结果柴可夫斯基无罪释放；加塞林终身流放到西伯利亚。请求释放加塞林的呈文雪片似的从英美两国飞来，但都成了废纸了，没有人读，至少没有人来答复！柴可夫斯基写信给巴洛夫人道：

我们看到了你底老友，握了她底坚定的手，吻了她底双颊。她还永远是那末坚定，那末勇敢，虽然她底强健的身体在年龄与环境之压迫下开始衰弱了。……

她底案情是全然无望了。如果她被判决监禁与惩罚罪，那么在这两年中间她就会死了。^①

审判继续了两天，这两天内我和她同坐在一张凳子上，两旁都有带刀的兵士守着。

法庭问她底职业，她安静地而又坚决地回答说：“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者。”在诉讼全过程里她不时发言纠正公诉状内不合事实的陈述，否认证人底伪证，然而她总是以一个安静的自尊，与庄严的伟大底气概来承认她参加过党的工作。

啊！看见她底灰白色的头和直立的身躯被一群守兵拥着在法庭的走廊上不见了的时候，这是多么令人痛苦的事！这是我一生中所仅见的最高贵最勇敢的女人，她

① 她已有六十八岁，俄国法律对于七十岁以上的人才无惩罚罪。

自己甘愿投身在被践踏者底国土里，她被剥夺去了一切人的权利，她还要受着任何小官僚和狱吏底侮辱。我从没有看见过她底面貌像在静听判词的时候那般光荣、那般骄傲的！

加塞林这次被流放到基伦斯克，这是在利娜河中一个岛上的小城，离彼得堡有几千英里远。她底朋友愿集款作她底路费，使她在路上过得舒服一点，但是她拒绝了，因为她不愿一个人独享特权。在一九一〇年春季，他们一百五十个政治犯和一百个普通犯便开始向放逐地出发了。加塞林一路上很平安。当她和押送队经过曼楚加城时，一个政治流放人会见了她，后来那个人写信与友人道：

祖母于八月十四日过此地，她十分忧愁地问起约瑟底消息。“啊，在监狱里怎么过日子呢！不能够记忆那些事，也不能够说起那些事！”她底脸阴沉起来了，而在一刻以前她还是十分活泼，十分光明的。一想起她底不幸的同志们就使她底心上受着大的苦痛。我们与她见面时只有这一刻她是很忧郁的，其余的时候她总是十分活泼，十分和蔼，看见她这样子谁也不相信她已是将近七十之年，而且刚才在两年半的单独禁锢之后从监狱里出来的。我看着她底玫瑰色的脸（我注意看过上面并无皱纹）和闪光的眼睛，灰白色的头发从头布下露出来，垂在她底额上。……（中略）

这是很奇怪的事：记得我们在这年四月被押送到了

流放地时，一路上押送的兵士不断地问我们道：“祖母在什么时候才会来呢？望上帝允许我们见着她！”伊尔库次克全监狱的人都盼望看见她。全西伯利亚的囚犯和流放人都等着来看这个“奇迹的妇人”。

不幸火车在曼楚加停得不久。我们差不多没有时间来和她谈话，因为想见她，对她表示敬意的人太多了。她爱诙谐，她又遍吻我们。我们几乎来不及问候她，并提起许多朋友（自然你们也在内）致意她的话，卫兵便走过来说：“小祖母，请上车罢！”就伴着她上车了。她指着一个与她同车的同志说：“这是我底朋友。一路上有他看护我。”……

在这年（一九一〇年）八月二十七日她到了基伦斯克。从她在九月二十九日寄美国女友的信中我们知道彼得保罗坐中两年零八个月的孤独禁锢几乎完全毁坏了她底健康。然而她也不曾把时间荒废掉，“我在监禁期间曾写了不少的文章，陈述我对于社会生活各问题的意见；有关于儿童与青年底教育者；有关于妇女底命运与责任者；有关于心理学上的某一些问题者；有关于艺术与与文化者。总之我到底把我底思想和我底一生中所积得的经验一一解释出来了。……”



加塞林在基伦斯克的生活我们可以从拉查列夫致布拉克

威尔女士信中(一九一一年十二月)看出来：“西伯利亚的流放人可分为两类……第二类是受过审判，被判决终身流放西伯利亚的。他们底一切公民权利都被褫夺了。政府不给津贴与他们，不过法律上规定他们在一个指定的地方住了半年以后，便可以领着一张护照自由旅行本县各地，寻找工作。祖母就是属于这第二类的，但这类人享受到的权利都被剥夺去了。……她得不着津贴，不能自由迁移，也不能旅行各地寻找工作，而且连自由地在这个小城的街道上行走也不能够。她永远受着警探底监视。”

一九一二年十一月拉查列夫致巴洛夫人信说：

在利娜金矿的和平的罢工潮发生后，工人中被军队枪杀与打伤者共有男女老幼八百余人，同时所有的政治流放人(有许多还在那里作工)都被驱逐出境。……警察曾来布列斯科夫斯加亚夫人家搜查过两次。他们把她底一切报纸、信件、画片、照片等等都拿走了，但过后又还给了她。她现在真正被囚禁在基伦斯克。同时她又不休息地尽力帮助饥饿的流放人，并且利用他们的关系，得以间接对于本地居民作医药上及其他的帮助。全体居民都爱她，但因此又引起警察们底疑惧。我按月送她四十卢布。

在一九一三年加塞林曾实行脱逃，但不幸功败垂成，她又被捕了。这年十二月十四日拉查列夫致布拉克威尔女士的信说：

祖母被捉住了。

所有俄国报纸，都说她平常每天总是在她底同志流放人呈拉狄米洛夫家里用午餐，六个侦探（两个两个地替换）照例在她底来去的途中监视着她。在十一月十八日她照常去呈拉狄米洛夫家用午餐，侦探照常跟着她。然而在黄昏时分，一个流放人安特列夫穿了她底衣服，伴着几个朋友走向她底家中，后面跟着侦探，但侦探并不曾看出破绽来，同时祖母便乘马车出发了。此后几天之内，侦探还不曾发觉出来，而假的祖母一天便躺在屋子里。她底午餐也在家中吃了，和从前她身体不大舒服时一样。每晚上屋子里灯光照常燃着。

在十一月二十一日，侦探发现她已经逃走了。她要乘马车到伊尔库次克须得要七八天的功夫，地方当局立刻疯狂起来。他们先打电报给伊尔库次克总督和彼得堡内务大臣。命令下来了，悬赏一千卢布来缉拿她。

十一月二十三日，伊尔库次克总督带了八个宪兵和五十名警察在路上去截留她。令人十分惊异的，就是他们在离伊尔库次克城只有七里远的地方就遇着她了。如果再有两点钟的时间，她便可安抵伊尔库次克，在那城里找个安全的住处了。兵士们遇着一辆马车载着一位绅士。不幸他们发现出来这位绅士就是祖母，她便立刻被捕，押送到伊尔库次克监狱。

这对于她底朋友们是一个绝大的打击。然而我知道她底焦虑不在为自己而在为他人。她在事前便嘱咐我，

如果她底逃走失败了，叫我尽力来安慰你以及所有她底友人们。

为了这一次逃走的缘故，她又被单独禁锢在伊尔库次克狱中过了两年，以后便被驱逐到更北的流放地去。就在伊尔库次克狱中她也不曾感到一点后悔或悲哀，她当时寄朋友的信函中还充满了快乐的句子。如一九一四年四月致爱伦女士信中说：“世间最美丽的事无过于为邻人所信任，和知道他们与我们间的关系是任何事物所不能改变的这两件事了。有了这确信，一个人便觉得自己是很强健的，可以克服一切的困苦与灾祸了。”九月致布拉克威尔女士信中又说：“我刚读完王尔德底《狱中记》，他底心理和我底心理是何等大的差异啊！那些永不知道人类心灵之休戚相关的人是多末可怜！……在八个月内我想就可以出狱了。”十一月致布女士的信中又说：“我底健康并未变坏，我相信这个冬天我一定会过得很好。……人道，就是我底激情；而在我底希望中使得人道完成的人就是妇女。”

一九一五年三月拉查列夫寄布拉克威尔女士信说：“我方才收到祖母底一封长信。她现在已经到了七十二岁高龄。她说她决定和命运女神作一次‘交易’。她决定把过去的七十年抛开，从七十岁起开始她底新纪元。她如今只有两岁。……”

五月，加塞林寄布拉克威尔女士信说：“今天我得到你底信，你说起要我将将来写我底生涯的故事。亲爱的孩子，我正正经地告诉你我并不知道我自己底历史，我也不曾感觉到它。我底心灵无时不在动作，而它底动作方向从我底幼年以来就不

曾变更过，所以它底历史一定是很单调的。我自己对于我底物质生活并不感到兴趣，因此我也就记不清楚了。我每次读到我底老同志们底回忆录时，我常常惊奇他们所写的关于我的话。这使我微笑。我要努力追忆起我底过去。我所能确切地说及我自己的一件事就是在我底全生涯中我曾想做一个好人，一个有价值的人，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断地在改正我底过错和缺点。对于他人，我底观察之对象乃是他们底道德的倾向，他们底心理，而非其余的一切。我还要说我所顾念的特别是将来。过去与现在之感动我，仅在它们能引到某种程度的人类生活之‘完满’，或是给我以这种希望。我底人民之进步——我不断地想到这事；我对于各国底进步非常关心，我知道它们是何等互相依靠，不能分开的。”

六月，她寄布拉克威尔女士信又说：

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底通信处是：亚洲，雅苦次克。我底朋友们努力想使我得着政府允许住到较南的地方去，但他们底努力失败了，我将被放逐到基伦斯克北部二千里远的地方去了。这并不使我惊异；现在我先告诉你，基伦斯克的生活充满了不断的与难堪的压迫，因此变更地方倒不是可怕的事。我只忧愁在监狱里多住了两个月，因为运送队要到七月内才出发。

雅苦次克底寒冷常在零下五十五度。冬天共继续八个月之久；并没有春天，因为到了五月，地上仍盖着积雪，八月里夜间仍有冰冻。夏天只有两个月，有时酷热，

所以地上能生长一点菜蔬。

不过我要到的地方是雅苦次克省省城，那里有较多的居民，也有医生。那里也有一些政治流放人，所以你倒可为我放心了。我要努力保养身体，而且靠着你们大家关心我的缘故，这也就不是不可能的事了。

我愈生活下去，我愈明白我底生存之根柢乃是一个对于人类之热烈的、不可克服的爱。我相信这种爱自身便包含着一个无限的智性的“完满”（一个会使生活成为无限快乐之道德的升高）之一切胚胎。生活在人类生活全体中的习惯使我和普遍的心理连系得十分紧密，其结果我自己也消失在普遍的心理之中，而且不大关心我个人的命运了。因为一旦和众人底命运分离之后，我个人底命运对我也就不是亲密的了。

加塞林出发到雅苦次克时，一个政治流放人会见了她，和她告别。那个人自述道：“她稍微有点聋了；她底头发已经雪白了。然而在精神上她还是永远和从前一样。我初见着她，不禁放声痛哭，把我底头藏在她底胸中。‘抬起头来，让我看你有什么事！我不喜欢看见我底孩子底悲哀的脸。孩子，快活起来，高声说话像一个战线上的军官一样，我有点聋了。’我注视着她；她底母亲般的慈爱的眼里包了一腔眼泪；她在微笑。我不能够说一句话。别的孩子和女儿还在等候着他们底轮值呢！”

据说加塞林到了雅苦次克后还要被流放到北极圈下的B.

地。但后来因为美国报纸底猛烈的反对，政府底这个计划并未实行。忽然政府要把她押送回伊尔库次克。

一二

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加塞林在《涅瓦报》上写道：

我底心中有了如许多的生命，我决不能想象到我底活动已完结了。监狱中长久的岁月，以及雅苦次克的流放生活都不曾损坏我底精神，我底内心向我说：“我要历这一切而生活，我要历万事冒万险而生活，生活到看见那光荣的自由之日。”

在伊尔库次克我病得很厉害，那时候我才注意到医生极力瞒着我，不使我知道自己病势之危险。其实在我看来这是很奇怪的。当我底心灵中正充满着对于日近一日的革命底胜利之完全的信仰的时候，别人居然能够想到我底末日到临！这是多末奇怪啊！……

我等着那报道自由的钟声，我奇怪为什么钟声还不大鸣。在一九一六年十一月里民众的愤怒相继爆发，那时候我底一只足已踏进西伯利亚的雪车，只忧愁着雪路已开始融化了。

三月四日一个电报到了明路新克，宣告了我底自由。我就在那一天往最近的火车站阿金斯克走去。从阿金斯克再向前走，我开始和兵士、农民、工人、铁路雇员、学生，

以及一大群可爱的妇女们接触了。……

克伦斯基临时政府底第一件工作便是西伯利亚的十万个政治流放人之特赦，加塞林一到莫斯科就大受民众与临时政府底欢迎。她被放进沙皇底御车内，由一队兵护卫着，到了当时莫斯科国会开会的地方。在那里她又受着正式的欢迎。

在彼得格勒全城人民都出来欢迎她。欢迎会最先在彼得格勒车站内的皇家接待室中举行，这在从前只是接待皇族的地方，不料如今人民居然在这里欢迎一个从西伯利亚回来的老流放人了。所有仅存的老革命党这一天都在这屋里等候着加塞林。这所客厅里堆满了无数花篮与花圈，花中以红郁金香为最多，上面都挂着纸牌，写着“献给我们底亲爱的祖母”，“献给俄国底殉道的女杰”。火车一到站，群众开始大呼“来看祖母啊！”

这个“老女杰”微笑地指着她底车内堆满了的花说：“我想全世界中没有一个做新妇的姑娘会收到这许多花的。”不错。这许多花，都是她从西伯利亚到莫斯科、到彼得格勒时一路上人民送给她的。临时政府要人克伦斯基先送了她一束红玫瑰花，他们接吻了三次。他扶着她走下车。但他先在车门口站了一会儿，让群众来看她。他一面脱下帽子说：“同志们，俄国革命之祖母到底回到一个自由的国中来了。她曾在地牢中住过，她曾在利娜惩戒地上住过，她曾受过无穷的苦刑，然而现在她是在我们这里了，又快乐，又勇敢，让我们来为我们底亲爱的祖母三呼万岁罢！”

霎时间月台上平地起了一个大雷，群众简直发狂了。后来群众让出了一条路，克伦斯基把加塞林引进站内接待室。那里有许多代表团正在等候她。一群看护妇舞着一面红旗（旗上写着“俄国革命的祖母万岁！”）迎接她，把花献给她，一个代表致辞道：“在这俄国底幸福的日子所有的姊妹们都愿对你献上她们底微小的，崇拜的祝辞，我们这些看护妇只不过是她们中的一个极小部分而已。”代表说罢，妇女争上前来吻她底手，男子们脱帽大呼“万岁”，加塞林便在这群众欢呼声中同克伦斯基乘汽车到劳工代表会去了。

在那里兵士代表会底会议正在举行。听说“祖母”到了，每个人都站起来迎接她。这次欢迎会继续了很长的时间。克伦斯基是第一个发言人，他说：“祖母，我很荣幸很快乐地以俄罗斯共和国与临时政府名义来祝贺你。我很高兴来祝贺你，你这一个曾被旧政府所迫害，而我们现在又光荣地见着的人。”蔡知君又代表兵工代表会执行委员会发言：“我祝贺那个鼓舞起俄国革命的女人。让我现在以同样对于革命的正义之信仰，来希望她继续鼓舞起我们去做解放俄国之更进的工作。我再来谦卑地祝贺你，向你致敬！”随后各团体代表都来祝贺她，最后她很感动地致答辞道：

我已经走过很长远的路程了。我现在老了，不能够记忆起一切的事情来。当我走到月台上的时候，我看见了人民；我看见周围有无数的工人。我来到这个自由之庙堂，我看见军事组织，我看见工人，我看见哥萨克兵，我

看见水兵，我今天何幸而得见全俄底各种代表。这不是一个很大的幸福么？这个正证明出来我们大家能够不怀私见，自由地快乐地联合如一个人而进行工作。

亲爱的同胞啊！五十年来我置身于俄国革命党之中，我可以毫不矜夸地说我是最忠于职务，最重视义务的。我们底党内从不曾有一次因我之故而起争端的。我总是尊重同志们底意见与党底纲领的，所以我常常主张使争论得最激烈的问题得着一个友谊的，圆满的解决。

我不是看见你们大家都是同一理想底孩子么？兵士和工人不是一样的么？你们都是我们俄罗斯母亲底孩子，为什么你们也要互相争闹起来呢？

一个兵士走近了讲坛，她从花束中取出一朵玫瑰花给他。那兵士温柔地吻她底手。她温和地抚摩他底头发，说：

如果我们大家都希望着自由与平等，那么我们之间彼此还会有什么区别呢？还有什么争端呢？为什么要互相倾害呢？如果我们要克服我们底大敌，像威廉第二那样的人，难道我们还不能够克服我们间的小小的异点么？

各方面来的这一切的祝贺都是献与一个人——这一个你们大家称作“祖母”的人，这可以证明你们是万众一心的了。每个人都说：“我们愿为自由而死。”在这句话里我看见了连带性。每个人都知道如果我们不能克服敌人，则巨大的困难将降临到我们俄国人民之身。他，我们底死敌，要来拿他底法律来统治我们。我知道你们决不希

望谁底统治，你们只愿做自由的人。我们并没有野心，我们也不想征服他人，但别人来压迫我们的时候，我们俄国人是不甘愿受人践踏的！

我底孩子们，世间没有无代价之物。没有艰苦的工作，没有巨大的牺牲，完全的自由是不会实现的。你们也许比我更懂得世间没有一事物是自己完成的。——精神和脑筋都是必需的东西。俄国这三年来已经受够别人所不曾受过的苦了，也许在我们达到目的之前，还要受更多的苦呢！那么让我们联合起来，联合成一个；我们努力不要叫那些小小的差别来阻碍我们走到我们底主要的目标去，——我们底主要目标就是全俄人民底自由与幸福。

加塞林演说完毕便坐在椅子上，克伦斯基、蔡知等人又把她底椅子抬了起来，放在他们底肩膀上，走了几转，最后便抬到E.厅。在那里又有别的欢迎会。一队由战地回来的兵士的代表祝贺她道：“祖母，我们以旧俄二万五千戍兵底名义来祝贺你！”

她温和地轻拍着那个发言的兵士，给他一朵玫瑰花，一面说：“回去告诉他们，祖母送了他们一朵玫瑰花，并且祝福他们。”

一个红十字会看护妇走上前来，说：“祖母，以北方前线看护妇底名义让我来吻你。”祖母便吻她，也给了她一朵玫瑰花。

一个伤兵走上前说：“我受过四次伤。我底兄弟为自由牺牲了性命。让我以伤兵底名义祝贺你。”

“谢谢你，亲爱的，谢谢你。”这是祖母底回答。

国会中哥萨克议员那查洛夫以国会全体议员底名义来祝贺她：“伟大的俄国祖母万岁！在你底青年时代你散播自由之种子。在你底老年你使得俄国幸福！和平之护持者万岁！俄国妇女万岁！”

不久加塞林又和克伦斯基乘汽车赴歌剧院的欢迎会去了。在那里还有两个革命老将，就是妃格念尔和乐巴丁，两人都是在著名的人间地狱席吕塞尔堡内住了二十年以上的。他们三人都受着群众底热烈的欢迎。加塞林在她底演说中极力鼓吹人民结合起来，不要自相分裂。她说力量是只能由联合中得来的。她又指着妃格念尔与乐巴丁，叙说他们在从前如何为革命奋斗，如何在革命战线上互相接替，并且又说他们之所以如此强健，只是因为他们的同志彼此间并无一点隔阂。她希望民众都在自由之旗帜下亲密地联合起来。

加塞林说毕，乐巴丁便说道：“为了我们得到的这个自由，我们已付出绝大的代价了。我何幸在垂死之年（我已经快到又聋又瞎的时候了）还能够看见一个自由的俄罗斯底胜利。”妃格念尔患着病，所以没有发言。这次欢迎会自然也是十分热闹的。

加塞林后来又在莫斯科女权增进协会发起的大会中演说道：

你们把我欢迎为一个女杰。事实上你们大家从没有听见说我做过什么英勇的事业，不过在我一生中我永远

是在做一个忠实的兵士，默默地做我底工作，就是这样，我也不能够时时做这个工作。三十二年监狱内的和西伯利亚的生活使我不得不做一个懒惰的人；只有十一年“地底下的”秘密生活，才使我有机会来做我心里所愿做的活动、工作。但这并不是英勇的事业；这是平淡的、日常的工作，不过这种工作也正是人民需要的。

世间并不需要什么英雄的行为。不幸有许多偷懒取巧的人想象着去做出一点奇特的英雄的事迹，以为这是必需的。于是他们就决定了两条路：——登上一座高山之顶做出一件震惊全世界的非常的英雄事业来；否则便坐着一事不做。其结果这类人便终日懒惰地坐在家中，一事不做。

诚然，有时候，时势要求着而且产生出伟大的天才，心灵与行动之巨大的力量。然而我愿意你们紧记着现在还有许多平常时期的工作待人完成。现在最重要、最需要的不是英雄事业，而是平淡的工作。

我底最大的宝贝就是我底对于人民的无限的爱。许多和我共同工作、共同受苦的人都有这一个宝贝。不过我一个人幸而有强健的身体，得在他们死后而残存到今天。我们都是志在给人民带来光明与自由。现在我们这一般后死者底义务就是更艰苦地工作，使那个目的得以早日实现。

我现在的愿望是组织一家书店，专门出版平民需要的读物，而且尽力散布于平民之中——这些书报都是用

最浅显的文字写的，要使他们大家都懂得。而且还需要组织一队青年把这类书报尽量散布于全俄，穷乡僻壤都要散布到。几日后我便要开始做这种工作了。我也许可以得着一辆火车(因为我没有家)游历全俄，去和那般需要我们底言语和行为的人会面、谈话。

同年五月三日致布拉克威尔女士的信中她又说：

……我现在正旅行全国，去看，去说。长期的受苦倒有了效力。到处都散布着友谊，每个人都愿见这个老妇人，她曾很长久很诚心地爱一切受苦而愿求得自由的人们。我底声音现在已不够表明我底意思，我底一个年轻的“孙儿”伴着我，我不能说完的话总是由他来接着说下去的。农民、工人、兵士以及所有的青年都赞助我们。

这年九月，美国联合通信社特派员看见她住在冬宫里忙着做散布书报与工农及前敌兵士的工作，她说她和同志们已有了一百四十家小印刷局来印平民读物。

十月二十日正式国会开会，加塞林也是一个议员，克伦斯基当时做内阁总理，他在开会辞中提议推举加塞林为议长。她底计划是尽力解决土地问题，使土地归农民所有。这计划一部分的农民自己已经实行了。

十月革命后克伦斯基临时政府瓦解，列宁一派的多数党得势。社会革命党左派也有一部分势力，但加塞林不是左派，后来多数党专政，社会革命党左派亦受压迫。加塞林因为在俄国不能做自己底工作，在一九一八年就离开俄国到美国去

了。在美国她曾表示反对多数党专政的意见。以后她的消息我们就不大知道了。总之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她还是一个漂泊在异国的亡命者呢！

我底故事到这里完结了。最后我想引几句加塞林底话来作本文底收场。她有一次致一个美国友人信中曾说过：

我们应该拿我们自己底例子来鼓舞人民底心，我们应该使他们熟悉更好的道德与更高的理想，因而给一个更纯洁的生涯之观念与他们；我们应该唤起他们底最好的感情与最强的原理。我们应该叙说真理，不要怕得罪听的人；而且我们还应该拿我们底行为来证实我们底话。

加塞林自己确实这样做过了的。她自己确实是这样一个人。她在致友人的一封信里曾写过几句诗一类的话语：

I would be true, for there are those who trust
me;

I would be pure, for there are those who care;

I would be strong, for there is much to suffer;

I would be brave, for there is much to dare.

她自己确实是一个兼有着“真实”、“纯洁”、“坚强”、“勇敢”这四种美德的女人！

八 齐奈达·柯洛卜连尼科瓦^①

一九〇六年八月十三日谢米诺夫近卫联队司令官冈将军在彼得柯夫车站被一个青年女子一枪打死了。这个女子底姓名是齐奈达·柯洛卜连尼科瓦。她当场被捕，但是无论如何总不肯吐露她底真姓名，也不肯招出她底同党。不久一个宪兵队官把她认出来了，因为她从前也曾被逮捕过，而且他曾审问过她。在八月二十四日这个女子就在军事法庭中受审了。这个军事法庭是由六个联队长和一个将军组成的，庭长自然就是那个将军，另外还有宪兵做证人，地点就在彼得保罗垒内。齐奈达是个身材短小、面貌和善的女子，然而她底态度却极其勇敢，她坚决地不肯站在被告席中，她说这不是一个法庭，这是沙皇底刽子手底屠杀场，她不承认这所谓军事法庭有审判她的权利。法庭要她说明她刺杀冈将军的原因，她便回答以一篇长的演说。这篇演说在俄国，在世界革命史上都是不朽的。

杀人的权利

我是社会革命党底一个党员，也是现在北部战斗队

^① 齐奈达·柯洛卜连尼科瓦：Зинаида Конопляникова (1879—1906)。

的一个人，我把冈将军杀死了。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我底理由如下：我相信谁也不会忘记去年十二月里冈和利曼在莫斯科所做的事。他们像杀什么天大的仇敌一般地杀死了几百人。我常问，为什么莫斯科人民会这样地被屠杀呢？回答是：——因为工人在贫穷与愚昧中实在生活不下去了，一方面又受了尼古拉二世底“立宪宣言”和政府底政策二者之欺骗，所以竟敢于举起反抗之旗帜来反对那般多年的压迫者。就因为这个缘故，他们便被屠杀了。我杀死冈，因为他谋杀了自由之先驱者；我杀死他，因为他用无辜者底血液淹没了莫斯科底大街。

我被捕以后，你们问我：“谁把杀人的权利给了你呢？”我是社会革命党底一个党员，我便拿我底同志们先于我所答复过的话来回答你们：“我们底党决定对于政府底渴血的白色恐怖以赤色恐怖来回答。”这不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政府逼着我们不得不用这种战斗方法。因为我是从平民中出身的，——我底父亲是一个兵士，我底母亲是一个农家女儿，——我便要代表平民来质问你们：谁又给你们以权利来把我们囚禁在愚昧无知中、在贫困中、在监狱中，放逐我们，罚我们做苦工，而且把我们成千成百地枪毙和绞死呢？这种权利是谁给与你们的？你们用武力占据了个权利，你们又拿你们自己造出来的法律来证明它是正当的；然后又有牧师把它加以神圣化。然而现在一个新的权利来了，这是人民底权利，它要比较你们底非人的权利正当过千万倍。你们已经宣告和这即将

到来的权利决一死战了。

一个女教员底经历

我现在略略叙述我底生涯。我在师范学校毕业以后，就被派往李夫南省底一个远僻的乡村里去教育儿童。这个学校是省立的，专门为教育爱斯多尼人而设。本来俄国政府在从前和在现今一样，极力想把波罗的海各省完全俄国化，所以设立了许多这样的学校，男女教师都是俄国人，只用俄国话教授。我服务的那个地方是很沉闷的，三面都是树林，还有一面乃是柏浦湖。这里的居民穷得吓人，他们没有土地。他们算是解放了，然而没有人把土地分给他们，土地还是在地主和政府手里。因此这些居民只能靠钓鱼为生。我自己是在穷困之中生长的，穷困底滋味我已经尝够了。我并不害怕它。可是我惊奇那些人既不想办法改善他们底状况，又没有对于前途之一线希望，在这黑暗的天际中，永无一点光明；那么，他们怎么能够生活下去。不过我不懂他们底语言，我也不能做什么事。我只能在学校里服务，但这工作又使我觉得讨厌了。我只能用俄国话教授儿童，我可怜那般被强迫来听异乡话的小孩，他们以忧愁的眼睛望着我，好像在问，“为什么不许我们说我们自己底土话呢？”

我在这个学校中服务了一年，便到圣彼得堡省彼得何夫区底一个乡村里，在一个村立小学校里做教师。在

学校底前面住着一个宪兵，后面官乡村警察；在邻近的山上住着牧师，在他底附近又有那唱赞美诗的，凡我底一举一动，这些人都要去报官。如果我要向平民谈话，或向他们讲演或诵读一点东西，那个唱赞美诗的便立刻去报告视学说：“教员荒废职务，忙着去谈闲话。”而那个牧师又去报告上司道：“教员在宣传异教主义与托尔斯太底学说。”如果我想筹备演剧的事，宪兵和乡村警察又要跑到他们底上司那里去告密。这却是五年前的事。靠了这几个报告者底功劳，我就时常被唤到视学、校董或总督那里去听训话。然而我居然忍耐着这一切，在学校里服务了两年半，到后来终于被辞退了。我离开了这个职业，并不觉得有什么大的悲哀。经验使我相信：就是我想把我底有限的知识分给平民，也是不可能的。人不许我去打开农民底眼睛，使他们看见自己底状况；人不许我把农民底困苦之真正原因告诉他们。我们在师范学校里的時候，教员常常告诉我们说做一个教员的目的是在“心灵之和谐的发展”，然而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心灵之和谐的发展”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得到结论道：“最先应该创造出新的环境。”我便成了一个革命党人。

“请原谅我我底人民”

不久我就被捕了。我被囚禁在监狱和堡垒中过了一年多。后来释放了我；但在两个礼拜以后，我又被捕了。

我又在监狱中住了八个月。被释出后我就到外国去了。过了一些时候，我又回到俄国。监狱和迫害之厉害，更是我所想象不到的，但我底革命精神却反而因此更坚强了。我很明白纵然“沙皇”本人不是一个暴君，他至少也是奴役人民的一个工具。在俄国所谓统治是与抢劫、放火、谋杀同义。我又极清楚贵族专制和官僚专制的政府是只能靠暴力、靠统治者所行使的永久的恐怖而存在的。而且生活本身又告诉我：如果旧秩序不破坏，新事物是无法建立起来的。如果人不能够拿枪刺来打倒思想，那么要知道人也不能够单拿思想来打倒枪刺的。我就变成了一个恐怖主义者。

贵族专制和官僚专制的政府底末日到了。它在无意识的日俄战争中之失败已经表示出它底死期将近。去年十月的工人大罢工使得它大为惊恐。政府想安慰那般含恨不平的人民，便说它预备把自由给与们，然而它一手拿着“自由”，一手派遣了惩罚远征队到各乡村去，而且在城市里实行屠杀。迫害，残酷的压迫像乌云一般地笼罩了俄国全土。但是人民底不平更增加了。政府又想法欺骗人民，说召集“国会”，政府底本意是想拿“国会”底招牌，来支持这个已经坏了的机器，所以在选举的时候，又用尽各种残暴而不讲道理的方法，希望使选举结果有利于政府一方面。这个希望不料竟成了泡影。国会选出后表示出来它是倾向自由党一方面的。政府最初还能忍受国会对于它的责难，然而到了后来议员求助于人民，而且

要承认强迫售卖私人土地之原则的时候，国会就被政府解散了。于是我们现在又回到了迫害底时期。但是政府底一切努力都是徒然的。无论是逮捕或监狱，无论是流放或惩罚，无论是绞死或枪毙，无论“惩罚远征队”或屠杀犹太人的“坡格隆”，这一切都不能够阻止人民底运动。

你们可以把我判处死刑。无论我死在什么地方——死在绞刑架上也好，死在矿坑里也好，死在拷问室里也好，——我将带着一个思想而死：——请原谅我，我底人民。我所能给与你们的只有这一点。我只有一个生命。然而就在临死的一瞬间，我还有坚决的信仰，我相信那日子到底要来的，那时候沙皇底宝座会倒塌了。在这广大的俄罗斯平原上，自由之太阳要以它底烂灿的金光照耀出一个新的美景来。

英勇的最后

这样的演说只能引起那几个无人心的军法官底反感，于是齐奈达果然得了死刑之判决。在俄国向来女子是没有死罪的。苏菲亚算是第一个死在绞刑架上的俄国女子，在一八一一年苏菲亚过后第二个被处死刑的女子就是齐奈达了。不过我们知道为了革命的缘故，在人间地狱中和冰天雪地的放逐地上病死、自杀、疯狂的女子却是多得数不尽。但是那样一寸一寸地被杀而死，还不及只受十几分钟痛苦，在绞刑架慷慨激昂地判了道痛快得多！齐奈达可算是“死得其所”了。

齐奈达底审判以及死刑之执行等等都是极端秘密的。政府甚至不许报纸登出军事法庭裁判官底姓名来，为的是怕革命党人复仇。不过当时处置齐奈达事件的委员团中的几个委员，后来却偶尔向友人们提起齐奈达殉道的情形，渐渐传了出去，所以我现在写本书的时候，居然可以详细向读者报告了。

这个委员团是由几个军官和法官组织成的，其中还有一个医生。医生底职务是检验犯人究竟是否已经气绝。绞刑架是立在席吕塞尔堡内，绞刑底执行期定在九月十一日底黎明。在前一天犯人和委员团便乘了水雷艇从彼得保罗垒出发，沿途没有一个人开口，各人都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心底压迫，不敢互相对看一眼。医生更受不住，似乎要晕倒了，连忙喝了很多的俄国烧酒，才勉强支持下去。

到了席吕塞尔堡后，什么都预备好了，忽然一个委员说有一点法律手续还不完备，主张将死刑延期执行。其他的委员却一致反对，有一个叫道：“难道我们真是野蛮禽兽么？她已经预备好死了，你还要使她再受些新的等死之苦刑么？”结果议决并不延期。

军法官在执行死刑前问她要不要送告别的信函给她底亲戚，并且向她宣誓说，无论她写什么都没有人拆看她底信。然而她回答说，她不愿写什么东西。

死刑执行的时候来了。齐奈达并不要人牵扶，勇敢地独自登上绞刑架，刽子手请她脱下领子。她立刻做了，然而领扣阻碍着一时取不下来，她用力扯下了领子抛在地上。刽子手打算缚住她底两手，不过她请求他不要触动她，要他把拉紧

活结的方法告诉她。他底解释是很简单的。他说完以后，她就站上了木凳，把头放进活结里，然后拉紧绞绳一脚踢翻了木凳，……这个动作很快地就做完了。那个宣读长篇的死刑判决书的书记还没有读完呢。他看见齐奈达已吊在绞刑架上，大大地吃了一惊，呼吸急促了，手抖了，他读不下去了。旁边另一个硬心肠的人夺过了他底手中拿着的判决书，一口气读完了它，然而所谓的犯人已经听不见了。一个年轻的禁卒从没有见过女人底绞刑，这一次初见使骇得昏死过去了。

一个为人民谋幸福的女子就这样地死去了。

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在齐奈达死后发了一篇宣言。其中含有下面的两段话：

尼古拉二世底政府在军事法庭之名义下实行大批的秘密枪毙，然而它却没有勇气来光明正大地杀人。我们底同志齐奈达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当着许多人底面前执行了对那人民之刽子手冈将军底死刑。她在英勇地杀了沙皇底奴仆之后，又以更英勇的态度来对待自己底死刑。

像齐奈达那样如此简单如此勇敢地而死，是只有那般把人民底安乐和幸福看得比自己底生命还宝贵的英雄与女杰才能做到的。只有真理之圣徒与殉道者才能以至高的安静与勇敢昂然地登上了断头台。

九 玛利亚·司皮利多诺华^①

一

自离开中国后，就不曾得着司太恩堡君(俄国社会革命党左派与最高限度派驻外代表)底信了。昨天从另一个德国友人底信里才知道他现在大概在美国或加拿大，不久要回柏林。我近来很想他，其实并不是想他，乃是想她，他是“她”底亲密的同志和友人。

“她”就是在监狱中的玛利亚女士。记得大前年中国的《妇女杂志》上登出了朱枕薪君底《玛利亚传》以后，曾有人翻译成俄文交给司太恩堡君看，司君又转给玛利亚看。后来司君来信说，玛利亚看了那篇文章很高兴。我听见了这个消息，也起了写点关于玛利亚的东西献给她的念头。我每想起那个在冰天雪地中度着放逐生活的，有伟大的心的女革命家，读到我们这个“谜之国”的《妇女杂志》上关于她的文章而感到安慰时，我也深受感动，我觉得我底心更强健起来了。那么我怎么能不写点东西献给她以表示我底感激呢？

^① 玛利亚·司皮利多诺华：Мария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Спиридонова (1884--1941)。

然而可悲的是我底文章到今天才动笔，而不得玛利亚底消息则已两年了。在我所能见到的各国报纸上也见不着她底名字。难道她果然已不存在于这世界中了么？在可怕的人间地狱中，在冰天雪地的放逐地上，便是生龙活虎般的人也难保得住他底生命，何况一个病弱的女子呢？如果她果然死了，在她也许是一个耻辱。不死于残暴的尼古拉二世底手里，而死于多数党的革命政府底掌握中；这在玛利亚，真是料不到的事了。但是不管她底生或死，我现在是在写《玛利亚·司皮利多诺华》了。我常称高德曼为“精神上的母亲”，现在我是要拿这个称呼来称玛利亚。玛利亚，我底“精神上的母亲”哟，如果我底呼声还能够进入你底耳里，那么就请你来接受我底诚心诚意的祝福！

二

玛利亚是俄国革命运动中一个最能干最英勇的女杰。她出生于一个贵族的家庭，容貌非常美丽，又受过完备的教育，在表面上看来，她是一个所谓幸运的千金小姐，为一般人所极羡慕的。然而她却抛弃了锦衣玉食，抛弃了荣华富贵，去参加革命运动，为被压迫阶级谋幸福。在十八岁时她已经是社会革命党底党员了。就在这一年，她枪杀了谭波夫省底总督路仁洛夫斯基将军。其实在十五岁的时候她已尝过监狱底滋味了，那时她因参加小学生保障会底会议而被捕，但不久就被释放了。

在一九〇五年和一九〇六年间，俄国农民中常起骚动。特别在谭波夫省的农民，因为实在负担不起横征暴敛的苛税，更受不了官僚底暴虐，便起来反抗，放火烧了几处地主和官僚底房屋。总督路仁洛夫斯基是著名的残暴者，因此就大为震怒，派遣远征惩罚队到各乡村去实行屠杀。那些野蛮的哥萨克兵把农民逮捕了，强迫他们半裸体地在雪地上跪几个小时，还猛烈地鞭挞那般无抵抗的农民，其中为首的都并处死刑。那时候玛利亚虽只是一个小姑娘，却已得到了社会革命党同志们底信任，她便下决心来担任为农民复仇的工作。

这自然是很难的工作，但她底同志们却很相信她，而且她到底做成功了。路仁洛夫斯基防卫得很严，他带着哥萨克远征队到各处旅行，掠夺粮食来供给当时的日俄战争，人民异常害怕他。但玛利亚却有坚定的决心，她什么都不怕，她要做她所愿做的事。她装扮作一个农家妇，暗暗地追着路仁洛夫斯基底行踪。她不时在各个火车站或乡村的大路上徘徊着，说是“去找寻我底不知下落的去从军的丈夫”。

她不顾一切危险以及贫困和饥寒，跑遍谭波夫省底各村镇。一九〇六年一月十六日她到了柴德屋加车站，在那里她以为一定会不着总督了，便买了一张三等车票，预备回波利梭格里布斯克去。下午一列火车到了车站，车上的宪兵与哥萨克兵之多，使玛利亚立刻明白总督是在车上，她便赶快换了一张二等车票，因为二等车是和总督底车比较接近的。

当火车进波利梭格里布斯克站时，玛利亚离开她底座位，站在车门口，以便观看下车的乘客，车一停，宪兵和哥萨克兵

便下来驱逐站内的行人，这显然是为着保护总督底安全，然而他们却把站在车门口的小姑娘忘记了。这时她穿的是女学生底制服，右手握着满装着子弹的手枪，藏在袖笼里。

闲人被驱散了，车站底月台上只有官僚、宪兵和哥萨克兵。路仁洛夫斯基从容地从车上走下来。玛利亚还站在车门口，据她后来说：“我离路氏约有十二，或十三尺的远近，就对着他开枪。”第一枪未把路氏打死，她便跑下来又接连放了三枪。在一阵烟雾和枪声之际，那般健壮的哥萨克兵和宪兵居然被一个青年女子骇着了。他们一点也不反抗，任她放枪打死他们底首领。

四枪都打中了总督，路仁洛夫斯基到底死在玛利亚底手里了。玛利亚亲眼看见路氏死了后，便拿手枪对准自己底头，打算自杀。然而别人拉住了她。野蛮的兵士便打她，踢她，她要求他们把她当场枪毙，但没有人答应。她受尽了许多不能以言语形容出来的拷问和惨刑。后来她自述道：

……我用手遮住我底脸，但哥萨克兵都用刀来刺我底手，我便不得不放下来。这时候一个哥萨克军官^①飞跑过来拖住我底发辫，把我吊在空中，然后用他底全力把我狠命一掷，掷到丈远的水门汀地上。那时候又有人来捉住我底双脚，把我拖下石阶，我底头就次第碰在每一级的石级上。他们这样把我拖到车站门口，又拖着着我底发辫使我起立，于是我被推入囚车了。

^① 指阿布拉莫夫。

我在监狱中时有两个哥萨克军官^①用重脚踢我，又剥去我底全身衣裤，不时用皮鞭抽我。他们一面还用嘲笑的口气对我说：“喂。现在你好给我们作一篇激烈而动人的演说了。”我底一双眼睛已经被打得看不出什么东西，我底右颊肿得非常之高，他们还故意捻着我这一边的面颊，笑对我说，“什么？亲爱的！快些告诉我们说，什么人是你底同志。”他们又把我底头发一根根的拔去，在拔去的时候对我问道：“谁是革命党？”不但如此，他们还用烧红的烟卷在我底身上到处乱烧，而且对我怒声大喊道：“现在你哭罢！你！”……

高德曼说：“……他们把她拖进候车室，把她毆打到失了知觉。她底衣服又被人尽行剥下，他们把她交付在醉了的守兵底手里。他们拿她来做娱乐品，用燃着的烟烧灼她底裸着的身体，又把她踢到满屋滚，最后还凌辱她。……”

《俄国底英雄与女杰》底著者蒲列路克说：“阿布拉莫夫与切达洛夫把她底衣服完全剥下，把那个完全裸体的她当作皮球般踢来踢去，过后又用皮鞭打她，用纸烟烧她。他们又用指甲来撕裂她底嫩肉，拔她底头发。他们底目的是要她供出她底同党底姓名。她虽然受着重伤，肢体残废，一只眼睛差不多被踢出来了。全个脸红肿得厉害，还在流血，但她总不开口。这更使那两个刽子手发怒了。他们用重的皮靴踏她底脚趾，又

① 指阿布拉莫夫与警官切达洛夫。

扯她底头发，然而她死咬紧牙齿不开口。”

妣弟女士在她底《俄罗斯之赤心》内，也有详细的记载如下：

……哥萨克兵就拔出刀来，走近她底身边。她预备自杀，但他们手脚很快，立刻就把她捉住了。于是大家异口同声地叫道：“打死她！杀死她！”

她在监狱里，他们把她底衣服尽行剥去，鞭打她，嘲骂她。……他们把燃红的烟卷来烧她底肉，又把厚重的皮靴来踏她底脚，但他们还不甘心，又拿其他种种凶狠残酷、非人所能忍受的毒刑加在她底身上。他们用皮靴踢她，踢她底胸，又踢她底背，同时还高声怒骂道：“现在你可说出你底同志们底姓名了。快些说出来，你这恶棍，否则我们还要继续上刑的。——你如果要不受痛苦，就快些说出来。”

可怜的玛利亚忍受着痛楚，始终不说一句话。……

这样的受过种种苦刑之后，玛利亚就被押送到谭波夫省城去了。押送的人就是那个哥萨克军官阿布拉莫夫，因为玛利亚伤势沉重，便又派了一个车站医药部底看护在火车中照料她，恐怕她会死在路上。

在路上阿布拉莫夫犯了一件绝大的罪恶。记得几年前我在《俄国革命之破坏》(高德曼著)底译文中关于玛利亚的一章里，曾把“把她交付在醉了的守兵底手里”改译为“使她站在他们——醉了的守兵底前面”，因为前一句使我感到无限的痛

苦。谁知友人君毅读到我底译文，想到赤裸裸的她站在醉了的兵士底面前的情形，还是忍受不下去。他当时寄我的信中曾有几句沉痛的话，他说他每读一遍，便感到更厉害的良心的痛楚，要我把那一句话再改过。我并不曾照他底意思做。而且现在我还要叙述一件更使他“感到良心的痛楚”的事。这在我，单从我以前把“交付”两字改译的事看来，就知道在我也是很感苦痛的。然而事实上已经有了这样的事，何况这对于我神圣的玛利亚底人格并无一点损伤，我又何必为她讳呢？而且为了表现官吏底残暴和玛利亚所受的苦是何等的大，为了使我尽了为我至敬爱的人作传的忠实的责任起见，我不得不请求君毅恕我，让我来叙述下面的这件事。如果君毅更因此“感到良心的痛楚”，那么我请求他记着玛利亚自己后来向营救她的外国人说的话。

如果你们对于我这个俄国少女表同情，那么你们更应该对我这困苦的俄国表同情才好。我自己绝对不要什么名利，只因为我丧失自由已很久了，我底赤心，我底灵魂，我底一切我都送与大家了。

事实是这样：在中夜的时分，火车到了脱洛屋加车站，阿布拉莫夫遣走了看护。他把玛利亚带进自己底车房里强奸了她。她已病弱到那样的程度，哪里还能够抵抗呢？只有让那残暴的畜生纵欲罢了。更可恨的是从此他把底一种病传染给她了。

到了谭波夫省城，玛利亚在监狱里昏迷了十七天，病才稍

好。一直到二月十七日她底母亲才得着进监的许可。铁门大开了，母亲走进了冷气逼人的潮湿的囚室，她看见了一幅凄惨而可怕的图画，她底爱女睡在屋子地上底一角，缚着麻布的头动也不动地放在枕上。眼睛上也贴着膏药。宪兵队官和狱官进囚室的时候，她一动也不动。母亲不敢进来，痴痴地立在门口，也不敢发声来打破这可怕的死一般的岑寂。她好像走到她底女儿底坟前来了。那可怜的，心已碎了的母亲缓缓地走近爱女底身旁，也坐在地板上，一句话都说不出，只是眼睁睁地望着那个垂死的女儿，滚滚的泪珠像决了堤的水一般不断地从老眼里流下来。在这里，在她面前躺着的已不是她底如花似玉的爱女了。她辛辛苦苦用十八年的全心灵，全功夫才养成的女儿，在一个月之内就被人弄成了这般模样，而且就在这时候，她也不能得着许可，再用母亲底爱来看护那正需要着她底慈爱之泉的垂死的爱儿。宪兵队官也跪在她们底身边，为的是不让她们说什么秘密的话，实际上那母亲是什么话都说不出了。在她底心里她也许想问他，问他们，为什么要把她底强健而美丽的爱女弄成这个样子，而且怎样居然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她底强健而美丽的爱女弄成这个样子。这太可怕了，不是人类的感情所能了解的，也不是做母亲的人底感情所能了解的。然而她并未问他，或他们发出这样的问题，她实在什么话都不能说了。她底女儿也不告诉她什么。虽然母亲底热泪伤了女儿底心，但玛利亚却不曾哭，实在，在敌人底面前，在她底刽子手底面前，她不能够如此示弱。然而在她底心里眼泪已贮满了。她没有哭。

忽然死白色的脸改现出了笑容，肿了的、带伤的眼里射出了光辉，她向她底母亲说：“我将快乐地死去，我底悔恨乃是他们阻止了我自杀，使我落在这一般畜生底手里。”

“你们怎么把我底孩子弄成了这般模样？”母亲带着这个无人可答复的问题回去了。不仅母亲，便是女儿底友人也要愤愤地把这个问题来问那般畜生。当玛利亚押到了省城时，警察局曾叫贵族协会底书记来证实她，因为那个书记是她底熟识的友人，她也曾在那机关里服务，然而这时候那个书记仔细地把垂死的玛利亚看了许久竟不能认识她了。他惊喊道：“不，她不能够是玛利亚·司皮利多诺华，她一定是另外的一个女子！”

三

玛利亚底身体稍微好了一点，便开始受审判了。这是归军事法庭审理的。玛利亚底律师要求法庭允许派医生来检验她底身体，法庭答应了。那两个医生底报告真正骇人，实在我们单就玛利亚在法庭的情形，也就知道她底病势是何等地沉重了。

当庭长问她有没有什么最后的话要说。她也努力说出了几句话：

诸位，你们且向四周围看看，你们在什么地方会看见满足的幸福的人民底快乐的面貌呢？没有，什么地方也

没有！便是那些在目前好像得意的人也是忧郁的，他们一想到他们底胜利只是暂时的，不久就要过去，因为所有被压迫的、受苦的人民不久就不再以悲叹与哭泣自满，而要起来防卫自己了，那么他们底胜利也就被这个念头所毁坏了。至于我，我知道我就要被你们处死了；但是你们虽然可以判决我底死刑，虽然可以使我受最可怕的苦刑，你们却不能够再加上比我已经受过的苦楚更要厉害的什么了。你们也没有再比这种种更要残酷的刑罚了。杀死我罢，然而我底信仰却是杀不死的！我确信那伟大的日子会来的，那时候人民会得着自由与幸福了，正义与真理会胜利了，博爱、平等、自由的理想也不再是梦话了，却会实现于实际生活之中。为了这样的将来而牺牲个人自己底生命，难道不真是一件幸事么？我底话已尽于此，我不再说什么了。

这几句话真是和着她底心血一同吐出来的。她说话的时候不断地咳嗽着，时而吐出几口血来，吐在她底手巾里。这是大家亲眼看见的。

玛利亚底律师台司伦科底法庭演说也是一篇极动人、极雄辩的演说，我在这里译出最重要的几节来：

法官先生们：检察官要求你们判处被告底死刑。然而我请你们深刻地仔细地反观你们底良心。难道被告所犯的罪里果然有引起人们底绝大的愤怒与恐怖之点存在

着吗？如果没有的话，你们也能够把她送到刽子手底手里吗？我们俄国人底正义之概念中并没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之原理，俄国人中间的正义之感情使得他们绝对地，彻头彻尾地反对死刑。……

如果你们凭着良心来考察被告所犯的行为，你们便会明白她不再是一个孤立的个人，也再不是一个刺杀了路仁洛夫斯基的司皮利多诺华，她乃是受苦的俄罗斯之全体。你们会看见数百个司皮利多诺华，与数千个路仁洛夫斯基；你们也会看见那正压迫着、毁坏着我们的整个恐怖。呀！许多年以来我们就已经生活在流血与破坏之中了。所有的人类之大发现——蒸气、电、电报、电话等等似乎联合起来，只为的是每天从这不幸的国家底四面八方集合起来而且给我们带来不祥的消息，来苦恼我们。请看一眼你们今天早晨所读的报纸。实在印出它们的不是印刷人底油墨，而是那般被杀害的人底血，那般死于鞭笞之下，或被用各种方法拷打、绞死、枪杀的人们底血液。那么每一行的字迹岂不是一声悲叹，一声哀号，一声求救的呼叫？我们中的每个人都充满了对于这一切的屠杀、拷打等等的愤恨。难道我们能眼看着那些把自己底生命献给人民的高贵的灵魂，眼看着他们单独去死，只因为他们曾把我们大家的感情用行动表现出来么？

司皮利多诺华本人就住在这些乡村里，路仁洛夫斯基曾带着他底像摧毁万物的暴风一般的远征队走过这些乡村。她曾向你们说过这些乡村底名字，那些被枪杀、

被鞭打到死，或则被拷打，被弄到一生肢体残废的农民底名字。她又曾告诉你们，许多关于哥萨克兵强奸妇女、抢劫、捉人的事。路仁洛夫斯基真正成了统治谭波夫省的一切恐怖主义之化身。

而且其他各省的人民谁不知道路仁洛夫斯基？识字的人都熟悉他底名字，因为这是常见于报纸的。然而一般人底愤恨之感情不能够找到法律上的伸雪，农民也不能够在什么地方找到保护。这时候司皮利多诺华底灵魂便激动起来了，你们听见她在法庭上告诉我们的话。她说：“我底心在悲痛，我觉得当这样的事在我底周围发生的时候而我还活着，这真是绝大的耻辱。而且我看见一个农夫因受着残酷的拷打而发狂，一个母亲，她底年轻的女儿被哥萨克兵凌辱，不愿忍辱偷生，便投河自尽，那时候我便向自己说：‘我要杀死路仁洛夫斯基，纵然这件事要我底生命作代价，亦所不惜。’”……

你们在这里已听到关于司皮利多诺华所受过的拷打的可怕的故事，她底叙述是毫不可疑的，因为她所受过的每一下打击，每一次苦刑，都留了痕迹在她底身上。受了如许多的残酷的拷打之后，死刑对于她又算得什么？这不过是表示“叫她回老家”去罢了。在从前古罗马的马戏场中，角力的勇士受了伤倒在地上的时候，四周围激动的残酷无情的看客大叫道：“叫他回老家去！”然而你们底心竟然会承认这类的正义，居然像罗马人那样地行为么？

俄国政府已经征服了不少的敌人。难道它还真正需

要来征服这个敌人，这个无力防卫的，又不能伤害别人的，病弱的妇女？

诸位，起来保卫玛利亚·司皮利多诺华。不要把你底拯救她的荣誉让给别人。你们必须从死神手里把她救出来。

站在你们面前的不仅是被拷打、被强奸的、病弱的司皮利多诺华一个人，而且是整个的俄国，她也被人拷打、被人强奸，也成为病弱了。每一天死刑底消息都来震撼我们，好像电流一样；在不曾疗治好的旧的伤痕上又添了新的伤痕。如果你们杀了司皮利多诺华，全俄国都会因为恐怖而战栗。

迟早这种憎恨是应该消灭的，人们要开始说和平的话句了。现在你们有了特权做第一个说这和平的话句的人。回到你们底会议室里，再出来时望你们带着和平的橄榄树枝，不要带出鞘的刀了。

这篇动人的演说，并没有一点效果，法官们并没有听它，至少也没有答复它。五分钟以后法官们出来了。他们带来的判决是绞刑。

四

玛利亚这一次并没有被绞死。她受着种种毒刑的消息传到西欧后，曾引起各国底抗议。全俄国也激怒起来了。各处

的报纸上一致地登载对于政府的抗议；要求惩罚拷打玛利亚的军官们，并且减轻她底死刑。向法国及其他各国的妇女界要求援助的书信发出来了。法国著名文学家法朗士等许多人联名要求俄皇减刑。法国人并且组织了一个专门营救她的团体，英美两国人民亦大呼援救。尼古拉二世终于害怕起来了。于是玛利亚底死刑便被减轻为终身在西伯利亚作苦工。这样她居然被人间的同情从绞首台上救下来了。

然而她底健康已坏到极点。肺病一天天厉害起来，身体消瘦得可怜，几乎到了垂死的地步。经过了长期的医疗后，才逐渐恢复了健康，勉强可以到西伯利亚去了。于是他们把她送到西伯利亚去，在那里她被囚在阿加土监狱中。

从谭波夫到西伯利亚的途中，她受着群众底热烈的欢迎。在每个火车站都有无数的流放人与政治犯聚集着来祝福她，并且送礼物给她。她和其他的女政治犯到阿加土监狱的那天，全狱的政治犯举行大庆祝，热诚地欢迎她们，献花、礼物、革命的旗帜给她们，并且合唱革命歌。旗帜上大书着：“殉道者底光荣，生者底自由。”这样的事会发生于俄国监狱中，读者大概会觉得惊奇罢。然而事实是这样：俄国监狱制度固然专制残酷到了极点，但有时在有些地方也会有异常温和、仁爱的狱吏，他们对于政治犯的待遇相当宽大，因为政治犯大都是有钢铁般的意志，黄金似的心，高的智慧，光明纯洁的人格等的人，有的甚至举止温柔可亲，所以常常得到狱吏们底敬爱。在阿加土监狱中的情形便是这样，因此政治犯们也能得到一点自由。玛利亚得着同志们底看护，身体也恢复了原状。不过一

目失明，一手被折：这是永远不能弥补的事了。她底形状上永留着官吏底残酷的暴行之痕迹。

然而命运捉弄人真是厉害！玛利亚连这样的比较安静的生活也不能享受多久。赤塔的总督知道在阿加士狱中的政治犯得着了较多的自由，心里很觉不满，便下令把玛利亚等六个女犯移到马尔切夫监狱内。果然一九〇七年二月在一个浓霜的早晨，几部雪车便把这六个女革命党载出阿加士监狱，经过十日的旅程后便到了新的监狱了。

在马尔切夫狱内不久就发生了一个惨剧。政府忽然派了一个新的管狱官来。这是著名的刽子手波洛杜林，他在利加及其他波罗的海区城市的监狱中，以善于发明拷打犯人的方法得名。这消息自然使得政治犯异常愤怒，他们在波洛杜林就职的那一天，并不对他表示敬意。于是波洛杜林便派兵来迫害他们，所有的政治犯都受着枪头底打击，而且戴上了镣铐。

但是波洛杜林也拿他底生命赔偿了这次的暴行。这个悲剧发生于一九〇七年三月，这年九月波洛杜林请假住在蒲斯可夫的时候，就被人暗杀了。而曾经拷打玛利亚的两个畜生阿布拉莫夫和切达洛夫也都早死于社会革命党人之手。阿布拉莫夫被暗杀于一九〇六年四月十六日；切达洛夫被暗杀于五月十七日。

玛利亚在西伯利亚整整住了十一年。在其中她得到了一个极其亲密的女友，这就是亚历山德娜·伊热麦洛维奇，她也曾和一个叫做亚历山大·台康斯基的革命党人发生过恋爱关系。他很尽力地看护过她，他们同为青年，同是孤寂，同属同

志，同受患难。

忽然晴天起了一声霹雳，二月革命起来了。这次革命掘开了一切政治犯底活葬的坟墓，把人生最可宝贵的自由为他们带回来了。玛利亚得着释放的消息后，她底快乐真是不可以言语形容出来的。但是临时政府释放一切政治犯的命令到了，和她所期望的并不一样。在这个监狱内共有十个女革命党人，而释放政治犯的名单上却只有八个名字。狱官缓缓儿读着名单，她们焦急地等待着。在受苦多年的憔悴的脸上同时现出愉快与怀疑的表情。名单读完了，那两个在名单上没有名字的女子顿时变了脸色，全身发抖起来了。

“我们怎么办呢？”她们两人孤苦地同声问。

“你们还得留在这里。”这便是狱官底回答。他摇摇头，表示自己也没有办法。

这时候玛利亚便出来说：“那么，我们八个人都不出去！”

那天果然没有一个人出去，大家都留在监里等消息。第二天来了一个电报，叫狱官把这十个人全体释放。于是她们十个人便一同向彼得格勒出发了。

五

在民众底热烈的欢迎声中，玛利亚到了彼得格勒，后来又去莫斯科。她顿时成了革命民众底喉舌。但她并不去争权夺利，也不想冬宫里去摆架子。她投身于革命民众丛中，尤尽力于农民运动，农民都很信任她，敬爱她，一致地选举她为全

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她现在是俄国农民底领袖，同时又是社会革命党左派底领袖，人家都称她为“农民俄罗斯底小将军”。她和他底同志们一样主张一切政权归于苏维埃，赞成与布党合作进行进一步的革命，并且大呼“工厂归还工人”，“土地归还农民”等口号。

美国《旧金山公报》底驻俄特派员妣弟女士当时曾会见过玛利亚，并描写她底情况如下：

我第一次和她在客厅里谈话，她现出很瘦弱、很疲劳的样子。她告诉我说，她每天晚上只睡两小时。她终日忙着见客，农民们成群结队地去拜访她。他们来和她谈论关于农民的问题。她除了接待农民外，又要出席于各种会议，如左派社会革命党及农民代表大会等重要会议都是非她出席不可的。而且在开会之后，她又要编辑一种专门讨论农民问题、土地分配问题的报纸。

十月革命发生了。这是俄国的工农群众和各派社会主义者合作底结果。玛利亚总是站在民众的一边，日夜不息地工作，为着她所爱的农民服务。

她是当时农业部底主脑。她极力主张土地公有，曾草过一篇土地公有底计划书。她这时真是忙得很，身体又不好。但她一面扶病从事文字的工作，一面又从事实的运动，时而和布尔塞维克党领袖列宁讨论革命进行计划，时而与社会革命党右派领袖周诺夫辩论革命问题。就在这一年玛利亚一派（左派）便和周诺夫一派（右派）完全分裂了，玛利亚一派与布

党合作,来从事于革命后的建设,她不肯在革命政府里做什么委员,她底目的只是在为农民做一点事。但第二年(一九一八年)七月社会革命党左派便和布党完全决裂,而玛利亚等也就被捕了。这经过情形,我可以从司太恩堡寄给我的一篇关于社会革命党左派的文章底原稿里抄译出一节如下:

第一次苏俄政府成立时,社会革命党左派和布党合作,人民委员会中有社会革命党左派委员七名,布党委员十一名。这两个各有色彩鲜明的纲领的党派从一九一七年十月起,一直合作到一九一八年七月。然而其间社会革命党左派并没有一刻忘掉自己底主张。对于布党所主张的劳工专政、中央集权的国家、一党统治苏维埃等等,社会革命党左派是极其反对的,不过为着打倒俄国及全世界的资产阶级计,这两党便联合起来,其共同的目的是拥护全世界革命的和平,消灭俄国以前的阶级设施,巩固苏维埃制度在各省的力量,防备资产阶级底复兴。在一九一八年三月布党签了《布来斯脱和约》,对于俄国革命给了一个打击。社会革命党左派便召回苏维埃政府中该党的人民委员。一方面不签这个和约,一方面表示它底抗议。它并不是以为签了这个和约,对德国屈服,丧失了俄国底体面,它是由此看出了布党决意走向投机主义的路上去,要和资本主义的列强妥协。它为着拥护俄国革命,拥护全世界劳动阶级的利益,不得不和布党决裂。同年七月社会革命党左派刺杀了德国驻俄大使梅伯黑,布党藉着

这个口实，便公然和社会革命党左派宣战，把司皮利多诺华女士及其他的党员逮捕了。

从司太恩堡底说明里，我们便可以知道社会革命党左派和布党分裂底真因。社会革命党左派以为《布来斯脱和约》公然把革命出卖了。他们认为梅伯黑之在苏俄实在是德国帝国主义底一个威吓与侮辱底表示。因此他们便公开地刺杀了这个德国大使，表示对于德国底侵略的抗议。他们看见革命处于险境了，便起来防卫它。

在梅伯黑被刺杀以后，玛利亚曾亲赴第五次全俄苏维埃大会，预备宣读社会革命党左派底正式宣言，解释他们为什么要刺杀梅伯黑。然而布党宣布大会闭会，逮捕了全体农民代表，玛利亚也在其中。

这一次布党把她监禁了五个月，又释放了。但在一九一九年二月她又被逮捕了。莫斯科革命裁判所对于她的判决是：

因为不愿意使玛利亚·司皮利多诺华受无谓的痛苦，……莫斯科革命裁判所决定把她幽禁在“疗养所”内过一年，不要她从事政治的和社会的活动，使她有机会来做正规的身心两方面的工作。

这样的奇怪判决倒是很少见的。玛利亚那时候曾从所谓“疗养所”的监狱里寄出几封信，现在我随便摘译出一点来，可以看到她底“疗养所”中的生活是怎样的。

六

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九日

我想在法庭上，我大概可以把这封信传递给你。因此我便写了这信，等着有机会交给你。

第一，你若在那天看见我底样子消瘦得难看，那么请不要惊惶，不要狐疑。我在这里没有充足的食物，而监禁底情形也不十分好。没有新鲜空气，没有温暖，又不能安静地睡。这样的环境是人故意造出来的，好像为的是复仇。……（中略去两节）

给我送一个寒暑表来。我底身体一天一天地坏下去了。我应该睡在床上，然而那张床大可怕了；我有疼痛的腰和背，实在不能够睡下去。我底腰部痛得很厉害，好像受着针刺一般。这就说明我底肺病发展得很快。我就这样容易地被肺病征服了，这真是我底耻辱。床是粗木棍、木条做的，并没有木板，所谓褥子只是一张污秽的薄破布，木条木棍上的刺都可穿过褥子来刺进我底身体。我试把褥子铺在地上，睡在一个平坦的地面上，然而石地是潮湿的，而且又太冷。

三月四日

今天我收到一个包裹，在那些当作包皮用的新闻纸上面，我看见了“司皮利多诺华案件”，现在我读到我底案件底判词了，当时我在法庭中并不曾听得清楚。这读起来

实在很有趣。何等地无耻！布哈林在我底会场中曾被工人们叫骂了下来，而且几乎被赶了出去。尤烈奈夫在我底会议中大概噤若寒蝉，偶尔在一阵听众底吹叫声中说几句话。司米多维奇只许说十五分钟，然而听众总是在闹。这一切人民所不承认的领袖们现在在所谓“正义之法庭”中做起我底裁判官来了。……他们不能够在公共会议中回答我——所以他们想他们能够拿监狱、审判、“其卡”来征服我。……（略去一节）

我只能把布哈林及其他“苏维埃领袖人物”假说为了医疗我“不愿意使她受苦”的缘故所创造出来的制度，认为是属于“神经昏乱病”一类的。

可卑鄙的伪君子 and 老奸巨猾……在他们底机关报上他们大呼他们底同志拉台克在德国监狱中带着镣铐的事，然而你可知道身为社会主义者的他们自己所创造出的是什么东西？我宁愿带着脚镣手铐，颈上系着铁链，却不愿过现在的这种生活。为了要判断这个共产党政府起见，我要说出一切关于我现在的的环境的话，这并不是因为我受不下去。

克伦姆林囚室

在二月十五日我便被移到克伦姆林皇城，移进卫兵营去了，我想，这大概是为着“教育上的治疗”，或仅为着激怒我的缘故。我住在一间窄小的屋子里，隔壁就驻扎着红军军人一百二三十名。这间屋子算把我和那个又聒噪、又喧闹，时常发出叫笛声、射击声、噼啪声以及一切兵

营里所应有的声音的卫兵营分开了。我底屋子又被用一块木板分隔成了两个小囚室，不过木板太窄，只有两尺半到三尺宽的光景，也没有达到天花板。

在我底“第一个”囚室里只有一扇窗户，而在“第二个”囚室内就是完全黑暗了。一个反声的、石的拱形屋顶，三百年以前的石壁，和潮湿的石地。在木板之后便有两个狱卒带着枪，不时把枪机弄得响。一个守卫站在房门口，不时向我底房里看。还有一个便从一个小圆洞里来监视我底行动。总之这两个守卫和巡察（这时共有五个）都不断地把眼睛贴在窗户和圆洞上，虎视眈眈地监视着我。……

这已经是第三个星期了，这许多日子以来，我不得不和衣而睡，并且我很疲倦。我底全个身子好像不再是属于我自己的了。我不能够沐浴，我不能够安静地读书、写字、思索，因为我总是那般畜生底好奇心之对象。你想我做了别人底好奇心之对象，在我是何等地难堪。你明白服着长期的苦役是什么样的情形，然而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现在所受的待遇甚至比较从前受之于沙皇底奴隶者还要厉害得多！

我常常向那般侦探说道：“够了，你们已经看得够了；难道还不害羞么？”

“我们底规矩是这样。”他们总是这样地回答，有时声音里带着羞愧，有时带着骄傲。……

我底屋子里没有火炉，热气是从隔板通过来的。自

然还是冷。稍微有了热气后，玻璃窗上就布满了水气，须得用破布揩干才是；于是墙角、天花板角、石地角都盖满了湿的点子，整个囚室好像涂上了颜料一般。

我不时患着热症，我时常咳嗽，这是由于这个可怕的囚室和那看不见地渐渐堆积起来的，闻不惯的烟草气味的缘故。而且隔壁的火炉又建造得很奇怪，从那里常常传过来毒人的煤气，我因此也就咳得更厉害了。

火炉烧热后，我在桌子前坐了几小时，极力想躺在那不能躺的床上，极力想镇压心底猛烈的跳动、太阳穴底急跳，以及其他中毒后的表现。这是日里的事。

我要求户外运动，呼吸点新鲜空气，别人不许我。我要求给点报纸来读，别人不许我。我要求肥皂，经过很大的困难算得着了。为什么又不许人来会我呢？

守兵把我押到盥洗室里去，那里完全和我底囚室差不多，也有裂缝的木板壁。守兵便守在门前。要走到盥洗室必经过大的厅堂。在厅堂里有不少兵士野蛮地望着我，等我到了盥洗室，他们便一拥的跑进盥洗室的隔壁一间有大的玻璃门的屋子里。……

狱卒每两小时更换一次。每半小时又有一种特别的巡察。他们永远监守着我。在夜里，房门响声、高声的谈话，以及各种响声同时大作，每两小时、一小时、半小时，都有人在门口望，看我用大衣盖着假寐。

这样的事，就在我从前做定了罪的囚犯的时候，也不曾遇到。而且那些无终局的，小的意外事甚至说也不能

够说。……

布哈林、列宁、托洛斯基可以满意了。他们算报了仇。然而他们不懂得像我这样的敌人，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可以拷打，可以谋杀，但是不能够拿无聊的小的嘲笑来侮辱我。……

我向你说这一切的事，并不是使你惊惶，叫你到各官厅去奔走要求把我释放。我们不应该匍匐于那般醉心权力的官僚底面前，向他们哀求。……我们必须再来开始战斗，拿我们在监狱中的精神来取得别人底尊敬，我们必须创造传统。身为国际主义者的我们只信仰工农底权力而不信仰一党底权力，我们还应该憔悴于一切政府底监狱中过长久的时候呢！

进医院（三月十四写）

三月九日我被移到克伦姆林医院。我病得很厉害。我从被关在那破屋里的第一天以来就病了。又冷又湿。囚室里一旦通进来了热气，水就开始溶解，全屋子都潮湿了。在三月四日到五日的那晚上，我咳出了多量的血，恰和在一九〇六年的情形一样。我本该躺在那恶臭不堪的地窟里，让血不断地流出来。我却站了起来，我底头在作响，我知道我底情形很坏，但我不愿为病所征服。

有一夜竟到了一个特别危急的境地。我突然醒了起来，觉得我底末日到了。血开始从心中呕了出来。整个枕头、手中、面巾都浸透了腥血。我觉得好像我在咽气了。

陡然我感到我不再是自己底主人，“它”来了。……

我叫守兵把我抬起来，然而我发现我没有声音了。我想敲门，我底手却又不听命令。

我不能够举手揩去唇边、嘴上、颊上的血。究竟我在这样的情形中过了若干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

天亮时，我恢复了原状，把自己整理一番。这很有趣。思想异常纷歧。对于这似乎就在面前的“死”，并不感到愤怒。一点也不！

我记起我一生所未完成的事业。我底灵魂是十分的谦逊。这是十分安静，安静得很。我躺着，等候死之到来。

我寒颤不止。在早晨的时分，守兵们看见我底容貌大为惊骇。我请求他们不要去报告官吏，我拚命反对他们，然而他们终于打电报向官吏报告了，并且请求派一个医生。我对于一切的询问只有一个回答：“我什么也不要。”

医生来了，是一个女人，她看墙上的湿气的点子，又看看全囚室，说：“如果你再在这里过一夜，你就要死了。”……

现在，在医院里，我底身体差不多又复原了。我底双手颤抖起来了，我底头还在作响，然而我又有新的力量了。在这里我失掉了七八杯的血。我本该把我底手巾浸在血杯里，那就定会做成一面奇异的、光荣的、血红的旗帜来。

在这里我立刻开始呼吸得比较舒畅了。我底身体实在应该是有力量的。身体全被医疗好，我不会死。

三月二十日

我又被搬出医院，到这铁廊，到这一间没有生火的屋子里来了。这屋子是用暗红色的纸糊着墙壁的，有一个石的拱形屋顶，而且屋子里充满了铁锈的气味。由于守兵底坚决的要求，才居然生了火；否则人们还没有生火的意思！我还是冷得战抖，但我爱这屋子。地板是木制的，囚室虽窄，却相当长，我可以在其中走十步。

今天人丈量了窗户底尺寸。他们要用铁栏杆来障着窗户。好，他们不但不布置出一个“疗养所”，反而把克伦姆林的房屋之一改变为监狱了。好聪明的人们！

七

玛利亚后来终于从“疗养所”逃了出来。因为避免侦探底注意，她底行踪是异常秘密的。一九二〇年七月高德曼在莫斯科一间小屋中会见了玛利亚。高德曼叙述当时的情形道：

我十分小心，要确信自己是不曾被“其卡”人员在暗中跟随着。我先和玛利亚底友人们约定了一个相会的地点，从那里我们曲曲折折地走了许多街道，到后来走到了一个院落背后的房屋底最高一层楼上。她们把我引进一间小屋里，屋里只有一张床、一张写字台、一个书架、几把椅子。写字台上堆满了文件、信函和报纸，桌前坐着一个纤弱娇小的女子。这就是玛利亚。这是俄国最伟大的殉道者中的一个，这个女子曾如此无畏、如此坚强地忍受

过沙皇底刽子手所加于她的种种残酷的苦刑。……

我在她这里过了两天，听她详述自一九一七年十月以来的实事。

她是极其安静、极其自制，在每一个论点上都十分清楚。她能完全地利用她底材料和知识。有几次在谈话之际她从我底脸上猜出了我底疑惑，便说道：“我恐怕你不十分相信我。好，这都是农民们写给我的信。”她在写字台上拿了一束信函，向我读了几段，这都是说起农民底困苦以及他们反对布党之厉害，真令人伤心。在这些充满了一歪一倒的，有时甚至不可辨认的字迹的信函中，乌克兰与西伯利亚的农民报告“强迫征收粮食”之恐怖，以及这种办法对于他们和他们底土地的影响。“他们把什么东西都拿去了，甚至下次播种所需用的种子也拿去了。”“征收粮食吏把我们底什么东西都抢去了。”这些信的内容就是这样。常常有些农民愿意知道究竟司皮利多诺华是否走到布党一路去了。“如果你也抛弃了我们，马土西加^①，我们便没有人可依靠了。”一个农夫这样地写着。……

她说：“布党所持的论据中没有一句话是合于真理的。”诚然，我国没有训练就的军队可以阻止德军底前进，然而俄国却有一种更有绝大效力的东西：她有一个自觉的革命民众，他们会流出最后的一滴血来打退侵入者。事实上，革命的民众曾抵御住一切反革命军队对于俄国的

^① 马土西加，玛利亚的昵称。

攻击。谁曾使德奥的军队不能留驻在乌克兰呢？还不是革命的民众、农民与工人？谁打败了台尼金及其他反革命将军呢？谁战胜了高尔哲克和犹丹尼奇呢？列宁与托洛斯基说这是红军。然而历史的事实乃是西伯利亚与南俄的工人农民联合组织起来的志愿军，极其坚强地在前线作战，而红军平常只是完成志愿军底胜利而已。……

她又接着说：“布党底坏处在于他们不信任群众。他们自称为无产阶级的党，却又不信赖工人。”……

在我们谈话之际，我说布党之采用“强迫征收粮食”，大概是见着农民不供养都市这个事实，故不得不用这个方法。司皮利多诺华解释道：在革命时期之初，农民苏维埃存在的时候，农民很慷慨地、很情愿地送粮食到都市去。然而一旦布党政府解散了这些苏维埃，逮捕了五百个农民代表，农民便反对政府了。而且农民一天天地眼见着布党制度之无能：他们看见自己底出产物堆积在衙门里，任其腐坏，或者在市场上成了投机者底所有物。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们自然不愿再把粮食拿出来了。我们知道农民从没有拒绝过供给红军底粮食，这件事证明出来除了布党所用的方法外，别的方法倒是能有效用的。布党所用的“强迫征收粮食”的办法只会扩大乡村与都市间的鸿沟。布党也靠着“远征惩罚队”，这成了乡村底恐怖。他们到一处，便给这一处带来死亡与毁坏。农民到后来失望到了极点，便不得不起来反抗布党制度了。在欧俄各省，在南方，在乌拉岭一带、在西伯利亚，农民暴动

常常发生，但都被武力与铁腕所压服了。

司皮利多诺华并不说起她自己自从和布党分离以来所受的苦楚。但我听见别人说她曾被捕两次，监禁了一个较长的时间。她被放出以后还是受着严格的监视，和她在沙皇时代的情形一样。有几次在夜里“其卡”人员把她拖出去，告诉她说就要枪毙她了。这是“其卡”善用的方法。我曾向她提起这件事，她虽然自己讨厌说她自己底受苦，但她也不否认这些事实。她底全副精神完全贯注在革命底命运与她所爱的农民底命运上去了。她并不想到她自己，不过她很热切地希望使全世界以及国际无产阶级知道布党治下的俄罗斯底真相而已。……

八

在两月以后，即一九二〇年九月，玛利亚底住所又被“其卡”发现了。她当时正患着热症，睡在床上不能动弹。他们不能把她移开，便派重兵守着她底住屋，不许任何人进去看她。后来她底病稍微好了一点，“其卡”又把她移到秘密警察区去，放在监狱病院里。她底病势很重，“其卡”才允许亚历山德娜^①去看护她。亚历山德娜是玛利亚底密友，又是同志，她和

^① 亚历山德娜·伊热安洛新奇是一个将军底女儿，她在一九〇六年刺杀了那个以屠杀犹太人而著名的明斯克总督辛洛夫，被判处死刑，后经沙皇减为终身苦役，放流到西伯利亚。一九一七年革命后被释回俄。一九一九年又被布党政府逮捕下狱。此后她底命运便是和玛利亚底相同。她是玛利亚底生死友人，她底生涯是不能和玛利亚底分开的。

玛利亚在西伯利亚的监狱中同住了十一年。亚历山德娜在一九一九年就被捕了，在毕第基监狱住了一年后于十月二十七日被提送到秘密警察区病院里。玛利亚正是在前一天被搬进去的。

在一九二一年六月亚历山德娜从监狱里写了一封长信出来，描写玛利亚底可怕的生活，以及她数月来看护玛利亚的情形。此信后来载于纽约援助政治犯国际委员会出版的《俄国监狱书信集》中，在这里我因篇幅关系就不译出来了。总之亚历山德娜告诉我们的是：玛利亚不断地受着“其卡”人员底严密的监视，受着孤独的禁锢，她底精神上和身体上的养料都被别人掠夺了。她在狱中得了坏血病，——四肢浮肿，头发和牙齿都逐渐脱落了。更难受的是她从前在沙皇底宪兵和现在的“其卡”人员那里所受的苦刑底可怕的幻象也常常来到她底心头。有一次她实行绝食自杀，“其卡”初以强迫进食的话来威吓，但后来也答应了亚历山德娜和另一个囚犯堪科夫^①底要求，让他们去劝她进食，她才得以不死。

一九二一年七月社会革命党左派在莫斯科举行了两次会议。发表了一篇宣言，送与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及苏俄政府的重要官吏，叫他们注意玛利亚底身体，并要求释放她，使她能够享受合宜的医疗与安全看护。

同时出席第三国际第三次大会的一位著名外国女代表，也向托洛斯基作同样的请求，托洛斯基却回答说，玛利亚还是

^① 堪科夫：社会革命党左派领袖之一，也是玛利亚底好友。

一个十分危险的人物，不能释放。后来因为欧洲社会党报纸抗议得厉害，政府才答应把她释放出来，但以病好后即回狱为条件。

后来莫斯科的俄罗斯红十字会也要求莫斯科“其卡”底委员长翁席立席特答应把玛利亚送到外国去养病，但那位“其卡”底领袖却说西欧的情形对于玛利亚底健康会有妨害。这样奇怪的推口话真难使人相信。由此看来可知布党政府是安心把玛利亚慢性地杀死在监狱里了。事实上果然玛利亚底病稍微好了一点，又被捉回监狱里去了。她底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密友亚历山德娜也同时伴她入狱。

此后玛利亚底生活较前更为悲惨了。一九二三年她曾设法逃狱，但没有成功。这件事直到柏慈帕洛夫底回忆录《一个格别乌人员底忏悔录》出版后，才为世人所知；柏氏书曾有下面的记载：

玛利亚·司皮利多诺华和其他几个社会革命党左派中央委员同监禁在那里^①，他们被监视得很严。狱卒寸步都不离他们之身，玛路霞打算逃狱。有一晚上她从窗口爬出去，爬上了屋顶。我们底人发觉了，就开枪射击，都没有打中她。她又慢慢地爬回来了。

要是一枪打中了呢，玛利亚岂不是就这样绝死去了么？

在一九二四年末，政府就要把玛利亚放逐到土耳其斯坦

^① 指邻近莫斯科的一个监狱

去。她从十二月二十九日起实行绝食，表示反抗，然而终于无效。一九二五年春她果然被放逐到南土耳其斯坦的撒马尔罕，同时被放逐的有亚历山德娜与麦约诺夫^①等人。

玛利亚底此后的状况，我们就不能够知道了。她也许还生存在土耳其斯坦，也许早已离开了这个世界，在我未得她底消息之前，无法下断语。自一九二一年读过她底《致西欧工人的一封公开信》以来，我们就不曾读到她底作品了。难道这么一个伟大的一个革命家，一个殉道者便这样地消失了么？

六年前当托洛斯基宣言不能释放玛利亚的时候，高德曼曾写道：

只有一件事可以救玛利亚——便是使她离开俄国。她底友人曾向布党政府这样要求过，但是没有一点效力。一九〇五年文明世界底抗议曾救了玛利亚底生命。现在又需要同样的救护她的抗议了。这实在是一个大悲剧。她须得脱离“其卡”底监视，离开这悲惨的俄国底祸患和苦难，到外国去呼吸点自由的、山间的、又清洁又新鲜的空气，才可以恢复身体底健康。她已经过百死的了。难道她终于会回到人间来么？

高德曼底希望成了梦想。现在连托洛斯基也不能保护自己，被他底同党放逐到西伯利亚去了。那么玛利亚底事件还有什么希望呢？

① 麦约诺夫：著名社会革命党左派。

“玛利亚终于会回到人间来么？”我曾这样地自问过，现在
我将永远地拿这问题来问自己了。

“玛利亚终于会回到人间来么？”

一〇 伊林娜·加哈夫斯加亚^①

伊林娜·加哈夫斯加亚于一八八七年八月十五日出生在基辅省底达拉席卡县。她是著名十二月党五个领袖中之一人加哈夫斯基将军底孙女。她底祖父因参加“十二月党叛乱”被尼古拉一世绞死了。她底早年的身世我们不甚知道。她底回忆录《一个女革家底回忆》也只是从她在一九一七年革命后的活动说起。不过我们知道早在一九〇四年她虽然还是一个十七岁的少女，便已经加入在革命运动中。她在彼得堡底奈屋斯基堡碧的工人中宣传革命甚力，而且组织了革命团体。三年后她就被逮捕了，军事法庭把她判处了二十年的惩罚罪。她在阿加土监狱中住了六年，在一九一四年遇赦被放逐到横贝加尔区域里。俄国二月革命后，她和许多同志都得了自由，回到歌俄来。

伊林娜回到歌俄后，便倾向于社会革命党中的极左派。这一年玛利亚·司皮利多诺华一派和周诺夫一派右倾的党员分裂了，玛利亚一派另组织社会革命党左派，这情形我已在前章说过，伊林娜也就是加入左派的。她底卓绝的办事才能使

① 伊林娜·加哈夫斯加亚，Ирина Каховская(1887—?)。

得党员推举她为社会革命党左派中央委员会委员之一，而且还是全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代表。

布党与德国订了《布来斯脱和约》后，社会革命党左派认为这和约无异乎表示德国帝国主义底势力已征服了俄国，所以他们决定有一种反抗的表示。他们已加入苏俄政府的阁员一律退出，不与布党合作，同时实行暗杀德国大使梅伯黑的计划，梅伯黑果然被刺杀了。

这时候乌克兰早已被德军占领，而且德军在乌克兰的权利又为《布来斯脱和约》所承认。实则爱席哈痕元帅率领的德军之专横，以及反革命军哥萨克大将司科洛帕次基底军队的残暴，使得乌克兰人民日坐涂炭之中，浮沉在苦海里，而且白党将军台尼金又得着协约国底帮助，正预备重振旗鼓，革命局势岌岌可危。所以为拥护革命计，社会革命党左派便决定先杀掉反革命派底首魁，如爱席哈痕、司科洛帕次基、台尼金等，由伊林娜负责组织暗杀团。

社会革命党左派战斗团之组织，最初只有三个人：司莫连斯基同志，他当时在苏维埃政府任着要职；波利司·童斯奎同志，他是克龙士达脱的水手，深得同伴信任与敬爱；其余一个就是我自己。我们三人此时以前都是积极参加党的工作的，这时我们很难把这个工作推脱掉。

司莫连斯基便先到德国去征求德国社会党人对于这个计划的意见，而波利司与伊林娜二人则乘此时机赴塞瓦斯多颇研究制造炸弹的方法，并探听消息，从事宣传。伊林娜一路上

的见闻都是很动人的，她后来曾记述在她底回忆录中。

伊林娜与波利司二人在外面耽搁不久，就回到了莫斯科。后来司莫连斯基也从德国回来了。他此行底结果使他相信“战斗团”应该以刺杀爱席哈痕元帅为第一件工作，因为爱席哈痕在乌克兰乃是屠杀工农的刽子手。有一次他实行农民大剿灭，就杀了八千五百多人；有一次铁路工人罢工，他也实行大屠杀。

这时候伊林娜底“战斗团”除了原有莫斯科的三人外，又加入了两个乌克兰中央委员会底代表：一个是玛露霞·西沙鲁西娜亚，一个是I. B.，另外还加入两个同志专门从事暗杀那个哥萨克大将的。这两个便是G. 与M.（但到了基辅这两人就不见了）。玛露霞是一个亭亭玉立的女子，从事党的工作很久，富有经验，又非常热心，同志们很相信她。当时便决定她先去基辅打听消息，并与基辅的团体切实联络。

玛露霞底信到来了。伊林娜一行人在一九一八年五月底便带着银钱、武器、炸药以及制造假护照用的一方图章向基辅进发了。

基辅浴着五月的阳光；到处都是花朵，到处都是新绿。这城市所给与我们的印象是非常迷人的：行人穿得很好，而且很快活，好像在过节一般，有很阔气的商店底货摊，咖啡店挤满了一大群人，这城市和那又冷又饿的莫斯科比较起来，真有天渊之隔。这里正是那般幸而能逃掉了革命的“社会之花”底区域，人们都似乎过着一个兴奋

的反常的生活；人们在德军底枪刺之下疯狂地臆想，疯狂地作乐。……在大街上群集着德国军官、乌克兰警察、哥萨克大将底卫队、穿着春季服装的女子；青年女子献花给德国兵营。从早到晚，人们唱着德国军歌或乌克兰歌曲；鼓声不停，公园里奏着音乐。……

费了长久的时间去找房子，我们到底找到了一个过夜的地方，我们可以暂时安放我们底行李，把做好了底炸弹藏在我们底衣服内。……玛露霞在离基辅八公里的S.地，租到了一所隐在生满了丛林的园中的可爱的小别墅，我们到后第二日便到那里去。她把我们三人（我、波利司、司莫连斯基）假装当作亲戚般看待。我们又在城里租了两处房子，又在B.地租了一间“留待不时之需”的房子。我们买了一辆出赁的马车，一匹马，又在G.地买了一所适意的茅屋；“马车夫”波利司就做了那茅屋底主人。每天他驾起他底懒惰的弩马出去，从不肯拿鞭子在马背上打一下教它走快的。这所茅屋底天井便是我们埋藏炸弹和武器的地方，而且就在那地方，我们成立了我们底很简单的实验室。至于我呢，我假装为一个犹太妇人在城里B.大街上租了一间闹气的房子。司莫连斯基假名为波尔，说是我底哥哥。……

……约在一星期之后，同志I. B. 来，……他一个人住在G.地，假装为一个锁匠，起初他给我们帮了一些小忙，过后他就从事积极的工作了。居住问题安排好了以后，就应该认定地点了。我们人数太少了，而且我们也明

白要知道爱席哈痕底习惯，以及他每天出门底时间是很困难的。自然本地团体(由玛露霞传达)把爱席哈痕底住宅的位置，加太林街上卫队营的地点，以及爱席哈痕常去的Q.C.地方等等都告诉了我们；然而L.区是一个非常荒凉的街道，而且在这里秘密警察和卫队营底监视又是异常之严。……在加太林街(即爱席哈痕底住宅之所在地)没有一个货摊，没有一家商店，也没有一院甚或一间出租的房子。邻居都是兵营，全街只有几个脚步急速的行人。所有房屋都是被高级军官占着的；每条路都有卫兵；警察们傲慢地在街中闲踱着，就在大热天他们也穿着雨靴，手持雨伞；每一个行人都是他们底注意之集中点。……

有一天我照常在加太林街散步，我到底和将军面对面地遇着了；不久我又知道他平常离家到参谋部(离他底住宅不远)去办公的时间：是恰恰在午后一点钟的时候，他拿着手杖，带着一个马弁，步行从家里出来。……三分钟后他走过那一排在他未到之前便排成队伍等着行敬礼的兵士面前，走进参谋部的建筑里去了。

同时我们也侦察司科洛帕次基底习惯；我们做这种工作特别在夜间。波尔与我二人藏在粗大的菩提树后偷看着，在夜间一点钟光景有许多精美的汽车驶进“宫殿”去，“哥萨克大将底朝臣”穿着“朝服”走下灯光辉煌的石阶；然后哥萨克大将本人也走下来了，他平时总穿着常服，有时也穿着普通哥萨克军服。所有的人都穿过G.树林走进一所尼姑庵里作乐去了。……

然而伊林娜等底第一件工作是暗杀德国元帅爱席哈痕，第二件工作才是刺杀哥萨克大将，所以他们仍以刺杀爱席哈痕为最重要。

正到了伊林娜等准备完善的时候，爱席哈痕忽然动身到克里米去了。

……现在我们底活动之战场乃是车站了，我们每天在各报上查看他回来的日期。后来果然查到了。在那一天我们四个人各人带了一个炸弹在车站上去迎接他，各人认定了岗位。然而各报底记载都不可靠。爱席哈痕已在两日前回来了。我们只得忍耐着重新进行旧的计划，这计划就是等他从家里到参谋部去的时候，我们在街中袭击他。

从此可怖的时期开始了。波利司变成了过度的兴奋，眼睛深凹进去，唇边同时表现不安与决心，每天都准备着去牺牲自己底生命，每天都在向他底朋友、向他底自由诀别，离开我们，他独自去完成他底惊人的事业。我们伴着他走到街角，和他在一起，直等爱席哈痕快要从参谋部出来的时候；过后他便走去了，我们等候着炸弹底爆发声。他走回来又失望又狂怒，因为他失败了；有一次恰遇着一辆马车走过；有一次几个小孩嬉玩地走过，离将军甚近；有时候他又不能够遇着爱席哈痕。有一天机会正好，他刚拿起炸弹，炸弹底盖没有上紧，便落了下来，滚到爱席哈痕底脚边；波利司俯着身子把盖子拾起，匆忙地在众

人眼前又把盖子上紧在炸弹上，不曾引起别人底丝毫的疑惑。我们常常注意到改换我们底面貌和服装，有一天另一个同志来代替波利司，但他也失败了。波利司显然是疲乏了；然而他又十分固执，以一个平静的勇气和差不多幼稚的率直，双眼永含着烈焰，每天做那不倦的工作，他相信它，一直到他底最后的日子。

我们每夜都是在 S. 地的别墅中度过去的；雨落得太多了；我们把灯完全灭了，恐怕周围的人看见深夜还有亮光会起疑惑。我们三人留着一直到早晨 5 过后略睡一刻，我们就搭小火车进城去了。

在这时期中我又和 I. B. 及“波尔”商议，想出一个办法使波利司掷炸弹完成了以后可以逃脱出来。……（方法略）然而我们不敢叫波利司行这计划。实在我们在二作开始之时就决定我们底行动应该产生出最大的骚动来，为了这个目的，就应该有审判，恐怖主义者得公布他底姓名，在全世界人们之前解释他底行动之意义，在临刑时又表现出他底理想之正当与圣洁。除了这个政治的见地之外，波利司本人又有一个特别的概念；鼓舞起他在恐怖主义中的这种理想、这种勇气的，并不是任何演说或书报，也不是任何外来的影响，乃是他底固有的天性，他背诵着《福音书》里的话：“麦子落在土内，不死在那里的时侯，它只是一个；然而如果它死了，它便会带来一个丰收。”他一想到他幸而能够把他底微小的贡物献给解放之运动时，他底双眼就因快乐而发光了。他把能够牺牲自

己底青年的，而且前途富有希望的生命这件事当作一种幸福。然而必定要去杀一个人，这在他看来就是一个悲剧了；如果他不相信拿他自己底死与受苦来赎回他所要犯的谋杀罪，那么他也许还不能够下决心去杀人咧！我们知道这一切，最近几夜我们也常在别墅中讨论过；我们不过以为应该不顾这一切，给他找一个事后脱逃之路。……然而我们这样决定的时候，波利司本人却否定我们底计划，而且以一个非常猛烈的态度排斥一切关于他自己安全的考虑，这几乎使得如此为他担心的我们感到很大的羞愧了。一切自己安全的考虑在这伟大的行动之实现面前都消失了。“只望它能够成功！其余的并不大要紧；自然一切都会进行得很好的。”在他遇害前数日他在监狱中写信给他底母亲道：“妈妈，给我祝福，不要怜悯我；我是非常快乐的。我好像见着天了。”

七月三十日午后一点钟光景我照常在上街口和他分别了。一刻钟以后他又来了，不曾带着爱席哈痕。在一阵长雨落过之后，太阳又出来了，受过雨洗的树木发出了香气；我们互相庆贺这个好天气，谈了几句话正预备再分开，这时节来了一位先生，他以无理地固执的态度向我们讯问到总督家去的路。波利司眼望着大钟，很快地转过身子急忙向加太林路走去了，并不和我们握手分别。五分钟以后我们便听见猛烈的炸弹爆裂声。

难道这是一个意外的事变，炸弹就在他底手里爆裂了么？爱席哈痕死了没有呢？我们不知道；不过我们明

！白波利司一定不能生还了。……

我们装出无所事事在街上散心的人底样子，向着K街走去，预备再回到L区。一群人向我们拥挤过来，因为L区被军队守住了，不准行人往来。我们听见人说：“元帅死了，马弁……”“马弁死了，将军轻伤，凶手被捉，……”

稍后我们便在植物园内一株栗树上刻了一个十字架，这个暗号告诉本地的同志说，我们已成功了。然后我们又坐上马车回到S地的别墅中，等着晚报看……

晚报告诉我们说凶手已被捕；元帅的腿被炸碎，已经死了……第二天的晨报报告爱席哈痕之死，并详细论到波利司以及元帅底葬礼。然而以后的晚报和晨报就没有一点消息了。

城里立刻大起恐慌。谣言四处流布，说德国军队要来基辅屠城，德军炮队要来轰城，报仇雪恨；大批的拘捕发生了。……城里在那附近四乡居民群集着的市场上，或在工人底群集中，到处都充满了一种明显的快乐；有人居然在大街上说：“哥萨克大将底轮值该到了。”大家把这件事业归功于“莫斯科的同志们，他们什么事都能够做，而且他们要做一切的事来把工农们从血的暴政之中解救出来。”……

爱席哈痕底葬期是在八月一日。我们知道哥萨克大将将要参预奠祭的，我们决定等着哥萨克大将在奠祭完毕从路德派教堂出来的时候，来完成我们底第二件工作。

这时候伊林娜等底忙迫和困难自不消说，我们且放过了这件事，来读她底以后的记载。

……波利司在分别前曾向我们说：“我知道，我确信你们会把你们底工作做得很好的，请尽力快点做，使我在被处死刑之前，会得着那个好消息。”

葬礼之日，我们到了 I. B. 和我们约定交付炸弹的地点。他不曾来。我们连忙乘车到他底家，他底房东走到门口挥手向我们说：“快跑，快跑。昨夜许多外国军官乘汽车来把他捉去了，并且还打他。”我们便拼命地跑开了；我们自己另外新装了一个炸弹；然而我们到得太迟了。据我们计算至少要一个月以后才有这样的机会呢！

这期间“波尔”回到他底住处几遭逮捕，幸而逃脱了。

我们觉得我们底命运危在毫发之间，便决定“波尔”到莫斯科去请求援兵来进行第二件工作。我则留在基辅看守东西，维持已着手的事项，依着我底方法而行动。

傍晚时分我们到城里住处取了行李，寄放在我们认识的门塞维克派底家里，那个人又答应帮助“波尔”明天早晨乘汽船离开基辅。夜间我们在 S. 地的路上遇着了乌克兰中央委员会的同志 T. 君。我们三人便向着城里走去。这夜要在树林中过得很久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十分疲倦，需要休息；而且应该带着旅行所需要的东西。还更该讨论与决定一切的详情。

夜色十分幽暗。一个窄小的草径穿过花园直达我们底家屋。我们手牵着手连串地走着。外面的一切似乎是和往常一样地平静；然而走近阳台我便看见一个坐在茶桌旁边的哥萨克军人底侧面阴像！“有人！”我所能向同伴们说的就是这一句话。立刻一排枪震聋了我底两耳，一股电光向我射来，使我不能睁眼。我蒙着两耳背靠在墙上。在阳台底栏杆前埋伏着一排德国兵，共有十个人。他们看见了我，而且听到我们底声音，便放了一排枪，其目的显然只在惊吓我们，并不在把我们杀死。这一排枪历时约两分钟。我向四周一望，不见一个人。我的同伴们靠着黑暗底庇护，居然逃到园里丛林深处躲藏着了。兵士不敢去追他们。……

伊林娜底两个同伴居然都逃出来了，他们看不见伊林娜，相信她是被排枪打死了。“波尔”即日离开基辅到莫斯科，而本地中央委员会同志T.君居然平安无事地回到了家里，伊林娜又说：

德兵甚至不知道我们这晚来的共是三人，他们只去搜索司莫连斯基^①，这一队兵只得以捉住我一人为满足了。我与波利司两人皆因谋杀爱席哈痕之罪受审于军事法庭，他是正凶，我是同谋；而I.B.因当局找不到证据，故不曾牵连在本案内。

^① 司莫连斯基：即波尔。

那个指挥着这队埋伏兵的哥萨克军人把我拷打了一个整夜，这些苦刑，波利司和 I. B. 二人都曾受过。天一明就有两个隶属于德国公安局的粗鲁可厌的俄国军官来用汽车把我送进德国监狱。一路上他们带着明显的快乐叙述波利司与 I. B. 受着何等的拷打，他们并且自夸他们底本领赛过福尔摩斯。他们又怒骂道：“然而这些狗！他们总是闭着嘴，好像他们底狗嘴里装满了水一般。”

在德国监狱，我完全受着单独禁锢。除了一个严酷而沉默的狱卒和几个军官而外，什么人都看不见。那些军官永远是垫起足，头放在窗格上投一瞥好奇的有时竟是惊异的眼光在我底身上，然后又沉默地去了。……

我不曾得着波利司底消息，又无法向人探问，我试向管狱员要求由他转交一点钱给波利司。他讥笑地回答说：“姊姊伸手援助她底弟弟了！他拿着钱有什么用？他只有几天可活了。”……

被捕后第二日我便戴上了脚镣手铐……九日受过审问后，人家又把我移到一个新囚室里，这囚室是在一个阴暗的走廊下，共有三个囚室，我的是最末的一个，隔壁的囚室内空空无人。一具草褥完全不像床，然而囚室内除此而外，别无长物。他们又把我戴上手铐，但这次是反剪着双手的。他们给了我一本《圣经》，过后，就让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这里了。门前有一个狱卒看守着。外面没有一点声音进来，里面也没有一点声音送出。我居然有方法探听到波利司底消息。原来他们叫了一个囚人进

我底囚室里来换窗户上的一面玻璃。那人把我底手铐望了一眼便问道：“你一定是刺杀将军案的要犯，像星期日晚上被绞杀的水手一样？”门前看守的狱卒并不干涉我们；我便问他波利司被害之详情，他一一告诉了我。……

波利司底命运在全监狱中引起了很大的同情，甚至德国兵士也同情他。那个换玻璃者又以一个颤抖的声音叙述波利司受着何等的拷打，受着何等的痛苦。他说：“他是为着我们而受苦的。然而他应该立刻自杀好得多；他多末能受苦刑啊！”死刑执行期在八月十日午后四点钟，观者甚众。波利司绝命后他们在他底身上贴着“暗杀爱席哈痕元帅之凶手”的纸条，在电柱上悬了十小时之久。

在很短的时间以后，我居然能够和那些轮流看守我的狱卒们恳切地畅谈起来；他们又告诉我许多关于波利司被捕、被拷打、被害的正确的消息。……

……有一次在晚上九点钟忽然进来几个德国和俄国的军官，其中有一个就是著名的柏立亚叶夫，哥萨克大将近卫队副队长。……于是一次凶暴的审问就开始了，整整挨过了一夜，柏立亚叶夫说：“关于你底案件我们不能发现出一点东西。然而你一定有同党，你在城里一定有不少的相识。告诉我几个人底住址，你不说出来，我们是不走的。”我向他们证实说I. B. 同志是和这案件完全没有关系的，柏立亚叶夫又说：“你看，你所说关于S.①的话，完

① 即I. B.的假名。

全不合事实。我们把他叫来和你对质，我们再看你说什么。”他低声向一个哥萨克兵发命令。这个哥萨克兵便到办公室去，但不久便回来“前天已经把他释放了。”柏立亚叶夫很不高兴，诅骂了几句。到了早晨，他们便决定去了。我底手足被缚在行军床上，挺直地躺着。

早晨十点钟光景典狱长来了。他把他底膝靠在我底草褥上。他向我说明恐怖主义方法之无用，足足说了一个多小时。……他最后说：“把这本小《福音书》（这是柏立亚叶夫带来的）给我，写几句纪念的话给我，但要用的文写，现在你且把这书保存着，等万事都休了的时候，再给我好了。”他又答应叫人给我松绑，说只在夜间才把我缚在草褥上。……

审问开始了。我第一次见着检察官，他是联队长胡伯勒，一个身材短小、面貌和蔼的人……他每天早晨带了一个书记来；狱卒搬来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他在我底囚室中一直坐到晚上，只在正午才休息一下。……他所问我的大半是恐怖主义战役之动机，社会革命党左派之内容，恐怖主义之心理学与观念学，以及波利司之人格等等。

胡伯勒是能够顾惜他底名誉的。他很惊奇我受到的拷打。他命令放松我底手足，不许再这样把我绑在草褥上。“你一定会被判处死刑，人家要把你枪毙的；然而打你，拷问你，这就是绝大的丑事了；这样的事，只有像俄国人那样野蛮的人才做得出来。”在判决之前夕，他提出

了下面的几个问题：“你后悔你底行动么？你所回答的话是与你的政治的、道德的信条确实一致的么？如果波利司·董斯奎失败了，你会继续进行他底工作么？”他记录下我底回答，临去时用手拍拍卷宗说：“好！现在什么都完毕了。”

宣判底程式是在狱中办公室内举行的。胡伯勒要求将我判处死刑。照例官厅方面指定的替我辩护的律师呐呐地说到“这一般不能被人列在普通杀人犯之类的人底理想”。在一个什么雇员家里，有人在开留声机，歌声从窗户送了进来。裁判官们底脸上现出昏迷与冷淡的样子。他们讨论究竟我是帮助这行动呢，还是参加这行动呢；他们承认了后一个结论，决定把我判处死刑。不过刑期要在得到德皇底同意之后。胡伯勒在宣读判词时说：“在我们那里，要绞杀一个女人不是如此容易的事。”一个半月以后，他们才把判词送到柏林去，这位亲爱的联队长胡伯勒先生便静候着德皇底回答。……这时候德国发生了重大的政治事变。十一月底德皇就宣告退位；他再也不能在判词上签名了。……

判决以后我底生活就比较容易过了。我接到了许多囚人底关心与同情的表示，他们由监督之手送了不少的东西给我。有的送来一朵花，有的送来一封信，有的送来一张纸或一支铅笔。我居然能和囚人们通信；我还写信给外面的朋友们。胡伯勒来看我：“还得等下去。我们至今未得着片纸只字的回答。我想光阴会把你底感情改变

过的；在临死前认识真理，比死于谬误中好得多。皇帝居然想到你并且为你而忙碌，你真有莫大的荣幸。”我当他底书记和守兵之前含笑回答他说，我是把德皇全不放在眼里的，他动着手做了一个恐怖的姿势，叫兵士连忙离开，不要受到魔鬼底影响。

常常有各级军人来看这个“被判死刑的俄国太太”，他们发出许多关于我底宗教思想与哲学思想之奇怪的、率直的问题。有一天一个青年德国军官偷偷地来到我底囚室的窗前，把头贴在窗格上，因为恐怕别人发觉出他底这种违犯军律之举，全身都战抖起来了。他向我说：“姑娘，你好么？我丝毫不能够帮助你，我不过是一个渺小的人物，然而我诚心地握你底手。忠于你底理想罢，那才是幸福之真路啊！”说完就不见了。……

我底更好的朋友是一个名叫阿托的守兵，他底眼光是可爱的，当他从窗格里看我的时候，我只能看见他底一只眼睛。他底看守的职务完毕后，把一根手指伸进窗洞来：“姑娘，我也许不会再见着你了。至少你在临死之前愿意握着一个男子底手的。”他再来时看见我还生存在这里，非常高兴。……

德国革命一起，在俄境的德军也就大起恐慌。柏特鲁拉又率领起农民暴动军向基辅进攻，德军便连忙预备退回德国去。因此柏特鲁拉连战皆捷，在十二月十五日柏特鲁拉进了基辅城，哥萨克大将司科洛帕次基逃走了。

一九一九年正月，在布党占据基辅之前数日，伊林娜就被乌克兰工农群众援救出来了。伊林娜一出狱，便回到莫斯科，商量暗杀白党将军台尼金的计划。这时候布党政府底秘密警察机关“其卡”正在缉拿伊林娜。不久“其卡”居然侦察出了伊林娜底住处，就把她囚在监狱中。但在一次详细的考察之后，“其卡”人员发现出伊林娜所组织的战斗团底新计划。

布党政府当时正受着台尼金军队之压力，所以觉得伊林娜底新计划对他们也是很有利益的，便把她和她底几个同志释放出来，允许他们到乌克兰去暗杀台尼金，但有个条件，就是事成之后，如果他们得免于死，应该回到监狱里来。

伊林娜们果然去南俄进行暗杀台尼金的计划了。然而当时乌克兰的情形异常混乱。一个政府成立了几天便又倒了，另一个政府底命运也是如此。靠着所谓“无政府主义将军”马哈诺所率领的乌克兰革命农民之力，台尼金居然被打得大败而逃走了，伊林娜还正在进行她底工作，然而这一次完全没有用了。她便在一九二一年回到莫斯科。

回到莫斯科。她就患着重病，几濒于死。病稍愈，她又被捕了，这时正是在布党政府压服了克龙士达脱三月暴动之后，她被放逐到西伯利亚的加路卡过了两年。两年期满，她自然回到欧俄来，但在一九二五年又被布党政府逮捕了。

这时候伊林娜正患着肺病，但也被判决流放到南土耳其斯坦的撒马尔罕三年，她囚在莫斯科狱中时，前一年因病割治过的伤处又破裂了，后来再经医生缝好。幸未致命。

她底朋友们和同志们曾几次设法想使她到外国养病，但

总不能得着苏俄政府底许可。

她今年虽然只有四十一岁，然而在她此生究竟有无自由之日，还很难说！不过不管她底命运怎么样，这个“牺牲了自己底青春，自己底生活，自己底全精力来从事解放那般劳动的受苦的人”（借用她底《回忆录》的法译者纽满君底话）的伊林娜是永远不能被忘却的。

现在且让我也来像那个青年德国军官那样向她说：

姑娘，你好么？我丝毫不能够帮助你，我不过是一个渺小的人物，然而我诚心地握你底手。忠于你底理想罢，那才是幸福之真路啊！

《利娜》，一九三六年三月编入《沉落》集，由商务印书馆初版，迄一九四八年七月，共印行四版（次）。

一九四〇年八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迄一九四八年五月，共印行五版（次）。

序

这篇小说写来并不费力，这是根据六十年前一个俄国少女写给她的女友的信改写的，里面所述大半是当时的实事。我虽然增加了一点材料，但也是从一些可靠的历史著作中采取来的^①。原信二十六封，经我删改合并，成了现在的十九封信，而且连故事也有了改动。原信内还有许多发挥当时流行的虚无主义的理论的地方，现在都经我删去了。

又，这篇小说是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写成的。在北平《水星》月刊上面连载时，作者的署名是欧阳镜蓉（当时的刊物的编者不得不为我换上这个笔名），后来我把它收在短篇集《沉落》里。这次重印时我又作了一些修改。

我很喜欢这个作品，因为在这里面话说得非常痛快。但这不能说是我的成绩。倘使没有那几本外国书，我决不能写出这样的小说。而且倘使没有那许多男女青年的献身事迹，连这几本外国书也不会有，更不用提我的小说了。

巴 金 1940年春。

^① 第一封信内的一首散文诗是从意大利犯罪学者 C. 龙布格梭（1836—1909）的一本书里转引来的。

上 篇

引 子

这是一个俄国贵族少女在监牢里写给她的一个波兰女友的十七封信。时间是一八七七年。写信的叫利娜，受信的叫亚丽恩娜，信里说的全是关于一个年轻男人的事情，这个男人叫波利司，利娜正偷偷地爱着他。

第一封信

亚丽恩娜姊姊：

亲爱的，当你听见我的遭遇的时候，你的心不知道会跳得多厉害！你听见人说（我知道一定有人对你说过）我是什么“虚无主义者”，什么革命党，你听见人说你的温柔娇弱的利娜给人捉去，受审讯，判决关在堡垒里面，你会吃惊，以后你就哭，你就绞着你的细长的手指。那戒指上的钻石会把你的手指弄痛的。我知道，我知道你会这样做。

是的，人家没有对你说假话，这都是真的。

你还记得罢：当初我们在你那位做将军的叔父的别墅里

(那个小城多美。花园里花开得比天上的星星还多)，我们常常手里捏满了紫罗兰，嘴唇给杨梅汁染得通红，走进一个农家，喝一碟雪白的绵羊奶……

这些事情我记得很清楚，就象是在昨天发生的一样。那个时候多美。你现在还爱你的表哥，那个生着漂亮鬍子的上尉吗？

可是，好友，现在我却住在这个阴暗的地方了。而且是他们推着我的肩膀，把我押到这里来的。

墙壁上黑一块，白一块。有一个小窗洞，窄得只要用一根棍子就可以堵住阳光。我的身子本来娇小，可是那张床几乎还容不下。床头有一个大瓮，看起来好象是一只大黑狗举起前脚直立在那里。

可是我很满意，因为我尽了我的责任了。

只有一件事情使我不快活：你大概不会再爱我了。你会说：“利娜是一个罪人，一个坏人。”不，亲爱的，你知道我从前心地很好。那么现在我变得更好了。让我来给你解释罢。

我的信是不是会送到你的手里，我不敢确定。然而那个每天给我送食物进来的人答应替我把信投到邮局去。我相信他，因为他第一次走进我的监房来就对我表示他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以后就互相了解了。

这是一个老头儿。他的妻子死了，留下一个女儿，年纪和我们差不多，我的亚丽恩娜。他非常爱他的女儿。他提起她，眼里就含了泪。他的见解还是很旧的。然而他的确是我们的朋友。

我希望我能够陆续寄信给你。爱友，我真有满腹的话要对你说。你，你什么也不知道。你听见人家说起“虚无主义者”，你就半恐怖半讨厌地说：“啊！这些坏人！”你这样想，你就错了。譬如我，我甚至愿意牺牲我的性命来阻止一个小孩流眼泪，我不肯拔掉一只小狗的毛，可是如今我明白了。倘使必需用“恶”来达到“善”，这也不是我们的错……我要使你明白这一切。

话是说不完的，请你忍耐地听我的故事罢。

你还记得吗？有一天在你叔父的花园里，我们在草丛中拾起来一只可怜的白色小鸟，她给老鹰啄伤，流着血，快要死了。

她张开翅膀在草地上扑着走，从羽毛中间滴下血来，好象是一滴一滴的红露。

我捧起她，把她放在我的掌心里。我俯下头吻她的伤处。她抖着翅膀，就在我的唇边死去了。那个时候我伤心地哭过一次。

但是现在呢，我是一个可怕的革命党，一个可怕的罪人了。

爱友，你一定要问我犯的是什么罪罢？

我想起了一个朋友的一首散文诗。那个朋友患着肺病，最近在牢里死去了，诗是她临死前写的。她是一个温柔善良的女孩子，只是身子弱一点，谁看见她都会起爱怜的心。她现在静静地躺在坟墓里面。

她这样地写道：

审判官们，请你们快把我判了罪罢，请照你们的意思判我的罪，我知道我的罪重大。

我不该穿粗布衣裳，我不该光着双脚。我不该到那些悲叹、呻吟的同胞的身旁，我不该到那些悲惨、贫困的村庄。

文字和语言又有什么用？我不是被认做一个罪人？我不就是罪恶的化身？

我的两肩还披着农妇的衣裳，我赤着双脚，两手也变粗了。这种工作使我疲困非常。你们控告我的罪证便是我爱人民，我爱故乡。

不过，我虽然犯了重罪，你们却无力来反对我，啊，你们这些审判官。不，没有一种刑罚能够加到我的身上，因为我有一个信仰，而你们却没有它。我的信仰就是：理想终于会胜利，你们要压制它也不能。

我快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你们所能处罚的只是那些有限的日子，而我的“恶”，你们所认为的“恶”，会减轻我的苦刑。我死，我心里充满这伟大的爱，我将怀着这心情去迎接我的命运。那些刽子手也会把钥匙掷在地上，跪倒在我的床前，为我祈祷，为我哀哭。

爱友，我今天不能够再写下去了，那老头儿来取信了。再见罢。

你还愿意我拥抱你，象从前那样吗？

第二封信

亚丽恩娜姊姊：

爱友，是我！你好吗？我的亚丽恩娜，那边，在你那个美

丽的小城里，在灰色的雾中，十二点钟敲了。这时你刚从礼拜堂回来，手里拿着香喷喷的花纱手帕，还有一本小书，倘使这不是从你叔父的藏书室里偷来的一本法国小说，那便是一本《圣经》罢。我认识你，你这可爱的教徒！现在让我告诉你，象我这样一位小姐，从前见了燕子衔一只苍蝇，都不忍心的，现在怎么会变成一个“虚无主义者”。

我那次在你叔父的别墅里住了几个星期以后，便回到了旧都，我母亲在那里等我回去。你知道我父亲早死了，我只有在照片上认识他。在那张大像片上他穿着将军制服，衣扣上面用罗马字刻着他在职的年数。他在制服上还挂了三个勋章。

在旧都我光荣地走进了交际社会。亲爱的，这真是一个光荣的胜利！你还记得我的骄傲的态度，我的顽皮的微笑吗？我特别喜欢半闭着眼睛把头向左肩略略偏斜——我的这个姿势有一种不可抵抗的力量，他们都这样说。我和那些最时髦的小姐完全一样，又可以说完全象一个巴黎制造的玩偶，——这两种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而且我又聪明，又有学问。我自小就在贵族女子学校里读书。你该记得那里面教的什么东西。我学过法文，学过一点历史，一点算术，学过德文，学过钢琴；又学过一点天文学和植物学；又学会跳华尔兹舞，念意大利文，为着可以听懂意大利的歌剧。最后我还学一点俄文。虽然在交际社会里用不着俄文，但是责骂仆人的时候还用得着俄国话。

爱友，你想想看，这样的教育，再加上你所认识的我这美

丽的面貌，和苗条的身材，难道还不会成功吗？

你应该知道我的生活是很忙碌的：白天拜客，散步，在大商店里买东西，午餐；晚上赴跳舞会或者去戏园。我从不看俄国戏，象奥斯托洛夫斯基写的那些戏真是太荒唐了。法国戏倒很好。我也喜欢歌剧。

不用说我不会厌烦，从来不——只有我看见我那位新保姆的时候才觉得不舒服。她的小名叫瓦尔华娜。她老是那一副忧郁的面貌，这个可怜的女人！

她并不老，身子很高，又瘦又黄；好象是堂·吉呵德穿了女人的衣服。你想象看，她的头发剪短了，平日就戴一顶黑草帽，不插花，不束丝带，不戴面纱。她老是穿一件长衫，束一根黑领带。她的大鼻子上面还架了一副旧式金边眼镜。

爱友，我的皇后，你想象看，她打扮得这样难看！

我对你说过我的保姆了。现在应该来说我的情人。啊，不对，这不能说是情人。波利司并不曾向我求过爱。他年纪很轻，可是他的态度很严肃，很庄重，而且差不多是很忧郁的。他又有一种古怪脾气，对上流人一定要说俄国话，这是很不礼貌的。他刚从圣彼得堡大学出来，所以还染着目下一般大学生的夸张、偏激的见解和习气。你明白，我决不会爱上一个这样的男人！可是他有一对很美、很深沉的眼睛，看起来总是那么悲哀的。

我注意他，大概就因为他的这种悲哀。我承认，我很关

心他。他说话不多，而且决不说法国话。他很少笑过，也不爱玩，又不肯跳舞。总之，他好象是一个野蛮人。然而不管这些，我却喜欢和他见面。我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遇见他，我便到那里去。我爱和他谈话。即使我们用俄国话交谈，我也高兴。他的声音虽然严肃，但也含有一种温柔的东西。我很想知道他为什么悲哀……

有一个晚上我居然大胆地问了他。

是在一个跳舞会里，我从没有象那晚上这样地美丽过。R 联队长来请我和他跳舞。R 联队长是一个漂亮风流的男人，然而我拒绝了他，因为我看见波利司穿过厅子往花园走去，他的脸色比往常更阴沉。

厅子里人们跳得很高兴的时候，我却偷偷地走开，到花园里去找波利司。

波利司站在阳台上，身子靠着栏杆，一个人立在黑暗里，仿佛不转睛地望着远处的夜景。

我走近他的身边，我才看见他在流眼泪。我很惊讶，便颤抖地低声问道：

“你为什么这样伤心？你愿意告诉我吗？”

他吃了一惊。显然他不曾看见我走近来。

他把我看了许久，许久，并不回答。他的润湿的眼光带着无限的温柔。后来他到底说了：

“你想知道我为什么悲哀吗？”

“是的。”

“你听着。我来告诉你。”

他的声音非常激动，我心里暗想：“啊！你看罢，他一定会对我说出他爱我的话！”他爱我，这是很可能的事情。我在那晚上又是这么美丽。

然而不，他爱的并不是我……

啊，亲爱的！我写到这里，我也哭起来了，就象波利司那样。

我再也看不见我写的字了……那么明天再见罢。

第三封信

亚丽恩娜：

啊！爱友！你想不到他对我作了一篇多伟大的演说！他的态度非常庄严，倒显得可笑了。他的声音很热烈。他抬起眼睛望着天空，就象是一个出色的年轻的先知！

“倘使我真受着苦，倘使我真在哭，这全是由于那个痛苦的俄罗斯老母亲的缘故，她眼看着她的孩子们饥寒困苦地死在她的枯瘦的怀里。

“俄罗斯啊！我在哀悼你！

“一个并不快活的白痴给那些懦夫捧上台做了他们的主子，来管理八千万人。这是多大的一群生物！有些人装饰得堂皇富丽，戴勋章、插羽毛，终日吃喝得酒醉肉饱，而别的一些人，那无数的人却只有吃他们自己的饥饿，饮他们自己的干渴。

“在圣彼得堡一年中间就有五百个人饿死在大街上。

“旅行家！把你的眼光转到田上去罢。你且看这个人：这是一个农人，一个自由的人，因为农奴已经被解放了，在俄罗斯再没有奴隶了。你看清楚没有？这个人躬着腰在地上做什么？你想他一定是在劳动或者在播种罢。你再看清楚些！这个自由的人既不是在劳动，也不是在播种。那么他在做什么呢？他在吞食土块。

“人家给了他这块田。然而他没有农具，没有牲口，也没有肥料。他的田上长不了粮食。他没有东西吃，饿极了，只得拿土块充饥。倘使他在地里挖出了树根，他还要带回家去给他的妻儿们吃。

“——来，你来，不管你是什么人。你要打官司吗？好，走过来，我给你一个忠告：你应该先去见你的审判官。

“——这有什么好处？依照法律我理直气壮。我的对方是个出名的坏东西。我去求审判官，反倒有害处。

“——傻瓜！你要做老实人吗？你快到审判官那里去。你不要提你的事情，别的任何事情你都可以说。倘使你知道什么有趣的事，一定要告诉他。最后你临走的时候就偷偷地递一张五百卢布的钞票给他。从此你静静地等着，你的官司就会打赢的。

“——然而我不愿意花钱买公道。

“——笨东西！

“——而且我也没有五百卢布。

“——那么就送三百罢。他也许会满意。

“——我连三百也没有。

“——那么两百罢。

“——两百也没有！

“——你的事情可就糟了。你至少总有个老婆？

“——我的老婆死了。

“——不过你总还有女儿？

“——有一个。

“——漂亮吗？

“——不漂亮。她是个斜眼。

“——那么你还敢打官司？你没有钱给他，没有老婆借他，没有女儿送他，你还想打官司？

“——为什么？难道我们国家里所有的审判官都肯卖掉他们的良心？

“——要说所有的自然不对。一八六一年在V城附近一个小镇里，有个审判官不肯收诉讼人送来的一只肥鸡。然而这件事情闹了出去，惊动了总督，这个审判官因此被革了职。

“不错，饥饿统治着俄罗斯。亚历山大是沙皇，饥饿就是皇后。审判官的良心成了拍卖场里的东西。大家不得不争着购买这堆大粪！

“而且祷告也是不自由的。

“没有一个人有权照他自己的理智和思想来选择他的信仰。大家都应该相信那些愚昧无知的教士所教训的一切：譬如十字架符号应该这样做，不该那样做。一个人走过礼拜堂

门口不按礼跪拜就会给流放到西伯利亚去。沙皇说：‘只有我一个人是对的。’沙皇不仅是肉体的主人，同时还是灵魂的主宰。俄国礼拜堂把亚历山大当作耶稣来奉祀，那个地方就是良心的监牢。”

啊，爱友，我的亲爱的小皇后，你想得到我多害怕！他说的真可怕！波利司大概是一个哲学家，一个自由思想家，一个“虚无主义者”罢？我真后悔不该拒绝了 R 联队长。我不知道现在应该做什么，说什么。好几次我偷偷地望跳舞厅，正看见华南丁娜的裙子在转。这位小姐并不丑，只是太瘦！她现在得意了，因为我不在那里。我真妒忌她，我真想进去跟她比一下……然而我还是留在这里。波利司的声音是这样热烈，这样骄傲！他的眼睛虽然也有点可怕，却永远是这么温柔。……他还继续说话，就象对着一大群人演说一般。

第四封信

我的小鸽子，我的小皇后：

爱友，他的声音真响！我害怕跳舞厅里的人会听见。我战战兢兢地做手势叫他把声音放轻一点，要他不要这样地激怒。然而也没有用。啊，爱友，我真正有点替他担心……

他现在说德国人的坏话了。德国人，这跟我不相干。爱友，你知道，我不喜欢德国人。他们穿衣服穿得太难看，而且他们有一双多么大的脚。最讨厌的是那种机械的训练：一举

一动，说话走路，就象是从同一副模子里铸出来的。

“俄罗斯有一条大蛇。它缠在我们身上，吸我们的血，压我们，吞我们。这就是外国人，德国人。

“他们是渐渐地来的，一小群一小群地来，使人不注意。他们沿着墙偷偷地走，利用半开着的门走进来。我们还不知道他们进来，他们就已经布置好了。他们并不愿意引起人注意。他们悄悄地在喷泉旁边喝点水，在面包店里买一块面包，就这样地过着日子。起初一个来，接着第二个便来，以后就接二连三地来了。有人起了疑心，才这样问道：‘这些外国人来干什么呢？’但是没有人回答。

“来干什么！不久就会有人明白了。这些外国人住下以后，便开始辛辛苦苦地经营，劳动。他们很能干地管理着工厂，在铁路上服务，他们又做工程师。他们会好几种手艺，又懂得艺术。他们又知道种种聪明的新方法，他们有很出色的办事能力。他们做的事情都能使我们满意。他们又能干，又聪明，背后又有很大的靠山。

“他们又给我们带进来新学问，新文学。他们帮助我们接收新的文化。他们帮忙我们设立学校，医院。这样他们慢慢地取得了我们的信任，取得了他们自己的地位。于是在我们的社会里他们是一天一天地爬高了。

“他们象虱子那样地蕃殖，到处他们都得着胜利！

“他们终于做了我们的主人了。

“商业在他们的手里，土地被他们收买，政治受他们牵制，军队也归他们操纵。

“——啊，来罢，你这穷小子。你在学校里毕了业，你父亲辛辛苦苦地培植你读书，花光了他最后一文钱。你想现在你可以为国家服务了。你很年轻，你有的是好心和希望。好，试试看，‘你是德国人吗？’你自然不是，你跟德国人没有一点关系，你又不会说一口流利的德国话，那么你去罢。在俄罗斯外国人的权力是最高的。你的国家所能给你的只是：一条河让你去淹死在里面，一根树让你吊死在树枝上，还有城里的人行道让你饿死在那上面！

“俄罗斯是外国人的，不是俄国人自己的！亚历山大也只是外国人的工具而已！”

啊，我的亚丽恩娜，这太过火了。说外国人的坏话，说德国人的坏话，也还罢了。我不会觉得有什么不方便。老实说，我也不喜欢那些人。因此我常常奇怪为什么我的跳舞教师不是俄国人，却是德国人呢，我觉得很滑稽。然而波利司不该骂到我们的沙皇，那是我们的父亲，我们的上帝啊！我战抖得象一片树叶，我正想躲开这个过于胆大的年轻人，这时候跳舞厅里又奏起了席特劳斯的华尔兹。我真想走。但是波利司却对我说更奇怪、更不寻常的事情来。我的惊讶使我不能不继续听他说下去。

第五封信

爱友：

你万想不到，这位年轻的先生放肆到什么样的程度。他说来说去竟然说到女人身上来了。他当着我的面骂俄国女人。是的，各种各样的女人，都给他说到了。我真后悔不该拒绝同R联队长跳舞，我知道R联队长不会说女人的坏话。

“俄罗斯还生了一个毒疮，这就是女人。

“贵族的女人琐碎而淫荡；中等人家的女人愚蠢而贪心；贫家的女人就是一口猪。

“贵妇人毁掉她的丈夫，麻醉他，使他痿痹，她只管说：‘笑啊！玩啊！’商人妇却愚弄她丈夫，使他堕落，她只会说：‘拿来，还要钱！’贫家妇女就使她丈夫变成猪，她只是说：‘来，喝酒！’

“靠了这些女人，我们国家里就装满了傻子、破产的商人和醉鬼。

“你星期六晚上到一个小城，或者到郊外，或者到一个村庄去看看。

“大街、小街上都没有人。酒馆多得很，灯光从玻璃窗里射出来。每一次门一开，就放出一股使人发呕的臭气，同时送出一阵醉汉的吵闹和碰杯的声音。

“进去罢。这是值得细看的。”

“许多衣服褴褛的男人挤在里面，有的躺在长凳上，有的睡在桌子上，有的在桌子下面打滚，把舌头长长地伸在酒杯里乱动，作出种种响声，就象狗在伸舌头舐东西。那些戴破帽的瘦弱的人是农夫；那些戴鸭舌帽盖到耳边的是工人。他们拚命喝烧酒，直喝到呕吐为止！”

“然而女人喝得更厉害。”

“从前只有老太婆到酒馆去。如今年轻女人也打扮得整整齐齐地去了。连女孩子也去的。她们喝得烂醉如泥，倒在那些醉汉的大腿中间滚着。”

“——拿烧酒来！”

“做丈夫或父亲的农夫就说：‘没有钱了！’”

“——你把靴子、帽子押在这里罢！”

“他们又喝起酒来。”

“——拿烧酒来！”

“——没有钱了！”

“——你的马车还在门口，把它卖给酒馆老板罢！”

“他们走出来的时候，光着头，赤着脚，衣服撕破了，身上弄得很脏。他们一颠一跛地走着，沿街吐了一地的脏东西，于是自己就倒下去，睡在那上面。”

“这些人已经给他们的老婆弄得变成了猪，他们还能够做什么呢？”

“中等人家的女人不认识多少字，然而她们很会算账。她

们的手抓到了钱就不会再放出来。廉耻，她们自然不会顾到！她们只管要钱，而且逼着丈夫要钱。偷也好，骗也好，害人也好，拿名誉出卖也好，她们不断地逼着丈夫去干。得了钱她们就积蓄起来，不给男人用，同时还逼着男人去找更多的钱。这是一类。还有一种女人却整天梦想发财，打扮得跟贵妇人一样，出风头，交朋友，看戏，游玩，穿漂亮的衣服，戴贵重的珠宝，坐最漂亮的马车逛大街（用这辆马车的价钱可以在乡下买一所房子），穿最贵重的皮大衣（这件大衣在哈尔科夫市场上卖到两万卢布）！

“上等的贵妇人是温柔的，秀美的，然而她又是更危险的。她的微笑，她的优雅态度，她一身的香气，都会使人陶醉。她的笑是迷人的，她一眨眼也会使人癫狂。她说一句话就象一串珍珠在天鹅绒上面连着滚。她一动，一去，一来，伸伸四肢，然后轻轻一跳，就象一只爱玩的小猫！”

“倘使你是她的丈夫，你就会给她毁掉。不管你有几个金矿，或者你是全俄国最有钱、又最谨慎的人，你都会给她毁掉！我敢这样说！”

“我还可以说，在我们国家里，一个大地主结婚以后，每年花的钱要比他的收入多两倍！为什么法官要出卖他的良心呢？因为他的妻子要一个大的钻石戒指。为什么总督要没收一个富商的财产呢？因为他的妻子要改修家里的马房。”

“俄罗斯的光荣已经成了那般温柔、优雅的贵妇人谈笑间的玩具了。”

啊，爱友，我的小鸽儿，我不能够再忍下去了！他简直不明白自己在说些什么！他这样没有礼貌，我一定要回答他。我要告诉他：俄国女人是完全无可指摘的。她们打扮得比巴黎女人还漂亮。她们弹萧邦的曲子时就象天使，她们跳华尔兹舞时就象仙女……

但是他突然带了一种温柔的态度望着我，他的眼光是非常善良的。他用一种怜爱的声音对我说：“俄国女人还能够挽救她们所毁掉的俄罗斯——只要你给她们做一个榜样。”我给他窘住了，我又害羞。我埋下眼睛，没有答话，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我轻轻地拉起我的晚礼服的领边，因为它渐渐地落下肩头来了。

亚丽恩娜姊妹，再会罢。

第六封信

我亲爱的亚丽恩娜：花园里阳台上，夜渐渐地冷起来了。我很害怕着凉，可是波利司还继续不断地在讲话，不让我离开。我很担心，明天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明天要到本城贵族妇女组织的慈善游艺会去唱歌。而且就在我们后面，跳舞厅里，是多么光亮，多么温暖！音乐奏得多么诱人，这华尔兹舞的曲子，我想连石像听见也会跳舞的！然而我依旧站在阳台上，身子冷得打颤，听着波利司的漂亮的胡话。我想我大概也被他迷住了罢。

你猜他现在说些什么：

“我们还有一个怪物：教士。这有两种，一种是白教士，一种是黑教士。白教士卑鄙，而黑教士淫荡。

“白教士就是普通教士，他们都是教士家庭的子弟。在这种家庭里，父亲做教士，儿子也做教士。因为在俄罗斯，教职和某些病症一样，也是遗传的。

“这种人年幼时就被送到修道院去，在那里面他们得不到一点做人所必需的有用的知识。人家只教他们懂得一切的迷信，使他们自己变蠢，后来又去骗别人。总之，在这种愚蠢的教育里，个性完全被抹杀了。从前在修道院里修道生是要挨打的。现在笞刑少用了。对修道生的待遇也温和多了。他们有很多的自由，譬如吃、喝、嫖都可以做，而且还是在白天做，因为晚上他们睡得很早。

“修道生受完这种教育以后就应该结婚了。这是主教的事情。他常常把旧教士寡妇配给新教士，同时再把那个教区也给了新教士做陪奩。

“这样一来这个青年教士就成功了。他安居下来。不论在城里或乡下他总有一所舒适的房子。他便继续做前任教士的生意。

“说句实话，他的薪俸很少，有时候简直等于没有。

“三千六百万卢布左右，这是白教士的薪俸开支的总预算。在俄罗斯一共有三万六千个教区，照这样算来每个教士的收入一定不小。然而这笔款子并不拿出来分发。教士会议

把它留着做特别用费。所谓特别用费，也把送给夏季到圣彼得堡演戏的巴黎女伶的津贴包括在内。

“不管这些，教士也有他自己的办法。他还可以收结婚费和受洗费。在复活节他的教区里的教民会送给他各种礼物和金钱。并且他还可以挨门挨户去募化，说是装饰礼拜堂，说是装修神像，说是到莫斯科去买祭品。自然他可以从这里赚一笔钱。他借了神的名义向人们骗了钱来，现在又该他自己来偷神的钱了。但这还可以说是他的正项进款。不过对于他这样的人这是不够的，因为他在修道院里就得了喝烧酒找女人的嗜好。

“——神父啊，你给我弄一张德行的奖状罢。

“——然而，西蒙·彼得维奇，你是个坏蛋。你好几次偷东西给人捉住判了罪，而且全城的人都知道你造过假钞票。

“——神父啊，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才需要一张德行的奖状。

“——啊，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想做官或者做生意，所以你需要好品行，好名誉。

“——正是这样！

“——很好，很好。你现在信教了，不错。那么，一张奖状也并不贵。只要十个卢布，不再多要你一文钱。

“——五个罢。

“——好，就算五个罢，但是你得送我妻子一件衣服。

“有一天在基辅一个教士在礼拜堂里当着众人给一只狗

行洗礼。有人不满意，那位教士却坦然地说：

“——这有什么奇怪呢？人家照样付受洗费。

“他们还有别的收入。

“在我们这里谁敢公开表示不相信正教，就会有被放逐到西伯利亚的危险。这是教士们赚钱的好机会。你只要送钱给他，那么你虽然不信正教，他也会装着看不见，不来麻烦你。

“他不肯放松异教徒，他常常逼着他们，威胁他们说：‘买下我罢，不然我就把你卖掉。’于是人家就把他买下了。

“此外他还善于勒索垂死的病人的遗赠，或者他在听病人忏悔的时候就直捷了当地把枕头底下的钱偷走。倘使他认为这些赚来的钱还不够，他就会设法开酒馆，开赌场赚钱！……”

亚丽恩娜，我突然战抖起来了。我相信我看见了R联队长站在跳舞厅的玻璃门后面！他在侦察波利司的行动吗？那他听见波利司的话了！……啊，不会的，我一定看错了。这时候R联队长一定跳舞得很起劲，他一定很快活！

第七封信

我的小皇后：

你好吗？

现在让我继续告诉你波利司的故事。

厅子里的跳舞多么动人！一对一对的，R联队长的一对

领头，不会错。他先前要求我做他的舞伴，我拒绝了。你觉得可惜吗？厅子里，人们一对一对的走去又走来，手拉着手高高举起，转一个身，身子分开了，然后又聚拢来。我真后悔没有去跳舞。然而波利司残酷地继续说下去了。

“全俄国一共有七千个尼姑，九千个修士，分住在八百个修道院里面。算起来数目当在一万六千以上。然而每年都有增加。这种人的通称就是‘黑教士’。他们虽然卑贱，人家却害怕他们；他们虽然被人看不起，大家却服从他们。教会里的高等职位都是由他们担任的：男的担任修道院院长，僧正，大修士，大主教，总主教；女的做女修道院院长，女僧正和圣母。大庙宇的住持每年大约有七万五千卢布的收入；小修道院的女院长也有一万五千卢布。最近有一个圣母跟着一个法国理发匠从莫斯科逃到了布拉格，她除了偷去礼拜堂的金盆外，还能够带走一百万卢布！”

“这样看来黑教士便是富足的，淫荡的，有势力的，同时又是不名誉的。他有两个目的，发财和得势。他有三个方法：说谎，告密，讨饭。

“你看他们怎样讨饭！”

“有一次在熬德沙，有两个女教士大清早跑去见一个著名的法国女演员。她们向她募化。她马上给了她们一张十卢布的钞票。

“——啊，这不够，这太少了！”

“——怎么！这还太少？”

“——不够！前天威司科夫亲王才送了你五千卢布呢！”

“——你们怎么会知道？”

“——这位亲王信教，他向一个修士忏悔。这个修士常常到我们院里来，他告诉了我们。你既然得到五千卢布，那么还不分给我们一半，我们要用这笔钱来装修我们礼拜堂的圆顶。”

“——决不！”

“那个女演员忍不住大声笑起来。”

“——你非马上给我们不可。不然你就得当心。亲王是结过婚的人。我们可以把你们的关系告诉他的王妃。那么人家会把你逐出国境的。”

“那个女演员害怕了，便答应了她们的要求。以后她们就请她到修道院去。她受着很好的款待，她们留她吃晚饭，在一个特别的房间里她和威司科夫亲王一起畅饮香槟酒。”

“告密的方法更卑贱了。”

“有人生了病。家里的人请了一个修士来照料病人。这个修士一来就做了全家的主人。他终日喝酒，吃肉，抱着女仆亲嘴，然后睡得象猪一样。他夜里时时醒来唤起病人，逼着病人忏悔。”

“病人果然就向他忏悔，把一生的秘密，甚至关系着他个人的名誉和生命的全照实说了。他答应赦免了病人的罪，自然也要求一些条件。于是他又沉沉地睡去了。”

“然而第二天他就偷偷地跑到警察署去告发那个病人，把

他所知道的全说出来。于是病人给捉了去，有时甚至不经审判就被放逐到西伯利亚。至于这个修士呢，他当然得到了很大的报酬。

“再看他们怎样说谎。

“一群一群的男女修士挨家挨户地敲门。

“——啊，小父亲，这个符咒可以医治一切的病痛。啊，小母亲，你晚上点了这支蜡烛，你就可以梦见你的服兵役的儿子。啊，小姑娘，你把这圣尼古拉骨戴在肚皮上，你受到你情人的爱抚时就不再害怕了。

“——符咒多少钱？

“——五个戈贝。

“——蜡烛多少钱？

“——十个戈贝。

“——圣尼古拉骨多少钱？

“——一个卢布。

“修士们的钱袋就这样地装满了。倘使这还不够，他们又有特别的方法。

“有一天一个修士醒来以后，忽然对人说，他梦见圣尼古拉告诉他说，树林里某一棵树下埋着一个灵异的神像。众人便到那里去挖，果然挖出来一个神像，就抬到礼拜堂去。教士会议马上开会正式公布这个奇迹。于是各样的人都到礼拜堂来求祝福。病人，瞎子，聋子，瘫子都来了，他们盼望《圣经》上的奇迹重现。金钱象流水一般进了修士们的袋里。钱自然先

付，修士们很精明地跟香客讲价钱。他们出卖奇迹就象在菜场里卖菜一般。在某一些修道院的大门口就贴着奇迹的价目单。

“靠了这种讨、抢、偷、骗的手段，修道院的钱柜很快地就装满了。修士们得以整天酒醉饭饱；而大修士行瞻礼的正教礼拜堂里和尼姑修行的小房间里，也得以有全身装金而且戴珠宝的圣像。在那些小房间里面，每夜每夜修士们抱着相好的尼姑放肆地亲嘴！”

“呸！呸！你看你说些什么话！”爱友，我忍不住这样地责备他。你知道，一位年轻小姐可以看法国戏，戏里常常说粗话也不要紧；也可以读左拉的小说，虽然书里有许多地方会使女人红脸，也不妨事。这是风尚。然而听见关于修士和尼姑的这种话就不行了！我的脸便发红了。亲爱的姊姊，你知道，我的脸一红，我就显得更美了。

第八封信

啊，亚丽恩娜，我的小猫儿：

他讲了那么多的话，还不肯闭嘴。教士之后又轮到军队了。啊，我的小鸽儿，你看，他居然敢骂我们的年轻漂亮的联队长与和蔼可亲的将军。他们的制服配着贵妇人的绸缎的晚装在辉煌的灯烛下看来，是多么地美！一个金肩章挨着一个

裸露的雪白的肩头，这是多么漂亮！可是波利司这个怪物，他会看不顺眼！你听他说些什么！

“闪烁着红、蓝、绿、黄的颜色，辉耀着钢、铜的光彩，织金线，绣银丝，插羽毛，佩勋章，俄国的军队是世界上最雄伟的。在检阅的日子，那位给禁卫军保卫着的沙皇望着这一队一队的兵士，他的眼睛恐怕也受不住这种灿烂夺目的景象罢。红色的十字章，圣亚历山大·聂夫斯基的六角星章，圣安娜的朱红色绶带（佩戴的地位依等级而定，有的戴在颈上，有的在钮上，有的在指挥刀柄上），白地金龙的圣乔治十字章，圣斯坦尼拉的八角金星章，红地二银鹰的十字章（这是从你们波兰兵士身上抢来的）……

“这个军队看起来多威武，无怪乎那些热心的人要欢呼了：

“——我们的炮队是无敌的。它一旦响起来，就会是个轰天雷，沙皇便是发雷的神！我们的步兵是活的铜墙铁壁，万国的精兵也攻它不破。我们的哥萨克马队在世界上算是第一。只要沙皇一发号令，那无数追风吐火的骏马就会踏遍世界！总之，俄罗斯的军队是无比的，无数的，而且所向无敌的！

“然而请你仔细地看一下。这不过是一群给强盗剥削、受傻瓜指挥的可怜的畜生罢了。

“长官是傻瓜，是笨蛋。他们在什么地方读过书呢？自然在陆军学校。你想他们在那里面干些什么？他们都是贵族的

子弟，生下来就有做军官的资格。他一进学校就有了做官的把握。考试？那不过是手续。成绩好的人十五岁就可以做下级军官。升迁自然很快。谁高兴老是做什么中尉、少校呢？二十岁他便可以做副联队长，二十五岁便做联队长。还有些将军因为年纪太轻，不得不装假须表示威武。至于下级军官呢，当然由那些出身比较微贱的青年来充数。不过这是一个苦差使，有时候也许找不到够多的人来干，便只好招些丹麦、普鲁士、奥地利的退伍军人来补充。高级军官非常空闲，倘使不打牌不找女人，夜里就没有事做！

“你想沙皇能够用这种军队来征服世界吗？”

“还有新的花样呢！”

“那些傻瓜、笨蛋之流也知道怎样赚钱。在俄国，军费并不是一个小数目。这自然是从农民的血汗里来的。然而这笔款刚刚筹到，就渐渐地减少，终于全数不见了。那么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从部里的大官起，将军，师团长，以至于联队长等等，他们知道处置这笔款的办法。据说发饷的日子每个兵士得两个戈贝，其实这也靠不住。说挨一顿军棍倒可靠一点。钱既然不见了，那么他们就活该受冻挨饿，一个个面带病容！”

“这无数的兵士没有读过书，又不识字，驻扎在很远的地方，给种种新的景象迷了头脑，困苦、饥寒、惩罚、军棍时时折磨他们，你想结果他们会变成什么呢？你说祖国，他们不知道祖国是什么东西。他们只知道在很远很高的地方，有一个很

可怕、很有势力的人，那就是沙皇！他们还相信罚他们挨军棍的也是那个万能的沙皇。在战争的时候，他们以为是去屠场，倘使没有长官在后面监督，他们就会向后转，开跑步走！

“但是这些乌合之众有时候也是不可轻视的呢！那就是镇压国内革命和波兰人暴动的时候。譬如他们那次屠杀波兰人就是多么勇敢……”

爱友，他后面的话还更凶，更粗呢！可是我已经无心去注意那些话了。我听见他讲波兰人的事，我的眼泪忍不住淌了下来。我想到你和你的平静、可爱的地方……你们那里的善良的人民……

啊，亚丽恩娜！这次我看清楚了：R 联队长的确躲在玻璃门后面偷听波利司讲话。我着急地叫起来：“闭嘴！闭嘴！”我很害怕，身子抖得很厉害，因此波利司便紧紧地偎着我。我再回头去看，天幸 R 联队长已经走开了。可是我依旧害怕，我不敢离开波利司。爱友，你知道，我自来就是这么胆小！

第九封信

我的亲爱的亚丽恩娜：

你万想不到，波利司好象完全不觉得我跟他挨得这么近。老实说我紧紧地贴住他的身子，我有点害羞，又有点害怕。我脸上现出一层苍白色，使我显得更好看了，我这样相信。好

友，你一定会责备我：一位小姐不应该跟一个不大熟的年轻人挨得这么近。然而请你放心，说起来也叫人生气，他一眼也不看我，他甚至把我推开一点。他又开始说话，把一只手按着我的肩头，好象按着阳台上的大理石栏杆。

“在优雅而善于剥削的贵族、溺职的法官、贪污的官僚、讨饭的伪善的教士，以及饥饿的军队等等的下面，憔悴呻吟着那无数的俄罗斯农民。

“七千万男男女女！这是多么可惊的一个大数目。

“你走进一个所谓村庄去看看罢。那些是房屋吗？不，那里只有污秽的茅舍，连牲畜都不愿进去住。到处都有一种令人发呕的臭味。

“住在那里的人吃些什么呢？白菜、玉蜀黍粉，这还很好的食品。至于牛奶、牛油、鸡蛋，那更是他们梦想不到的。他们不知道一个肉字。他们偶尔有一点钱就到酒馆或教士那里买烧酒去，烧酒还可以压住他们的饥饿。

“我们再走进房里去看。

“床，没有。箱子，没有。只有一片污秽、潮湿的土地。那么他们睡在什么地方？夏天睡在土堆上，冬天睡在炉台上。妻子、女儿蓬头垢面，披着羊皮的宽衣，穿着沉重的长靴。一身都是羊骚臭。男子和女人差不多，不过更脏一点。晚上父母子女挤在一堆睡，大家抱着，缠着，就象几根大蛇盘在一起！

“然而在角落里却有一个小小的神龛，用几根铁丝拦住。

那里点着一盏小灯，里面供了一尊圣母像，手腕上带着玻璃手镯，耳朵上垂着金耳环。

“肉体是这样。精神呢？”

“你想他们还有精神生活吗？他们还能够思想吗？他们不识字，而且也没有读书的时间和心情。他们笑起来就象驴叫，叫起来就象狗吠。他们懂得跟女人讲恋爱吗？他们只知道同老婆睡觉。他们爱儿女吗？他们只会用空虚的眼光看他们。他们只有一个要求：安静地休息一天；他们只有一个愿望：喝一杯烧酒，把目前的环境暂时忘掉；他们只有一个快乐：到礼拜堂去祷告死后可以进天堂！”

啊，好友，我的漂亮的皇后，我忍不住插嘴了！他说的不是真话。我反驳道：

“农奴已经解放了。人家还把土地给了他们，又为他们办了学校。他们现在决不会象你所形容的那样悲惨！”

他听了我的话苦笑一声，然后讥讽地叫起来：“农奴解放！土地！学校！啊！你听我说罢！”

第十封信

我的美丽的小鸽儿：

你看，他的手抓住我的肩头，猛烈地摇撼着。他抓得那么紧，我觉得他的指甲刺进了我的肉里。他的身子微微颤动着，

头埋下来看我的脸，他的眼光是那样锐利，好象刺到了我的心。我很感动，又有些胆怯，我好象一只小白鸽被抓在老鹰的爪里。——但这是一只多么漂亮的老鹰啊！

“不错，人家把农奴解放了。七千万活奴隶如今得到了自由！这是多么痛快的事。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因此被人称作一个伟大的仁爱的英雄。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罢。一个人有一条狗。他用它守屋，用它拉小车，用它做种种事情。他不高兴的时候还打它。然而他不得不给它骨头啃。

“有一天那个人把狗叫来，对它说：

“——你去罢，你现在自由了。

“——我到什么地方去呢？狗这样问道。

“——你现在自由了！

“——我以后干什么呢？

“——你现在自由了！

“——我吃什么呢？

“——你现在自由了。

“——但是我又饿又渴！

“——我告诉你：你现在自由了。

“这条狗只得离开它的主人，它瘦得只剩骨头，一颠一跛地到处徘徊，饿得要咬自己的舌头。然而人家却说它自由了。

“以后呢，倘使这条狗不是红着眼睛，张着大嘴，口里喷出白沫，到处奔跑去咬人，那么它就会躺在小巷里，渐渐地脱了

毛，让苍蝇叮着，慢慢地死去。

“啊，不错。人家的确把土地分了给农民，现在这种分地的办法还在实行。自然这是有代价的。这且不管。我们看：他拿分得的土地来做什么呢？自然你会说，用来耕种。然而他没有农具，没有肥料，没有种子。这些他也可以向犹太人那里买来，不过他得拿下次的收获来还债。他又得向地主缴纳租金。这样一来，他每年辛苦一场，依旧免不了挨饿。

“这便是‘农奴解放’以后农民的生活。

“人家又会说：

“还有公社呢！这种公社叫做‘米尔’。一个乡村成立了一个合作的组织，每个农家，依照人口的数目分得土地。这不是很公道的吗？此外还有农民自己的集会，选举村长出来管理他们的的事情。沙皇跟他们隔得太远，中央政府也很少来干涉公社的事。

“不错，这番话说得很漂亮。‘米尔’的确是美丽的未来社会的一点萌芽！然而实际上‘米尔’却被弄成了监牢一样的东西了。

“公社向政府领取一批土地，要付一笔大款。它没有这笔钱，因此只得向押款银行借贷。利息自然很大。而且押款银行只能够付一部分现款，就是全数的五分之四。然而全部土地就算抵押给它了。这还不够，旧地主还应该得到一笔赔偿费，这是法令上规定的。公社只得又向另一个银行借款。每年又要付出一笔新的利息。这件事情办好以后就要购买农具

了。工厂会供给种种的农具，但是钱从什么地方来呢？那些放重利的人发财的机会来了。以后还有租税呢！耕种的时候到了，农民辛辛苦苦地在田里劳动。等到收成时，一笔一笔的债项、利息、租税就把他们血汗换来的东西全部拿走了。

“至于那些农民自己选出来的村长呢，他们用种种方法骗到农民的信任做了村长以后，他们就开始掠夺农民。他们放款来重利盘剥；他们卖布，卖食物，卖酒，只花很少的本钱，就获大利。农民一天一天地瘦起来，他们却一天一天地肥了。你看，在教堂的天蓝色圆顶和金色尖塔的旁边，绿树丛中，新盖了一些粉红色砖屋。这便是村长的住宅。他们吃得好，穿得好，过得舒服。然而在小村庄里，在那些分散的破屋内，农民就憔悴地过着没有希望的日子。从前他们是一个地主的奴隶，现在他们却负了一身的债，永远不能够翻身了！他们耕种完全是为了别人，他们的麦子也不会变成他们自己的面包！”

我的亚丽恩娜，你愿意我告诉你吗？我现在有点不安了。这些农人真可怜！我从来不曾听见人说起这些事情。我的周围居然有这么多的不幸。我戴着钻石耳环，手指上戴红宝石戒指。我的小皇后，你还记得这个戒指吗？我从巴黎买来的。这是一个最有名的珠宝商的珍品。宝石的四周有金边轻轻地托住它，就好象一只鸟的脚掌上冒出一滴鲜红的血。

第十一封信

我的小鸟儿：

我望着我的红宝石戒指，我一面想着他告诉我的这些话。那一滴血渐渐地变大起来。我的眼睛花了。我觉得眼泪流出来了。然而波利司好象不曾看见一般，他依旧说他的话：

“这就是我们的阴暗的俄罗斯了。

“在上面一个人统治着，他站得高高的，离得远远的。亚历山大二世究竟在干些什么事情呢？他难道会有一点自由的俄罗斯的幻景吗？从前他也许有过，如今却完全没有了。

“对于哭泣的人，对于哀诉的人，对于要求伸冤的人，他都冷淡地回答道：‘不。’他依旧袖手旁观着。

“然而他现在不安起来了。他觉得在下面情形有些不对了。大概有人发出了不满的声音，嚷着要做出什么举动了。

“这种不安就变成了害怕。他便躲藏起来，把自己关在房里，怀疑一切的人。吃饭的时候他怕人下毒药，喝酒的时候他也很当心。关着房门他还要从锁孔里偷看外边有没有人窥探。旅行的时候他让御车空着，自己却躲在后面车厢里，怕有人来行刺。

“这种害怕快使他发狂了。

“说一句话，处死！带着一份查禁的刊物，处死！写一张标语，处死！到后来笑一声也处死！哭一声也处死！如果他

不高兴杀人，那么就用徒刑和流放。为什么呢？常常是没有理由的。据说这些犯人里面有几个正在磨刀擦枪。这好象一个农夫为了一株恶草就割平了整个田地……”

啊，好友，我失声叫起来了！不过声音并不大，你知道一位小姐是不应该大声叫的。他还说了许多话，许多可怕的话，我不告诉你了。我这时候才知道他原来是一个革命党，就是大家所谓的“虚无主义者”。小皇后，你想这时候我多么害怕！但是他又说得多么美！他还说了许多话，他最后说：

“……我多么羡慕后代的人啊！我们完成了这个艰苦的工作以后，他们就会来做温和的工作。将来的社会是和平的，美丽的，但是我们却不能够看见。我们没有这个权利。我们只应该在惨痛的环境里继续做我们的艰苦的工作。我们为我们的同胞，为我们的后代谋幸福……”

是的，姊姊，他说得真美。他还说那时候不仅我们得到了自由和幸福，便是你们也一样地会得着自由和幸福的。你们那些英勇的殉道者的理想也终于会实现的。将来不会再有那些流血的惨剧了。

但是这时候，我的保姆，你知道，就是那位“堂·吉呵德夫人”仓皇地跑来了。

我想她一定来找我，叫我回去。她会责备我不该一个人和一个年轻男人在花园里阳台上立了这么长的时间。

然而我错了。她向着波利司走去，对他说：

“兄弟，快逃走。人家来捉你了。”

“太晚了，你看。”

波利司刚把话说完，就看见一个军官领着四个宪兵走出跳舞厅，向我们这边跑来，很快地就把波利司捉住了。许多人从跳舞厅里跑出来看。

波利司很安静，脸上还带着笑容。他对我点了点头，就从容地让宪兵押着走过人丛中出去了。

我痴痴地站在阳台上，忽然听见了一个人的声音：

“利娜·伊凡洛夫娜。现在跳最后一个华尔兹了。你肯赏给我这荣幸吗？”

我掉转身子，看见 R 联队长站在我身边。就是他，他把宪兵带进来的！我先前看见他在偷看我们，这一定没有错！

我走到他面前，微笑着，轻蔑地看他一眼，不理他，就转身进去了。

第十二封信

我的美丽的小皇后：

那时候我真想吐一口痰在他的脸上，打他一两记耳光！但是，我又害怕这样做会失掉我的身份，引起人们的议论。我是一位小姐，而且在别人家里作客呢。

“堂·吉呵德夫人”默默地陪了我回家。在马车里她没有说一句话。我自己的脑子也糊涂了。我记不起我是怎样回家的，也记不起在车里说了些什么话。

我进了自己的房间，坐下来休息片刻。我无意间看见床头悬挂的你的照片。爱友，你真漂亮，你笑得多动人。我看见你这张照片，就仿佛站在你面前和你谈话，我的心渐渐地安静了。

可是过了一会儿愤怒和焦虑又在我的心里升了起来。波利司，他有一对这么美的眼睛，他带着这么热烈的声音说话。他们为什么要捉他呢？他不过在阳台上对一个年轻姑娘谈了一些话。难道现在连私人谈话的自由也没有吗？这样看来波利司果然说得不错。俄罗斯的确是悲惨的，可怖的，丑恶的！亚历山大二世的确是一个何等可怕的暴君了！

我焦急地在房里踱来踱去，我的保姆默默地在旁边望着。她突然对我说：

“利娜·伊凡洛夫娜，很好。我知道你心里想些什么。你不必为波利司担心。他是一个殉道者，决不会抱怨他的命运。”

“那么，他们会怎样对付他呢？”

“他们会把他送到西伯利亚去，不必经过什么审判。这还是优待。否则他们就把他关在堡垒里，用乱棒打死他。”

“啊！这些魔鬼！你说，我们还有没有办法救他出来？”

“没有。我们只有让他牺牲，而且也准备将来牺牲自己。”

她耸了耸肩头，这样冷酷地回答我。

“让他牺牲！”我绝望地反复念着，我的心非常烦躁不安。我又想哭，我又想笑。

爱友，我简直形容不出来我这时候的心情。啊，你还记得

吗？有一次在你叔父的家里，你叔父喝多了酒俯在桌子上睡着了。我和你两个偷偷地端起酒杯来喝，我们整整喝了三杯葡萄酒——我想大概是西班牙酒罢。我的头开始旋转起来，就象很起劲地跳过了一回华尔兹。你呢，小鸽子，你不要否认罢：你想站起，你的脚却软了，你就跌在地上。爱友，你不要为这件事害羞，现在想起来还是多么有趣啊。我们发疯似地笑着，笑得流出眼泪来。我们醉了。现在我仿佛也喝多了酒，可是我喝的是苦酒。我只想着波利司的美丽的话，我只想着我那可怜的波利司。我也许再也没有机会和他相见了。

过了一阵子，我又开始责备自己：我为什么要管这些事情呢？我是一位年轻小姐，革命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应当注意的是那些流行的杂志，那些法国小说，还有我在巴黎订购的新装。我的新装一定很漂亮，它还没有到，爱友，你知道我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我想了许久，我终于决定了。我不再想波利司的事情，我把一切忧郁的思想都忘记了。我骑了我的英国名马，或者坐了我的法国马车，出去游玩。我又参加各种跳舞会，赴各处宴会。这四五天内我非常快活，我从没有这样地快活过。我常常偏着头，半闭着眼睛，用我的清脆的声音说话，这几天我特别爱说话，就象一只多嘴的小鸚鵡。

有一天晚上我的保姆跑来告诉我：

“波利司受拷打了！”

拷打？他！为什么呢？他究竟犯了什么大罪？天呀！这

多可怕！

“利娜·伊凡洛夫娜，听我说下去。他们把波利司带到堡垒里面。你这个孩子，你知道堡垒是什么吗？那就是最可怕的监牢。高高的垣墙，阴暗的房屋，一重一重的门接连开着，放了一个囚犯进来，便一一地接连关上，每道门都发出可怕的单调的声音，就象在叫：‘你决不能够活着走出去了！’这个囚犯就沿着长廊往前走，在那些长廊上永远响着禁卒的呆板的脚步声。

“他们把波利司关在一间窄小的监房里。监房十分阴暗。桌子和凳子都钉在墙壁上。只有一方铁格子窗放了一点空气进来，铁格子窗又开得那么高，人伸出手也摸不到。

“他们把他推进这个监房里就走了。没有一个人来看他，让他静静地过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上午一个官僚模样的人来了。这是第三科的科长。利娜，你要知道第三科就是密探部，专门对付政治犯的。他走进来就对波利司说：

“——你是‘虚无主义者’。

“波利司不回答。

“——你阴谋反对政府。

“波利司连牙齿也不松开。

“——你有同谋的人。

“波利司依旧不作声。

“——把他们的姓名说出来！

“于是波利司微笑了。”

这些话使我惊奇,我不能够相信。我便问她:

“你怎么知道得这么详细呢?堡垒里面的事情你怎么能够知道?什么人告诉你的?”

“我们的朋友到处都有。连第三科里面也有我们的朋友!”

“那么以后的事情呢?”

“你等着,我慢慢地告诉你罢。”

“这个人看见波利司不开口,知道再问也没有用,便走了。过了一天他又来照样地问一遍,依旧得不到回答。再过一天他便带了两个禁卒拿着皮鞭进来。他的威胁也没有用,波利司始终不肯开口。他于是做一个手势,那两个人就捉住波利司着实地打了一顿。他们打完了,波利司也不哭叫一声。他永远沉默着,带了轻蔑的微笑安静地看着那个刽子手。”

我听到这里忍不住悲痛地叫了起来:

“波利司,我的勇敢的波利司!……”

我的心痛着,热泪打湿了我的眼睛。

“堂·吉呵德夫人”打断了我的话。

“利娜·伊凡洛夫娜,你听我说下去。

“那个人看见这样,便又想出别的办法,他对波利司说:

“——你不肯说吗?好,那么我要你写出来。桌子上有笔,有纸,有墨水。你写好就把纸条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担保再没有人进来打扰你。然而你要记住,要是你不把同谋人的名单写好,我们便不给你送饮食进来。你就没有东西吃,也没有水喝。你再要倔强,我们就让你活活地饿死!”

“那个人走了，留下波利司一个人躺在床上。他又痛又饿，但是他依旧躺着不动。他挨过了几个钟头。他挨过了一天，又过了一晚。他依旧躺着，象一个垂死的人。这样又过了一天。

“禁卒们在走廊上不停地踱来踱去，等候他把名单递出来。然而一连两天都没有消息。忽然他们闻到了什么东西烧焦的臭味。起初他们并不注意。后来看见一股黑烟从门缝里冒出来，他们连忙打开门跑进监房去看。原来床上烧起来了。波利司就躺在床上！他的头发已经着了火！……”

“呀！他一定死了！”

我叫着，就失声哭起来。

“你不要伤心。他还没有死呢！他们马上灭了火，把他拖了出来。我想，他大概不会死。”

“那么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又是谁放的火呢？”

“当然是波利司自己。”

“啊！他怎样放火呢？”

“我还不知道。”

“他为什么要自杀？”

“他害怕他以后饿得受不了了，会做出他自己不愿做的事情。他宁肯马上死去，免得会出卖他的朋友！”

第十三封信

亚丽恩娜姊姊：

啊，我哭了，我伤心地哭了。可怜的波利司！我仿佛看见

了那根皮鞭，然后又是燃烧的床。火舐着波利司的血污的身体。人说他还活着，他不会死。真的吗？他已经受了那么大的痛苦！不知道他还要受什么罪？爱友，这时候我仿佛觉得他的伤痕就在我的心上发痛了，而且我的衣衫也给火烧起来了。为什么呢？我爱他吗？我爱这个漂亮的殉道者吗？

好友，你看这是多么奇怪的思想啊！你一定会笑我的。我为什么要爱他呢？他连一句恭维的话也不曾对我说过，他也不曾请过我伴他跳舞。他完全不是一个风流潇洒的人。没有一个少女会爱他。何况是我？我哭，我是怜悯他。这决不是爱情，决不！

我的保姆离开了我，出去探听消息。我一个人寂寞地坐在房里，肘靠在桌上，牙齿咬着我那方花纱手帕。忽然我的房门上起了轻轻的叫声。

好友，你知道我不会说“进来！”的话。这个时候我真怕人进来搅我。然而门打开了，那个常常来听我忏悔的教士走了进来。

我看见进来的是教士，倒有点高兴。我心里乱得很，不知道要怎样才好。我需要一点安慰，一点鼓励。一个人在绝望的时候很容易去向宗教求救。而且我这个教士又是一个好人。他除了节日外并不多喝酒。他有学问，又善于辞令，很得人欢心。

他看见我忧愁，就安慰我，对我说，圣母和圣徒们可以帮助我，我应该诚恳地去求他们的帮助。他又从袋里摸出一个圣尼古拉的神像，要我吻它。他劝我当着神像诉说我的

心事。

这一番好话把我的心打动了。我便诚心地要求他马上听我忏悔。他一口答应下来。他拿了圣尼古拉像在手，我跪在地上，眼睛虔诚地望着神像，把我的烦恼完全倾吐了出来：我怎样认识波利司；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那天晚上在阳台上对我说了些什么话，以及他的被捕和受刑，我都带哭地说了。

啊！宗教真是人们的最大安慰啊！我这时候心里安静了。我那个慈祥的教士对我说圣母已经宽恕了我，圣尼古拉也宽恕了我。他又答应替波利司祷告。我送了他一张二十卢布的钞票，要他布施给他教区内的穷人。他临走时还给我祝福，把圣尼古拉像留给我，又要了五十个卢布，并不贵。我望着圣尼古拉像，我想波利司的事情不要紧了。圣母和圣徒们一定会保佑他，单为了我的这一点虔诚。

第二天晚上我正对着圣尼古拉像祷告，我的保姆瓦尔华娜突然气咻咻地跑进我的房里来，她一把抓住我的肩头说：

“你这个傻姑娘！你把他告发了！”

“他？波利司？出了什么事情？我怎么会告发他？”

“一切都弄好了，只等波利司出狱。他们找不到证据来控告波利司。R 联队长也说他大概听错了话。波利司的自尊和勇敢的态度把那般人都感动了，他们打算放他出来医伤。然而昨天晚上一个教士跑了去告密，就是你信任的那个教士。他

把你对他说的话全对第三科的科长说了。这样一来，什么都完了。不管波利司的伤有没有治好，他在两天以内就要被送到西伯利亚去了。”

啊，这是一个多可怕的消息！

第十四封信

我的好亚丽恩娜：

你一定猜得出来那天晚上我心里多么难过。我，是我把波利司断送了！他本来就会被释放的。我害了他，我这个愚蠢的女孩子。那个教士骗了我！我真恨他。爱友，你知道我的身体娇弱，要是人和我握手，稍微捏紧一点，我就会叫出声来，好象一只小鸟给人捉住了似的。但是倘使那个教士这时候站在我的面前，我一定要打他的耳光。我恨不得把圣尼古拉像摔在地上用脚踏个粉碎。可是我不敢。我并不是一个革命党！

然而我已经下了决心了：我既然害了波利司，我就该舍身救他。我要去见总督给他讲情。我就说教士的话全不可靠；波利司在阳台上所说的完全是另一些事情。他望着月亮对我朗诵莱蒙托夫的诗。我还可以说他爱上了我，他对我说情话，他向我求婚！我预备好许多话来说，而且做出十分诚恳的样子，极力要求总督帮忙，务必使总督相信我的话，相信波利司是一个无辜的人。我认得总督，他会帮助我。

我早晨起来，稍微打扮一下，穿得齐齐整整的。我照了镜子看，好友，你知道，我只要稍微打扮，就显得很漂亮了。

我坐了一部马车到总督府。人把我引进一间大的接待室，那里还没有别的人。一个小胡子的副官坐在一张写字台后面，他抬起头盯了我几眼，又埋下头去做他的事情，并不理我。我只得自己走过去，对他说明我的来意。他严肃地看我一眼，就短短地说：

“不行。”

“总督出去了吗？”

“没有。”

“有人在跟他谈话？”

“没有。”

“那么，我可以见他。”

“不行。”

“为什么呢？”

“就因为这不行！刚才有一位大官送了我五个卢布，要我引他去见大人，我拒绝了。”

“那么我就送你二十卢布罢。”

“啊，这又不同了。好，小姐，请罢。”

他客气地笑了，给我行了一个礼，让我先走。他把我引进一间客厅，那里面挂着一张沙皇戎装骑马的照片，镜框上镶着金边。

我等了一会儿，一个人进来了。他不是总督，大概是总督

的秘书。他年纪不小了，却打扮得象一个风流的年轻人。他给我行了一个很漂亮的礼，让我坐下，然后恭敬地问道：

“小姐，你有事情要见总督大人？”

“我要见他本人。”

“可惜做不到。总督大人昨晚忙了一个整夜。我们的事情真多！革命党给我们添了好多麻烦！大人今早晨不能见客。因此很对不起你。”

我忽然想起了那个副官的事，我就对这位秘书低声说：

“一百卢布，够了吗？”

我就把钞票递了过去。我的好友，我的小鸽儿，你看我多聪明！他马上站起来，对我点点头，温和地说：

“那么小姐，请随我来罢。让我给小姐引路。”

我真想不到，他把我引到一间非常精致的闺房里来了。爱友，这间闺房真是精致得可爱，就跟你那间差不多。你的那间，我还记得很清楚，挂着粉红色绸幔，还有白纱窗帷，在那间房里我常常在一起，我的头靠在你的肩上，我们共读着一本从你叔父的图书室里偷出来的法国小说。

我忽然听见一个清脆的声音轻轻说：

“就是她，不错，真是她！”

这个声音清脆得和铃声一样，好友，还有点象你那可爱的声音呢！

我掉过头看。我认得来的是总督夫人，我在交际场中跟她见过几面。

她身材短小，皮肤白嫩。一对眼睛象海一样地蓝。粉红色脸颊上有两个可爱的酒窝。嘴唇象樱桃那样地红艳，嘴微微张开露出一排发光的珍珠似的牙齿。她穿了一件轻罗的衫子，丰满的身体在衣衫下面露了出来。在肥白的胸膛上两颗红点隐约地现着，左乳上面还有一颗黑痣。她走一步路，就洒出一股醉人的香气。她是个这么美丽、娇艳、动人的女人！她和我说了几句应酬话，便做出亲密的样子说：

“利娜·伊凡洛夫娜，你要见我丈夫吗？真是不凑巧。今天不行。你听我说。我真傻！我昨天把他拉去赴跳舞会，我逼着他跳舞。你知道，他没有这个习惯，所以他今天早晨非常疲倦。所以我不能让你见他……”

她对我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微笑。我想她也许会同情我，会给我帮忙。我便拿起她的手向她解说。她的这双手是多么柔软，多么洁白。十根粉红色指甲就象十片玫瑰花瓣！

她不听我说话，却端详我的脸，指着我的耳环道：

“你这副耳环真漂亮！是从巴黎买来的吗？你可不可以取下来给我看看？呀！真不坏！美极了！我亲爱的，倘使你把这副耳环送给人家，人家一定情愿给你帮忙。”

亚丽恩娜姊妹，我真替她害羞呢！我这时却顾不得许多了。我连忙说：

“拿去罢，拿去罢！”

我到底看见那位统治一省的总督了。他是一个相貌温和的老头儿。从外貌看，他大概是一个好心肠的人。我马上跑

过去哀求他，对他说明我的来意。我把事前准备好的话都说尽了。他带了微笑注意地听着，时时点着头，就象在对我说：“孩子，很好，我明白，你再说下去罢。”我说完了话，他就拿起我的手抚摩着，他的脸上仍然带着好意的微笑。

我的心里充满了希望。好友，你一定猜得出我的快乐。

他站起来温和地唤我：“跟我来。”

我跟着他。我想他一定引我到办公室去签署一张释放波利司的命令。我心里非常高兴。

然而他把我引进了一间小小的密室，是那样精致、华丽的房间。墙壁上挂着一些奇怪的图画……

我突然叫了起来。

他抱着我的腰，狂热地吻我的嘴唇。

啊！爱友，我又是羞，又是恨，又是急。我努力挣脱了他的手，急急地逃走了。

第十五封信

我至爱的亚丽恩娜：

我回到家里，一进屋就锁上门。我不愿意看见任何一个人！我只望再没有一个人来麻烦我。我又羞，又恨，那个畜生的热气仿佛还留在我的嘴唇上。啊，波利司告诉我的话全证实了：教士是卑鄙的，女人是无耻的，官僚是腐败的！现在还有什么办法呢？我的母亲又不能够给我帮忙。好友，你知道我母亲整天就在弄她那非洲的绿鹦鹉和日本的小白兔。我在

这里又没有象你这样的好朋友，我又不曾私下存过多少钱，你知道象我这样的一个姑娘是很会花钱的。问母亲要一笔很大的款子，拿什么名义来要呢？况且我最近又在巴黎订购了大批的化妆品和衣服。这样看来，我简直不能够替波利司做一点事情了。爱友，你想想看，我那纯洁的、骄傲的波利司，就要和那些强盗、杀人犯一起给人送到西伯利亚去了，只是因为他说出了我们俄罗斯的真面目。

西伯利亚！亲爱的姊姊，你知道这个地方吗？你大概听说过你们波兰的英雄们在那里的悲惨的故事罢。

无垠的荒野，稀落的城市，寥寥的人口，稀少的村庄；这就是那个可怕的西伯利亚。人从一个小村镇走到另一个村镇，在那冰雪冻结的道路上，即使冻不死也会饿死。雪落下来，垫得厚厚的，许久都不化，白熊就常常在这些地方徘徊。上面永远是那个灰色的天，下面是那寒冷的、寂寥的、大雪封闭了的荒原。

啊，我知道在那些囚犯里面有少数人会受到较好的待遇。他们可以在城里或村里找到安身的地方。他们做工养活自己，又可以和家里的人一起生活。然而这种人是比较罪轻一点，而且危险性较少的。波利司决不能够得着这种待遇。他很倔强，他决不肯求人宽恕，他们更不会优待他。他们一定会送他到矿坑里去。那里的情形据说是十分可怕。残酷的待遇，无休息的繁重的工作，不合卫生的生活情形，粗劣的饮食。夜晚冷得不能熟睡，白天又疲倦得不能工作，禁卒的鞭子随时

随地在旁边威胁着。在一千个犯人里面没有九百五十个人能够活过十年的。波利司会给人折磨死！他会死！啊，天呀！为什么他们要弄死他呢？他不过在花园里阳台上对我说了那些话。

晚上我的保姆来对我说：

“明天不等天亮，他们就动身了。”

夜晚是很寒冷的。上面罩着一个漆黑的天空，看不见一颗星。

我站在堡垒对面的广场上。我虽然穿着厚的大衣，身子却冷得打颤。我的保姆在旁边紧紧地捏住我的手。在我们的周围还有许多女人，她们都用手蒙住脸在哭。这真是一幕叫人心痛肠断的景象。我有点支持不下去了。

在对面就立着那个阴森的堡垒，那么大的可怕的黑影压在我们的心上。我们悲痛地等待着。

两扇大门发出一阵大的响声就突然打开了。我们马上拥挤地走过去。这时候从堡垒里面走出来一些哥萨克兵。他们带着枪，拿着长矛，矛上挂着灯笼。有的人还拿了皮鞭挥舞着，在空中作响。

接着出来一群女人，三个一排地埋下头走着，颈项上戴着刑具，就象一群给人带出去耕田的牲口。爱友，我看清楚她们了。人数有二三十个，据我旁边的人说她们都是从瑞士回来的留学生，牵连在两三起革命案件里，现在要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去了。她们的身体虽然衰弱，但是她们并没有流过一滴眼

泪，或者哭过一声。一个瘦小的年轻女子好象支持不住了，她停了一下。旁边一个哥萨克兵就举起鞭子威吓地骂起来。啊！这又是多悲惨的景象！可是我站在旁边，我并不怕。我，我刚从一间香喷喷的闺房里出来，在那里面正燃着精致的小蜡烛，不断地放射香气、温暖和光亮；而且我过一会儿就要回到那个平静舒适暖热的房间去——我这时候居然羡慕起这些女人来了！她们是和波利司同路到西伯利亚去的，她们还要和波利司同在那里的冰天雪地上受苦。

女人后面就是男人了。他们不仅颈项上戴着刑具，腿上也戴，而且双手还给反剪地缚在背后。哥萨克兵把长矛上的灯笼放下来照他们的脸，以便好计算他们的数目。借着灯笼的一点红光，我看见了他们的装束，头上戴一顶皮帽，身上穿一件灰色大衣，胸前钉着一块记号码的铜牌，脚下套一双长靴。每个犯人肩上搭了一床被褥，腰间挂了一只锡杯和一把木匙。

我连忙挤上前去找波利司，但是哥萨克兵把我拦住了。他们拿皮鞭来恐吓我。我只得回到人丛里去。可是在我周围的女人伤心地哭着的时候，我却伸起头眼睁睁地望着那些人形。

他们一个一个地走了，我却看不见我的波利司。

我忽然想：也许波利司不到西伯利亚去了！他们一定把他留在堡垒里面等候审讯。他的事情大概可以从宽发落。犯人的队伍给两排哥萨克兵押着已经走远了，我没有看见波利

司的影子。我只看见那些女人挥动着的白手帕，我只听见她们悲声叫着丈夫、情人、弟兄或父亲的名字。啊，我的好亚丽恩娜，我的爱姊。波利司还留在这里！啊，只要他不去，就是要牺牲我的美丽，我的韵致，甚至我的生命，我也甘心。

但是突然间一辆马车从堡垒里开了出来。车上的灯光使我看见波利司的面容。是的，波利司躺在那些患重病不能步行的犯人中间，我简直不忍心细看他的面孔。我晕倒了。

第十六封信

我的小姊姊：

现在让我来继续写下去罢。昨天我写到我晕倒的时候，我几乎又要晕倒了。现在想起来，那个情景还好象在我的眼前。

我的保姆瓦尔华娜对我说：

“你愿意跟他去吗？”

我坚决地答道：

“任是天涯海角，我也要跟他去。”

于是我们急急地往前走了。

我们四周的女人都带着哭声向前走。她们是犯人的妻子、情人、姊妹、女儿。不管空气怎样寒冷，她们的四肢冷得发抖，牙齿冻得打颤，她们依旧鼓起勇气，继续跟着她们的亲爱的人走。犯人的队伍默默地在行进，空气严肃而悲哀，就象这是一个送葬的行列。在这中间哥萨克兵的灯笼时时发出红

光，看起来很象魔鬼的眼睛。

“快点！快点走！”

我不住地催着瓦尔华娜。还有几步路光景我就可以赶上波利司的车子了。

我向着车子伸出手去，我叫着波利司的名字。一个哥萨克兵用他的灯笼来照我的脸。我的脸，我的眼睛就象给一股烈火烧着，我便停了脚步。另一个哥萨克兵抓住我的肩头用力一推，我马上跌在冰冻的地上。我全身的骨头似乎都跌碎了。

瓦尔华娜把我扶起来。我的左额有一块伤痕，大约是给石块擦伤的，我的嘴唇也出了血。

瓦尔华娜只管在我耳边说：

“勇敢些！我们到礼拜堂就会看见他，也许还可以和他说几句话。”

我相信她的话。为了要见波利司，我居然忘记了我的伤痕。一滴一滴的血正从伤口流下来，就象一颗一颗的泪珠，我不去管它！我也忘记了疲倦和寒冷。

我们又开始往前走了。

天边渐渐地亮起来。我们走出城，又走过了附郭一带的房屋，一片田野就展现在我们眼前。田野荒凉，凄惨。寥落的几棵树上就只有一些枯枝。一层雾罩在空中。

不久到了一个村镇，队伍就在礼拜堂门前停住了。

一些乡下人站在茅屋门前，还有些女人躲在男人的身后

偷看。他们都早早起来了。他们的数目比哥萨克兵多。啊，只要他们愿意，他们一定可以赶走哥萨克兵，把囚犯释放的！可惜他们不这样做。他们只是垂着手，站住不动，痴呆地望着我们。他们没有愤怒，没有感动，连好奇心也没有。他们对这件事情并不关心，仿佛已经看惯了。

哥萨克兵把囚犯们带进礼拜堂去。我远远地看见两个哥萨克兵挟着波利司走上石阶，跨过门限进去了。啊！怎样才能使他知道我在这里千方百计地求他一顾啊！

礼拜堂是华美、堂皇的。早晨的阳光透过玻璃窗射在祭坛上，把圣杯、大烛台、圣像都照映得更光辉了。在洁白的台布前面微微晃动着教士的绣上珍珠和银花的祭帔，在金色的阳光下灿烂地发光。

囚犯们坐下来，哥萨克兵依旧监视着他们。在哥萨克兵的后面就是囚犯的家属，她们跪在离大门不远的地方。大家不作声，在一阵难堪的沉寂中那个年老的教士用一种温柔的声音讲话了。

啊！我的亚丽恩娜！这是多么悲痛的讽刺啊！在这时候他还对犯人说忏悔，说服从，说沙皇的仁慈。

众人静静地听着，没有人抬起头来。突然在第一排中间一个人昂起头高声叫着：

“打倒沙皇！”

啊！这是波利司！是他的声音。他发出了这一声可怕的叫喊。我全身的血都沸腾起来了。我连忙挤上前去，不管那

些哥萨克兵。我要见他，我那个永远是这样勇敢的波利司！

我还没有挤到囚犯队里，就看见那个老教士举起一只大烛台用力朝波利司的头上打去。

我哀叫一声，我又晕倒了……

我醒过来的时候，我正躺在一家茅舍的炉台上。我的保姆在那里，她紧紧地握着我的一双手。

我悲泣地问道：

“他死了！是吗？”

“我不知道。他们把他抬走了，头上滴着血，也许会死……”

我一翻身站起来，跑到窗前去。阳光很亮，那边，在小山上，那个队伍正蜿蜒地行进着，已经走得太远，追不上了。他们就这样地慢慢缩小以至于完全消灭，不留一点痕迹。我知道他们不会再回来了！

第十七封信

亚丽恩娜，我的好姊妹：

我便回到家里。我关在房里整整过了三天，借口说身子不舒服。我应该养好我的伤痕，不让人看见。我应该掩饰我的眼泪，不让人看见。我的伤快好了。我也不再哭了。我渐渐地变成了另外的一个人。我也开始去想那些严重的、忧郁的事情。一个思想特别来缠住我：波利司以身殉的那个理想决不是邪说、谬论。他的目标是伟大的。他决不会错。而且

如今有好些事实证明出来他的话是如何地真实了。

爱友，你想不到罢，我这时候居然愿意把波利司的理想当作自己的理想。我居然愿意去做他所做的那些事情。这个消息会使你大大地吃惊罢。

我的保姆，就是那位“堂·吉呵德夫人”，她是波利司的同志。她不管我懂不懂，这三天来就不断地向我宣传他们的理想，讲解那个运动的历史的发展。

爱友，想不到我的保姆居然是一个大演说家！她一连对我演说了三天。她先从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说起，说到车尔尼雪夫斯基、赫尔岑、巴枯宁、奈其亚叶夫，再说到加拉考左夫……还有许多古怪的名字，我也记不清楚了。好友，我想，这些名字一定会使你打呵欠的。我仿佛看见你的美丽的嘴张开，就象一朵盛开的玫瑰花一样。

瓦尔华娜给我说些什么呢？她给我解释他们的主张，他们那有名的土地与自由社的运动和纲领。她和波利司都是那个团体的社员！

她的话比波利司的话还多，她说了那么多的事情。但是好友，我不能在这里告诉你了，一半也是因为我害怕会使你感到疲倦呀！

我的保姆的话把我的心更扰乱了。我仿佛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不知道应该往哪边走才好。好友，要是你在我的身边，你一定会劝我忘掉那些忧郁的事情，甚至把波利司也忘掉。你一定逼着我照常出去拜客，陪我去大商店买东西，要我细心

地打扮自己。我们两个一起去赴宴会和跳舞会，或者坐了我那漂亮的马车逛大街。啊，我的亚丽恩娜，现在我完全无心做这种事情了。即使你在这里，我也没有兴致了。我的心乱得很，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安放它。我在巴黎订购的那件时髦衣服到了，真漂亮！可是我看也不多看它一眼。我把我的跳舞教师也辞掉了。有一天我看见母亲拿了小块的蛋糕喂兔子，我便对她说：“妈妈，你怎么可以拿点心喂兔子呢？你知道有多少人连面包都吃不到！”好友，你看，我快要发狂了。波利司的面影时时折磨我。这个漂亮的殉道者，他如今在什么地方？他死了呢，还是活着？他的病弱的身体，他的伤痕，他恐怕不会活着走到西伯利亚了。他们会把他的尸首丢在路上的。我想到这些我把一双眼睛都哭肿了。

忽然一个可怕的新闻传到了我的耳里。据说那一队去西伯利亚的囚犯并不是到西伯利亚就住下，他们还要和那里的一部分政治犯一起坐船到日本附近的库页岛去。

这个消息太可怕了。爱友，西伯利亚的矿坑虽然是地狱一般的地方，但比起库页岛来还好一点。那里是热病的传染地，没有一个囚犯到了那里能够活着离开的。连强健的人在那里也容易变成瘦弱的病夫。波利司要是到了那里，他就从此完结了。他的美丽的青春，他的勇敢的思想，他的纯洁的、深透的眼睛，还有那圣火一般的眼光，这一切都会消灭了。

我的头昏了。我仿佛也得了热病，终日昏昏沉沉。

过了几天，一个早晨瓦尔华娜仓皇地跑进我的房里来说：

“他们死了。”

“谁？波利司吗？”

“波利司，还有别的人。也许那一队囚犯全死了。”

“在庫页岛吗？”

“他们的尸首才到了那里呢！他们刚到西伯利亚东部的边界，人家就把他们赶到一只破船上。船上本来只有两百人的位子，却装了七百多人。这样他们就开始航行了。到了第三天船上就有好些人生病死了。尸首被丢在海里。瘟疫在船上流行，没有人来做防疫的工作。尸首一批一批地给人抛到海里去。等到一个水手高叫‘陆地’的时候，船上就只剩下两百七十几个犯人了。不错，前面就是陆地，然而对于那两百七十几个犯人那就是坟墓。至于波利司呢，他一定早死在船上了。”

我不作声，我心里痛得厉害。我想我的脸色一定惨白得可怕，连瓦尔华娜看见我的脸也禁不住惊叫起来。

忽然我下了决心，走到她面前，把手伸给她，一面说：

“瓦尔华娜，让我跟你们去罢。我也要做一个土地与自由社的社员。我愿意跟你们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奋斗，做一个你们中间的人。”

她笑了笑，紧紧地握住我的手。

爱友，我的小皇后！我现在也变成一个革命党了。你会笑我吗？我记得你平日笑起来的时候，多可爱。你有时抚着胸口，有时拿手帕掩住嘴。倘使只有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时，你

会笑得在房里打转。

但是现在不是笑的时候呀！我说做一个革命党，就是说我把我的一切，我的美丽，我的韵致，甚至我的生命都献给那个理想，献给革命了。

然而不过两个多月我就被捕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和一个同伴在乡下办了一所小学。我当教员，另一个同伴做了医生。这就是我们两个的罪名。

我那个同伴的名字叫薇娜，她是瑞士楚利克大学的医科毕业生，她是一个稀有的美人。但是，我的小白鸽儿，你不要生气，你比她更美呢！不过她的美和你的美不同。她是那么尊严，那么恬静，那么坚决，是一位尊贵的北部的美人。你呢，我的好亚丽恩娜，你却是一个活泼、天真的小姑娘，你是一只顽皮的小白猫儿。

薇娜的医术很成功。我们到那个乡村才半个月，她的声名就传播得很广了。一天从早到晚都有病人来找她。有的病人是从四五十里外的村庄走来的。一个月里她医好了七八百病人。农人把她当作天使看待。

我呢，我有三十多个男女学生，我拿全副精神教他们。学校和医院在一起，都是免费的。那些小孩都很可爱。他们和我处得很好。

我们有时候也到农家去，多半是在晚上。我们和农人夫妇谈话，或者读点故事书给他们听。我们也给他们讲点关于目前社会情形的话。薇娜真是我的好帮手，不，她是我的好教

师。她的学问比我的高深多了。她除了法国小说外，还读过许多法国书，什么圣西门，福利叶……这些名字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爱友，你万想不到这种生活是多么幸福的啊！它有一种迷人的美，连我那勇敢的波利司也没有见到。波利司还没有认识农人。他说的关于这方面的话就不是真实的。那么质朴，那么坚定地保持着原始的正义的信仰！虽然生活在污秽和贫穷里，只要有人给他们带来一点希望，他们会相信光明就在眼前！——就是这样的一种人！

然而不久就有人告发了我们，我和薇娜被捕了。

连这一件平和的工作，人家也不许我们做。爱友，我还知道有许多年轻女郎就为了这件事情憔悴地死在监牢里面。难道我和薇娜也会这样地死去吗？

爱友，我想到薇娜，那个高贵的北方美人，她因为被牵连在另一个政治案件里，押解到圣彼得堡去了。我又想到波利司，那个崇高的殉道者，他果然就死在去库页岛的船上吗？

我不能够写下去了，爱友，我要哭了。……我伤心地哭了，但是你要知道我没有一点悔恨。爱友，你不要怜悯我，我是没有一点悔恨的。

下 篇

引 子

后面的两封信是在西伯利亚寄出的。利娜已经押解到西伯利亚的矿坑里来了。时间是在一八七七年的冬天和一八七八年的春天。利娜不再偷偷地爱着波利司，她终于找到他而且同他结合了。

第十八封信

我的爱友，我的金发的小皇后：

我好久没有写信给你了。倘使你能够收到这封信，你第一就会注意到发信的地址不同了。是的，我现在不在那个堡垒的监房里面，却到了西伯利亚东部的矿坑里来了。我还不知道这封信能不能够到你的手里。那个到矿坑来卖东西的犹太人虽然答应给我偷递信件，但是不一定靠得住。他要的报酬又是那么大。他明天还要来，我要把信丢给他。不知道他会不会拾起它。而且即使他拾了信，我也不知道他能否通过守兵的眼目。再不然他会把信送到守兵那里，也许这是他们

做好的圈套。然而不管这些，我要给你写信。

只是有一件使人不愉快的事情。爱友，我写了这许多信给你，却没法接到你一封回信。想起来我多寂寞啊！

亚丽恩娜！我的好亚丽恩娜！你不知道我受了多大的苦！那天早晨天还没有亮，哥萨克兵就跑进我的监房，把我唤起来。那些哥萨克兵真凶恶，就象我给波利司送行时看见的那样。他们提着灯笼，红光映在他们的脸上，好象涂上了一层血。我只得当着他们的面站起来穿好衣服。一个兵看见我的身子瘦小就笑起来，另一个兵看见我生得很美，便对我微笑。我不说一句话。我一点也不害怕。我准备勇敢地接受任何的刑罚；不管他们要鞭打我，或是送我到西伯利亚去。

我被带出去了。在天井里站着一些男女囚犯，也有哥萨克兵在旁边看守。人家把我们分成了两队，每三个人排在一起，我站在两个可怜的姑娘中间。她们哭得那么伤心。她们究竟犯了什么罪呢？连她们自己也不知道。

突然一样东西压到我的颈项上来。我们三个人的颈项就给刑具连在一起了，好象三匹驾车的牲口一样。啊，我的好姊妹，你知道从前只要一串稍微重一点的珍珠项圈也会使我不舒服。然而如今我却咬紧牙齿勇敢地支持下去了。哥萨克兵手里的皮鞭在空中挥动，发出威吓的声音。我们就开始往西伯利亚走了。唉！这悲哀的一行人！

冬天，这是冬天了！爱友，你也可以想象到，往西伯利亚去的路上是多么寒冷。只有生病的人可以坐车，和行李在一

起。我们却不得不步行。路是这么难走。我们的鞋袜都走破了，却不得不赤脚走着。爱友，你该记得我的脚是那么白嫩，那么粉红，差不多和你的脚一样地美丽！可是如今它们却踏在那冻冰的地上，给石子冰块割破、擦破了皮，血流出来染成了一块一块鲜艳的红冰。我们只管往前面走，颈项上戴着刑具，脸冻得通红，又被雪风不留情地割着。雪片差不多迷了我的眼睛，汗滴下来，马上就冻成冰了。我的头发上，眉毛上，嘴唇上，到处都是小的冰块。身子快要倦得不能动弹了，却没有休息的时间。晚上睡眠的地方不是破烂的仓库，便是灭了火的农家的炉台。爱友，你想在这种环境里我怎么能够闭上眼睛！在外面雪风发狂似地叫吼着，在里面冷风进了被褥，我的娇养惯了的身子冷得一直在打颤。但是第二天，天刚发白，大地上还罩着一层浓雾，我们又不得不起来出发了。

过了好些日子以后，实在我已经算不清楚日期了！我们走过了托波尔斯克，到了叶尼塞河附近，在那些阴暗的平原上，一连六个月都是冬天，一年里最长最好的日子，白天也只有六个钟头。

然而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阳光对于我基本上就不存在，因为我给埋在那个称为矿坑的地狱里面了。

啊！亲爱的，我几乎不能够捏铅笔了，我的十根指头都被那些粗糙的器具，那些重的工作弄破了，到处都是伤痕，到现在还在出血。但是我忍着痛来给你写信。

矿坑！矿坑！这就是人间地狱！你在你那精致的闺房里

万万想象不到矿坑里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形。可是没有阳光，没有新鲜空气，这一点你总该知道罢。几个凶狠的哥萨克兵监视着我们，强迫我们这些柔弱的女人拿起锄头去挖地，挖石壁，找出铜和水银来。那些监视我们的哥萨克兵是十分凶恶的。只要我们里面有人掉转一下头，或者说一句抱怨的话，或者支持不住把锄头落在地上，他们的皮鞭马上就会打在那个不幸的女人的身上！我们几个新来的还可以勉强支持，那些早来的个个都失掉了人形，瘦得只有骨头。甚至对这些可怜的女人，他们也不肯放松一点，他们依旧严厉地逼着她们劳动。但是在这般不幸的女人中间，有的却是完全无辜的好人，有的还是崇高的圣女！还有几个从前还是年轻的女孩，因为送面包给亡命者，又没有向官厅告密，就得到这样残酷的刑罚。还有几个你们波兰的女人，她们的罪名只是为着波兰独立运动的失败服丧！

啊，爱友，我写不下去了。我们从早到晚没有间断地工作，夜里又不能睡得宁静，常常会被哥萨克兵的打鼾声吵醒。这便是这些黑暗的深渊里面的生活。我们整天埋在地底下，一年里只有两天象牲口那样从洞里爬到地面上去休息，呼吸新鲜空气。这两天是圣诞节与复活节。

第十九封信

我最亲爱的亚丽恩娜姊姊：

一个娇养惯了的女孩子，虽然她有胆量，可是她的身体究竟软弱。所以不到多久我就病了。在作工的时候我竟然丢了锄头，倒在地上。哥萨克兵的皮鞭这时候也失了效力。我不能够动一下身子。我心里想，这回是完结了。我是死定的了。然而他们又把我抬到地面上来……

我重新睁开眼睛的时候，给自由的风一吹，新鲜的空气直往我的鼻子送，我觉得人马上清醒了，身子也爽快多了。便是灰色的天空看起来也叫人高兴。何况这时候恰恰是五月，甚至在象西伯利亚的地方也有花开，我闻到了一股新春的香气。

但是幸福很快地就过去了。他们把我抬进了一间茅舍，放在一张铺着腐草的床上。这个地方又脏又臭，有好些病人在呻吟、叫号，或者吐最后的一口气。

我在这里睡了多少日子，我自己都不知道。而且连有没有医生来给我诊病，我也不知道。那些时候我发热很厉害，差不多完全失了知觉。我仿佛记得有两次一个教士走到我的床前来，要我对他忏悔，说我活不过这个晚上。

我的病渐渐地好起来。但是身体还是很衰弱，不能够到矿坑里去。他们居然许我出去在这村庄的附近散步，也不派人监视我。他们看见我身体还是那样坏，知道我没法逃走。

啊！爱友，你且想想看，我第一次出来散步，那是多么快活！在我的眼里看来一切都是新鲜，可爱。天边现着蓝色，就象远远地横着一面海。平原上到处有着稀落的绿树，嫩绿色

的树叶特别可爱。树枝上有小鸟歇着在唱歌。平原上有鸟儿飞翔，扑着它们的小翅膀。我见过你们波兰的那些有名的美丽的树林，我又见过俄国本部的那些满铺着花朵的美丽的草原。可是从没有一个美丽的雄伟的景象能够象今天这样地感动我。平凡简陋的西伯利亚的小村落在这个短时间里仿佛变成了我的天堂。

这时候我没有思想。我只是尽情地用眼睛看，用耳朵听。忽然我看见了一个人。我不觉停了脚步，失声叫了起来。在那边，在大路上，在那些搬泥土、劈石头的犯人中间有一个面貌象波利司的人。我叫着他的名字，我跑过去。

他听见了。他往我这边看，他答应着。一定是他！爱友，你想我应该是多快活啊！

我看清楚他了！没有错！他活着！他就在我面前！他向着我伸出手来！我扑过去，让他把我抱在怀里。

我哭着。我笑着。他给我解释他留在这里的原因。那一次他因为受了伤，不能够到库页岛去，他们便把他留在西伯利亚。他们派他做修路的工作。这至少比在矿坑里工作好得多。他完全不知道矿坑里的可怕的情形！接着我便把我的经历详细地告诉了他。他一面听我说话，一面带了无限的温柔望着我。我看他的眼睛，那里面有泪珠在发光。他感动地、爱怜地紧紧抱住我。他还跪下来抱着我的腿，又拉了我的满是伤痕的小手不住地吻着，一面说许多亲密的话，这时候我的心因为爱情的陶醉而微微地战抖了！

爱友，我的好姊姊，你为我祝福罢，为我们，我和波利司祝福罢。我现在和他在一起了。我是他的妻子，他的情人。我们的结合不要官厅来承认，不要教士来祝福。我们是在广大的天空下，明亮的阳光里自由地结合起来的。不管每天的艰苦、疲劳的工作，不管那种种的侮辱和虐待，我们并不悲观。我们的勇气，我们的希望又生出来了。每天傍晚工作完毕以后，我们两个人手牵着手，我的头靠着他的肩，我的眼光射进他的眼睛，我们走出了这个村庄，我们走上一个斜坡，那上面长满了软草，就象一张毛毡。我们挑选了有树木的地方坐下来互相抱吻，树木遮住我们的身子，不给人看见。然后我们就站在斜坡上，望着我们的不幸的俄罗斯母亲。我们每次总要望许久，虽然看不见什么，那灰色的天罩住了一切。但是我们始终坚决地相信着，等待着一个新的美丽的景象。在我们的耳里永远响着那“土地与自由”的声音。这声音是一天比一天地更响亮了。爱友，倘使你到现在还没有听见这个呐喊，你不久也会听见的！

我的亚丽恩娜，我的好姊姊！请你为我们的结合祝福罢。请你为我们那个伟大的俄罗斯母亲的前途祝福罢。

[安那祺主义文库 编辑出版发行 序言]

自从1989年伟大的中国民主运动使我在日本转变为一个安那祺主义者以来，我从日文和英文读到安那祺主义的丰富历史。1992-95年我们就职于日本公司期间，居住在富士山下绮丽的伊豆半岛，在沼津市图书馆读到“黑色战线”编辑的日本安那祺主义资料，印象深刻。后来我知道“黑色战线”其实主要是一个人的工作时，更加肃然起敬。当我得到巴金的译作（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6月版《巴金译文全集》共10卷电子版），读到巴金早已翻译成中文的部分“黑色战线”史料，欣喜若狂，这里还有许多是我想翻译、介绍的思想。可悲的是，在中国能够出版的带有思想性的经典书刊，包括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深刻影响我思想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几乎无一例外被加上无知、愚昧或无耻的政治按语。更不用说，无政府主义的文献，只是“供批判用”，才“有价值”在中国出版。例如，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巴金全集》没有收入巴金的《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1930年上海自由书店出版）等书；而在收入的“我的幼年”一文中，把陈独秀的名字删去，把关于爱玛·古尔德曼（作者的“精神母亲”）的一段完全删掉了。这些都促使我编辑这套《安那祺主义文库》。实际上，自孔子以来，编辑史籍，也是为了开拓历史。

本文库收集的史料，多数来自网上。无论是已经去世的著者、译者和我（编者加少数文章的作者），都把自己的写作作为对人类工作的一部分，没有任何“版权”的概念。安那祺主义反对一切“所有权”，本文库也主要通过网上免费发行。

文库大致按国度和时间次序分类。A-美国、B-英国、C-中国、F-法国、G-德国、I-意大利、J-日本、R-俄罗斯、S-西班牙、W-其他。文库中“无政府主义”、“安那祺主义”和“安那其主义”通用。目前收集到以下史料入文库：

A-1：《万塞蒂与沙珂的故事》，万塞蒂与沙珂著，巴金译著，ISBN: 978-0-557-16157-7

A-2：《一个安那祺主义者的狱中回忆》，柏克曼著，巴金译，ISBN: 978-0-557-17172-9

A-3：《芝加哥的殉难者》，巴金译著，ISBN: 978-0-557-24143-9

B-1：《政治正义论》，葛德文著，何慕李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

C-1：《中国无政府主义资料》，赵京编辑ISBN: 978-0-557-19209-0

C-2：《安那祺主义：理论与实践》，赵京著，ISBN: 978-0-557-01635-8

C-3：《国家形态与社会秩序》，赵京著，ISBN: 978-0-557-03086-6

F-1：《什么是所有权》，蒲鲁东著，孙晔冰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

J-1：《日本安那祺主义资料》，巴金、赵京译著，ISBN: 978-0-557-23538-4

R-1：《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克鲁泡特金著，巴金译，ISBN: 978-0-557-16157-7

R-2：《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克鲁泡特金著，巴金译，ISBN:

978-0-557-17173-6

R-3：《伦理学的起源与发展》，克鲁泡特金著，巴金译，ISBN: 978-0-557-17076-0

R-4：《俄罗斯革命的起源》，斯特普尼亚克著，巴金译，ISBN: 978-0-557-17077-7

R-5：《一个革命者的狱中二十年》，妃格念尔著，巴金译，ISBN:

978-0-557-17175-0

R-6：《国家制度与无政府状态》，巴枯宁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

R-7：《俄罗斯革命的先驱》，巴金译著，ISBN: 978-0-557-22345-9

S-1：《西班牙内战中的安那祺主义》，巴金、赵京译著，ISBN: 978-0-557-17055-5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

Dr. Jing Zhao, US-Japan-China Comparative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定价Price: \$20.00

ISBN 978-0-557-22345-9



9 780557 223459